

書 叢 學 文

劇 戲 的 意 快 不



著 納 伯 蕭
譯 弼 袁 基本 金

社 學 共

社 學 共

書 叢 學 文

Bernard Shaw 著
金本基 袁鴻譯

不 快 意 的 戲 劇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烏蘭夫人的職業

第一幕

(一所田舍人家的花園，建在一山的東崖；

山距薩賴的黑斯提莫不遠，位在其南。

向山上望，小屋在花園的右手角上，屋

頂與走廊都是草蓋的，走廊的左邊還

有一個大格子窗。邊房遠在後面，與右

邊的牆成角度。邊房盡處一度短垣穿

過，並繞向前方，除掉右邊開了一門，這

所花園算是全被包圍了。垣外山巔的

烏蘭夫人的職業

共公場上接天際。幾把花園裏用的粗

布椅子摺起來了，靠在走廊中旁邊檯

上。一架婦人用的自行車放在窗子下，

倚住着牆。右邊離開走廊不遠，有一張

吊床用兩根柱子吊着。一把大粗布傘

釘在地上，擋開吊床上陽光。一位少年

婦人躺在吊床內讀書且做筆記，她的

頭向草舍，腳向着門。在吊床前面她的

手長能及的地方，有一把廚房裏用的

普通椅子上面擺着一堆莊重的書籍

和一些寫字的紙。那時候是一個夏天

的下午。

(一位紳士從草舍後的公共場上走下來。他還沒有過中年，有點藝術家家的模樣。

服裝不隨習俗；但他很整潔；臉上修刮得很乾淨，只留着一掛鬍子；現出急切的，可疑的樣子，和可親的，謹慎的舉動。髮色銀黑，間有蒼白的在上面飄揚。他的眉毛是白的，鬍子是黑的。他似乎不大熟習這條路徑。他望過短垣，攷察一個地方，看見這位少年婦人。)

紳士 (取下他的帽子) 我求您的饒恕。您能指引我到後頭觀——愛麗遜夫人家裏去嗎？

少年婦人 (離書架上一看) 這就是愛麗遜夫人家裏。(她復又讀她的書。)

紳士 真的！或者——我可以問您就是薇薇烏蘭姑娘嗎？

少年婦人 (她側面倚住她的手肘，嚴刻的端細看他一下) 是的。

紳士 (恭順和藹) 我恐怕我來得魯莽。我的名字是白莉。(薇薇立刻把書拋在椅子上，走下吊床來。) 唉，不要給我打擾了您。

威 (大步向門，打開來候着他) 進來，白莉先生。(他走進去。) 看見您很喜歡。(她伸出自己的手，又堅決的，誠心的緊握着他的手。)

她是一個伶俐的，能幹的，受了高等教育的英國中等社會少年婦人的表樣。年紀纔二十二歲，形狀是敏切的，強毅的，自信的，鎮定的。服裝樸素，輕便，但甚整齊。她的帶間吊着一件裝飾品，內有自來水筆一枝及紙刀一把。

白 您真是很仁愛的，烏蘭姑娘。（她猛力關上門，他走至花園的中間，活潑他的手指，因為她的迎接禮弄得稍微麻痺了。）您的母親到了嗎？

薇 （立刻就現出挑激的樣子）她來了嗎？
白 （驚異）您不是等望我們嗎？

烏蘭夫人的職業

薇 不是的。

白 原想我，我希望我不是記錯了日子。您知道的，我作與會記錯的。您的母親打算從倫敦下來，叫我從荷峽來同您見面。

薇 （全不喜歡）她是的嗎？我的母親大概是要用驚怕我的鬼怪——看看她走了之後，我的舉動是怎樣的，我猜想。她若是要打算和我有關係的事情，不先和我商量，我想這幾天內要很驚怕她一次。她還沒有來哪。

白 （進退維谷）我真是很悔的。

薇 （拋開她的不喜歡的樣子）這不是您的錯過，白莉先生，這是的嗎？您要相信我，您來

了我很喜歡。我母親的朋友，只有您一個，我請她帶來見我。

白（寬慰且高興）呵，您真是很好的，烏蘭姑娘。

葳 您還是要進門去；還是寧願坐在這裏和我談話呢？

白 在這裏更好一點，您不以為然嗎？

葳 那末，我就去給您拿一把椅子來。（她走向走廊，要去拿一把花園裏用的椅子。）

白（跟上她）呵，不必，不必。讓我來。（他把手放在椅子上。）

葳（讓他拿去）小心您的手指：那些椅子

稍微滑溜一點。（她走至堆着書籍的椅子面前，把書籍拋入吊床中；拿着椅子一舞而前。）

白（他剛才放開他的椅子）呵，讓我用那把粗硬的椅子！我喜歡粗硬的椅子。

葳 我也是一樣的。（她坐下去）坐下來，白莉先生。（她懇切堅決的請他坐下。他留心取悅她，她以為是他的性格上一個弱點。）

白 但是還有一件事，我們不是最好到車站上去接您的母親嗎？

葳（冷然）為什麼？她知道這條路徑。（白莉遲疑，後來坐在這花園椅子上，稍微有點迷

亂。您知道麼？您恰是我所盼望的人。我希望您誠心和我做朋友。

白（復又高興起來）多謝您，我的親愛的烏蘭姑娘，多謝您。噯呀！您的母親沒有糟踏了您，我真快樂！

歲 怎麼樣的？

白 弄得您太拘守禮俗了。我的親愛的烏蘭姑娘，您知道我是一個生成的無政府主義者。我痛恨威權。他把親子間的——甚至母女間的——關係弄壞了。我常常恐怕您的母親伸張她的威權，弄得您很拘守禮俗的。現在知道她沒有這樣做，真是寬慰得很。

歲 呵！我有放肆的舉動嗎？

白 沒有，真沒有。最少不是禮俗上的放肆，您知道的。（她點頭。他熱忱的再往下說）您說「您誠心和我做朋友」您真是可愛的！您們現代的少年婦人是絕妙的——完全絕妙的！

歲（疑惑）唉（看着他，對於他的思想和品格的性質微微失望。）

白 當我是您的年紀的時候，青年男子和青年婦人彼此相害怕。沒有好的交誼——沒有一點真實的——只有從小說上抄下來的豪勇，還是極端鄙陋，極端虛偽的。處女樣的隱

「匪——紳士樣的義俠！心中以為是的，總是說不是——簡直是和羞恥的，誠實的靈魂贖罪罷了！」

「葳 是的，我想那必定是很糟踏時候的——婦人們的時候更糟踏得多。」

「白 呀，糟踏生命，所有的東西都糟踏了。但是此事是一天一天的進步的，您知道麼？自從您在堪卑支大學得了光榮的成績——是我一生中一件空前的事情——之後，我是很盼望會見您的。您與第三競爭者並駕齊驅」

註 按堪卑支大學有公衆的數學榮譽試驗列第一等者稱為競爭者是完全絕妙的。您知道這恰是正當的地位。第一競

爭者常常是一個夢幻的，病弱的人，這件事在他就要迫成一個長期的病。

「葳 這件事沒得滿意的報酬。我再不為一樣多的錢做他了。」

「白 (驚異) 一樣多的錢！」

「葳 我為着五十鎊做這件事。或者您不知道那是怎麼樣的。烈殿夫人是我在溜陷學校的先生，她告訴我的母親，謂我若肯加入道數學榮譽試驗，竭力競爭，我可以顯揚我自己。當時的報紙載滿了菲力巴三昧司打敗第一競爭者的新聞——您知道那件事；並且什麼事情都不能夠弄得我母親高興，她只

要我做這一樣的事情。我明白向她說，我既不去擔任教訓，這樣的費苦工，糟踏了我的時間；但是爲了五十鎊，我自請試試第四競爭者。她抱怨了一會，纔允許了我；後來我還做得超過了我的條件。可是我現在再不爲五十鎊幹他了。兩百鎊或許相近的。

白（很沮喪的）上帝降禍於我！那是一個看待他的很實在的方法。

威 您打算我是一個不實在的人嗎？

白 不是，不是。但是所謂實在的，不光是計算爲這些榮譽所耗費的工作；還要計算他們所產生的文化。

烏蘭夫人的職業

威 文化！我的親愛的白莉先生，你知道這數

學榮譽試驗是什麼意義麼？他的意義是苦工，苦工，一天做到六點或八點鐘的數學苦工；並且除數學以外，沒有別的事。人家以爲我懂得一點科學；可是除掉科學中包含的數學外，我一點都不懂得。我能够爲工程師，電氣學家，保險公司等計算；但關於工程，電氣，保險之事，我的知識就近於零。連算術我都不大清楚。除演數學，打網球，吃飯，睡眠，騎自行車與散步之外，我比無論那個沒有受過數學榮譽試驗的婦人，都要愚蠢，野蠻些。

白（不願意的樣子）好一個鬼怪的，邪惡的，

卑鄙的制度！我知道他！我立刻覺得他是損壞一切使婦人們美麗的東西。

| 薇 我毫不爲那個反對他。我實在告訴您，我將來要把他變出很好的利息來哩。

| 白 噢！用什麼方法呢？

| 薇 我將要投入城裏商家的店房中，辦那計算和轉運的事情。假着那個名義，我研究一些法律，一方面時時注意那股票的交易。我獨自一人到這裏來研究法律——不是如我母親所猜想的，來過一個假期。我是痛恨假期的。

| 白 您使我的血管子都涼了。您將要使您一

生中沒有理想，沒有美麗嗎？

| 薇 我實在都是不注意的。

| 白 您不能夠是那個樣子的。

| 薇 呵，我能夠的。我喜歡作工賺錢。我作得疲倦的時候，我喜歡有一把舒服的椅子，一枝雪茄，一點威士忌酒和一本有好偵探故事在裏面的小說。

| 白 (很不贊成) 我不相信這個。我是一個藝術家；我不能夠相信這個；我不願意相信這個。(誠懇的) 咳，我的親愛的烏蘭姑娘，我知道：您還不覺見藝術家能夠給您開闢一個奇怪的世界哪。

戴 是的，我覺見了。去年五月我同項羅利亞霍來色在倫敦過了六個禮拜。阿媽以爲我們同着一塊兒周覽風景；其實我天天在裁判巷項羅利亞的房子裏爲她辦記算，還幫助她做些不甚難做的事情。在晚上我們就吸煙談話；除掉要運動身子以外，我從不想出來。並且我一生中從沒有享受過比那個更快樂的時候。我把我的用費都償清了，又得進身生意場中，沒有一些仔格外的耗費。

白 烏蘭姑娘，您以爲那是相宜的藝術嗎？

戴 等一會哪。那還不是起點哩。後來佛祖帳街有一個業藝術的人來請我，我就到城裏

去——他家女兒有一個是我在溜陷學校共寢室的朋友。他們帶着我到國家戲場，樂劇場和一個音樂會去。在這音樂會裏，傍晚的時候，音樂隊總是吹打着——陣斯賀宏與活格來等。按陣斯賀宏是普魯士的樂曲作家，生於一七七〇年，死於一八二七年。活格來是德意志的樂曲作家，生於一八一三年，死於一八八三年。此處係指其所作樂曲。無論您貢獻我什麼東西，我不願意再受一次那個經驗。我客氣到了第三天，然後突然向他們說，我不能夠再受了，我就走回裁判巷去。您現在知道了我是這類的完全絕妙的現代少年婦人。您怎樣以爲我可以和我的母親相合呢？

白 (驚怪) 我希望——呵——

薇 我所要知道的，不是您的希望，是您的相信。

白 我坦白說，我恐怕您的母親將來有點失意。不是爲您少賺了錢——我不是說那個。是說：您與您母親的心意不相符。

薇 她的心意是怎麼樣的呢？

白 烏蘭姑娘，凡是不滿意自己的生活的人，大概以爲人人的生活若都改換過一個樣子，世界定然好的。這一層您必定看到了。您的母親的生活已經是——我想您知道了——

薇 我不知道一點。(白莉吃驚。她往下再說，他更加驚駭。) 那正是我的難處。白莉先生，您忘記了，我很不知道我的母親。我從小時候就住在英國；或是在學校裏，或是和傭來照應我的人住着。我一生在外面膳宿。我的母親或住在佈魯塞，或住在維也納，總不許我到她那裏去。只是在我遊覽倫敦的那幾天，我看見了她。我不抱怨她；因爲人家都待我很好，又有許多的錢，可以隨意購買東西。這已經很快樂的了。但是不要猜想：我知道一點我母親的事情。我遠不及您所知道的。

白（很不安樂）在那種情形——（他停住很失意的。然後強作快樂的樣子。）我們說些沒有意識的話！您和您的母親自然很會和好起來。（他站起來，觀覽外面的景緻。）您這裏真是一個可愛的小地方呀！

葳（漠然）倘若您以為您這樣的改變談話的題目，還不是堅固我的最壞的猜疑，您定然以為我是一個大大的馱子，比我自己希望是的更甚。

白 您的最壞的猜疑呵，請您不要說那個。現在不要說。

葳 爲什麼我母親的生活要禁止談論呢？

白 葳薇姑娘，請您想想。對着我的老朋友的女兒背後談論她，我自然應當儒雅一點。她來了，您有很多的機會去向她談論這件事。（掛慮）我奇怪什麼事情阻住了她。

葳 不行的，她也不會談論這件事的。（起來）我不強迫您。不過我母親若聽見了我裁判巷的計畫，我很怕有一場拳棒的爭鬧。白莉先生，留心這一點。

白（憂愁）我恐怕將來會有的。

葳 我將要得着勝利，因爲我只要求我的旅費，明天到倫敦去，爲項羅利亞做些苦工，謀我自己的生計。況且我沒有鬼祕的事情要

保守；她似乎是有。到必要時，我就藉着這層利益來剋制他。

白（大震動）呵，不要，請您不要。您不應當做這樣一件事情。

薇 那末，告訴我爲什麼不應當。

白 我真的不能夠。我請求您的憐愛。（她看着他的情狀冷笑）還怕您太勇敢了。您的母親發怒的時候，是不可和她爭鬧的。

薇 您嚇我不到，白莉先生。我在裁判巷的那一個月，有一二個很像我母親的婦人來諮詢於項羅利亞，我和她們較量了幾次。您可以幫助我得勝利。但是您若太欺負我，無知

識，就是您不願意啓發我，請您記住這個。現在我們不要再談這件事。（她拿起她的椅子，像從前一樣的盡力一舞，仍把椅子放在吊床邊。）

白（下一個拼命的決心）還有一句話，烏蘭姑娘。我寧可告訴您。這是很難的；但是——

（烏蘭夫人和喬治克落夫勳爵來在門口。烏蘭夫人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一婦人，容貌端好，裝飾美艷，戴着一頂燦爛的帽子，穿着一件華麗的輕便外衣，胸部緊小，時式的袖子紮轉過來。稍微有衰弱，專制的樣子；但自全體看起來，是

一個誠懇的，頗可親愛的老女流痞。

（克落夫是一個五十上下高長強盛的男子，穿着青年時派的衣服。鼻音尖微，不像是由他的強壯的身體內發出來的聲音。臉上修刮得很乾淨，頰骨頑強，耳朵扁大，頸部肥厚；全身統看起來，是最殘刻的市井人，遊獵人相交際派三者組合體。）

藏 他們來了。（他們走進園來，她走向他們。）
好嗎，母親。白莉先生來了半點鐘，在這裏等候您。

烏夫人 白莉先生，您若是等候了，那是您自

己的錯處，我以為您是精明的曉得我坐三點半鐘的火車來。藏薇，親愛的，戴上您的帽子，不要被太陽晒黑了。呵，我忘記了介紹您。喬治克落夫勳爵，這是我的女兒藏薇。

（克落夫現出他的最文雅的樣子，走向藏薇。她點頭，但沒有握手的表示。）

克 我可以和一位聞名很久的青年婦人，又是我一個老朋友的女兒握手嗎？

藏 （她嚴厲的上下打量他）倘若您願意。（她接着他的慎重伸出來的手，緊握一下。這一握弄得他睜開他的眼珠，她轉開去和她的母親說話）還是您們進去呢？還是我

去取幾把椅子來呢？（她走進走廊去拿椅子。）

烏夫人 喬治，您以為她如何？

克 （愁慮）她的拳頭很有力哩。白莉，您和她握過了手麼？

白 握過了，立刻就會沒有事的。

克 我希望如此。（威微拿着幾把椅子出來。他趕速的去幫助她）讓我來。

烏夫人 （垂愛的樣子）讓喬治勸爵幫着您拿椅子，親愛的。

威 （差不多把兩把椅子搭掛在他的手上）您慣願了。（她撲去手上的灰，走向烏蘭夫）

人 您定然要一點茶，您不要嗎？

烏夫人 （坐在白莉的椅子上，為她自己扇風）我很想喝一點。

威 我就去看看。（她走進草舍去了。喬治勸爵在這個時候，預備了去打開一把椅子，擺在烏蘭夫人的左邊。他把那一把拋在草地上；坐下去，口中銜着提杖的手柄，抑鬱的發呆。白莉仍然是不安樂的，不定的旋轉花園的右邊。）

烏夫人 （相着克落夫，對白莉說）白莉，看他罷。他像是高興的樣子，他不是的嗎？這三年來，他要我帶我的小女兒見他，總是鬧

得我不好過。現在我做到了，他就發起癡來。

(敏捷的)呀，喬治，坐起來，且從您的口中取出提杖來。(克落夫恨恨的服從她。)

白 我以為您知道——倘若您不介意我這樣的說——我們最好不要把她看作一個小女兒。您知道她已經是很出落的了。在我觀察她，似乎她無論比我們那一個都要老練些。

烏夫人 (很快樂)喬治，聽他說罷！無論比我們那一個都要老練些！她的莊重的態度把您塞住了。

白 但是少年人受那種的待遇，他們分外明

白的。

烏夫人 是的；不過少年人須得把一切沒有意識的事，完全拋開。您不是要干涉嗎，白莉？我知道要如何待遇我自己的孩子，不會亞似您。(白莉鄭重的搖頭，把手灣向背後，走向園子的上邊去。烏蘭夫人裝着要笑，又現出關心的樣子望着他。後來細聲向克落夫說)這件事何與於他呢？像那樣的，他是什麼意思呢？

克 (愠怒)您怕了白莉。

烏夫人 什麼！我哪！怕了親愛的老白莉哪！呀，一隻蒼蠅都不怕他。

克 您怕了他。

烏夫人（發怒）我煩請您照顧您自己的事情，不要把您的怒腫對着我。無論如何，我不怕您。您若是不安樂，您最好回去罷。（她站起來，轉過身把背向着他。白莉和她敵面站着。）來，白莉，我知道這不過是您的仁愛的心事。您恐怕我威嚇了她。

白 我的親愛的希特，你以為我生氣了。不要那樣的猜想，求您不要。但是您知道的，我常常注意您不注意的事情。您雖然從不容納我勸告，後來總有時候悔不會容納得。

烏夫人 那末，現在您注意了什麼呢？

白 只是威微是個長成了的婦人。希特，請您尊敬的待遇她。

烏夫人（現出本然的驚訝）尊敬，尊敬的待遇我自己的女兒！還有什麼，請說罷！

威 （來在草舍門口，叫烏蘭夫人）母親，您願意到我的房子裏來，取下您的帽子去喝茶嗎？

烏夫人 願意，親愛的。（她對着白莉大笑，並且在她走向走廊，經過他身邊的時候，輕輕的觸。她跟着威微走進草舍去。）

克（詭譎的）我說，白莉。

白 是的。

克 我要問您一個稍微特別的問題。

白 可以的。（他拿着烏蘭夫人的椅子，靠近

克落夫坐下）

克 這樣好了：他們作與從窗子裏聽見我們說話。注意這裏：希特曾經告訴您那個女兒的父親是誰嗎？

白 從不曾告訴過。

克 您有什麼疑心，猜想是誰嗎？

白 沒有。

克 （不相信他）我明白了。無論她告訴您一件什麼事情，您自然覺得不能夠說出來。但是我們將來天天會見這個女孩子，這件事

弄不確實，就不好擺佈了。我們不能夠確定怎麼樣的打算她。

白 那有什麼分別呢？我們按她自己的才能看待她。至於父親是誰，這有什麼相干呢？

克 （狐疑）然則您知道了他是誰呢？

白 （稍微生氣）我剛才說了不知道。您沒有聽見？

克 請您注意，白莉。我請求您一個特別的恩惠。倘若您真的知道（現出抵抗白莉的動作）——找不過說，倘若您知道，您最少可以寬慰我關切她的心。實在是，我覺得爲她所引動了。呵，不要驚怪。這全是天真的觸動，

使我迷惑起來。照我所知道的，我或許是她的父親哩。

白 您哪！不能夠的呵，不是的，糊說！

克（說講的挨近他）您知道我一定不是的嗎？

白 我告訴了您，我同您一樣不知道一點。但是實實在在的，克落夫——呵，不是的，這個不在此問題之內。沒有一點相同的所在。

克 至於那個，我可以看出來，她和她的母親沒有相同的所在。我猜想她不是您的女兒，她是的是嗎？

白（他聽見這個詰問，忿然相着他；然後努

力鎮定他自己和緩的，莊肅的（回答他）現在聽我說，我的親愛的克落夫。那方面的烏蘭夫人的生活，與我沒有一點關係，並且我從沒有同她發生過關係。她不會向我說過這件事，我也自然不會向她說過這件事。您的美威將要告訴您：一個美麗的婦人需要幾個朋友，這幾個朋友不是——不是和她有這個關係的。她自己的美威有時使她受苦惱，她須得躲避。您與希特的交誼，大概比我深得多。您定可以把這個問題自己去問問她。

克（不耐煩站起來）我常常問過她了。但是

她是很決絕的，總說這個孩子完全是她一個人的。倘若這個孩子可以沒有父親，她定然不承認她有父親。她不肯洩漏出一點來——無論如何，沒有一點可以相信的。白莉，這件事我完全不舒服。

白（也站起來）您既是無論如何年紀足夠做葳薇的父親，我可以同意：我們兩人都把父母的態度，當作她是一個青年女孩子，我們都得保護她，幫助她。越多越好，因為那個真正的父親，無論他是誰，大概是一個流痞。您說怎樣呢。

克（搖頭的）您若說到年紀的話，我不比您

更老。

白 您是更老的，我的親愛的朋友：您是生成的老。我是生成的一個孩子：我總不覺得我一生世會變成一個大人嗎？

烏夫人（由草舍內叫道）白——莉！喬！茶

——茶——茶——茶！

克（急忙的）她叫我們。（他趕快的進去。白莉搖頭，預料後來的凶信。他正漫漫的跟着，一個少年男子叫住他。這個男子剛在公共場上向門奔來。他是一個有趣的，可愛的，服裝艷麗的，全沒有用處的少年人。年紀二十零歲，聲音動人，舉止隨和。他拿着一把很輕

的遊獵連珠鎗。

少年男子 喊！白莉呀！

白 呵，佛蘭克加得拉哪！（佛蘭克走進來，誠懇的握手。）您在這裏做什麼呢？

佛 同我的父親住着。

白 羅馬教父嗎？

佛 他是這裏的教區長。這回秋天，爲着經濟的原因，我與我的家裏人住着。七月間發生的事變，羅馬教父還得替我還債。結果他破了產，並且我也是一樣。您在這些地方做什麼？您認識這裏的人嗎？

白 我正和一位烏蘭姑娘頑耍一天。

佛（誠懇的）什麼話！您認識薇薇嗎？她不是

一個快樂的女孩子麼？我正教她打鎗——

您看（現出他的連珠鎗）我很喜歡她認識您。他正應當認識您這一類的人。（他發笑，提高他的動人的聲音，幾乎成一種歌唱的音調。他大聲說）在這裏遇着您是很快樂的，白莉。現在不是的嗎？

白 我是她母親的一個老朋友。烏蘭夫人叫我來和她的女兒認識。

佛 她的母親在這裏嗎？

白 是的——在裏面喝茶。

烏夫人（在裏面叫）白——莉——莉——

的小靈心——

克（頭放在窗子外）我說，白莉，您是怎麼樣的哪？快來罷。（他隱入）

佛 噫！這種狗樣子的說話，他不是的嗎？他是誰？

白 喬治克落夫勳爵，烏蘭夫人的一個老朋友。我以為我們最好是進去罷。

（他們正走向走廊。園門口有人把他們叫住了。他們轉過身來，看見一位年長的牧師望着這裏。）

牧師（叫）佛蘭克嗎！

噯！（向白莉）這是羅馬教父。（向牧師）是

的，主教：不錯的。就來。（向白莉）您看罷，白莉，您寧可進去喝茶罷。我立刻就來找您。

白 很好。（他向牧師舉起帽子，牧師在遠處承受他的禮。白莉走進草舍去。牧師直硬的站在園門外，手放在門頂上。他是一個國家教堂食采邑的牧師，名字叫做森苗耳加得拉，年紀過了五十。好誇大喧嘩，聲音澎湃。他自己擺出一個教父又是一個牧師的架子，其實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不能夠使人敬重。）

森牧師 好的，先生。我若可以問您，這裏誰是您的朋友呢？

佛 呵，主教，這是很好的地方，進來罷。

森牧師 不成的，先生；我要先知道我是走進誰的花園裏去。

佛 這是很好的地方。這是烏蘭姑娘的花園哩。

森牧師 自從她來後，我沒有看見她到教堂裏去過。

佛 自然是不去的。她是一個第三的競爭者——很有智慧的！——所得的學位比您還

高。爲什麼她要去聽您講道呢？

森牧師 不要悔慢，先生。

佛 呵，這不要緊的。沒有人聽見我們說話。進

來罷。（他打開門，把他的教父忽忽略略的拖進園來。）我要向她介紹您。她和我談得很投合。她是很可愛的。您記得七月間您勸告我的話嗎，主教？

森牧師（正色）記得的。我勸告您把懶怠的性質和油滑舌頭革除掉，做一件光榮的事業，即以此爲生計，不要依賴着我。

佛 不是的，這是您後來的思想。您實在是說既是我沒有聰明，又沒有金錢，我最好利用我的華美的容貌去娶一個兩項都有的人。好了，看看道俚。烏蘭姑娘有聰明：您是不能否認的。

森牧師 聰明不是一切的東西哪。

佛 自然不是；有金錢——

森牧師（嚴厲的堵住他）我不是說金錢哪，

先生。我是說高等的事情——例如，社會上的事業。

佛 那個我是一點都不注意的。

森牧師 但是我注意哪，先生。

佛 又沒有人要您娶她，無論如何，她有值得

堪卑支大學一個高等學位的東西；她還似

乎有她要多少就有多少的錢。

森牧師（覺得有點好笑）我很不相信；她有

您要多少就有多少的錢哩。

佛 呀！我不是這樣很奢侈的哪。我的生活很

安靜的；我不喝酒；我不大賭錢；我從不像您

在我的年紀的時候常常發癡的。

森牧師（狂叫）住口，先生。

佛 好的。當我癡想那個紅嶺的接客侍女的

時候，您自己告訴我：您為一些寫給一個

婦人的書信，您送給她五十金鎊，在——

森牧師（恐怖）噫——噫——噫，佛蘭克，天

呀！（他恐懼的周圍旋顧。看見沒有人可以

聽見他們說話，他鼓起精神又叫起來，但較

小聲一點。）我為着您自己的好處，纔信心

說給您聽，免得您有一件錯過，終身悔恨，您

到是不客氣的利用起來了。先生，要以您父親的愚蠢爲戒，不要把來做您自己的解說。

佛 您曾經聽見過惠靈吞公爵和他的書信的故事嗎？

森牧師 不會，先生；我也不願聽他。

佛 這個鐵公爵 註：惠靈吞公爵作戰勇敢，直前敵人，都稱他爲鐵公爵。

可沒有拋掉五十金鎊——不是他。他只寫了：『我的親愛的建拉宣佈出來，並且厭棄了罷！您的感激的惠靈吞。』您應該是那樣的了。

森牧師 (可憐的樣子) 佛蘭克，我的孩子。我寫那些書信的時候，我把我自己放在那個

婦人權力之下。我將她告訴您的時候，我不

幸又略把我自己放在您的權力之下。她拒

絕不受我的錢，給我幾句話，這幾句話我永

遠不會忘記的。她說：『知識是權力，我永遠

不賣掉權力。』那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她

從沒有使用過她的權力，致令我有一刻的

不安樂。您對於我的舉動，比她更壞了，佛蘭

克。

佛 呵，我敢說是的！您曾經用那天對我講道的法子，對她講過嗎？

森牧師 (傷心，幾乎要流淚) 我離開您罷，先生。您是不可教訓的。(他轉身向園門去。)

佛 (全不感動) 告訴他們, 我就會回家來喝茶的, 主教, 您願意像一個好人告訴他們嗎?
(他走向草舍的門, 遇見葳薇走出來, 後頭跟着白莉克落夫和烏蘭夫人)

葳 (向佛蘭克) 那是您的父親嗎, 佛蘭克? 我很想會會他。

佛 定然的。(叫他的父親) 主教呀。(森牧師在園門口回轉身來, 糊亂摸索他的帽子。白莉來在對面的那一邊, 看見這種禮貌, 不禁怡然。克落夫在近吊床處巡走, 用提杖敲擊吊床, 使他舞蕩。烏蘭夫人在草舍門口停住, 用力相着這個牧師。) 讓我介紹——我的

父親烏蘭姑娘。

葳 (走向牧師, 握他的手) 我很喜歡在這裏會見您, 加得拉先生。讓我介紹一些的人
加得拉先生——佛蘭克加得拉先生——白莉先生——喬治克落夫先生和——
(當這些人彼此舉起帽子的時候, 烏蘭夫人叫一聲, 把葳薇的話打斷了; 她飛跑下來, 捉住森苗耳牧師。)

烏蘭夫人 呀, 這是森加得拉, 進了教堂哪! 您不認識我們嗎, 森? 這是喬治克落夫, 如生人一樣的大, 且兩倍於自然的。您不能記得我嗎?
森牧師 (很羞紅的) 我真的——

烏夫人 您自然是記得的。我還有一簿冊的

您的書信，就在前幾天內我找得的哩。

森牧師（迷亂得很）我相信您是蠟蛾史姑娘。

烏夫人（趕快大聲在他耳邊更正他）吓，糊

說——烏蘭夫人哪。您不看見我的女兒在那裏嗎？

第二幕

(黃昏後在草舍內。從內面向東方看——)

不是從外面向西方看——格子窗在草舍前邊牆上的中間，窗簾扯起來了，左邊是走廊的門，向邊房的門開在左邊牆上。靠這邊牆的後頭擺着一架食廚，上面有一枝燭，還有一些火柴；佛蘭克的連珠鎗放在榜邊，鎗管靠在碟架上。當中有一張桌子，點着一盞燈。薇薇的書籍和寫字的物件放在窗子右邊靠牆的一張桌子上。火爐在這張桌子的右邊，生了火，榜邊有一睡椅。這張

桌子的左右兩邊都擺着一把椅子。)

(草舍的門開着，望見外面一個美麗的

星夜。烏蘭夫人走進來，後面跟着佛蘭

克；她肩上圍着一條披巾，是薇薇借給

她的。她走得疲乏了；嘆一口氣，解開帽

針；取下來刺在帽頂上；把帽子放在桌

上。)

烏夫人 呵，上帝！我不知道在這個地方，散步

與坐在家裏沒有事做，那一項更壞些哩。只

要這裏有威士忌酒和蘇打這種的東西，我

現在很用得着。

佛 (幫助她解下披巾，同時又在她肩最

小心的用手指輕輕撫摩）或者葳薇有些。

烏夫人（當她覺得他撫摩的時候，她轉過頭來，用眼角斜視着他一會）糊說！像她這樣一個青年女孩子，要這種的東西做什麼哪！不要管，那不相干的。（她煩悶的倒在桌子邊一把椅子上。）我奇怪她在這裏怎樣的過日子哩！我就寧願住在維也納。

佛 讓我帶您到那裏去罷。（他把披巾摺得整齊的，掛在別一把椅子背上，對着烏蘭夫人坐下。）

烏夫人 出去罷！我現在覺得您是一個肖父子。

佛 肖這個教父嗎？

烏夫人 不用您管。這些事情裏面，您知道什麼？您不過是一個孩子。

佛 同我到維也納去嗎？那裏定有許多靈鷲子哩。

烏夫人 不去，多謝您。維也納不是您去的地方——最少要等到您長大一點。（她對他點首，表示加重這個勸告的意思。他假裝乞憐的樣子。她相着他，站起來走向他）注意，小孩子（兩手抱着他的胸，扯起來對着她），您像您的父親，我完全全的知道，比您自己知道的還清楚一點。您頭腦裏面對於我

不要有一點愚蠢的思想。您聽見嗎？

佛（用他的聲音嫵媚她）我不能不如此，我的親愛的烏爾夫人；這個有家庭的關係。

（她假裝要打他的耳朵；又一會看着這可愛的、嘻笑的、抬起來了的、颯，竟爲所盛惑了。最後她與他親吻，立即轉開去，悔恨起來。）

烏夫人 呀！我不應該做了那個。我是卑鄙的。您不要管，我的親愛的；這不過是一個似母親的吻。去和薇薇表示愛情罷。

佛 我已經表示過了。

烏夫人（轉過來相着他，聲音中帶着一種驚訝的尖銳音調）什麼話！

佛 薇薇和我是很知心的朋友哩。

烏夫人 您是什麼意思？注意這個：我不喜歡那個惡少用祕密手段謀運我的小女兒。您聽見嗎？我不喜歡這個。

佛（全不羞怯）我的親愛的烏爾夫人，您不要着驚罷。我的心意是光榮的——很光榮的；您的小女兒又很能夠保衛她自己。她不像她的母親，用不着半半樣的照顧。您知道她沒有那樣的美麗哪。

烏夫人（爲他的言語所挫折）好的，您有一個漂亮的，強頑的，兩寸厚的額，掩蓋了您的全身。我不曉得您從那裏得來的——一定不

是得自您的父親的。（走廊中有說話聲和腳步聲。）呀！我聽見他們進來了。（趕快的坐下去。）記着您受了我的警告了。（森苗耳走進來，克落夫跟着他。）您們兩個人怎麼樣了呢？白莉和薇薇在那裏呢？

[克] （把他的帽子放在睡椅上，提杖放在煙管角裏）他們走上山去了。我們走下村子來。我要喝一點水。（他坐在睡椅上，把腳放在座子的沿邊。）

[烏夫人] 她沒有告訴我，就不應該像這樣的走開去。（向佛蘭克）替您的父親拿一把椅子來哪，佛蘭克。這像什麼樣子呢？佛蘭克跳

起來，欣然給他的父親這一把椅子去。又從牆上取下一把來，坐在中間的桌子邊，他的父親在他的右邊，烏蘭夫人在他的左邊。）喬治，今晚上您到那裏住去呢？您不能夠住在這裏咧。而且白莉又怎麼樣好呢？

[克] 加得拉會給我的住處。
[烏夫人] 呵，您定然照顧了您自己！但是白莉怎樣呢？

[克] 不知道。我想他可以到旅館裏睡去哩。
[烏夫人] 您有房子給他嗎，森？

[森牧師] 呵——您知道的，我既是這裏的教區長，不能夠要做什麼就恰好的做什麼。呵

——白莉先生在社會上是什麼位置呢？

烏夫人 他是很好的：他是一個建築家。森，您是一個老腐敗的東西！

佛 是的，這是很對的，主教。他爲美獲公爵在孟漢司省建築那個地方——他們叫他做擬丹修道院。您一定聽見過了。（他趕快向烏蘭夫人欣欣的丟眼示意，又溫和的看着他的父親。）

森牧師 呵，既是那樣，自然我是很快樂的。我想他自己是認識美獲公爵的。

佛 呵，很親密的哪！我們可以叫他睡在基阿羅拉的老房子裏面。

烏夫人 好的，那就決定了。現在那兩個人還不進來，和我們吃晚餐哪。像這樣天黑之後，他們真不能夠在外面的。

克 （挑激的）他們於您有什麼妨礙嗎？

烏夫人 無論有沒有妨礙，我不喜歡這樣的。佛 寧可不等他們，烏蘭夫人。白莉將要儘量的在外逗留。他不知道在一個夏天的晚上，帶着我的薔薇到叢莽中亂跑，是什麼樣的一件事哪。

克 （坐起來稍帶驚惶）我說，您知道嗎！

森牧師 （嚇開了他職業上的態度，現出真正的勇力和誠懇）佛蘭克，不准再如此。這

是出乎問題之外了。烏蘭夫人將要告訴您：這是不能夠推想的。

克 自然不能夠。

佛 (迷亂) 烏蘭夫人，是那樣的嗎？

烏夫人 (反思) 森，我不知道。若是這個女孩子要嫁人，留着她不嫁，是沒有好處的。

森牧師 (驚愕) 但是嫁給他哪——您的女兒嫁給我的孩子哪！想想罷，這是不可能的。克 自然這是不可能的。希特，不要像一個獸子樣的。

烏夫人 (激怒) 爲什麼不可能的。我的女兒配不上您的孩子嗎？

森牧師 但是，我的親愛的烏蘭夫人，您定然知道這個理由——

烏夫人 (抗辯) 我不知道什麼理由。若是您知道，您可以將他們告訴這個小子，或者告訴這個孩子，又或者告訴您的會衆，只要您願意就是了。

森牧師 (阻喪的) 我不能夠將這些理由告訴一個人，您是知道很清楚的。不過我若對我的孩子說有些理由，他會相信我的。

佛 很對的，爹；他會相信的。但是您的孩子的舉動，曾經受過您的理由的影響嗎？

克 您不能夠娶她；那就都來了哪。(他立起

來，站在爐板上，背向着火爐；決絕的皺着眉毛。）

烏夫人（嚴刻的轉向着他）這於您有什麼

關係呢，請說罷？

佛（用着他的最可愛的唱歌聲調）這確是

我自己剛要用我的文雅的言辭來問他的。

克（向烏蘭夫人）我猜想：您不願意把這個

女孩子嫁給一個年紀比她更小的，沒有職

業的，沒有兩個辯士養着她的人呢，若是您

不相信我，問問森看。（向森牧師）您還有幾

多錢要給予他呢？

森牧師（再沒有一個辯士了，他的家產都得

去了；他在七月間耗費得乾淨了。（烏蘭夫
人的臉沉下去。）

克（看着她）是呢！我告訴了您哪！（他又坐

在睡椅上，把腳放在座子的沿邊，好似這件

事是完全決定了的。）

佛（坦白的）這樣太射利了。您以為烏蘭姑

娘是為金錢嫁人嗎？倘若我們彼此相戀愛

——

烏夫人（多謝您。您的戀愛是一宗很賤的貨

物，我的小子。若是您沒有錢養活一個妻子，

那就算決定了：您不能娶薇薇。

佛（很有樂趣的）主教，您怎樣說，唉？

森牧師 我和烏蘭夫人同意。

佛 而且克落夫已經表示過他的意見了。

克 (憤怒的轉過來，枕着他的手肘) 小心點：

我不願意打您的腳。

佛 (尖利的) 我很不欲驚擾您，克落夫；但是

剛纔您對我說話的時候，您給您自己一種

像父親樣的權利。一個父親足夠了，多謝您。

克 (輕鄙的) 呸！(他又轉開去。)

佛 (立起來) 烏蘭夫人，就是爲您的緣故，我

都不能夠拋棄我的葳薇了。

烏夫人 (低聲怨謗) 惡少！

佛 (繼續說) 並且您既是決定要把別的希

望去引她，我將來就要趕快的把我的情形陳訴於她。(他們注視着他，他朗朗的背誦起來)

他懼他的命運太苦，

也怕他的價值太輕，

所以不敢嘗試，

得失全都斷定。

(當他正在背誦的時候，草舍的門打開來；

葳薇和白莉走入。他突然停止。白莉把

他的帽子放在食廚上。這裏衆人的舉

動立刻改變起來。克落夫由睡椅上放

下他的腳，且看見白莉來火爐近着他，

自己也安樂了。烏爾夫人覺得不自在，
裝作不滿意的樣子。

烏夫人 這許久您在那裏呢，威儂？

威儂（除下她的帽子，隨便的拋在桌上）在山
上哪。

烏夫人 沒有給我知道，您不應該像這樣的
走開去。我如何能夠曉得您是怎樣的呢——
——況且天又夜了！

威儂（走向內房的門邊，把他打開來，不顧及
她的母親）現在差不多要吃晚餐麼？我恐

怕我們在這裏稍微擁擠一點哩。

烏夫人 威儂，您聽見我所說的話麼？

威儂（安靜的）聽見了，母親。（又提到晚餐的
困難）我們有多少人呢？數着）一二三，
四五六。好的，有兩個人要等到榜的人吃完
了纔有吃；愛麗遜夫人只有四個人的碟子
和刀子。

白 呵，我不要緊的。我——

威儂 白莉先生，您走了好遠的路，已經餓了；您
可以立刻吃您的晚餐去。我自己可以等待
的。我要一個人同着我等待。佛蘭克，您餓餓
了嗎？

白 一點都不餓——實在我不願意吃。

烏夫人（向克落夫）您也是不願意吃的，喬

治。您可以等待。

克 呵，餓得很，自從喝過茶之後，我沒有吃一點東西哩。森不能夠等候嗎？

佛 您要餓死我可憐的父親嗎？

森牧師（負氣的）讓我自己說話罷，先生。我完全的願意等待。

藏（斷決的）用不着了。只要兩個人。（她打開內室的門。）加得拉先生，您肯帶着我的母親進來嗎？（森牧師帶着烏蘭夫人走過第二間房子去。白莉和克落夫跟在後面。除却白莉以外，他們都顯然不滿意這種擺佈，但是不知道怎樣的抵擋他。藏薇站在門口，

向裏面望着他們。）白莉先生，您不能夠擠過那個角上去嗎？這是稍微緊迫些。仔細您的外衣，不要挨着了粉牆水——那樣對了。您們現在都舒服了嗎？

白（在內面）很舒服的，多謝您。

烏夫人（在內面）讓這個門開着，親愛的。（佛蘭克看着藏薇；然後偷至草舍門口，輕輕的滿打開來。）呵，上帝好涼的空氣呀！您最好把他關起來，親愛的。（藏薇隨即關上。佛蘭克也寂然儼着把草舍門關上。）

佛（歡躍）哈！擺開了他們哪。藏薇，您以為我的主教如何？

〔戴〕（執成見且莊嚴的）我很少對他談話。他

不像是一個特別有能幹的人哩。

〔佛〕這個老人家不全然是像這樣一個獸子的。您看，他是這裏的教區長；因為要摹倣這種的生活，他把自己做得更成了一隻驢子，比他的本來面目更加蠢了。這個主教可憐的老人家，沒有這樣的壞；我也不是這樣的嫌惡他。他實在是好的。您以為您會和他過得來嗎？

〔戴〕（稍微嚴肅的）我不以為我將來的生活，會和他有多大的關係，就是我母親的老朋友中無論那個——或者除却白莉——都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您以為我的母親如何？

〔佛〕真真實實的嗎？

〔戴〕是的，真真實實的。

〔佛〕她常常是很快樂的。但是她有點小心，她不是的嗎？而且克落夫呀，克落夫！

〔戴〕一個苦命呀，佛蘭克！

〔佛〕一羣的歹人呀！

〔戴〕（很輕鄙他們）倘若我以為我自己好像要成一個浪費的人，一餐一餐的謀得來吃，沒有宗旨，沒有品格，沒有毅力，我就會破開一個血管，流血以死，一刻都不遲疑的。

〔佛〕呵，您不會的。他們既是無須那樣，可以供

給得來，爲什麼還要吃一點苦呢？我願意我有他們的運命。呵，不是的；我所反對的，是他們的形狀哩。這不是物質的，這是懶怠的，如此懶怠的。

薇 您以爲您若是不去工作，到了克落夫那

樣的年紀，您的形狀可以更好一點嗎？

佛 自然我可以的——無論如何好得多。薇

慢不要教訓她的小孩子是不可教訓的。

（他想把手去撫摩她的腦。）

薇 （嚴厲的把他的手下來）走開去！薇慢

今天晚上不高興打她的小孩子哩。

佛 好惡呀！

烏蘭夫人的職業

薇 （向他頓足）鄭重些。我是鄭重的。

佛 好的。我們就談學理罷。烏蘭姑娘，您知道一切最高流的思想家，都以爲現代文化的毛病，一半是由於青年感情上的饑餓嗎？我

薇 （攔住他）您是疲倦了呵。（她打開內房

的門）您們那裏有佛蘭克的座位麼？他在

這裏抱怨說饑餓了哩。

烏夫人 （在內面）自然有的。（她移動桌上

的物件，刀子和玻璃杯子喋喋的響起來。）

這裏在我的傍邊現在有座位了。來罷，佛蘭

克先生。

佛（他走去的時候，斜向着葳薇）她的小孩
子將來定要報復他的葳薇的。（他走進那
個房子裏去。）

烏夫人（在內面）這裏，葳薇；您也來罷，孩子。
您一定餓極了。（她走進來，克跟着她，
又現出很恭維的樣子，爲葳薇打開門。她走
出去全不聽着他，等她走過之後他又關上
門。）呵，喬治，您沒有吃一點東西，不能夠就
算了。

克 我喝一點就夠了。（他把他的手插進他
的衣袋裏面，不停的在房子裏面響響的巡
行。）

烏夫人 我喜歡有好多的東西吃。但是一點
點的冷牛肉片和牛乳餅與葛莖就夠費事
了。（她只吃得半飽。嘆一口氣，懶懶的坐在
桌子傍邊。）

克 您爲什麼要鼓勵那個小狗頭呢？

烏夫人（立刻謹慎起來）喬治，您要在那個
女孩子怎樣呢？我已經是看守了您相着她
的像子。記着：我知道您，還知道您相着她是
什麼意思。

克 相着她沒有什麼傷害，有的嗎？

烏夫人 若是我看見了您一點糊塗的事情，
我定然立刻把您趕出去，送回倫敦去了。我

看得我女兒的小指頭，比您全部的身體和靈魂還要貴重些。（克落夫聽着這些話，藐視的冷笑一聲。烏蘭夫人見不能夠裝作熱愛的母親的態度去壓制他，臉上有點發紅，又低聲說）您寬心罷：這個小狗頭不會比您更多有一點機會咧。

克 一個男人不能夠愛戀一個女孩子嗎？

烏夫人 不是一個像您這樣的人哩。

克 她有多大年歲了？

烏夫人 您不要管她有多大年歲。

克 您爲什麼把這件事做得如此的秘密呢？

烏夫人 因爲我高興這樣的。

克 我現在還不到五十歲，我的財產會不少於——

烏夫人（攔住他）是的；因爲您又貪鄙，又乖戾。

克 並且一個勤儉不是天天碰得見的。在這樣的地位的人，再沒有肯要您做岳母的了。爲什麼她不能夠嫁我呢？

烏夫人 您哪。

克 我們三個人可以住在一塊十分舒服的。我定然比她先死，留下她一個壯健的寡婦，擁有許多的財產。爲什麼不能夠呢？這件事時時在我心裏。我同裏面那個鼓子，是同路

並行的了。

一個數目——要合道理的。

烏夫人（反抗）是：這種的事情時時在您心裏哪。（他停住不走；兩個人彼此對相着；她是堅硬的，輕鄙厭惡裏面藏着一種恐懼；他是鬼祕的，眼珠裏面含有一種情慾的閃光，微微強笑，熾惑着她。）

克（看見她沒有同情的表示，忽然變成操

克（兇悍的）您這下地獄的東西！（她站起來，猛烈的對着他。恰好這時內房的門打開了，聽見那些人走出來。克落夫心神擾亂，急忙跑出草舍外去。牧師回轉來。）

慮急切的樣子）注意這裏，希特，您是一個伶俐的婦人；不要演出那種道德的氣象。我再不提一個問題，您也再不用回答。我將要把全部的財產付給她；而且在結婚的日子，您自己若要一張應條，您可以隨您的意說

森牧師（四面迴顧）喬治動靜在那裏呢？
烏夫人 出外面吸煙去了。（她走近火爐，背向着他去安撫她自己。牧師走向桌子去取他的帽子。這時候威薇走出來，後面跟着佛蘭克；他極端疲乏的樣子，傾倒在最近的一

把椅子上。烏蘭夫人回顧戴薇，且帶着比平常更甚的慈愛的感情說：「親愛的，您的晚餐吃得好嗎？」

戴薇：「您知道愛麗遜夫人的晚餐是那樣的罷了。（她轉向佛蘭克，且拍着他）可憐的佛蘭克呀！所有的牛肉片都沒有了嗎？只剩下麵包、牛乳餅和薑汁皮酒嗎？（嚴厲的，好像很爭鬧了一晚的樣子）她的牛油真是可怕的。我一定要到店裏去買些來。」

佛蘭克：「真是要買些來。」
（戴薇走向寫字的桌子，寫一個買牛油的條子。白莉從內房走出來，他的手巾用作

了圍布，這時候纔摺起來。）

森牧師：佛蘭克我的孩子：這個時候我們要想着回家了。您的母親還不曉得我們有客去哪。

白莉：我恐怕我們要煩擾哩。

佛蘭克：全不煩擾，白莉。我的母親看見您定是喜歡的。她本來是一個有才智的，善藝術的婦人。她在這裏足足的一年了，除掉主教之外，看不上一個人。所以您可想見這是使她如何快樂的。（向森牧師）您不是有才智的或是善藝術的，您是嗎，父親？您立刻帶着白莉回家去。我將要在這裏陪待烏蘭夫人。您可

以在花園裏遇着克落夫。他是作伴的絕妙的小強狗。

白（從食廚上取下他的帽子，來近佛蘭克）
同我們去罷，佛蘭克。烏蘭夫人已經是好久沒有看見藏薇姑娘；我們又阻住得他們還不曾有一刻兒的團聚哩。

佛（很柔和的，帶着奇怪的驚異，看着白莉）
自然的，我忘記了。很感謝您提醒我。一個完全的君子，白莉。常常是——我一生的模範。
（他站起來要走；又在這兩個老人中間停住一刻，把一隻手放在白莉肩。）唉，倘若我的父親是您，不是這個無用的老人家！

（他把那隻手放在他父親肩上。）

森牧師（暴怒）住口，先生，住口！您褻瀆我哪。
烏夫人（大笑）您應該使他更守一點規矩。
森，再會。這裏替克落夫帶着帽子和提杖還替我致意問候。

森牧師（拿着這些東西）再會。（他們握手。）
他走過藏薇身邊，又和她握手，且說再會。然後向佛蘭克下一個嚴重的命令）立刻跟來先生（他走出去。這時候佛蘭克已經從食廚上取下了帽子，從碟架子上取下了連珠鑰。白莉和烏蘭夫人及藏薇握手，走出去；烏蘭夫人慢慢的陪他走到門口，望着走過

花園。佛蘭克寂寂的向威薇求一個親吻；威薇嚴肅的瞧他一下，遣開他去；從寫字的桌子上取兩本書和一些紙，利用中間桌上的燈，坐在那裏。

佛（在門口拿着烏爾夫人的手）再會，親愛的烏爾夫人。（他緊握她的手。她抽開去，嘴唇緊閉，現出不樂意將要打他的耳朵的樣子。他嘻嘻的笑着跑開去。隨後把門緊合上。）

烏夫人（回到桌子邊她原來的坐位上，面對威薇，覺得受了一晚的煩擾，現在客纔去了）您一生來會聽見過一個人這樣咕噪

咕噪的嗎？他不是一個討厭的東西嗎？（她坐下去。）現在我想到這件事了，親愛的，您不要去鼓勵他罷。我確信他是一個老無用的人。

威 是的：我恐怕可憐的佛蘭克是一個完全無用的人。我將來須得攆開他；不過這個可憐小子雖是夠不上，我可是爲他難受。克落夫那個人似乎也不是很好的，他是的嗎？

烏夫人（爲威薇的冷語觸怒了）孩子，男子們的事您知道什麼，就來那樣的談論他們嗎？喬治，克落夫勳爵是一個我的朋友，您須要打定主意多多的會見他哩。

葳（很不感動）爲什麼？您希望我們將有很

多的相聚的日子嗎——我說您和我？

烏夫人（注視着她）自然的——要等到您

嫁了。您不能夠再回到學校裏去的。

葳 您以爲我的生活方式與您相合嗎？我不

相信哩。

烏夫人 您的生活方式！您是什麼意思呢？

葳（用她的鑷子上的割紙刀子割下一頁

書）母親您真是從不覺得我和別的人一

樣，也有一個生活方式嗎？

烏夫人 您說的是什麼糊說？您要表示您的

獨立，現在是學校裏一個小小的成人嗎？不

要成一跌子哪，孩子。

葳（放縱）您在這件事上面所要說的都來

了，母親，是的嗎？

烏夫人（迷亂後又發怒）不要時時向我發

這種的問題（兇悍）住口。（葳繼續的做

下去，不肯耗費時間，也不說話。）您和您的

生活方式，真是的！第二件是什麼呢？（她又

相着葳。沒有回答。）您的生活方式是我

所歡迎的。真是歡迎的。（又停止一下）自從

您得着那個數學榮譽——或者無論您什

麼——之後，我就看出了您這種的氣象。您

若以爲我會忍受他，您是錯誤了。您越早覺

悟，越有好處。（低聲怨謗）在這件事上面我所要說的話都來了，真是的。（又憤怒的提高她的聲音）姑娘，您知道您是向誰說話麼？

薇（斜視着她，頭仍對着書不抬起來）不知道。您是誰？是什麼東西？

烏夫人（氣喘的站起來）您這個小妖精。

薇 人人都知道我的名譽，我的社會上的位置和我目的所在的事業。關於您的事情，我不知道一點。您要我和您及喬治克落夫勳爵同住著，又是那種的生活方法呢？請說罷。

烏夫人 小心點。我將要做些我後來會悔，您

烏蘭夫人的職業

也會悔的事情哪。

薇（把她的書冷然的決絕的，拋在一邊）那末，我們暫且放下這件事，等到您稍微能夠忍受他的時候再說罷。（帶批評的態度相着她的母親）您是要藉散步，打網球來振作您的。您是很衰弱的了：今天您走了二十碼的上山路，就得停住喘氣；而且您的手腕不過是一團的肉罷了。看看我的。（她舉出她的手腕來。）

烏夫人（懷衷的望她一會，就嗚咽起來）薇——

薇（嚴刻的跳起來）請您不要哭起來。無論

什麼都可以的，但是不要哭。我真不能夠耐受人家嗚咽。倘若您要哭，我會走出房子外去的。

烏夫人（可憐的樣子）呵，我的親愛的，您如何能夠這樣惡心的對待我呢？我是您的母親，沒有權利管束您嗎？

薇 您是我的母親嗎？

烏夫人（激怒了）我是您的母親呵，薇薇呀！

薇 那末我們的戚友在那裏呢——我的父親——我們家庭裏的朋友您要求一個母親的權利來叫我做獸子，孩子；來對我說那學校管理我的婦人都不敢說的話；來指定

我的生活方法，來強迫我交結那人人都有得出來，是倫敦交際派中最乖戾的一個兇徒。在我麻煩我自己來拒絕這種要求之先，我還得看看這種的權利有沒有真實的存在。

烏夫人（昏迷的跪下去）呵，不可，不可，停住，停住。我是您的母親；我誓言是的。呵，您不能夠不認我——我自己的孩子呀；這是反本的。您相信我，您不信嗎？說您相信我。

薇 誰是我的父親呢？

烏夫人 您不知道您詰問什麼東西。我不能夠告訴您。

威（堅決的）呵，能夠的；倘若您願意，您能夠的。我有知道的權利，您也很明白我有那種

權利。若是您願意，您不能夠拒絕告訴我；但是您若拒絕了，明天早上我就要離開您了。

烏夫人 呵，聽見您那樣的說話，太可怕了。您不會——您不能夠離開我。

威（殘忍的）倘若您爲這個和我爭鬧，我能夠的，一刻都不遲疑的。（厭惡得震動起來）我如何能夠確信我的血管裏面，沒有那個兇殘浪子的污濁血液呢？

烏夫人 沒有，沒有。我豈言不是他，也不是您從來遇見的那些人。最少這個我可以確信

的。（當這句話的意義閃動威薇的時候，她的眼珠尖厲的凝注着她的母親。）

威（慢慢的）最少，這個您可以確信的。呵，您的意思是：您可以確信的都在此了。（深思的）我明白了。（烏蘭夫人雙手掩住她的臉。）不要那樣做，母親：您知道您不覺得一點。（烏蘭夫人放下她的手，哀慘望着威薇。威薇拿出她的錶來且說）今天晚上就這樣夠了。您喜歡幾點鐘吃早飯呢？八點半鐘您嫌太早了嗎？

烏夫人（顛狂的）我的上帝，您是那種的婦人呢？

戴 (漠然) 我應當希望是世界產生得最多的那一種。否則我不知道世界怎樣能夠把他的事情辦了。來，(捉着她母親的手腕，很堅決的拖起來) 端整些。那樣對了。

烏夫人 (怨恨的) 您對待我很粗暴的，戴。戴 糊說。什麼時候去睡呢？已經過了十點鐘了。

烏夫人 (傷感的) 我去睡有什麼用處呢？

已爲我睡得着嗎？

戴 爲什麼睡不着？我要睡的。

烏夫人 您哪！您沒有心肝。(她忽然猛烈的現出她的本然口吻——村婦的土語——)

一切她的母親威權的感觸，和禮俗的態度都消滅了，只有那真確的自信和藐視的感動) 呵，我不願意忍受這個：我不願意受這個的不公平。您有什麼權利，像這樣的凌駕我呢？您向我誇傲您的身分——向給您機會，成了這種身分的人。我有什麼機會呢？成了一個不孝的女兒，驕誇貞節的婦人，您害羞呵！

戴 (冷然的，決絕的，且不相信) 對於她母親這種的新聲調，發出一種粗莽的，驕傲的抗辯；這種的抗辯她自己也覺得太強盛，太過於激烈) 您一刻都不要以爲我用什麼方

法凌駕了您。您把禮俗上母親的威權來攻擊我；我用禮俗上有名譽的婦人的優勝來保衛我自己。直白說來，我不願意忍受您什麼沒有意識的事情；您拋開這個的時候，我就不希望您忍受我什麼。我將要常常照您自己的意見和您自己的生活方法，尊重您的權利哩。

烏夫人 我自己的意見和我自己的生活方法聽她的說話哪！您以為我是像您這樣的養大來的——能夠選擇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嗎？您以為我所做的事情，是我喜歡做的，或者以為是正當的；或者我若有了機會，我

定然進了學校成了一個賢婦人嗎？

威 人人都有些選擇的，母親。世界上最貧苦的女孩子作與不能夠在做英國皇后或做溜陷校長之間選擇；但是她可以在拾破布和賣花之間，憑她的意趣去選擇。人常常為他們的現狀，責備他們環境。我是不相信環境的。在這個世界上能夠發展的人，就是能夠興奮去找他們所需要的環境的人，並且他們若是找不着，他們就創造去。

烏夫人 呵，這是容易說的，很容易的，這不是的嗎？聽哪！——您願意知道我的環境是怎樣的嗎？

薇 願意的您最好告訴我罷。您不要坐下嗎？

烏夫人 呵，我會坐下的：您不要害怕。（她奮

力把她的椅子擺向前面，坐下去。薇薇也不

禁被感動了。）您知道您的祖母是什麼人

麼？

薇 不知道。

烏夫人 您是不知道。我知道的。她說：她自己

是一個寡婦，在製造局的下首開設一個乾

魚店，藉此養活她自己和四個女兒。其中兩

個是親姊妹，就是我和維楚。我們兩個都是

模樣很好，身體肥壯的。我猜想我們的父親

是很胖的人；母親假說他是一個紳士。我可

是不知道。其餘兩個不過是同母的姊妹——

又短小，又醜陋，形容消瘦，耐能工作，是忠

厚可憐的人。若不是母親死命的不讓維楚

和我的手挨近他們，我們定會打得他們半

死的。他們是可敬重的人哩。可是他們的敬

重又得到了什麼呢？我告訴您。他們有一個

在漂鉛工廠裏面一天作十二點鐘的工，一

禮拜得九個先令的工價。後來竟死於鉛毒。

她以為不過是會使她的手稍微癱瘓罷了；

誰知她竟死了哩。那一個我們常常舉以為

模範，因為她嫁給登白梯福食物場裏面的

一個政府工人，每禮拜只要十八個先令，就

把他的房屋和三個孩子治理得清潔整齊——除非他要喝酒。那纔值得受人家的敬重哩。不是的嗎？

葳（現在是沉注的）您和您姊妹是這樣的想嗎？

烏夫人 離楚不是的，我可以告訴您：她更多有點思想。我們兩個人同進了一個教會學校——那裏是一部分的貴婦氣象，我們擔任指導那無知識，無去處的兒童們的事情——並且我們在那裏住着，直等到有一天晚上，離楚走出去了，永遠不會回來。我知道那女教員猜想我不久會步離楚的後塵；因

為牧師常常警誡我，說離楚的結果定是跳滑鐵爐的橋而死。可憐的蘇子，他於此事所知道的都在此了！但是我不怕河水，我怕漂鉛工廠；就是您處在我的地位，定然也是這樣的。牧師為我找得一個節慾店裏洗滌銀鏢的事情，在那個店裏，您無論要什麼都可買得到。那時候我就是一個僕婦。後來我又到滑鐵爐車站的櫃臺上去，招待飲客和洗玻璃杯子，一天要做十四點鐘，一禮拜得四先令，我的膳食在外。那算是我的一個大發展。不料一個寒冷的，可惡的夜間，我正在疲倦得要睡的時候，沒有別個蘇格蘭人，只是

羅楚走來。她穿着一件長毛外套，又標緻，又舒服，還有許多的金鏢子在袋子裏面。

藏（猜惡的）我的羅楚姑母嗎？

烏夫人 是的；還是一個很好的姑母哩。她現在住在溫傑司特，離這大禮拜堂不遠，成了那裏一位最可敬重的婦人——是在州議會裏面保護貴婦的女使，倘若您願意聽。羅楚沒有投河，多謝您。您提醒我一點羅楚的事情。她是第一等的營業家——開始就會積錢——從不使她自己現出從前的故態——從不錯過或拋棄一個機會。當她看見我將要以賣容爲業的時候，她在櫃臺外對

我說：您在那裏做什麼，您這個小獸子爲別人的利益，糟踏您的健康，損壞你的容貌嗎？羅楚那時候積到了錢，爲她自己在佈魯塞置了一所房子；她還以爲我們兩個人共同積錢，比一個人更要快些。所以她借給我一些錢，讓我創業經營。我穩固積下錢來，首先還了她的；然後加入她的營業，和她合股。爲什麼我不應該這樣做呢？佈魯塞的房子真是高等的——做一個婦人的住室，比較那安利堅受毒的工廠相宜得多。我們的女孩子所受的待遇，沒有一個像我在那節慾店內洗滌盤碟所，或在滑鐵爐櫃臺上，或在家

裏所受的。您定要我在那些地方做到四十歲，變成一個衰敗的老僕婦嗎？

戴（這時候很有興趣）不是的；但是您爲什麼選擇那種的事業呢？只要能積錢，善於經理，無論在什麼事業裏面，都會成功的。

烏夫人 是的，能積錢。但是在什麼地方，一個婦女能夠幹別種的事業，賺得錢來積呢？您能夠從一禮拜四先令裏面積下錢來，還把您自己穿得很好的嗎？不是您能夠的。自然不能夠的，倘若您是一個清潔的婦人，又不能夠再賺得一點；除非您有音樂的，或舞台上的，或新聞著述的技能，那又是不同的。但

是羅楚和我都沒有這些事業上面的技能；我們所有的，只是我們的容貌，和我們取悅男子們的技能罷了。您以爲我們若是能夠利用別人，自己完全得到利益，不致受那餓死人的工資的時候，還會讓他們利用我們的容貌，僱去做店夥，侍女，或僕婦等類的人嗎？您以爲我們是這種的獸子嗎？大概不是的哩。

戴 您們定然的是很正當的——從貿易上面的見解看來。

烏夫人 是的；或者無論從那個上面的見解看來，任是一個可敬重的女孩子，總得要提

摸一個富人的幻想，貪得他的金錢嫁給他，那是爲什麼呢——好像一個婚姻典禮能夠分別這件事情的正當或謬誤一樣。呵，世界上的虛偽使我病痛，離楚和我須得要作工，節儉，還要計算，正和別的人一樣；否則我們必定是貧似一個無用的，沉湎的女浪子，以爲自己的命運是永無變更的了。（大奮力的樣子）我藐視這種的人；他們沒有品格。我若是有了一件事情厭惡了一個婦人，就是品格的缺乏。

！**藏** 聽，聽，母親！直白些！照您所說的，那末一個婦人應當很不喜歡用這種的方法去賺錢；

這也是她的品格的一部分嗎？

烏夫人 唉，自然的。人人都不喜歡要作工賺錢；但是都得要如此的。我確信我常常憐憫一個貧苦女孩子；她已經是困倦了，精神疲弱了，還得勉強去取悅一個自己毫不關心的人——一個半醉的獸子；他在那裏戲弄，煩惱而且厭惡一個婦人，想要她白白的忍受，他還以爲是使他自己和氣的。但是她又不得不忍受這種不和氣的事情，恰似醫院裏的看護婦以笑臉忍受病人的怒罵。神靈知道：這不是一個婦人喜歡做的工作。就是聽那敬神的人說話，您也會猜想這是一個

歡樂處。

「戴 您仍然以為這是值得做的。這是可以賺錢的。」

「烏夫人 在一個貧苦的女孩子，若是容貌好，行動謹慎，感覺靈敏，又能夠抵抗誘惑，自然是值得做的。比較別種可以找得的傭工，這是好得多。但我常常以為這是不應當的。若說婦人不當有更好的機會，戴，那是不對的。我不贊成那是誤謬的。不過無論正當或誤謬，事實上是如此的。並且一個女孩子必定要盡力去做。成年的婦人自然又是不值得做的。若是您做了，您定然是一個馱子；然

烏蘭夫人的職業

若我當日做了別的事情，我又定然是一個馱子。

「戴（感觸漸漸加深）母親：假使我們兩個人是像您在那個可惡的日子一樣的貧苦，您確信您會勸我去就滑鐵爐櫃臺上的事，或嫁給一個工人，或就投身工廠裏面去呢？」

「烏夫人（憤怒）自然不會的。您作為我是那一種的母親哪！在這種饑寒奴婢的情形裏面，您如何能夠保持您自己的敬重呢？沒有自己的敬重——一個婦人值得什麼呢？——生命值得什麼呢？為什麼我不倚賴人，能夠給我的女兒第一等的教育；別的有同樣

機會的婦人就陷在溝井裏面呢？因為我知道怎樣的敬重我自己，管束我自己哪。爲什麼離楚在一個大教堂的城市裏面爲人所仰望呢？理由也是一樣的。倘若我們聽了那牧師的蠢話，我們現在定然在什麼地方呢？每天磨擦地板，得一個先令六個辯士；除掉進工場的病院外，前途毫無希望。我的女孩子，不要爲那些不了解這個世界的人所迷惑了。一個婦人要使自己有適當的設備，惟一的方法，是和一個能夠與她要好的人修好起來。倘若她與他的生活地位相合，就使他愛她；但若她遠不及他，她就不能夠希望

這個——爲什麼她應當希望呢？這於她自己沒有快樂的。在倫敦的社會裏面，您無論問那個有女兒的婦人，她總是一樣的回答您：不過我是直白的告訴您，她是枉曲的告訴您。所有不同之點，全在此了。

藏（感亂，凝注着她）我的親愛的母親：您是一個奇特的婦人——您比全英國都要強些。並且您眞眞實實沒有一點可疑的——或——或者——害羞的地方嗎？

烏夫人 自然的，親愛的；只是舉動上有些害羞；一個婦人難免不這樣的。婦人在不知道的東西上面，也要裝作知道很多。這裏頭我

常常洩漏真情，離楚總是憤怒我。她往往說
個個婦人可以從目擊的世事上面學得足
夠的，用不着去告訴她。那時候她就是一個
非常完善的婦人！她有真實的本能；我常常
有點粗鄙的氣象。當您把您的相片寄給我
的時候，我看見您長得像離楚，我真是很喜
歡的。您恰好像她的尊貴的，堅決的態度哩。
但是我就不能夠心裏指着這件事，口裏却
說到那件。這種的虛偽有什麼用處呢？人家
既是爲婦人們把世界造成那樣的，就用不
着裝作是這樣的。我真是從不害一點羞。我
們各事都做得很可敬重的，從沒有聽着一

句反對我們的話，女孩子們也是照顧得很
好的；所以我以爲我有一種可驕傲的權利。
我們的女孩子有幾個過得很好；有一個嫁
了一個大使。但是現在我自然不敢說這些
話了；無論他們會怎樣的想像我們！（她打
呵欠）呵，親愛的；我相信我畢竟要睡了。（
他懶懶伸長身子，憤怒全消，溫和的等着去
睡。）

——
| 歲 我相信現在只是我不能夠睡了。（她走
向食廚，燃起燭來。然後把燈滅熄了好一會
）最好在關門之先，放進一點新鮮空氣來。
（她打開草舍的門，看見圓滿的月亮。）好

一個美麗的夜晚呀！看哪！（她把窗簾扯過一邊，月正高臨，佈拉克擋山上，一片大地盡在豐華的月亮中沐浴。）

烏夫人（勉強望一望這個風景）是的，親愛的，但是注意不要在夜氣裏面受了涼。

葳（貌視的）糊說。

烏夫人（悵然）呵，是的：據您的意見，我所說的都是糊說。

葳（急忙的轉向她）不是：那真不是的，母親。今晚您完全勝過了我，雖然我的初意是別樣的。現在讓我們做好朋友罷。

烏夫人（搖她的頭，稍帶憂傷）這已經是別

樣的了。但是我猜想我須得退讓。我常常受難楚的欺落，我想現在和您也是一樣的。

葳 不要介意。來：晚安，親愛的老母親。（她挽着她的母親。）

烏夫人（喜樂）我好好的養大了您，親愛的，不是的嗎？

葳 是的。

烏夫人 您也會好好的報答您的可憐的老母，您不會的嗎？

葳 我會的，親愛的。（與她親吻）晚安。

烏夫人（慈悲的）賜福於我自己親愛的孩子——一個母親的賜福！（她撫抱着她的

女兒渾渾噩噩的向上望着，好像要叫下一
個幸福來。）

第三幕

(第二天早上教區長的花園裏面，陽光溶溶，衆鳥的歌聲滿引起來。一座木圍門有五條門門，門很寬大，中間可進一輛馬車。門邊一個盤卷的彈機上，裝有一個鈴，與外面的抽條相應。馬路直引到圍中間，然後斜向左邊，末端成一個沙礫築成的小戲馬圈，正對着教區長的走廊。門外灰塵大道與牆平行，外邊圍以一條草地和一個沒有圍垣的松林。在房子與馬路中間的草地上有一隻修剪了的柏樹樹陰處擺着一條花園

裏用的長板凳。對面的那一邊，一度小屋的籬笆恰好圍住花園；那邊的草地上有一個日晷儀，近傍放一把鐵椅子。一條小路從日晷儀後面引出小屋的籬笆外。

(佛蘭克在近日晷儀的椅子上擺了些早晨的報紙，自己也坐在上面，正讀着報紙。他的父親紅着眼珠，從房子裏顫震的走出來，疑懼的與他的眼睛相對視。)

佛 (看着他的錶) 十一點半鐘。是教區長下來吃早餐的一個好時候哪！

森牧師 不要嘲笑，佛蘭克，不要嘲笑。我是有點——呵（顫震）——

佛 衰弱了嗎？

森牧師（拋開這種面色）不是，先生：今天早上不舒服哪。您的母親在那裏呢？

佛 不要着驚哪：她不在這裏哩。同芭錫乘下一點十三分鐘的火車望城裏去了。她留下幾件書信給您。您覺得現在看好呢，還是我將等到您吃過了早餐再給您看呢？

森牧師 我已經吃過了早餐，先生。我驚訝您的母親，當着有人在這裏的時候，竟望城裏去了。他們會覺得很奇怪的。

佛 大概她想到了這一層。無論如何，倘若克

落夫還要在這裏，您每夜同他坐到四點鐘，回數您們少時的小事情；我的母親是一個聰明精細的主婦，自然她應當走上儲藏室去，取下一大桶的威士忌酒和幾百根吸煙來哪。

森牧師 我不知道喬治勳爵有過人的酒量哩。

佛 您是比较不上，主教。

森牧師 您是說我——

佛（安靜的）我從沒有看見一個食采邑的牧師更沉湎一點。您所說您往事中的奇談，

是如此可怖的，設使我的母親和白莉不會彼此親愛起來，我真怕他不能夠在您的屋子裏過這一夜。

森牧師 糊說，先生。我是喬治克落夫勳爵的東道主。我定要和他談些話；他又只有一件事談。白莉先生現在往那裏去了呢？

佛 他爲我的母親和芭錫駕着馬車往車站上去了。

森牧師 克落夫起來了嗎？

佛 呵，好久了。他還沒有白一根頭髮哩。他的習慣比您的好得多——大概從來是這個樣子的。他已經到什麼地方吸煙去了。（他

再看他的報紙。森牧師鬱鬱的轉向門去，又躊躇的走回來。）

森牧師 呵——佛蘭克。

佛 是的。

森牧師 您以爲烏蘭母女經過昨天下午之後，會希望被請來這裏嗎？

佛 他們已經被請了。吃早飯的時候，克落夫對我們說：您告訴他今天去接烏蘭夫人和葳薇到這裏來，還要請她們把這所房子做她們的家庭。我的母親聽到了這個消息，就覺得她今日定要坐十一點十三分鐘的火車往城裏去。

森牧師（很暴躁的）我從沒有給過這樣的邀請。我從不曾想過這樣的事情。

佛（憐憫的）主教，您如何知道昨天晚上說了什麼話，想了什麼事呢？喊！白莉又來了。

白（從園門進來）早安。

森牧師 早安。我不會同您吃早飯，定要求饒恕的。我有一點——

佛 牧師喉痛哩，白莉。幸好不是久年的。

白（改變談話的題目）呵，我一定要說您的房子的位置，是這裏最可愛的地方。真是最可愛的地方。

森牧師 是的，這是不錯的。您若是高興，佛蘭

克會帶着您去走一走，白莉先生。我要求您原恕：當着加得拉夫人不在家，您們都自己玩樂的時候，我必定要趕着這個機會去寫我的經訓。您不會介意的麼？

白 定然不會的。不要和我講一點子客氣哪。

森牧師 多謝您。我將——呵——呵——（他一路呵呵的走向走廊，且進入房子不見了。）

白（抱住他的踝節，挨近佛蘭克，坐在草地上）每一個禮拜寫一次經訓，這定然是奇怪的事情。

佛 倘若是他寫的，那更要奇怪。他買來的罷

了。他是找蘇打水喝去了哪。

白 我的親愛的孩子：我願意您對於您的父親更要敬重一點。您知道您若是高興的時候，您可以是很好的。

佛 我的親愛的白莉，您忘記了，我是得要同主教住同一塊的。兩個人住在一塊的時候

——不管他們是父子，夫婦或兄弟姊妹——

他們不能夠沒有文雅的欺弄，這種的欺弄，在一個下午的拜會的時候，很容易十分鐘有一次的。現在這個主教，他有許多家庭裏面可欽佩的特性：躊躇不決，像一隻羊子；誇張挑剔，像一個惡人——

白 請您不要如此，我的親愛的佛蘭克。記着：

他是您的父親。

佛 我對他有相當的敬重。但是只要想想，他告訴克落夫去接烏蘭母女來這裏哩！他必定是非常的沉醉了。您知道我的母親對於烏蘭夫人一刻都不能忍耐。葳薇定要等到她的母親回轉城裏去了，才可來這裏。

白 但是您的母親是不知道一點烏蘭夫人的事情的，她知道嗎？

佛 我不曉得。她這回到城裏去，好似她知道樣的。我的母親並不是介意平常的事情：她和許多困難的婦人很要好的。不過他們都

是好婦人。這就是實在不同之點。烏蘭夫人定然有她的好處；但是她總是如此喧鬧的。我的母親只是不肯和她親近罷了。所以！

——喊！（他看見牧師從房子裏慌張憂愁的走出來，就叫這一聲。）

森牧師 佛蘭克，烏蘭夫人和她的女兒同着克落夫從草芥中來了；我從書房的窗子裏面看見他們。我怎樣為您的母親措辭呢？

佛（奮然的跳起來）戴上您的帽子走出去，且說您是如何喜歡看見他們；佛蘭克在花園裏面；母親和芭錫已經被叫去看一個親戚的病了，她們很悔恨不能夠停待；您希望

烏蘭夫人睡得很好；並且——並且——除却真情之外，儘說些喜慶的話，其餘的事就信賴上帝罷了。

森牧師 但是後來我們又怎樣弄開他們去呢？

佛 現在沒有工夫想到那個來了！（他奔進走廊，立刻拿一頂氈的教士帽子拍在他的父親的頭上）現在去罷。白莉和我在這裏等着，造成一種沒有預備的空氣。（牧師昏迷的遵從着，穿過園門奔出去。白莉從草地站起來，拂去自身的灰塵。）

佛 我們必定要用些方法弄得那個老婦人

回轉城裏去，白莉。唉！老實說，親愛的白莉，您願意看見他們——葳薇和那個老婦人——在一塊兒嗎？

白 呵，爲什麼不願意呢？

佛（切齒痛恨）這不常常使您戰慄嗎？——

那個可惡的老魔鬼，我誓言她算是天下萬惡的東西。而且葳薇——吁！

白 請您住口。他們來了。（牧師與克落夫隨路走來，烏蘭夫人與葳薇很親愛的在一塊兒跟着他們走。）

佛 看哪！她實在的把她的手圍繞着那個老婦人的腰哩。這是她的右手；她剛起首哩。上

帝呵！她已經激動了感情哩！呀！現在您覺得可怕嗎？（牧師打開門；烏蘭夫人和葳薇走他身邊過，站在園中間，觀看這所房子。佛蘭克假作狂喜的樣子，嘻嘻的轉向烏蘭夫人，大聲說）很喜歡看見您，烏蘭夫人。這一座幽靜的老教區花園完全變成了您一樣的。

烏蘭夫人 我從不像的哩！您聽見了，喬治？我很像這一座幽靜的老教區花園哩。

森牧師（仍然爲克落夫把着門。克落夫懶懶的走進來，很厭倦的樣子）什麼地方您都很像的，烏蘭夫人。

佛 絕妙的主教。聽罷：在吃中飯之前，我們可以有一個很快樂的時候。我們首先看看教堂。這個人都得要看的。這是一個十三世紀的老教堂，您們知道的主教很喜歡這個教堂，因為六年前他得了一宗歸還的基金，把這個教堂完全重新建築過了。白莉定然可以證明的。

森牧師（欣然向着他們）倘若喬治勳爵和烏蘭夫人真是願意的，我確信我是喜歡的。烏夫人 呵，隨着來罷，把他看過去。這於喬治有益：我要使他不很厭惡教堂了。

克（回轉來向着園門）我沒有什麼反對。

烏蘭夫人的職業

森牧師 不是那條路哪。若是您們願意，我們穿過這個田場去，轉向這裏來。（他引着，由通過籬笆的小路去。）

克 呵，不錯的。（他跟着牧師。白莉和烏蘭夫人也跟上去。薔薇不移動，着意的看着他們去了。）

佛 您不來嗎？

戴 不來。我要給您一個警告，佛蘭克。剛纔您談到這個教區長的花園的時候，您取笑了我的母親。以後不准那樣。請您恭敬的待我的母親，如同待您自己的母親一樣。

佛 我的親愛的戴，她不能夠領略這個哪。她

六九

不像我的母親：兩個人不能夠一樣的待遇。但是究竟您又發見了什麼呢？昨天晚上我們對於您的母親和她的同類上面是完全同意的。今日早上我看見您裝作感動的樣子，把您的手圍繞您母親的腰哩。

〔戴（羞紅）裝作哪！〕

佛 我覺得是那樣的。第一次我總看見您是一等一等的待她。

戴（管束她自己）是的，佛蘭克已經有了一個變遷了；但是我以為這是一個更壞的變遷。昨天我稍微自負。

佛 今天呢？

戴（退縮，後又固定的看着他）今天我知道我的母親比您更高。

佛 天不允許哪！

戴 您是什麼意思呢？

佛 戴，您不知道在一切不道德的人裏面，有一個共濟會的制度哩。您的品格太高了。所以您的母親纔會和我有關係：所以我知道您的母親比您將來知道的更清楚。

戴 您謬誤了：您全不知道她。倘若您知道我母親不得不奮鬥的環境——

佛（敏捷的爲她完畢這一句）我應當知道爲什麼她是這樣的，我不應當的嗎？那有分

別呢？威，無論有沒有環境，您不能夠忍受您的母親。

威（盛怒）爲什麼不能夠呢？

佛 因爲她是一個老賤婦，威。若是我再看見您在我面前把您的手圍繞她的腰，我就要當地當時鎗擊我自己，作一種激怒我的現象的反抗。

威 我必定要在拋棄您或拋棄我的母親中間選擇嗎？

佛（譏然）那就使這個老婦人很不便利了。不必，威，您的昏迷的小孩子是無論如何要親近您的，但是他很恐怕她會有什麼錯處。

這是沒有用的，威：您的母親是不可能的。她可以是一個好人，可是她是一個苦命，一個很苦的命。

威（暴怒）佛爾克——（他站住不動。她轉開去，坐在柏樹下的板樑上，努力鎮定她自己。然後她說）她既是像您所說的一個苦命，她就會被全世界所棄絕嗎？她沒有生活的權利嗎？

佛 不要害怕那個，威：她永不會被棄絕的。（他挨近她坐在板樑上。）

威 但是我猜想我要棄絕她。

佛（帶孩童氣，安息她，用聲音向她表示愛

情)不要和她住着。母女的小家庭團體不會成功的。破壞了我們的小團體。

薇 (爲這種妖媚所傾倒)什麼小團體呢?

佛 樹林裏面的小孩子:薇薇和小佛蘭克。(

他溜溜的把他的手抱住她的腰,撫摩她,好像一個吵鬧的孩子。)我們到樹林裏面去。讓樹葉子蓋掩着。

薇 (帶着有節奏的聲音搖擺他,好像一個乳母)睡着來,手握手,在樹底下。

佛 這個聰明的小女孩子同着她的愚蠢的小男孩子。

薇 這個親愛的小男孩子同着他的懶漫的

小女孩子。

佛 異常安樂的:不見衰弱,離開了這個小男孩子的父親;不受疑難,離開這個小女孩子的。

薇 (靠着她的胸,塞住這個字)咳——咳——咳——咳——咳!咳!小女孩子要忘記一切關於她的母親的事情哩。(他們互相搖擺,好一會不作聲。後來薇薇觸動一下,醒覺起來,大聲說)我們是一對什麼獸子呀!啾啾坐起來。文雅些!您的頭髮。(她爲他摩平)我不信一切成人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都是這樣兒戲的要玩。我從小時候起,從沒有這樣耍過。

佛 我也沒有。您是第一個要伴哩。他捉住她的手要吻，但又停住，先向四圍看看。不期看見克落夫從小屋的籬笆內現出來。

呵，該死！

葳 爲什麼該死，親愛的？

佛 (耳語) 咳！這個兇惡的克落夫來了哩。

(他漠然的離開她，坐在遠處。)

葳 不要對他無禮，佛蘭克。我非常的願意您對他有禮貌。這樣可以取悅我的母親。(佛蘭克歪着臉。)

克 葳薇姑娘，我可以同您說幾句話嗎？

葳 定然可以的。

克 (問佛蘭克) 您要饒恕我，加得拉。倘若您不介意，他們在教堂內等候您哩。

佛 (起來) 無論什麼東西使您喜樂，克落夫——除掉教堂。葳，您若要什麼，搖動這個門鈴，會有一個家童出來的。(他安樂的走進房子去了。)

克 (看着他走得不見了，現出一種詭譎的氣象；又假定自己對葳薇有特權的關係，向她說話) 那是一個可愛的少年人，葳薇。可惜他沒有錢，不是嗎？

葳 您這樣的想嗎？

克 他去做些什麼？沒有職業，沒有錢財。他有

什麼好處？

戴 我看清了他的短處，喬治勳爵。

克 （見戴薇了解得很確切，稍爲驚訝）呵，

這不是那樣說。但是我們既是在這個世界裏面，我們就不能出他的範圍；而且金錢就是權力。（戴薇不回答。）好日子，不是嗎？

戴 （對這種談話中的試探，現出很不遮掩的輕鄙）很好的。

克 （帶着鬼臉的笑容，好像他喜歡她的勇敢）那不是我所要說的。（裝作坦白）現在聽着，戴薇姑娘，我很明白：我不是一個青年婦人的人。

戴 真的嗎，喬治勳爵？

克 不是；我告訴您老實的真情，我也不願意是一個青年婦人的人。但是我說一件事，我意思就指這一件事；我覺得有感情，我就是誠心覺得的；並且我所貴重的，是我多把金錢買來的。我就是那一種的人。

戴 我確信這樣使您有好大的信用。

克 呵，我不是要誇獎我自己。我有我的錯處，天知道：沒有一個更比我明白自己的錯處的人。我知道我是不完全的——就是中年一個勝利的地方——因為我不是一個青年人。但是我的法律是一個簡單的，而且

我以爲是一個好的法律。男人與男人間的榮譽；男人與婦人間的忠實；無論那種的宗教上沒有門面話，只是老實相信一切事物是爲全體的幸福而創造的。

戴（尖刻的譏諷）「造成正義是一種權力，不是我們自己。」
「唉？」

克（嚴正的對她說）「呵，定然不是我們自己，自然的。您了解我是什麼意思。（她在她的傍邊坐下，好像他找着了同氣相投的人。）

至於實際上的事情，您可作爲我浪散了我的錢；但是我不會浪散；我在今日比我開初得着這宗財產的時候，還要富足些。我憑我

的知識去投資，所用方法是別人所輕忽的。別的事情我不自知，從金錢上的眼光看來，我是一個穩健的人。

戴 您把這些事情都告訴我，您是很仁愛的。

克 戴薇姑娘，您不要裝作不明白我的命意所在。我要和一位克落夫夫人決下來哩。我猜想您以爲我是很黠直的，
「唉？」

戴 全不是的：我很喜歡您如此的堅決，實在。我很領略這種的貢獻：金錢，地位，克落夫夫人等等。但是我想，倘若您不見怪，我要說否。我寧可不承認。（她站起來，走向日晷儀那

邊，不使他親近。）

克 （全不見控，且利用板橋上空下來的地

方，舒服的躺起來，好像幾回開場的拒絕，是

求婚時不可避免的慣例一樣。）我不是要急

忙的。這不過是在小加得拉想要網陷您的

時候，使您知道算了。把這個問題拋開罷。

蕙 （尖刻的）我說的否是最後的。我不會從

這裏退回來的。（她現出威嚴的樣子對着

他。他冷笑，灣向前面，把手肘放在膝蓋上，用

提杖去刺戳幾隻不幸的蟲子；又詭譎的相

着她。她忍不住轉開去。）

克 我比您大得多——二十五歲——一個

世紀四分之一。我不會永遠生存的；我將要

留心使您在我去世的時候，定是很富足的。

蕙 就是這種的引誘，我仍是堅決反對的，喬

治勸爾。您不以為您是最好忍受我的回答

罷嗎？現在沒有些微的機會改更他了。

克 （知道絕了望，站起來，往來躊躇）那末，

不要緊的。我能夠告訴您一些事情，使您趕

快的改變您的心意；但是我不願意，因為我

寧願以誠實的感情來博得您。我是您母親

的一個好朋友；您去問她，我是不是的。倘若

不是我勸告她幫助她——不要說我借錢

給她——她永遠不能夠供給您的教育費。

像我這樣扶助她的人，並沒有多少。我自始至終付給這裏頭的錢，不下四萬磅了。

〔克〕（注視他）您是說：您是我母親的生意股友嗎？

〔克〕是的。現在只要想想：倘若我們把這件事完全保留在——假如說——一個家庭裏面，就可以免除一切的煩惱，用不着一切的解释。問問您的母親：她願不願把她所有的事情，都說給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聽麼？

〔威〕我看見沒有什麼困難，因為我知道這場生意折開了，錢是投資的。

〔克〕（停住，驚訝）折開了！折開一場在最壞年

頭都得付三分半利息的生意嗎！不大像的。誰告訴您那個？

〔威〕（臉色全變）您是說：這個仍然是——（她突然停住，把手放在日晷儀上，支持着她自己。後又趕快走近鐵椅子，坐下去。）您是說那一種的生意呢？

〔克〕這件事在我的事業中——勳爵的事業，您知道的——不能夠認真的作為上等生意；倘若您重視我的提議，將來是我們的生意。並不是這裏頭有什麼曖昧，您不要那樣想。您既知道有您的母親在裏面，自然是完全坦白的，誠實的。我認識您的母親有許多

年頭了；我可以說：她若受了一點不應當受的東西，她定然會割斷她的手。您若喜歡聽，我可以完全告訴您。我不知道您在旅行的時候，要找一個實在安樂的私家旅館，是否覺得很難的。

威（憂悶的，避開她的臉）是的：往下說罷。

克 這都來了。您的母親善於經理這種事業。

我們有兩個在佈魯塞，一個在柏林，一個在維也納，還有兩個在普陀柏斯。除掉我們之外，自然還有別人在裏面；然大部分的資本是我們的，並且還少不了您的母親去做總經理。我敢說您知道她旅行得很多的。但是

您可要明白，這種的事業是不能夠在社會上說出來。若說出旅館這個字來，人家就會說您開了一個酒館。您定然不願意人家說您母親這種的事情，您願意的嗎？這就是我們如此的祕密這件事的原故。並且您定不要使別人知道，您願意嗎？這件事既然保守許久的祕密，現在還是保守的好。

威 您要請我加入的，就是這個生意嗎？

克 阿，不是的。我的妻子不能受這種生意的煩惱的。您在裏面，不能超過於您已經常常是的。

威 我已經常常是的！您是說什麼呢？

克 不過是說，您已經常常是藉此生活。您的教育和您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取給於這裏頭的。不要輕鄙生意上的事情，威薇姑娘：沒有他，又那裏來的您的溜陷和基頓學校生活呢？

威 (站起來，幾不能自主) 小心些。我知道這種的生意是什麼樣的。

克 (驚跳起來，帶着一種遏抑的咒詛) 誰告訴您的？

威 您的股友——我的母親。

克 (氣黑了臉) 這個老——(威薇趕快的看着他。他吞下這一句話，站着發誓，假裝向

他自己憤怒。但是他知道他須得以情引動威薇，所以他現出憤慨的樣子。) 她應當多替您考量一下。我是永遠不會告訴您的。

威 我以為我們若是結了婚，您大概已經告訴我了：這是一件便利的器械，好用來箝制我。

克 (很誠實的) 我從不曾打過那種的主意。我不說假話的，我沒有打過。

(威薇驚怪的看着他，她覺得他的抗辯中有譏刺，使她心冷，又使她鼓勇起來，她帶着輕鄙的樣子回答他。)

威 這是不關緊要的。我相信您知道：我們今天

離開這裏的時候，我們的交情就算斷絕了。

克 爲什麼？這是爲要幫助您的母親嗎？

戴 在那時候，我的母親是一個很貧苦的婦人；他沒有理性的選擇，只得那樣的去。您是一個富人；一樣的爲着三分半的利息。我以爲您是一個很平常的鄙夫。這是我對於您的觀念。

克 （注視一下——全不見忤，聽着這些直

率的話，比聽着前頭客氣的話，還更安樂）

哈哈，哈哈，放肆些，小姑娘，放肆些；這樣不會傷礙我的，還使我快樂哩。爲什麼我不應當這樣的投資呢？我和別的人一樣，從我的資

本上取利息；我希望您不打算我是勞手工作的。噫！您不會因爲我母親的姪子巴格納維亞公爵有幾重出租的房子，是用詭譎的方法弄得來的，就和他絕交吧。您不會因教會委員把房子租給旅館的主人和犯罪的人就和肖特伯來的大主教絕交吧。您記得溜陷學校中您的克落夫津貼嗎？那種津貼是我的兄弟創設的，他是一個國會議員。他的二分二釐的利息是得自一個工廠裏的，這個工廠內有六百女孩子，沒有一個女孩子的工錢足夠供給生活。您以爲他們大多數是怎樣的擺佈呢？問問您的母親去罷。並

且別的人都盡力的儲積，您還希望我拋棄三分半的利息嗎？沒有這種的馱子，倘若您要憑道德主義來選擇朋友，除掉絕足一切適當的社會以外，只好不住在這個國家裏而罷。

戴（良心激戰）您何不往下再說：我自己從沒有追問過，我所用的錢是從何而來的。我相信我是和您一樣的壞了。

克（又很高興）自然您是的；而且這是一件好事情哪！究竟道有什麼傷害呢？（譏笑她）您現在不以爲我是一個這樣的鄙夫了麼。您再打量我一下看。咳？

戴 我已經同您分享了利益；我現在以爲您很知道我是怎樣的打量您。

克（帶着鄭重的友愛）您定然是分享了。您將要不以爲我是一種壞人；我也不強說我有頂上的聰明；但是我有許多誠實的人類的感情；並且克落夫族的舊血系裏面，有一種痛恨卑鄙事情的本能。從裏頭看起來，我確信您是與我表同情的。相信我，戴薇姑娘，這個世界，並不似誹謗者所造作的，那樣一個的壞地方哩。只要您不跑到社會裏面去，社會不會有難什麼不方便的問題；並且免掉小人們造作許多的事情。秘密的事情，

決不會保守得比人人所猜想的更加甚些。在我能夠介紹您去的社會裏面，無論那個婦人或男人都常常記着談論我的生意事情，或您母親的生意事情。沒有一個人能夠給您一個更安穩的地位哩。

薇（奇怪的考察他）我猜想您真的以為同着我就會享起名譽來。

克 我希望您現在打量我，比開初打量我更進步了，使我可以把這一點來諂媚我自己哩。

薇（安靜的）我現在找不到您有一點可考量的價值哩。（她站起來，轉身走向園門去，

在路上又停住打量他，說話的聲態差不多是溫和的，但是很自信的）當我想到容納您的社會，保護您的法律——當我想到那十有九的小女孩子們，毫無援助的在您和我的母親手裏——這不可道也的婦人和您這個強悍的人——

克（臉變青藍色）您這個下地獄的東西呀！
薇 您用不着說。我覺得已經在下地獄的東西裏面了。

（她扯起門梢，要打開門來出去。他跟上她，把他的手盡力的壓住頂上的門門，使門不得開。）

克 (怒氣喘急) 您以為我就會和您算了罷嗎, 您這個少魔鬼?

薇 (不動) 安靜些。有人應鈴而至的。(她把手背敲鈴, 沒有退縮一步。鈴聲粗暴的響起來; 他不山的退跳轉去。佛蘭克帶着他的手鎗, 立刻來在走廊下。)

佛 (雍容儒雅的樣子) 還是您拿着這根鎗呢; 薇還是我來施放呢?

薇 佛蘭克, 您已經是聽着的嗎?

佛 只為應鈴, 使您不要等待, 我告訴您。我想我很察出了您的品格, 克落夫。

克 只用兩個木栓, 我就要奪下您的手鎗來,

且要打穿您的頭。

佛 (緩行) 請您不要如此。我拿着手鎗很不注意的。定然有生命的危險, 驗屍委員將要責備我的懈怠哩。

薇 佛蘭克, 拋開您的手鎗: 這是很無須的。

佛 很對的, 薇。在一個網子裏去捉他, 很像獵夫一樣的。(克落夫明白這種侮辱, 現出一種恐嚇的動作。) 克落夫, 在這本雜誌裏面有十五鎗粒彈; 而且對着您這樣大的目的物, 隔着現在這樣的距離, 我是一擊便要致命的哪。

克 呵, 您用不着害怕。我不會挨着您的。

佛 在這種情形之下，您真的很慷慨的呵！多謝您。

克 在我出去之先，我只告訴您們一件事。您們既是彼此這樣的相愛，這件事可以娛樂您們。佛蘭克先生，讓我介紹您給您的同父姊妹，牧師森苗耳加得拉的最大的女兒。薇薇姑娘：他是您的同父兄弟。早安。（他從園門走出，沿路而去。）

佛 （迷亂的停止一會，舉起鎗來）薇，在驗屍委員面前，您要證明，這是一件意外的災難。（他向着退避的克落夫對準。薇薇捉着鎗口，扯轉來對着她的胸。）

薇 現在開鎗罷。您可以開的。

佛 （急忙拋下手內鎗柄）放下來！小心些。（她放下鎗頭，鎗即落在草地上。）呵，您把您的小孩子驚慌極了。假使鎗已經開放了哩。——呀！（他頹然倒在花園的椅子上。）

薇 假使鎗已經開放了，一些難受的身體上的痛楚把我鑽死了，您以為不是一件爽事嗎？

佛 （諂媚）不要管他，親愛的薇。記着：就使這根鎗嚇得那個東西說了一生中第一次的真實話，更使我們成爲樹林裏頭的親熱的小孩子哩。（他向她舉起他的手）來，又讓樹

第四幕

(裁判巷項羅利亞霍來色的房子，是一個公事房，在新石房的最上層，玻璃窗子鍍了銑，牆是用膠水繪的，內面有電燈與專賣的火爐。這時候是禮拜六的下午。從窗子裏面，遠遠望見林肯飯店的煙管和西方的天色。在房子中間，有一張雙摺的寫字桌子，上面放一個雪咖啡筒子與一個煙灰盤子，一盞讀書的電燈旁邊，滿堆些白色書紙之類。這張桌子很不整潔，下面留有容膝的空洞，左右兩邊都有椅子。書記的棹子，狹小整

佛

齊，靠牆擺着，與通內房的門相近，桌子邊有一個長杌子。對面的牆上開着一度門，通公共的迴廊；門上的鏡板是用不透明的玻璃做的，外面寫着黑字「霍來色和烏蘭」。門與窗中間的牆角，有一掛相呢幔掩住。)

(佛蘭克穿着一套時式的，顏色鮮明的，坐頭等客車的衣服，手中拿着他的提杖，手套和白色帽子，在公事房裏面上下的蹲躅。有人用鑰匙試門。)

(叫)進來。門是沒有鎖上的。

(薇薇戴着帽子，穿着短外衣走進來。她

停住，注視着他。

葦（莊嚴的）您在這裏做什麼呢？

佛 等着見您哪。我在這裏有好幾點鐘了。這就是您辦公事的樣子嗎？（他把他的帽子和提杖放在桌上，帶着特別忙碌的，困惱的，鹵莽的各種形狀，彎曲的蹲在書記椅子上面。）

葦 我剛剛在外面過了二十分鐘，喝了一杯茶來哩。（她摘下帽子，脫下外衣，都掛在呢幔後面。）您怎樣能夠進來呢？

佛 我到的時候，這裏的職員還沒有離開。他到櫻草山上頭蟋蟀去了。爲什麼您不僱一

個婦人，使您的同類有一個機會呢？

葦 您來做什麼？

佛（跳開椅子，走近她身邊）葦，我們到一些地方去賞玩這禮拜六的半個假期罷。我們先到富步，再到一個音樂會，然後吃一餐快樂的晚飯。您以爲如何？

葦 沒有錢哪。我在入寢之先，還得做六點鐘的工。

佛、沒有錢我們沒有嗎？哈看這裏。（他拿出滿手的小鎊子，使他們叮瑯的響起來。）
金的哩，葦，金的哩！

葦 您從那裏得來的？

佛 賭博哩，威賭博哩。打僕克哩。

威 呸！這比偷錢還要卑下些。不行：我是不去的。（她坐下去，在椅子上工作，背向着玻璃門，翻閱紙片。）

佛 （哀鞠）但是，我的親愛的威，我很切望同您談話哩。

威 很好的；坐在項羅利亞的椅子，就在這裏談罷。我喜歡茶後閒談十分鐘。（他抱怨）用不着吟嘆：我是鐵面無情的。（他快快的坐在對面的椅子上）傳過這個雪咖啡筒子來，您願意嗎？

佛 （推過雪咖啡筒子去）醜醜的婦人的習慣。

好的婦人不會吸煙的。

威 是的：她們不喜歡公事房子裏面有這種的氣味；我們不得不吸紙煙。看哪！（她打開這個筒子，取出一枝紙煙燃着。她送給他一枝，他搖頭扭腦的不受。她安樂的坐在她的椅子上吸起來。）先說罷。

佛 好的；我要知道您已經做了什麼——您的事情怎麼樣了。

威 我到這裏後二十分鐘，就把一切事情都決定了。項羅利亞覺得今年的事情太多，她一個人做不了。當我走進來，併告訴她，我在世界上沒有了一個華星（註：名值四）的時

候；她正在打算請我來，提議合夥的事情。所以我就承認了，使他趕快有二個禮拜的休息。我離開黑斯姆漢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佛 全沒有事。我說您定然有點特別的事情到城裏去了。

葳 真的嗎？

佛 真的。或者是他們太昏亂了，不暇說什麼事情；或者是克落夫提防了您的母親。總之，她沒有說什麼；克落夫沒有說什麼；白莉只是呆了一會。他們喝過茶之後，就起身走了；我自此後也沒有看見他們過。

葳 （一隻眼睛相在煙霧上，點首表示滿意）
那是很對的。

佛 （帶着輕鄙的樣子四面察看）您定要站在這個紛亂的地方嗎？

葳 （奮力吹開煙霧，直的坐起來）是的。這兩天內，把我的氣力和我的意志都回復轉來了。我自後到死再不過一個假期了。

佛 （盡力扭着臉）妖精！您好像很快樂的——且像釘了一般的堅硬。

葳 （嚴厲的）我是那樣的哪。

佛 （立起來）葳，我們必定要解釋一下。那天我們分離的時候，心裏頭全然是誤會的。

威 (放開紙爐) 那末，說出來罷。

佛 您記得克落夫所說的話嗎？

威 記得的。

佛 這種洩露，好像使我們彼此的感情，根本上完全變動了：他使我們處於兄弟姊妹的地位。

威 是的。

佛 您曾經有過一個兄弟嗎？

威 沒有。

佛 然則您不知道兄弟姊妹的感情是怎麼樣的了。我有許多的姊妹：挪西，芝阿，勁落以及其餘的。這種友愛的感情，我覺得很親熱；

可是我告訴您，我對於您的感情，就完全不像這樣的。女孩子們各過她們的生活；我過我的生活；就使我們彼此再不能會見，也沒有什麼要緊。這就是兄弟姊妹。至於您哩，我一個禮拜沒有看見，就不安樂。這就不是兄弟姊妹。這正是我在克落夫洩露那個的一點鐘以前，所覺得的。總之，親愛的威，這是情人的春夢哩。

威 (尖利的) 佛蘭克，這就是使您的父親在我的母親脚下羅拜的一樣的感情哪。這不是的嗎？

佛 (抗辯) 威，無論這個森苗耳牧師能夠替

有什麼感情，我竭力反對把我的和他的去比較；並且我更反對把您和您的母親去比較。再進一層說，我不相信這段故事。我已經把這件事試探了我的父親；他所說的我以為與否認相等。

戴 他說了什麼？

佛 他說他確信這裏頭必定有些錯誤。

戴 您相信他嗎？

佛 我打算相信他的話不相信克落夫的話。

戴 這有什麼分別嗎？我是問：在您的想像或良心中是怎樣的；因為這個自然沒有什麼實在的分別。

佛（搖他的頭）我覺得沒有一點分別。
戴 我也覺得沒有。

佛（注視）但是這個真是奇怪的。當那幾句話從那個惡人口裏說出來的時候，看您的樣子，我以為在您的想像和良心中，我們的關係全都改變了哩。

戴 不是的：這不是爲着那個。我不相信他。我只願意我相信了。

佛 唉？

戴 我想兄弟姊妹的關係，是很相宜於我們的。

佛 您的意思真是那樣的嗎？

葳 是的。即使我們能夠造成一個傍的關係，我所願意的只有那個。我的意思是那樣的。

佛 (鼓起他的眉毛，好像發生了一種新念頭，且慷慨淋漓的說) 我的親愛的葳！爲什麼以前您不這樣的說呢？我很不能不責備您。現在我自然知道了。

葳 (迷亂的) 知道什麼？

佛 呵，我不是一個平常所說的鼓子哪——不過依着聖經上所說的去做一切的事情，那富有經驗的聰明人說我是個鼓子罷了。我明白了，我再不是葳慢的小孩子。不要驚訝：我將來永不再叫您做葳慢！——最少

要是您厭倦了您的新小孩子——無論他是誰。

葳 我的新小孩子！

佛 (深信的) 必定是一個新小孩子。世事往往是那樣的。實在是不能夠有別樣的。

葳 幸而偏不是您所知道的哩。(有人敲門。)

佛 我痛恨這個敲門的，不管他是誰。

葳 這是白莉。他到意大利去，要來辭別。我請今天下午來會。去讓他進來罷。

佛 他走了之後，我們可以繼續談話。我在這裏等他走。(他走至門邊，打開門來。) 您好，白莉。喜歡看見您。請進來。(白莉穿着旅

行的衣服走進來。這是他這次遊歷的起點，
興致很高。）

白 您好呀，烏蘭姑娘。（她看見他興致很高，
雖然有些感觸；仍恭敬的與他握手。）我剛
從鶴榜活打笛起程的。我想勸得您到意大利
遊歷去。

葳 爲什麼呢？

白 自然是使您博覽些美麗和理想的事物
哪。（葳薇顫動一下，把他的椅子轉向掉子，
好像那時候她的工作裏面，有些安慰她，支
撐她的東西。）白莉坐在她的對面。佛蘭克挨
近她的背後擺一把椅子，懶不經意的坐下

去，轉過頭來談論她。）

佛 沒有用的，白莉。葳是一個不超脫的婦人。
我的理想，她是不關心的，我的美麗，她是不
理會的。

葳 白莉先生，我的生命中沒有美麗，沒有理
想。生命就是生命；我準備了耐受這樣的生
命。

白 （誠懇的）您若是到了蛙浪拿，又到了法
里士，您不會說這樣的話。住在那種美麗的
世界裏面，您將要快樂得狂叫起來哩。

佛 這是最動人聽聞的，白莉。往下再說罷。
白 阿，我實在的告訴您，我是狂叫過了的一

——我希望我再也狂叫起來——在五十歲的時候！在您這樣的年紀，烏蘭姑娘，用不着走到蛙浪拿去。您一見了阿斯登，您的全副精神都會飛舞起來。您再看見佈魯塞的秀麗，活潑和快樂的空氣，您真會着驚哪。（戴薇畏縮）這是什麼事情呢？

佛
戴，戴！

戴（向白莉，很責備他）除了佈魯塞之外，您就找不着美麗和理想的地方對我說嗎？
白（迷亂）自然他是與蛙浪很不相同的。

我絕不提說——

戴（苛刻的）兩個地方的美麗和理想大概

是很相似的。

白（很憂悶的，很關切的）我的親愛的烏蘭姑娘，我——（向佛蘭克詢問）有什麼事情嗎？

佛 她以為您的誠懇太瑣細了，白莉。她從沒有遇過一次這樣認真的訪談哩。

戴（嚴厲的）住口，佛蘭克。不要頑皮。

佛（安靜的）您說這是好模樣嗎，白莉？

白（操慮的，仔細的）烏蘭姑娘，我要帶着他告辭而去嗎？我很覺得我們打擾了您的工作。（他剛要起身）

戴 坐下來：我現在還不去工作。您們兩個人

都以為我的神經受了激刺。其實一點都沒有受。但是您們若不介意，有兩件事我要拋開不談。一件（向佛蘭克）是無論那種形式的情人春夢；別一件（向白莉）是生命的美麗和理想，尤不願意把佈魯塞的秀麗來做例子。您們在這些事情上面儘管還有不會舉出來的例子：我是沒有一個的。倘若我們三個人還要做朋友，您們必定要把一個實行家看待我，永遠是獨身的（向佛蘭克）並且永遠是無理想的（向白莉）。

佛 在您未改變您的心意以前，我也永遠是獨身的。白莉，換過題目罷。談些別的事情，要

呢呢動聽的。

白（不自信的）我恐怕世界上沒有別的事情，我能夠談論的哩。我所能講的道理，只是藝術的福音。我知道烏蘭姑娘是進步的福音的一個大崇奉家；但是，佛蘭克，您既是決意不圖進步的，我們不能夠談論他，恐怕傷您的感情。

佛 呵，不要管我的感情。無論如何，要給我一些改善的勸告：這個於我有很大的益處。薇，再勉力一下，把我做成一個有成就的人罷。讓我們都談起來：奮力哪，懺悔哪，先見哪，白重哪，品格哪。薇，您不是惡恨沒有品格的人

嗎？

〔蕨（畏縮）呵，停住罷，停住罷：我們不要再談

這種駭人的門面話罷。白莉先生：若是世界真的只有這兩種的福音，我們寧可都自己殺死了罷；因為這兩種裏面，無一處不是有同樣的傳染毒的。

〔佛（帶批評的樣子相着她）蕨，您從來缺乏詩興的，今天您可有點意味哪。

〔白（規諫）我的親愛的佛蘭克，您沒有一點同情嗎？

〔蕨（全不自悲）不要緊的：這於我有益處。可以使我不要觸動我的情緒。

〔佛（戲弄她）那樣纔忍住了您的剛強的本性哩，不是的嗎？

〔蕨（幾乎昏亂）呵，是的，往下再說：不要顧慮我罷。我一生中只觸動了一刻時的情緒——
——美麗的情緒——乘着月亮；而且現在——

〔佛（趕速的）我說：蕨，留神些。不要洩漏了您的本身。

〔蕨呵，您以為白莉先生不知道我母親一切的事情嗎？（轉向白莉）那天早上您最好告訴了我，白莉先生。究竟您的儒雅是很舊式的派子哩。

白 烏蘭姑娘，這定然是您的武斷，有點舊式的派子。我是一個藝術家，相信最親密的人類關係是遠在法律範圍之外，且超出其上的；所以我覺得應當告訴您：雖然您的母親是一個未嫁的婦人，我可不因爲那個，減少敬重她的心事。我是更加敬重她的。

佛 (愜愜然) 聽哪，聽哪！

戴 (注視白莉) 您所知道的都在這裏嗎。

白 定然都在這裏。

戴 然則您們兩個人都是不知道什麼的。您的猜想和這個真實的情形比較起來，純是天真爛漫的。

白 (驚跳，憤怒，竭力保持他的禮貌) 我希望不是的。(更加重些) 我希望不是的，烏蘭姑娘。(佛蘭克驕上不現出一點白莉的疑惑。戴薇不耐煩的叫一聲。白莉見他們深信不疑，勇氣頓消。他漫漫的再說) 倘若有點更壞的事情——就是別的事情——您確信您可以告訴我們嗎，烏蘭姑娘？

戴 我確信我若是有這種膽量，我應當消耗我今後的歲月，把這件事說給個人聽——好似黏郵票，打烙印，定要使他們堅信，須等到他們像我一樣的覺得這件事的可羞，可駭，我纔休罷。我所輕鄙的，莫過於那個可

惡的禮俗，他保障這些事情，禁止婦人談論。然而我現在還不能夠告訴您們。那兩個污濁的字，描寫我母親的身世在我的耳朵中震撼，在我的舌頭上激戰；但是我說不出來。我的感觸太強了，我遏抑不住。（她把手掩住她的臉。這兩個男子着了驚，彼此相視，又看着她。她再拚命的擡起頭來，取出一張紙和一枝筆）讓我草一個計畫書罷？

佛 呵，她瘋了。您聽見嗎，薇，您瘋了。醒過來。自己鎮靜些。

薇 您們看着罷。（她寫）『繳還資本：不少過於四萬鎊，簽入大股東從男爵喬治克落夫

名下。』第二件是什麼呢？——我忘記了。呵，是的：佈魯塞，柏林，維也納和普陀柏斯等處的產業。總經理烏蘭夫人。現在我們不要忘記了她這兩個字的頭銜哪。看罷！（她把這張紙擲給他們。）呵，不行：不要看他；不要看！（她把這張紙抓轉來，撕成了碎片；然後把兩隻手捉着她的頭，伏在桌上，掩住她的臉。佛蘭克早已從她的肩膀後望着她寫，眼珠滿睜開來；從衣袋裏取出一張片子，草兩三個字，溜溜的送給白莉；白莉驚怪的看着。佛蘭克這纔悔恨的嚮薇。）

佛 （溫和的耳語）薇，親愛的：那是全對的。我

看見了您所寫的，白莉也看見的。我們明白了。而且我們現在雖是要離開您去，常常是您的很誠敬的人。（薇薇漫漫的擡起她的頭來。）

白 我們真真是的，烏蘭姑娘。我斷言您是我從來沒有遇見的最有膽量的婦人。（這種深情的讚美鼓勵了她。她帶着惡燥的樣子，把那紙片子拋開去，扶着桌子勉強掙持起來。）

佛 您若是不願意，薇就不要起來。隨便些罷。
薇 多謝您。您們常常可以信任我兩件事：不哭，不昏。（她向內室的門移動幾步，又停住）

（向白莉說）在我向我母親說要分開過活的時候，我更需要很多的膽量哩。現在您們若不介意，我要到第二間房子裏去一會，再整飾我自己。

白 我們須得出去嗎？

薇 不必。我立刻就會轉來的。只要一刻兒。（白莉爲她打開門，她進別的房子裏去了。）

白 一種什麼樣的洩露呀！我對於克落夫極端的不滿意了！我真是的。

佛 我一點都不。最後我還覺得他是完全有價值的。但是我受了一個大打擊哪，白莉！我現在不能夠娶她了。

白 (凜然) 佛蘭克呀! (兩個人彼此相視) 佛蘭克怡然自若, 白莉怒氣很盛。讓我告訴您罷, 加得拉倘若您配得她上, 您的舉動會忘其所以然了。

佛 老白莉呀! 常常是有俠義氣概的! 但是您弄錯了: 這不是這件事的道德方面; 這是金錢方面。我現在真不能夠使我自己沾染這個老婦的金錢了。

白 這就是您要結婚的原故嗎?
佛 還有什麼? 我沒有一點錢, 也沒有一點賺錢的才能。我現在若娶了葳薇, 她就供給我; 我可以超過我的價值, 去揮霍她的錢。

白 但是像您這樣一個聰明的, 漂亮的人物, 定然可以用您自己的腦筋去賺些。

佛 呵是的, 有一點。(他又取出他的錢夾) 都是我昨天弄來的——只費了點半鐘的工夫。但是我在一件推想很高的買賣裏面弄來的。唉, 親愛的白莉: 就使檳蘭和芝阿勁落都嫁了宣教師, 而且這個主教死的時候, 都給她們一先令的遺產, 我每年只有四百鎊的收入。況且他不到七十歲, 不會死的: 他的元氣還是充足的。這二十年內, 我將要掙節起來。若是我有餘力, 定不要葳薇掙節。我樂意退讓, 給英國有錢的少年去享受。就算這

樣的決定了。我再不把這件事去煩惱她；我們走的時候，我只給她一封小簡。她可以了解的。

白（拍掌）好朋友，佛蘭克！我誠心請求您的饒恕。但是您定會永遠不再見她嗎？

佛 永遠不再見她！不要那樣說，那是沒有道理的。我可以來的時候，常常要來做她的兄弟。您們理想的人們在最平常的事情上面，所希望的不合理的結果，我是不能了解的。（敲門聲）我不知道這是誰。您肯去打開門來嗎？倘若這是一個請託律師的人，必定比我的形狀要敬重些。

白 定然的。（他走至門邊，打開門來。佛蘭克坐在藏薇的椅子上，草一封小簡。）我的親愛的希特：請進來，請進來。

（烏蘭夫人走進來，驚疑的四面尋望藏薇。她盡力裝作嚴肅尊貴的樣子。那燦爛的帽子除下了，另戴上一頂雅淡的女帽；華麗的輕便外衣上面，罩上一件貴重的黑絲套子。她憂傷得很可憐——顯然是着了驚的樣子。）

烏夫人（向佛蘭克）什麼！您在這裏嗎？
佛（停筆回顧，坐在椅子上不起身）是的。喜歡看見您。您來得好像一陣春風。

烏夫人 呵，不要糊說。（低聲）葳薇在那裏？

佛 （指着內室的門，表示意思，但不說話）

烏夫人 （忽然坐下來，幾乎要哭）白莉，您

知道她願意見我嗎？

白 我親愛的希特：不要憂苦了您自己。爲什

麼她不願意見您呢？

烏夫人 呵，您永遠看不出來，爲什麼她不願

意見我。您太柔和了。佛蘭克先生：她對您說

了什麼嗎？

佛 （摺起他的小簡）倘若（很示意的樣子）

您等着她出來，她定然要見您的。

烏夫人 （驚訝）爲什麼我要等着？

（佛蘭克滑稽的相着她；把他的小簡謹慎

的放在墨水瓶上，使葳薇下次吸墨水

的時候，定會看得出來；然後起來，用全

副精神對着她。）

佛 我的親愛的烏蘭夫人：假設您是一隻麻

雀子——一隻好看的小麻雀子，在路上跳

躍——看見一架汽機對着您駛來，您會等

候嗎？

烏夫人 呵，不要把您的麻雀子來麻煩我。爲

什麼她那樣的跑開黑斯染漢呢？

佛 您等到她走回來的時候，她或許會告訴

您的。

烏夫人 您是要我走嗎？

佛 不是。我常常是要您等着的。但是我勸您走罷。

烏夫人 什麼！而且永遠不再見她了嗎！

佛 恰是的。

烏夫人（又哭起來）白莉：不要讓他這樣無禮的對待我。（她趕快的禁住她的眼淚；拭乾她的眼睛。）她若是看見我哭，她會很發怒的。

佛（在他虛假的温和中，有一種真情悲憫的表示）烏蘭夫人，您知道白莉是仁愛的靈魂呵，白莉，您怎麼說走呢，還是等着呢？

白（向烏蘭夫人）我真不願意使您受無謂

的痛苦；但是我想您或者還是不等的好。因為是——（聽見威薇在內室門口來了。）

佛 唉，太遲了。她來了哪。

烏夫人 不要同她說我哭了。（威薇走出來。她看見烏蘭夫人，莊嚴的停住了。烏蘭夫人帶着昏亂的快樂迎上她去。）好呀，親愛的，您畢竟達到了您的目的呵。

威 我喜歡您來了：我正要和您說話哩。佛蘭克，我記得您說要走哪。

佛 是的。烏蘭夫人，您同我去嗎？我們去遊一遊宮夢，還聽一聽夜戲，您說怎樣？宮夢是安

樂的地方：那裏沒有汽機哩。

薇 糊說，佛蘭克。我的母親將要在這裏留住。

烏夫人（忽然恐懼）我不知道：或者我還是

走的好。我們打擾了您的工作。

薇（鎮定的）白莉先生：請您帶着佛蘭克走

罷。坐下來，母親。（烏蘭夫人只得坐下。）

白 走罷，佛蘭克。再會，薇薇姑娘。

薇（握手）再會。祝您一個快樂的旅行。

白 多謝您；多謝您。我希望如此的。

佛（向烏蘭夫人）再會：您最好聽我的勸

告罷。（他同她握手。然後興揚揚的向着薇

薇）再會，再會。薇。

薇 再會。（他沒有和她握手，欣然走出去了。

白莉跟着他。薇薇安靜嚴肅，坐在項羅利亞

的椅子上，等着她的母親說話。烏蘭夫人驚

惶的停一停，就開始說話。）

烏夫人 薇薇，爲什麼您不向我提一個字，就

像那樣的跑開來了呢？您怎樣能夠做這樣

一件事呢？您又對着可憐的克落夫做

了什麼呢？我要他同我來；他支支吾吾的避

開去了。我明白：他是很怕了您。只要想想：他

要我莫來哩。好像（顫震）我會懼怯您一樣，

親愛的。（薇薇越加嚴肅。）不過我自然要

告訴他：在我們裏頭，一切都決定了，都是安

樂的；我們都是最滿意的。（她頹倒下去。）
薇：這是什麼意思呢？（她從一個信封子裏
面，取出一張紙；走到桌子邊，傳遞過去。）今
天早上我得自銀行裏的。

薇：這是我的養金，那一天他們照常寄給我。
我只把他寄轉去，登入您的帳上，還叫他們
寄給您收條。將來我要自己供給我自己了。

烏夫人（吐）：這還不夠嗎？爲什麼您不告
訴我呢？（眼現邪光）我不相信；前次我就不
願意相信。只告訴我您要多少哩。

薇：您很知道那與這個沒有關係的。今後我
幹我自己的事業，同着我自己的朋友，過我

自己的生活。您去過您的罷。（她站起來。）再
會。

烏夫人（驚愕）：再會嗎？

薇：是的。再會呵，我們不要起無謂的爭鬧；您
知道很清楚的。喬治克落夫已經把全體的
事情都告訴了我。

烏夫人（發怒）：蠢的老——（她吞下這一
句話；自己覺得險些免不了說出來，臉變白
色。）他應當把他的舌頭割掉了。但是我都
向您說明了；您說您不介意的。

薇（強硬）：原恕我；我真要介意了。您說明了
錢是怎樣來的。那與這個不發生問題的。

(烏蘭夫人一會無言，悲慘的相着薇薇。薇

薇像一尊影像樣的，呆呆的等着她說話，私心希望這場爭鬧是過去了。但是

烏蘭夫人的臉上又現出詭譎的狀態；
擱過桌子來，狡黠的，急切的，用半低的

聲音說話。

烏夫人 薇薇，您知道我是怎樣的富足麼？

薇 我深信您是很富足的。

烏夫人 但是您太幼稚了：您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哩。他的意思是：每天一套新衣服；每晚進戲院子，赴跳舞會；挑選歐洲的好男子羅拜於您的腳下；一所美麗的房子和許多

的僕從；選擇最好食品和飲料；無論您喜歡什麼，需要什麼，想着什麼都可以供應得來的。您在這裏怎麼樣？一件純粹的苦工，自早至晚勞心勞力，胼手胝足，纔得過粗陋的生活，每年買兩套賤價衣服罷了。通盤想想看罷。(撫慰)我知道拂了您的心意。我能夠體諒您的心意；而且我以為這樣的生活使您有信仰；但是您要信任我，沒有人會責備您的。您可以把我的話作保證。我知道青年的女孩子是怎麼樣的；並且我知道您若改變了您的心意，您會以為那樣更好些。

薇 那還不是一樣的嗎？母親，您必定向許多

的婦人說過了，要把他做得很合時宜的。

烏夫人（激動的）我有什麼壞事勸您去做？

（戴薇藐視的轉開去。烏蘭夫人奮力的跟上她）戴薇，您聽我說：您不知道的：您受了誤謬的教育：您不知道世界的真像是怎麼樣的。

戴（阻住）誤謬的教育：您是什麼意思呢？

烏夫人 我的意思是：您白白的拋開您一切的機會。您以為人都是他們所裝作的那個樣的——以為您在學校裏面，所受正當的適宜的思想的方法，就是事物的真像。但是這不是的：這都是假裝的，使那些安分的人

民長是懦弱的，卑屈的。您還是要拋失您的機會，像別的婦人一樣，要到四十歲纔願意明白這些事情呢？還是願意趕現在適當的時期，從愛您的，擔保這是真實的——完全真實的——母親口裏講個明白呢？（急切）戴薇：那大人物，聰明人，有權勢的人都明白這個。他們的行為和我一樣，他們的思想也和我一樣。這些人我認識許多的。我認識他們，是為和他們攀談，為介紹您，為您弄得些朋友。我沒有一點壞意思：這是您不知道：您的頭腦裏面，對於我盡是一些盲昧的思想。那教您了解生命，了解大眾的人能

夠像我嗎？他們什麼時候遇見了我，或者同我交談過，或者要一個人向他談論過我？

——這些馱子呀！倘若我不給他們的錢，他們會給您做一點事嗎？我沒有告訴過您：我是要您做成可敬重的嗎？我沒有撫養您成了可敬重的嗎？若還沒有我的金錢，我的勢力和離楚的朋友，您怎樣能夠保持您的敬重呢？您能夠明白您背叛我，就是割傷您自己的咽喉，破裂您自己的心胸嗎？

戴 我承認克落夫的生命哲學，母親。那一天在加得拉的花園裏他完全告訴了我。

烏夫人 您以為我要強迫您承認那個精靈

力竭的老酒鬼吧！我不會的，戴薇：我誓言不會的。

戴 就使您強迫了，也沒有什麼相干：您不能夠成功的。（烏蘭夫人見戴薇對於她的慈愛的心意隱含不理會的態度，傷感得畏縮起來。戴薇不了解此種情景，也不注意，從容的往下再說）母親，您全不知道我是那一種的人。我反對克落夫，並不比反對他那一類中無論那個粗莽的人更甚。同您說老實話，他不跟着他的同類一樣，照常過那射擊，畋獵，遊食，縫衣，做麪包的生活，而有很強的心志，依他自己的方法去享樂，又能賺得很多

的錢，我頗欽羨他。並且我完全明白：倘若我處在我離楚姑母一樣的環境，我定然幹了她一樣的事情。我不以為我自己比您更執拗，更頑梗；我以為我更不及您的執拗，頑梗。我確信我的感情較弱。我很知道：時派的道德完全是假裝的；倘若我耗費您的錢，把我今後的生活專一在時派上面過，我可以不用人家告訴我一個字，做得和那最愚蠢的婦人一樣的無價值，一樣的污濁。但是我不肯做成無價值的人。我不願意安樂的坐着馬車在公園裏面，四處疾馳，去幫我的縫衣的和造車子的工人招攬生意，我不願意呆

呆的坐在樂劇場裏面，去顯揚一個金剛石擺得滿窗子的鋪子。

烏夫人（迷惑）但是——

「葳 等一會：我還沒有說完哩。告訴我：您現在既可以脫離這種事業而獨立了，為什麼還繼續幹他。您告訴了您的妹妹已經完全拋開不幹了。您為什麼不學她的樣呢？」

烏夫人 呵，這事在離楚是很容易的。她喜歡善良的社會，又有貴婦的風度。想想我，在一個大禮拜堂的城市裏面，我就是站在樹下最陰霾的地方，樹上的烏鴉都會看出我來！我必定要有事業，要有熱鬧，否則我會趨人

瘋狂的慘境。而且沒有別的事業給我做。這種的生活與我相合；我適宜於這種的，不適宜於別種的。即使我不幹，別的人定會幹的；所以我幹這事並沒有一點實在的傷害。況又弄到了錢——我是喜歡弄錢的。不行；這沒有用的；我不能拋棄他——無論爲什麼人都不拋棄的。但是要您知道他做什麼？我將要永遠不談他。我將要去開克落夫。我將要不大煩惱您。您知道；我須得常常四處的跑來跑去。我死了的時候，您就完全脫離了我。

薇 不會的；我是我母親的女兒。我像您一樣：

我定要有事業，我定要弄得入浮於出。但是我的事業，不同您的事業；我的生活，不同您的生活。我們定要分離的。這樣於我們沒有什麼大分別。與其在二十年中彼此或僅有幾個月的會晤，不如我們將來永不見面的好。所有的話都在此了。

烏夫人（咽泣）薇，我想要和您更親熱些；我真是想要的。

薇 這個沒有用的，母親；我敢說我和您一樣，不能爲幾點賤淚與幾句哀懇的話變更我的心意。

烏夫人（暴怒）呵，您說您母親的眼淚是賤

淚哪。

威 他們又不耗費您什麼；您倒把他們做交換的條件，要我將一生的和平，安樂都送給您。倘若您有您的伴侶，您要我做伴侶有什麼用處呢？我們兩個人住在一處，能夠有一個人得快樂嗎？

烏夫人（不自覺的說出土語來）我們是母親和女兒哪。我要我的女兒。我對於您有一種權利。我老了的時候，誰來照顧我呢？許多女孩子，在我身邊，好像女兒一樣，分別時還要哭起來；但是我都讓他們走開，因為我前途有您的希望。我把我自己單單獨獨的顯

着您。您現在沒有權利背叛我，拒絕盡您的女兒的義務。

威（爲她母親口中土音的迴轉所震動，所激動）我的女兒的義務呵！我以為我們還沒有到那個地步哩。現在說個清楚罷，母親。您要一個女兒，佛蘭克要一個妻子。我不要

一個母親，也不要一個丈夫。我不愛惜佛蘭克，也不愛惜我自己。您以為我會愛惜您嗎？
烏夫人（顛狂的）呵，我知道了您是這一種的婦人——不愛惜自己，也不愛惜那一個。我知道了。無論如何，我的經驗使我知道了。我遇見一個婦人，就可以分辨她是虔敬的，

惡俗的，尖刻的，或是自私的。好的，您自己保住您自己罷；我不要您了。但是聽着這個：倘若您再是一小孩子，您知道我會這樣的對待您嗎？天在上面，我一定會的。

葳 或者是縊死我。

烏夫人 不是的。我會把您養成我一個真實的女兒，不使您有現在這樣的驕傲，執拗和從我手裏偷得的高等教育——是的，偷得的；您否認看看：不是偷得的，是什麼？我定然把您在我自己的房子裏面養大來。

葳 (泰然) 在您自己的一個房子裏面吧。

烏夫人 (呼號) 聽她說話哪！聽她怎樣的蔑

視她的蒼髮老母哪！您將來也會有您自己的女兒踐踏您，如您現在踐踏我一樣。您將來會有的；您將來會有的。那有一個婦人可以咒詛她的母親哩。

葳 我希望您不必狂辯，母親。這樣徒然使我無情。我猜想我是惟一的青年婦人，在您的權力中，您好好待遇了她。現在不要完全破壞了罷。

烏夫人 是的，上帝恕我，這是實在的；而且從來只有您一個背叛了我。呵，這種的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呀！我常常要做一個好婦人。我勉力做誠實的工作；我是一個好母親；不

料我使我的女兒成了一個好婦人，她就背叛我，好像我是患癲瘋病的人。呵，我只願意我再轉回少年的光陰，在學校裏同那個扯謊牧師談話。自此以後，上帝扶助我的末日，我要幹壞事情——除掉壞事情，別的不幹。而且我將來還要幹得興旺的。

| 戴 是的：最好選擇您的事業，完全幹到底。母親，假使我是您，我作轉和您一樣的幹起來；但是我不會過着這一種生活，又信仰別一種的生活。您是一個誠心遵循禮俗的婦人。所以我現在要和您分開。我是正當的，我不是的嗎？

| 烏夫人（驚退）拋開我所有的金錢，還是正當的嗎？

| 戴 不是的：拋棄您；那裏算得正當呢？我寧願做一個馱子，不會拋棄您的。不是這樣的嗎？

| 烏夫人（恨恨的）呵是的：倘若要知道這樣的，那就對了。我猜想您知道了。但是上帝保佑這個世界，使人人都做正當的事情：現在您不願意我在這裏，我不如去罷。（她轉向門去。）

| 戴（仁愛的）您不和我握手嗎？

| 烏夫人（帶着一種要打她的野蠻念頭，兇悍的相住她一會，纔說）不握手，多謝您。再

會。

薇（誠實的）再會。（烏蘭夫人走出去，隨後把門猛力的關上。薇薇面上的髮辮分解開去，她的莊嚴的態度變成快樂的滿意；她半悲咽，半歡笑的呼吸一下，覺得很寬慰了。與揚揚的走到寫字桌子邊的座位上，打開電燈，抽出一大束的紙。正要把她的筆去吸墨

水的時候，她看見了佛蘭克的小簡。她忽略的打開來，急忙的看下去，有時看見幾句奇妙的辭語，也微微的笑一下。）您也再會了，佛蘭克。（她毫不思索，把這個小簡撕成碎片的，擲入廢紙簍中。即刻專心去做她的工作，不久就沉埋在她所計算的數目裏面了。）

好迷者 The Philanderer

第一幕

在倫敦，非克托蕊那區內阿須萊加登那兒一座房子的接客室裏，一位婦人和一位紳士正在唧唧啾啾的說情話呢。時候已是晚上十點多了。牆上掛着許多劇院的彫刻品和照片；有狄布爾扮做韓慕萊脫的（註1）有西騰夫人扮做開賽蕊英皇后（註2）在堂上辯訴時的狀況的；有馬克蕊迪扮做溫納的（註3）（在「麥克

好迷者

利斯」Machee之後）有亨利、歐文扮做蕊雀突第三的（註4）（在「朗」Long之後）還有愛倫、泰蕊姑娘的，狄突爾夫人的，阿達、利彭夫人的，沙拉伯、彭亨夫人的，亨利、阿賽、瓊史先生的，皮納路先生的，西突尼、格倫迪先生的，——不勝枚舉，可是沒有杜斯夫人的或者是其他隨便那一個扮易卜生戲劇裏的人物。這房間却不是長方式的，屋子的一角被向門去的走道橫截住，對面一個屋角兒被一個尖塔式的窗戶占住，窗戶跟前放着一個沙士比亞的石像，四週圍着一排花。暖爐

一

是設在門那一邊的，近暖爐處按放着一把安樂椅。就在這邊，離門稍遠些，有只小圓桌，旁邊有把椅子，小圓桌上有本黃部面的法文小說攤開着擱着。還有只大鋼琴同沙士比亞的石像放在一邊，鋼琴的蓋是開着的，琴檯和牆相連正成九十度角。琴案上的樂譜是「當他人親吻時」一曲。鋼琴和爐架上都閃着明亮的燈光，照得很合式。鋼琴的近旁有一只沙發，那位夫人和那位紳士就在這沙發上坐着，兩人很親熱的緊靠着——她的一只臂繞着他的頸，他的一只臂繞着她的頸。

那位夫人，名格蕊斯·茨蕊菲爾突，是大約三十二歲的樣子，身材長瘦，容貌很雅緻，口舌非常伶俐。在這時候她正是高興之極的時候；可是她的鬆鬆兒合着的嘴，緊緊兒鎖着的眉，毫不動顫的下頰兒，還有那種文雅的舉止都足以表示出她是一個有主意而能自尊的人。她正穿着晚衣。那紳士，李歐拿突·雀脫蕊斯，比她大幾歲，穿得不很合時，可是爽利得很，上身是一件絲絨的短衫，下身是一條羊毛褲子，他的領子是染的淡藍色，同他的襯衫是連在一塊兒的，上邊結着一根紅晶色的印度

絲領帶，用一個嵌青藍寶石的別針別住。他的襪子是藍顏色的，足登一雙革製的便鞋。他那櫻黃色的頭髮，鬍子跟短髭都整理得一看上去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任『自然』而爲之的，但是他却不讓『自然』弄得有一點兒不合意於他。他的那種熱烈的愛情，（正這時候他想起了這一層的可笑自己在那兒笑起來了）還有他的聰明的，懸想的，滑稽的一舉一動都跟芙蓉菲爾突夫人的那種忠誠的柔和尊嚴的靜寂却是相對照。

（註——）這些都是沙士比亞的名劇，大概

好迷者

這住舍里的克脫伯脫森——芙蓉菲爾突夫人的父親——很願意看這些舊劇的，而不願意看易卜生的那種新劇的。

雀脫蕊斯（很烈情的懷抱住格蕊斯）我的頂親愛的。

格蕊斯（很親熱的回答他）我的心愛的，你快活不快活？

雀 快活得像登了天啦。

格 我的……

雀 我的心肝呀。（他表示出快活的樣子，嘆了一口氣，用他的手捏住她的手，很奇怪的對她看着。）這次末一次親個嘴，不再親嘴

三

了，格蕊斯，要不然，我就太過於會攪擾了。來，讓我們講講這件事。（他放掉她的手，移身坐開了些兒。）格蕊斯，我問你這次是不是你頭一次種情呀？

格 你忘了我是個寡婦了嗎？你以為我嫁給

茨蕊菲爾突為的是錢嗎？

雀 那我怎能知道？況且，你嫁給他那個時候並不是因為你心裏愛他的緣故，而不過是因為你心裏也沒有愛過隨便那一個別的罷了。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她嫁給人家不過是因為有一種好奇心，要知道知道出嫁是怎麼一回事。

格 好啦，你既問我這個，我且告訴告訴你我

跟茨蕊菲爾突是從未有什麼愛情的，不過起初我自己也未曾覺察得，自從我心裏有了你之後，這才明白過來的。但我喜歡他是因為他愛我的緣故。他這樣一來倒使我覺得從茲以後我心裏也須得愛個什麼人了。我希望我現在心愛你而你總要喜歡我，正同我那時喜歡茨蕊菲爾突一樣。

雀 我愛的，我就是因為喜歡你的緣故所以才要娶你。我能夠愛隨便那個——就是說隨便那個好看的婦人。

格 你說的話當真嗎，李歐拿突？

雀 自然當真。爲什麼不？

格 (默思)這且不管牠。你且告訴我這次是

不是你頭一次種情？

雀 (聞此簡捷的問話很爲驚訝)不是，這次

不是我頭一次種情，啊呀——這次而且也

不是我的第二次了——並且也不是我的

第三次。

格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這次是你頭一次這

樣熱烈，是不是？

雀 (有點兒猶豫不決)不錯，是的。(兩下有

片刻工夫都不做聲。她不相信他說的話，他

的良心上受了一種很顯見的重負，又接下

去說道)不錯，這是第一次我這樣熱烈。

格 (尋根究底的問下去)啊！我知道了。那一

方面總是很熱烈的，是不是？

雀 那也不能說是一定的。啊呀！我的天呀！

格 那末，有幾次呢？

雀 哦！只有一次。

格 是不是白利耶，克蕊坡，她？

雀 (退縮)這是誰告訴你的？(她神祕得很

的搖搖她腦袋。他不高興的樣子，背轉身

過去，接下去說道)我看你倒還是未曾問

的好。

格 (很溫柔的樣子)我很對不起你，我的愛

的。（她伸出她的手輕輕的拉他，想叫他再

靠近她坐着）

雀 （不然而然的被她拉到她身旁，讓她的

手攔在他的臂上，但是死板板的坐在那兒，一點兒也不想再做那撫愛的樣子）我自
己覺得五分鐘之前我的心腸還沒有這樣
硬呢。

格 別說糊話！

雀 我自己覺得我的身體好像一變竟變成
了那最粗硬的胡桃樹似的。一提起白利耶，
克蕊汶我就這樣。（深思，右手托着下頷，肘
支在膝蓋上。）我一個人會和她坐在一塊

兒過正同我跟你現在坐着一個樣子。

格 （退離他）正同我們倆現在坐着一個樣
子。

雀 （身子挺直坐着，臉緊對着她）正同我們
倆現在這樣坐着一個樣子，一點兒也沒有
兩樣。她會拿手攔在我的手里，會把臉襯着
我的臉，又聽我講各種亂七八糟的事情，（
格蕊斯聽到這兒，全身都發冷了，從沙發上
站起來，坐到鋼琴檯上去，背朝着琴檯，）啊！
你不要我把這故事再講下去了嗎？這倒正
好。

格 （窘甚，但是自己壓住她自己）你什麼時

候跟她隔絕的？

雀 (存心使她心急) 跟她隔絕？

格 (說話說得很厲害) 是，我問的就是你什麼時候跟她隔絕的。

雀 唔待我想。自從什麼時候我跟你才發生愛情的呀？

格 那時候你已經跟她脫離了關係沒有？

雀 (存心捉弄她) 好像還沒有跟白利那隔絕的樣子) 那不用說，當然是早已脫離了關係了。

格 是你隔絕她的嗎？

雀 不錯，不錯，是我隔絕她的。

好述者

格 但是她隔絕了你沒有？

雀 (站了起來) 請你原諒我吧，我的最親愛的。讓我們來講別的事吧。不要待在鋼琴那兒，我要你到這兒來跟我一塊兒坐着。(他向她那兒走一步)

格 不。我的心腸也變得硬了——比胡桃樹硬得多得多這個時候。她隔絕了你沒有？

雀 我愛。你怎麼這樣講不通呀！我已經明明白白的同她說過了，說是一定要斷絕關係的。

格 她聽你這話不聽呢？

雀 像白利那那種婦人總是這樣脾氣的。我

七

當面解釋給她聽的時候，她說這不是我的真心話，而她說她知道我是仍然真正的愛她的，後來我又寫信給她，那封信裏的話很是不客氣，她把那封信仔仔細細的念過了一遍，於是又寄還給我，並且附一張紙條，那紙條上面說的是她沒有那膽量敢拆開那封信，還說我寫那封信真不要臉。（他走到格蕊斯的身旁，把他的手親熱得很的圍繞着她的頭頸。）你瞧，我愛她簡直得不顧這裏頭的情形是怎樣的。

格（揮開他的手，略轉向他方）我看你說這些話的時候那種不甚介意的樣子，就可以

知道你所說的話未必是真的，正同彈琴似的，你沒有彈着那對的音，所以是不中聽的。雀 我愛，當你正覺得婦人所謂「心碎」的時候，你就可以發出那在鋼琴上可以彈的最好聽的音來了；但是她的耳朵聽起來總是一像這樣的——他於是坐在琴檯的宏聲一頭。格蕊斯用手指頭塞在耳朵眼裏。他站了起來，一邊走開鋼琴，一邊說道：「不，我愛的，我一向是很和善的；我一向是很坦白的；我一向處處是像個脾氣好的人一樣；但是她因此就鬧出情人的爭吵事來（格蕊斯往後一退）坦白的心跟和善的心二者都是

一樣的不行——坦白心更其不行。我把坦白心試過，把和善心也試過。（他走過暖爐那兒，而朝着火站着，眼睛對着那爐架上的裝飾品看，一邊暖他的手。）

格（說起話來有點兒費勁的樣子）你還要想試什麼？

雀（立在暖爐前的氈毯上，回轉過來臉向着她。）要實行結婚了！我愛！我若是結了婚，那她就不能不相信了。我若是不結婚，她隨便怎樣是不會相信的，因為你瞧，我先前曾經極烈害的種情於她過，可是這時都已完了。

格 所以你要同我結婚是因為這個緣故，是

不是？

雀 我不能說不是，我的愛的。正對，並且你應該把我從白利耶那兒救脫出來。

格（站了起來）那末，聽你算便，我不能夠任你這樣排佈！我可不要從另一個婦人那兒把你偷奪過來。（她起頭在屋內走來走去，心裏預知將有不安之事）

雀 把我偷奪過來！（他走向她那兒去）格蕊斯，你既是一個有高尙見地的婦人，我且來問問你一句話，請注意——你是個有高尙見地的婦人，白利耶是不是屬於我的？她是

我的人嗎？我是她的主人嗎？

格 那自然不是的。女人又不是男人的物產。一個女人是她自己的人，並不是屬於哪個的。

雀 你說的話對極了。易卜生萬歲！我的意見也正是如此。我且再問你：我是不是曰利耶的人，我有權柄說我是我自己的人沒有？

格 （一下子答不出話來）那當然你有這權柄；但是——

雀 （很得意的樣子，截住她的話）既然我不屬於曰利耶的人，那末你怎樣能夠從曰利耶那兒把我偷奪過來呢？（他抓住她的

肩把住她有一伸手遠他的臉向着她的臉）嘿！小小的哲學家！不，我的愛的，倘若『易卜生主義』在女人一方面是行得通的，那末在男人一方面何以不能行呢？——這正如同醬油，鹽等加在雌鵝裏頭是合味的，那末若是加在雄鵝裏頭也一樣是合味的呀！況且，（討她的好）一點兒也沒有什麼別的，我只不過跟曰利耶瞎糊塗吧了。我老實告訴你，真的一點兒也沒有什麼別的。

格 （掙脫他）這更其不受聽了。我不喜歡你這種瞎糊塗——你這種瞎糊塗的行爲我是不喜歡的。並且使我替你難爲情，我自己

覺得也很難爲情。(她走向沙發發離鋼琴頂遠的那一頭兒坐下，臉靠着肘上轉向那面。)

秘密的悲哀嗎——你看我對於婦人是很高興的嗎？

雀 格蕊斯，你簡直的弄錯了！你知道我爲

格 一點兒也沒有？

什麼才這樣瞎糊塗的？(他在她身旁坐下)我且問你是不是——一個特別好看的男人？

格 (他的奇問驚住了她了)不是！

雀 自然是沒有的？沒有一個人能夠說我有那末請問你這是誰的不好，差不多有一半兒我所遇見的婦人，我同她們談談話她們就跟我發生起愛情來，這不是我的不好呀；

雀 (很得意的樣子)你說不是的，是不是那末我再問你：我是不是一個打扮得怎樣好看的人？

雀 並且我是很不喜歡這樣的常常使得我心裏萬分的難受，起初我倒覺得很快活的，使得我非常得意——就因此白利耶把我籠絡住了，因爲她是頭一個婦人碰着這個機會把我開頭炮。但是不久我就受夠了；而我

雀 自然不。我是不是有什麼浪漫派的神秘符呢在我的身上嗎？——我瞧着像有什麼

格 也不怎樣。

雀 會把我開頭炮。但是不久我就受夠了；而我

符呢在我的身上嗎？——我瞧着像有什麼

却永沒有想把那些逐鹿我的婦人利用過，你想，她們既然那樣的逐鹿我，我若是想換一步上去，那是很容易的。可是我永沒有那樣想過。除掉這次和你是個例外。這是不用說的。

格 啊！你不用說什麼例外不例外的。我常常想法叫你來看看我們，可是很為難的才請得到你一次。你總是好像怕羞似的。

雀 (現出親熱的樣子，拿起她的手) 我對你，我的最親愛的呀，那種怕羞的心不過是想引誘你吧了，我頭一次見你的時候我心裏就愛你了，而我又為什麼牢躲避你呢？——

只是因為我要你來追隨我的緣故。得了！讓我們來講點兒真正有興趣的事吧。(他把她攬抱在他的懷裏) 你愛我不是比愛世界上隨便那一個都愛得更甚些嗎？

格 我看你不見得喜歡給人家愛得太甚吧！雀 那是要看那愛我的人是誰了！(拉她緊緊的靠着他的心) 愛我愈甚則愈妙。你愛我牢是不充分的愛我的，你只要有一半兒那樣愛我的心也就好了。我天天責備你，說你總是太冷淡，你總是太——(外邊打門聲甚急。他們倆都駭了一跳，側耳靜聽，兩個人仍是攬抱在一塊兒，不敢透氣) 那個

鬼這時候來叫門？

格 我猜不到是誰。（他們倆各相視靜聽。忽然外邊的門從外頭推開了。他們於是急忙的各自分開。）

一個婦人的聲音在外邊：雀脫蕊斯先生在這兒嗎？

雀（跳了起來）曰利耶——那鬼！（他站在沙發的一頭，兩手把住沙發背上，身子往前稍彎，兩眼注視在門上）

格（也站了起來）她來幹什麼？

那聲音不用管牠，我來自己通報吧。（一個很美妙的婦人很悲暗的狀態，穿着髦衣戴

着帽，走進屋來，在門那兒站着，怒不可遏。）

啊！這倒是好看呀？我打斷了你們的甜蜜蜜的談話了。啊，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她壁

直衝到格蕊斯那兒去。雀脫蕊斯從沙發背後跑過來，擋住她。她拚命的跟他掙扎。格蕊斯忍住她的性子，靜寂退到鋼琴那兒。曰

利耶，明知道掙扎不過雀脫蕊斯，於是歇手不想再追格蕊斯了。可是當她掙脫雀脫蕊斯的時候，她舉起手來打了他一個耳光）

雀（大驚）曰利耶！曰利耶！這可太不成樣子了。

曰 不錯，這真是太不成樣子了。你跟那女人

在這兒幹什麼？你這不要臉的東西！現在我且講給你聽，李歐拿突，你已經趕我到了絕望的極點了，我不管我怎麼樣了，我也不管誰聽見我這話了。我不能再忍下去了。她不能把我的地位奪占了去——

雀 噓噓！

白 不，不，我不管那個，待我來把她的真品格宣佈給衆人聽聽。你是屬於我的人，你沒有權利可以待在這兒；而她也知道這個的。

雀 我看還是讓我把你帶回你的家裏去吧，

白 利耶。

白 我不要回去。我不要回家去，我要待在這

兒——這兒——直等到你叫她以後跟你脫離了關係才算完事。

雀 我愛，你須得要講理呀。如若茨蕊菲爾突夫人不讓你待在她的屋子裏，你可不能不走的呀。她可以按一下叫人鈴，把我們倆都趕出去。

白 讓她按叫人鈴得啦，她若是敢按叫人鈴，就請她按。讓我們來看看這貞潔有德的好貨怎樣有臉對人，若是我告訴了人家她是怎麼樣的一個東西。我看你怎樣見人。我是不會有什麼損失的。人人都知道你怎樣待我來！着你好像是把我克服了你就在人家

面前誇起口來：你這下賤，無志的東西呀，我簡直的成了你的朋友跟她的朋友的談話資料了。好呀，我已經算計好了。（她使力脫了她的髦衣）我可以算得是一個最不幸最痛心的婦人了，但是你不要當我是個傻子呀。我在這兒待下去了——瞧着吧！（她把那髦衣扔在那圓桌上，把她的帽子擱在上面，於是坐下）嘿，茨蕊菲爾突夫人，叫人鈴在那兒呢，嘿（用手指那暖爐旁的人鈴）你怎麼不按呀？（格蕊斯對着雀脫蕊斯聽個不住，她動也不動）哈哈我猜着了。

雀（輕聲的，仍舊防備着）白利耶不稍疏忽）

好運者

茨蕊菲爾突夫人，我看你還是往另一間屋子裏去吧。（格蕊斯舉足向門那兒走了一步，忽然站住，眼睛對着雀脫蕊斯儘瞧，似有所求，這時白利耶跳將起來，想擋住她的去路。他搶前一步去保護那向門去的一條道兒。）

白 她不能走。她一定須待在這兒。我且講給她聽聽，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你一向怎樣愛我來着——怎樣還沒有兩天的工夫以前你會親我的嘴，告訴我說將來准像先前一樣的快活（對着他嚷叫）你沒有說過嗎？你敢說沒有。

一五

雀（輕輕的對格蕊斯說）走呀。

格（臉上現出低頭喪氣的憎惡樣子，走出）

你可弄她走。愈快愈好，李歐拿突。

（白利耶，又怒又氣塞的哭嚷，向格蕊斯衝去，格蕊斯正繞過沙發背後走向門那兒去。雀脫蕊斯抓住白利耶不讓她過那沙發，格蕊斯走出去了。雀脫蕊斯捏着白利耶，捏得很緊。他對着那門瞧，看看格蕊斯已經平安的走出了門沒有。）

白（忽然間停止掙扎，用那最動情的尊嚴之聲調說道）嘿，你用不着使蠻力呀。（他走過沙發的那頭，把身子靠着儘搖晃他的頭

）你真值得這樣呀——竟用蠻力氣！

——在她的面前把我這樣糟蹋！（不能自持，

遽然淚下）

雀（對他自己說，生一種悲切的認錯心）今晚晚上可是個好時辰呀。喂，白利耶，忍耐些，忍耐些，忍耐些！（他在圓桌子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白（大痛）李歐拿突，你竟不顧憐我啦？

雀 只是一心想使你平平安安的離開此地吧了。

白（很凶的）我打算不動啦。

雀（很疲倦的樣子）好好。（他於是長嘆了

一聲；他們倆坐着，有片刻工夫各不做聲。白利耶不竭力去壓住自己，反而保持她的怒氣達到沸點）

白（忽然的站了起來）我去對那婦人講去。

雀（跳了起來）不要，不要。你可不要這樣，白

利耶，可不要讓我們再比賽一次角力啦，你知道我已經是差不多快到四十歲的人了，你這樣年輕的人跟我來角力？你且坐下，要不然，讓我把你帶回你的家去。若是她的父親進來了又怎樣呢？

白 我不管那個。這是要聽你怎樣辦啦。只要她跟你脫離了關係，我馬上就走。她若不跟

你脫離關係時，我就牢待在這兒。這是我的條件；你應該答應我的。（她打定了主意的樣子將身坐下。雀脫蕊斯對她瞧了一會兒工夫，於是也打定了主意一下子坐在沙發上；他坐在沙發的這一頭，她坐在沙發的那一頭，說話時現出恨極的樣子。）

雀 我可沒有什麼應該答應你的事。

白（責罵的口氣）你沒有什麼應該答應我的事！你敢對着我的臉看着說這句話嗎，啊，李歐拿突！

雀 讓我再來告訴你，白利耶，我們倆當初相識結交的時候，你自己看你自己是個有高

向見地的婦人。

[B] 那你就得更其敬視我些。

[雀] (很溫和的樣子)我本來是很敬視你的呀，我的愛的。但是，這是題外的話。現在且來說這個，你既然是一個有高尙見地的婦人，那末你一定是不甘心做人家的奴隸的。你拿結婚看做像一種很低卑的賣買似的一；一個婦人若是嫁給了一個男人，她就算把她自己賣給了那個男人了，做他的社會上所稱爲「妻」的，年紀老了呢，就靠他的進款過日子——以上所說的話即是我們的見地。此外，倘若你嫁給了我了，我不定一下子會

變成一個酒鬼，或變成一個儘闖禍的人，或變成一個無志氣的人，那你可以就要非常的討厭我了，到那時你就就難以摆脱你自己了。這豈不是很危險的一件事嗎，你瞧是不是這些話很是合乎情理的——我們的見地即如此。所以，你現在未嫁給我，你却仍保存着你的權利，要什麼時候跟我分手就什麼時候分手，如果你以爲我們倆的交情不合宜於你的——這句話你怎麼說法來着？——你的各方面的發展要做一個真正的「人」。我想這就是你所說的抱易卜生主義的人的見地——即我們的見地吧？因此我

只想着我跟你那樣很快活的講講情話，我也就心滿意足的了，而我從講情話一事却學到好多東西，並且講情話的那時候確使我感到不可言喻的快樂。

白 李歐拿突，你這時承認說你的良心有點兒對不起我啦？

雀 (傲然) 不；我從你那兒所得到的東西，我已經付了代價了。你從我這兒沒有學得些什麼東西嗎？我們倆的友誼對於你難道一點兒興趣也沒有嗎？

白 (很熱烈，很動情；這時她正是一片誠心的樣子) 不，你使得我付這代價付得太過

好迷者

於吃虧了。你在我身上報仇說是因為對於我的緣故，委屈你自己簡直竟成了情感的奴隸了。我一向總是拿不準你這個人。我每次接到你一封信的時候，我的身子總是發抖的，心裏恐怕不要這封信內藏着有什麼小刀子把我給刺死。我心裏又怕你來又是盼着你來。我却是你拿來玩的東西，不是你的夥伴兒。(她站了起來嚷着道) 啊！我快活的時候竟這樣的受苦痛，我簡直得分不出快樂跟苦痛來啦。(她一下子坐在鋼琴的樓子上，兩手捧住她的臉，背轉向他，又接下去說道) 我若是未曾遇見你，那我還不

一九

會像現在這個樣子呢？

雀（一下子站了起來，很怒的樣子）你這沒

有氣量的東西！這是剛才我說你好啦，你就

以此還報我呀？我難道沒有爲你受過許多

苦痛——我牢是一點兒沒有不好好兒的

忍耐着的。我跟你結識未到兩星期之久，我

就看出你一切的高尚見地都是趨時髦吧

了，其實一點兒都不懂得什麼，完全是無意

識的盲動。正像你一些別的趨時髦的行爲

一樣。你有時竟把你自己的自由也不顧了，

一定叫我不受這樣，不要那樣；我可以說那

最妒忌的老婆還比你那個樣子好得多得

呢。你有過那樣嗎？凡是我的女朋友，你沒有

一個不誹謗過的，說她們年紀老啦，長得難

看啦，心腸不好啦——

白（很快的抬起頭來）她們確是那樣的！

雀 那末我這時的不痛快你也就能夠知道

了。我說你那種成了習慣似的難堪的妒忌

心和壞脾氣是不應該的；常常無緣無故的

暴跳如雷起來，把我辱罵一起，有時簡直得

不管三七二十一竟還打我；平常牢拿我的

信給偷去——

白（站了起來）是呀！那些信真妙！

雀——還有，你自己說過的話也可以不算

數的，有好幾次你很鄭重的樣子向我發誓說不再偷了，可是發誓儘管是發誓，偷仍舊是偷；有時你費去好些時候——費去好幾天的工夫也會的！——把我的碎紙箋裏的東西都拚起來，找找看還有信沒有；於是在我跟前就裝出一位人家待錯了的神人的樣子，好像是被那一個自私自利的鬼男人給故意的丟棄了的似的。

白 我念你的信，這件事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這是我們兩人之間十分信任的心使我有這權利念你的信。

雀 多謝你啦。這種信任心使你有那樣的權

利？從此就請絕了這種信任心吧！（他恨恨的在沙發上坐下）

白 （她的右手放在沙發的背上，身子向他灣過去很凶的樣子）你沒有那個權利可以斷絕這信任心。

雀 我有。你曾拒絕我，不願意跟我結婚，因為——

白 我未曾拒絕你。你永沒有向我求過。如若我們倆是已經結了婚了，那你也不敢像現在這樣對待我啦。

雀 （極力的又回到他的爭點）我們既是高尙見地的人物，那末我們倆就不用說得

是不會結婚的；因為，情勢是必然如此的；我們倆若結了婚，那我就不準會變成個酒鬼，不準會變成個——

白——儘鬧禍的人，或者變成個無志氣的，要使我討厭啦。這些話你都說過了。（她突然把身子坐在他的旁邊。）

雀（有禮貌）請你恕我，我愛的。我自己知道我常常說我所說過了的話的。我們的主要點是：幸虧你未嫁給了我，所以你却保存了你的自由，隨便那時你要跟我斷絕就可以斷絕。

白——嘿！這些話都有什麼關係？我哪兒有願意

跟你斷絕的心呀？我不跟你斷絕！你也沒有變成一個酒鬼，也沒有變成一個儘鬧禍的人。

雀——你豈未曾聽清楚我的話呢？白利耶，我的話裏還有一層意思呢，你可不要忘了，你那一方面既保存了你的自由，萬一我竟變成了一個壞人，你就可以丟掉我；而我這一方面呢，你也給我保存了我的自由啦，那你若是變成一個壞人的時候，我也丟掉你的呀！

白——你真是機伶極啦。那末請問你，我是不是已經變成了一個酒鬼，一個儘鬧禍的人或

是個無志氣的人了嗎？

雀 你竟變成了一個壞到不能再壞些兒的東西了——比上頭的三樣加在一起還壞

——一個妒忌得了不得的惡婦。

白 (很痛苦的樣子搖晃着她的腦袋) 好呀，

你就毀辱我得啦——竟給我題名兒。

雀 現在請提出我所保存的權利來說說：就

是我要跟你割絕就可以割絕那個權利。白

利耶，我可告訴你：有高尙見地的人是須得

做高尙的職務的。你若是在心裏想要把一個

男人壓在你的腳底下，那你就不能成一個

高尙的婦人。你若想要把那男人壓在你

的腳底下違背他的意志，那你就也不能成

一個平常的婦人。高尙的人們連成很愉快的

的友交，平常的人們才結婚的。結婚對於好

多人是合宜的，而牠的頭一個責任是忠心

不二。友交對於有些人是合宜的，而牠的頭

一個責任是毫不疑忌的。毫無怨言的收受

一種兩方面交換情感的一通告白。你是要

友交而不要結婚的。現在就請你盡你的責

任，收受我這通告白。

白 我永不能收受你這通告白！我們倆已經

訂好了婚了，——是有誰？可以做見證的，有

誰？——那——

「霍 是呀，白利耶。你能夠說出是誰嗎？這個誰？」

可是高尚的婦人不信仰的，是不是？（按指

上帝也——譯者）

「白（伏在他腳前）啊，李歐拿突！你不要這

樣狠心腸呀！我痛苦得再也不能跟你辯啦，

——我不能夠再想了，我只知道我是愛你

的。你責我；說我不願意嫁給你。自從我心裏

愛你之後，隨便那時我願意嫁給你的，可是

你沒有向我求過婚呀。我現在就可以嫁給

你，只要你愛。

「霍 我不要，我的親愛的。那是很沒有趣兒的。

我們兩人簡直得是不合宜的。」

「白 爲什麼？我們能夠很快活的相處在一塊

兒。你很愛我的，——我知道你很愛我的

——我自己心裏頭知道。你叫我『我的親

愛的』。你今天晚上就叫了我好幾次。我自

己知道我是很狡詐的，很惹人厭的，很壞的；

所以，我一點兒也不辯護我自己。可是你不

要太苛刻的對待我。我想着你要跟我斷絕

的心，我就萬分的難受起來，我若是沒有了

你，那就不能活着了，李歐拿突。我遇見你的

時候，我心裏就非常的快活；我永沒有愛過

另一個人；先前若是你讓我獨自一個人，我

到可以很心安的自己過去了。可是現在我

不能了。我是一定要你跟我在一塊兒的。不要把我給拋棄掉，你只要想想我現在所處的危難的情景！我可以做你的一個朋友，只要你讓我——只要你把你的計畫告訴我——你的事讓我做些兒——把我對待得好點兒，不要把我當做閒下來拿來玩玩的東西。啊，李歐拿突，李歐拿突，你從來沒有給過我一個機會——你從來沒有給我過。我以後當吃點兒苦，多念點兒書，用腦子想想看；我當克服我的妒忌心，我以後當——（她不能自制了。用她的腦袋在他的膝蓋上擡槓，很失望的樣子。扭着性子）啊，李歐拿突！

好運者

是瘋了。我是瘋了。你若是拋棄我，我准因此死掉。

（安慰她）我的親愛的人呀，你不要哭。不要像這個樣子。你知道我自己也不能爲力的呀。

（他站了起來，同時很親熱的樣子把她扶起，正這時她哭泣起來）啊！你能夠。你能夠。你只要說出一個字來可以使我們倆永遠快活。

（用計略）來來，我的親愛的。我們可真得走了。我們不能夠再待下去了，克脫伯脫森請要來快了。（他很溫柔的樣子把她推開

二五

些，從桌子上取起她的髦衣）這兒是你的髦衣：你把牠穿上，好好兒的今天晚上你真害苦了我啦：你可得替我設想想才行。

白（又烈害起來）那末你就把我拋棄掉啦！

雀（甘言誘她）你來把你的帽子戴上，我的最親愛的。（他把她的髦衣擱在她肩上）

白（哭不出笑不出的樣子）唉！我看你叫我怎樣，我倒一定要怎樣的。（她看見了那本黃部面的法文小說了，當她走到桌子那兒找她的帽子的時候。）嘿，你瞧瞧這個！（把書舉給他看）瞧，瞧瞧那東西念的是什麼書呀！——這種下賤的，鄙劣的法文書，規矩

人家的婦人碰也不碰一碰的。而你——你竟跟她一塊兒念這書！

雀 這本書是你自己介紹給我的。

白 吓！（她把那書往地下很命的一扔）

雀（急急的向書那兒跑去）不要損壞人家的東西，白利耶。（他把那書拾了起來把書上的灰塵拍去）儘任着性子鬧爭，那是感情作用。損壞人家的東西可不是玩的呀！（他把那書仍擱在桌子上）現在好請你跟我走了吧。

白（不肯就了事）你去好啦；誰又來擋阻你呢？我才不走呢。（她強硬得很的樣子將身

坐在沙發上)

雀 (耐不住了) 走吧! 我不再跟你累次三番的說那些話了。我的忍耐却也有個限止的。來, 來, 我們走吧。

白 我告訴你, 我是不走的了。

雀 那末, 祝你晚安。(他很決定的樣子走向門那兒去。她一下子跳了起來, 先衝到門那兒, 擋阻他, 不讓他出去。) 我以爲你要我走呢。

白 (在門那兒) 你不能丟我一個人在這兒。

雀 那末你跟我一同走。

白 你若是對我發誓跟那婦人脫離關係, 那

我就走。

雀 我的愛的, 你只要肯跟我走, 把這事了, 我就隨便發什麼誓都可以。

白 (爲難起來, 心裏有些兒疑惑他) 你可發誓呀?

雀 那是自然的! 你且說叫我發什麼誓? 我在這半點鐘裏頭早已預備好發誓啦。

白 (很失意的樣子) 你只不過是在嬉弄我呢。我不要吃你發誓。我要你答應我, 不許食言的。

雀 那是一定的——你隨便要我怎樣, 我總答應你, 只要你即刻跟我一同走。我是不會

食言的，我是堂堂底一個人——我是一個

英國人——隨便你說我是個什麼吧——

我以後再也不見她了，我以後再也不跟她

說話了，我以後再也不想念她了。好啦，你跟

我一同走吧。

白 但是，這些話是不是從你的心裏頭說出

來的？你不會食言的嗎？

權 （很狡猾的樣子，微微一笑）你怎麼不講

理起來啦。你跟我一同走吧，不要再說廢話

啦。隨便怎樣，我可要走啦。我不能夠把你帶

回你的家去，可是我自己能夠闖出門去，不

管你，我走我的路。要是那樣，你又得恨我無

盡，說我耗費力了。（他向門那兒走一步）

白 （很嚴肅的樣子）若是你闖出門去，我等

你走過這窗戶的時候，我一定從這窗戶跳

出去，李歐拿突。

權 （毫不經意）這窗戶是在這屋子的後邊

的，我是從前邊走出去的，所以你若跳出來

時，我是不會給你壓傷的。好啦，祝你晚安，我

要走了。（他走近門那兒了）

白 李歐拿突！你竟不可憐我啦？

權 我一點兒也不可憐你了。你自己不看重

你自己，做出這些怪樣子的舉來，那是你硬

使我看輕。你的這樣一個婦人，行爲像個被

糟塌壞的小孩一樣說話，如同那瞎胡道的小說，她怎樣配想做一個有品格，有腦經的男子的同伴？（她嗚嗚咽咽的哭得不成聲了，一下子投在他的懷裏）好呀，你不要哭，我的親愛的白利那，你這時還沒有你快活時那樣的一半兒好看哩；真令我覺得暗淡無趣。來，我們走吧。

白（現出可親的樣子）我就走，只要你叫我走，我的親愛的呀。你且親我一個嘴。

雀（怒貌）這可太過分了。我可覺得很差的，若是我親你的嘴，嘿！讓我走。白利那（她兩手抱住他的頭頸）我若是親你一個嘴，你

可就跟我走，不許再攪擾了！

白 你叫我怎樣我就怎樣，我的親愛的呀！

雀 好，來。（他把她摟抱在懷中，毫不經意的親了她一個嘴）好了，你可不要食言呀！我們走吧。

白 你沒有好好兒的親我的嘴，我的最親愛的。我要你親親熱熱的，像先前那個樣子親我一個嘴。

雀（大怒）你，滾你的吧。（他一下子抽脫身子，她好像是被他推倒了似的，很可憐的樣子摔在地板上，喉中氣塞住了似的哼出一聲來。他對她狠狠的樣子瞧了一下，於是大

跨步的走出，把門嘯的一聲關上。她撐在一只手上，支起身體，聽那漸漸走遠的脚步聲。忽然脚步聲停了。她的臉上現出切望的容貌，帶着得勝利的狡伶。脚步聲急急忙忙的往回跑了。她照先前一樣又輪下。雀脫蕊斯又進屋子裏來了，驚惶失措的樣子，嚷道：

白利耶，我們糟了。克脫伯脫森帶同你的父親來了（她一下子坐了起來）你聽見沒有？——那兩位老人家！

白（坐在地板上）我父親怎麼會跟克脫伯脫森一塊兒來了呢？他們倆是不相識的呀。雀（很着急）我聽見他們來了，正往這屋子

裏來呢，他們倆很是親熱的，好像兄弟倆似的。我們怎麼辦呢？

白（賴他的手的幫助，爬了起來）快快，電梯，我們可以由電梯下去。（她急急的跑到桌子那兒去拿她的帽子）

雀 不能，那開電梯的人已經回家去了；電梯這時已經被鎖上了。

白（急急忙忙的把她的帽子帶上）讓我們走上上一層樓去。

雀 上頭沒有樓了，這兒是頂高一層。有啦，有啦，你須假造些可掩飾的謊話。我想不出什麼，你能夠，白利耶。施展你的能力，都施展出

來吧，我來幫助你。

白 可是——

雀 噓噓！他們已經快到這屋子的門口兒啦。

你坐下，不要現出倉惶的樣子。（白利耶急急的摘下了她的帽子，脫下了她的襪衣，把牠們往桌子上一扔；於是飛奔至鋼琴那兒坐下）

白 來來，你來這兒來唱。她彈起那一當他人親吻時——一曲的尾節來。他站近那鋼琴，好像是剛要唱似的。兩個年邁的紳士走進門來。（白利耶停止彈琴）

進來的這兩個紳士之中的那個年紀大些兒

好讀者

的，大佐且尼哀爾，克茲坎，舉止很是率直不拘的，心腸很是老誠，沒有一點兒不活活的樣子；身材高挺，實是一位好脾氣的人，容易被人家欺弄的，自從息去那軍官的無思無慮之職業後，看見他的後起小輩做出許多可驚的事業，心裏覺得驚訝萬分，因此却得着一種教訓。

他的同伴，白賽夫，克脫伯脫森，格茲斯的父親却一點沒有大佐那樣的孩子子性氣。他是一個具有激烈理想的性情的人，不時的因人生實際小事而致怒，因此竟成了習慣，遇事稍有不合意的地方即怒不可遏，而忽然的

三一

竟變成很熱情，很可親的樣子，當他跟人談話的時候。

兩人的外貌也大不相同。那大佐的臉上儘是一條一條的橫道兒，現出是經過無數的風霜雨雪的樣子，又是見得能吃能喝的，又因為是心裏牢像有許多麻煩的小事情一樣，可是他臉上的這些一條一條的橫道兒並不是因為思想過度所致。他仍是很活潑的，非常有興趣尋快樂。克脫伯脫森的臉上的，一條一條橫道則現出是在倫敦地方從事的面慣於靜坐的形容來，還帶着因事忙而疲倦的像子。總想得些空閒可以養息養息，

然後振作精神再幹。他對於出外遊歷尋快樂的事是不大想要的，除非是因為要恢復他的精神的緣故。他的銳利的，而易於動火的眼睛，繁殖的頭髮，又加上他一舉一動那種高身價的嚴肅貌。人家一看見他就可以看出他那種有重大關係的樣子來。

他們倆都穿着晚服。克脫伯脫森未曾脫去他的皮領子的大衣。

克脫伯脫森（看見有客在，現出做主人的那種快樂來）不要停，克蕊坡小姐，唱你的雀脫蕊斯。（他走到沙發背後，把他的大衣放在沙發上面，隨手先把一個看戲用的鏡

這鏡邊有一張戲單從大衣袋內取出放在鋼琴上面。克蕊坡同時走到暖爐前站在毯毯上。

「不多謝你。克蕊坡小姐正同我一塊兒弄這一個老曲子呢。我已經弄夠了。」（他從琴檯上拿下那曲譜來，放在旁邊。於是把琴蓋蓋好。）

「（從沙發和鋼琴的中間走過來跟克脫）伯脫森（握手）怎麼？你帶了我的爹爹一塊來啦！——真是奇怪極了！（眼睛對克蕊坡瞧去）爹爹，你來啦，我真快活極啦。（她就在近窗戶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克脫 克蕊坡，讓我來介紹給你這位李歐拿。突雀脫 茲斯是個有名的研究「易卜生主義」的哲學家。」

「克蕊坡 啊，我們倆早已相識了。雀脫 茲斯常常到我們家去，不是客人。」（註曰係白賽夫的短音，大概好朋友之間稱呼起來總是用短音的譯者）

「克脫 我請你們兩位都恕我的冒昧。」（雀脫 茲斯在鋼琴檯子上坐下）他在我們這兒也不作客，嘿，怎麼，格茲斯在那兒呢？

「白與雀 咳——（他們倆同聲說了個「咳」字，都不往下說了，兩下相對瞧着。）

白（很有禮的樣子）我求你原諒我，雀脫茲斯先生；我把你的話給打斷了。

雀說那裏話，克茲茲小姐。（忽然呆着說不下去了）

克脫（替他說出來）你先告訴我們，格茲茲在那兒呢，雀脫茲斯？

雀我剛才正要跟你說：我是不知道你同克茲茲是認識的。

克茲茲 嘿，我在今天晚上才碰見他的。這真是一件再要奇怪也沒有的事了。我們倆湊巧在戲院裏碰見了，我一看他原來就是我的最老的朋友。

克脫（用力說）是呀，克茲茲：你瞧出我對你所說的，關於家庭生活的破裂那些話是不錯的嗎？這些都是我們的後輩青年——格茲茲跟白利耶小姐等——她們都是知己朋友，離也離不開的；可是我們倆呢，在她們未出世以前就早已認識了的，要不是湊巧你鑽到我旁邊的那個位子裏來坐，那還說不定我們倆永遠不會再碰見呢。來，來坐下，（很粗暴的又是很親熱的推他坐入一張有臂的椅子中，近那暖爐跟前。）這兒是你的坐位，靠近着暖爐，隨便什麼時候你要坐在這兒，你就來坐在這兒。（他自己在沙發

的一頭坐下，背靠着沙發，對着克蕊玆發嘆。

（你聽你這個人，台，克蕊玆，台）（註：台係台尼）

爾之短音，譯者）

克蕊玆：你聽你這個人，却原來就是白，克脫。

伯脫森：這真是更其奇怪的一件事了，我一向還以為你的姓是茨蕊菲爾突呢。

克脫：啊，那是我女兒的姓。她是一個寡婦，你

知道，你的臉色怎麼這樣非常的好看呀。台，

你却不十分見老。

克蕊玆：（忽然間變得異常悲暗起來）我的

臉是很好看的，我的身子也覺得很好。但是

我的死期已是很近的了。

克脫：（很驚）唉，不要說這話，我的親愛的朋

友，我希望不會那樣的。

白：（聲帶痛楚）爹爹！（克脫、伯脫森對她很

奇怪的看）

克蕊玆：啊，我的愛的。我知道我錯了，我真

不該說那話。這是很慘淡的一件事。但是我

看還是讓克脫、伯脫森知道的好。我們倆先

前是心腹之交，我希望我們仍舊是跟前前

一樣的。（克脫、伯脫森走到克蕊玆跟前，一

句話不說的捏住他的手，於是又回到沙發

那兒坐下，取出他的手帕，臉上現出很感動

的樣子。）

雀 (有些不耐煩) 克脫伯脫森，我來告訴你

這件事，克蕊玢是一個深信神術——所謂醫道科——的人。那些醫學校都把他哄得名氣大極了，說他患一種最新被發明的肝病。醫生們都說他再活不到一年工夫了，他於是決計不想再活到下次。『耶穌復活節』了，只不過是要討他們醫生們的好

克蕊玢 (裝出軍人那種慨然的樣子) 雀脫

蕊斯，你把這事說得好像是一點兒也不要緊似的，這確是你的好意，想使我振作起我的精神來。但是我早已預備着等我的死期呢。我是個軍人。(白利耶哭出一聲來)不用

哭，白利耶。

克脫 (聲音變沙) 我盼望你這病不要發作起來才好。

克蕊玢 白，請你原諒我罷，讓我們講講別的事。(他站了起來仍舊走到暖爐跟前站着，背朝着火。)

雀 克脫伯脫森，你試勸勸他，叫他入我們的會。他覺得毫無精神的樣子。

白 沒有用的。薛爾肥亞和我常常勸他入會；但是他總不要。

克蕊玢 我的孩子，我有我自己的會的。

雀 (很看不起的样子) 不錯，『那低級海陸

「軍官聯合會」這種會可以稱得起是個會嗎？他們不敢讓一個婦人走過他們的門檻！

克蕊玢（有點兒不安）會是要合人們的旨趣的。你喜歡那種雄雞跟雌雞聯合會，我才不喜歡呢，雀脫蕊斯。白利耶跟她的妹妹——

——都是二十歲以下的女孩子！——差不多整天的在那樣一個地方，這真太壞了。況且你聽聽這會的取名——叫做什麼「易卜生會」！我真要笑死「易卜生會」。克脫伯脫森，你來幫助幫助我。我知道你一定是跟我同意的。

雀 克脫伯脫森是我們會裏的一個會員。

克蕊玢（驚訝）不能夠！他今天晚上儘跟我講什麼青年們的高尙見解怎樣要把一切事都弄糟了的話來着。

雀 那是當然的。他在那會裏學習着呢。他是牢在那兒的。

克脫（很火冒的樣子）我却不是牢在那兒的呀！不要張大其辭，雀脫蕊斯。你深知道：雖然我因為格蕊斯而入了那會，以為她的父親在那兒可以防人家的口舌而稱許她的樣子——其實我並不贊成那個會。

克蕊玢（沒有一點機智，叨叨的講）克脫伯

脫森剛才所說的不符的話。啊，這真是料想不到的：真正是料想不到的。我永不會想到能夠從你那兒聽來這些話，『你不是說過的嗎？——你說你很不過那些現代一切的事情，說是因為你已經瞧夠了那些什麼有『男人氣的男人』跟『有婦人氣的婦人』所做出來的悲劇啦，——說是他們犧牲起來很同情願願的，受苦痛也不怕的。你不是在『易卜生會』裏看見這些男人氣性跟婦人氣性的？』

雀 那是一定不會的，我們會裏的規例是容有這些習性的。要入會做會員的人須得

有一個男人，跟一個婦人保舉。若是那志願入會要做會員的人是一個男人，那末那兩個保舉的人須保證他不是一個『有男人氣的男人』；若是那志願入會要做會員的人是一個婦人，那末那兩個保舉的人須保證她不是一個『有婦人氣的婦人』。

克蕊坎 （呵呵譏笑，灣身下去，把烘熱的褲子往他的冷臍上拍拍）不行，雀脫。你用這話那能說服我？

雀脫 （大聲的說）他這話是確的。令人聽了很是吃驚的，可是確是確的。

克蕊坎 （想到白利耶是一個會員不免大

怒起來問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有人竟
膽敢保證我的白利耶不是一個『有婦人
氣的婦人』嗎？」

雀（大不高興）這話真是離奇極了；但是
個人是要把他自己所說的糊話拿來問問
他自己，是不是從心裏說出來的。

白（暴跳如雷）若是他不覺得有什麼更過
意不去的事，他倒可以安安逸逸的睡他的
覺。我却要知道：我那兒現出比別人更
有婦人氣，他們在我的背後總是說那些話
來嘲笑我的，——我從薛爾肥亞那兒聽來
的。不過是幾天之內，有一個執事員曾經說

我是被你（向雀脫蕊斯）私行拉進會裏去
的，又怎麼能被選呢。我倒要她來我的面前
說說這句話：別的沒有什麼。

克蕊玟 但是，我的寶貝兒，我很希望她所說
的話是不會錯的。她還是十分的稱道你呢。
嘿，那個地方一定是個萬惡的陷阱。

克脫（着力的說）克蕊玟，誰說不是呀，你這
話一點兒也不錯。

雀 真是一點兒也不錯。就因此，我們的會才
算得是與衆不同的；只有那些人，他們的名
譽不受人家的嫌疑的，才敢入我們這個會。
倘若我們的會一下子就得了好名聲，那我

們的會豈不是變成了給倫敦地方的不正
人品粉刷粉刷的一月粉飾店了嗎？你還是
入我們的會的好，克蕊汶。讓我來替你吹噓
吹噓。

克蕊汶 什麼！那會，我的女兒被什麼無聊
東西保證爲一個『沒有婦人氣的婦人』！我
若不是不是一個沒有瘋狂病的人，我當用腳
跌那個人。

雀 請你不要說這話。那是我保證曰利耶的。
克蕊汶（怒責）你！我老實告訴你，這真使我
惱極了，雀脫蕊斯。你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
來？

雀 她叫我的。嘿，我還保證克脫伯脫森是一
個『沒有男人氣的男人』呢；而他竟是倫敦
地方一個『有男人氣』的領袖代表。

克蕊汶 那對於克脫伯脫森是毫無損害的，
但是我的曰利耶的品格給你弄壞了。

曰（大怒）爹爹！

雀 可不是在『易卜生會』裏呀，你這話適得
其反。總而言之，我們能夠幹些什麼？你可知
道：差不多男女合併的會總是半途中止的，
這裏頭的原因是什麼？就是爭端——造謠
——你找婦人得了——總是婦人在那兒
頭一個鬧事的。可是我們在這會成立的時

就早知道這個了；我們又曾經看出來：凡是頭一個鬧事的婦人，她總是個「有婦人氣的婦人」，那些「沒有婦人氣的婦人」，她們自己謀自己的生活，很知道當心她們自己的，永不會生事的。所以我們簡單的說一句，就是：我們會裏不要有一個「有婦人氣的婦人」，可是，如果有一個婦人，她僥倖的進了我們的會，那末她就得留神不要做出那婦人樣子的行爲來。我們一向沒有什麼又兒。（他站了起來）來，你明天同我到那兒去用膳去，去看看那地方。

克脫（也站起）不，我已經約好他了。你可以

好漢者

來跟我們一塊兒吃。

「權 什麼時候？」

克脫 過十二點，隨便那時。（向克蕊玢）地方是在靠克街，九十號，在那伯林頓拱廊的那一頭。

克蕊玢（記下來）九十號，你說的。在十二點鐘之後，（他忽然又愁歎起來）說起這個，你可不要爲我另叫別的菜呀。醫生不許我喝酒，——我只可以喝阿波立納利斯肉，我，也不能吃——只可以吃一兩片魚——魚，我也不常常吃。我不能夠活長久了，並且這短時期的生命也不讓我快快活活的過的。

四一

(歎氣) 唉，唉！(振起他的精神來) 嘿，白利耶：這時我們該走了。(白利耶站起)

克脫 可是格蕊斯跑到那兒去了呀？我須得把她找來。(他轉身向門走)

白 (停止他) 啊，請你不要去攪擾她了，克脫 伯脫森先生。她很疲倦的了。

克脫 我只叫她一會兒工夫跟你們回一聲。
(白利耶跟雀脫蕊斯相對瞧了一瞧，不知所措。克脫 伯脫森對他們倆很快的一瞧，知道事情有點兒不對。)

雀 我瞧還是把真情告訴出來吧。

克脫 什麼真情？

雀 這事的真情是這樣的，克脫 伯脫森。茨蕊菲爾突夫人，你知道，她是一個最機敏不過的人，她心中以為我，大概是以為我要單單跟克蕊坡小姐說說話。所以她說她覺得很疲倦，要到床上去睡去。

克蕊坡 (見忤) 哈哈！

克脫 哈哈，果真嗎？那也沒有什麼，不過她平時從來沒有這樣就去睡過。你等一等，我且把她叫來。(他心裏一點兒也不疑惑的走了出去，這一走可把雀脫蕊斯弄呆了。)

白 這事給弄糟了。(她急急的跑到圓桌子那兒，掀起了她的氅衣跟帽子。) 我要走啦。

(她向門那兒走去)

克蕊玢 (心中驚訝起來，嚷道) 你幹什麼去，

白利耶？你沒有跟茨蕊非爾突夫人回一聲，

你怎麼就走啦？這是很沒有規矩的呀！

白 你若喜歡再待下去，你就再待下去。我

不能再待下去了，爹爹。我在穿堂裏頭等你

呀！(她急急忙忙的跑了出去)

克蕊玢 (跟着她) 可是叫我怎麼樣跟他們

說呀？(她已沒有了影子了。他不追了，向向

雀脫蕊斯，怨他說道) 雀脫蕊斯，這真是不

成樣子了；這還成個什麼樣子？你真是再要

失體統也沒有的了，竟把那事——你跟白

利耶的那莊事——當着我們好多人的臉

說出來。

雀 我明天再對你詳說吧。這時我們還是學

白利耶的樣兒，走我們的吧。(他開步向門

走去)

克蕊玢 (止阻他) 停住！你不要把我一個人

扔在這兒呀，待一會兒我怎麼跟他們說呀？

——我難道裝傻不成？雀脫蕊斯，你若是走

了，我豈不是要受累了嗎？

雀 (不大願意) 好，那末我就不去。(他把身

子往上一聳，坐在大鋼琴的肩板上，把兩只

腳跌來跌去，心裏很不願意的盤算着克蕊

坟)。

克蕊坡 (踱上踱下) 我對於白利耶的行爲真是心裏頭覺得不安極了，真是不安極了。她碰着一點兒小事情就不能忍耐起來，這可憐的孩子。你知道，她這樣一走對於他們這些有規矩的人們實在是太不顧情面了；我須得替她道歉。我知道，克脫伯脫森是早已不大高興的了。

雀 嘿，你不用顧她，茨蕊菲爾突夫人是統管這屋子的人。

克蕊坡 (很恰巧的樣子) 啊，這話當真嗎？他真是那種人連自己的女兒也不能管一管

的。(他仍回到暖爐跟前站着，背朝着火) 說起這個，他剛才說的一大套話是什麼意思？他說他一生已瞧夠了那——他怎麼說來着？——已瞧夠了那『有男人氣的男人，跟着有婦人氣的婦人，所做出來的悲劇啦——他們犧牲起來很是情情願願的受痛苦也不怕的』，還有許多像這類的話，我一時記不起來了。我想他心裏一定和人家有點兒過不去。

雀 有點兒過不去！你別糊說了！他是一個戲劇評論家呀！你沒有聽見我說他是倫敦地方一個『有男人氣』的領袖代表嗎？

克蕊坎 你沒有說過誰又能想到這一層呀！能夠到戲裏院去，不花費些什麼，那真是多麼快活呀！我一定向他常常討幾張入場券。嘿，這話說出來引人可笑！我真該死了，我怎麼會不知道他看那戲台上做的戲當做真情實事一樣的。

崔 他自然是把那戲台上做的戲當做真情實事一樣的；——這就是爲什麼他是一個善於批評戲劇的人。況且還有一層，倘若你把那台下的人們所演的事看做是真情實事，那你爲什麼不把台上的人們所演的戲看做像真情實事一樣呢？這兩者中間是沒

有分別的呀——只不過戲台上的人是要受些禮節的拘束的，演出來好看些吧了。（他從鋼琴的肩板上跳了下來，走到窗戶跟前。克脫伯脫森回進屋子來了。）

克脫（向克蕊坎說，樣子很忸怩）格蕊斯却已睡了。我須得求你跟你的女——（他回頭向白利耶的坐位看去，看見白利耶不在，就不說下去了。）

克蕊坎（窘甚）我須得替白利耶求你原諒，白她——

崔（插上去說）她說她覺得一定的如果我不就走，你必要硬叫茨蕊菲爾突夫人起來，

來跟我們回一聲，才算有禮；所以她就先走了。

克脫 她真能體恤人。我真覺得慚愧——

克蕊玢 不在意，不在意。她在下面等着我呢。（離屋）祝你晚安。祝你晚安，雀脫蕊斯。

雀 祝你晚安。

克脫 （看着克蕊玢走出）祝你晚安。你替我

向克蕊玢小姐道謝，祝她晚安！明天過十二點隨便什麼時候，別忘了呀。（他們倆都走出）雀脫蕊斯長嘆一聲，走到暖爐跟前，疲倦得不得了）

克蕊玢 （在外邊）好了，我記住得了。

克脫 （在外邊）你可留神那樓梯呀，那樓梯

很不好走。祝你晚安。（外邊的門碰的一聲關上了，克脫伯脫森回轉來。他却不走進屋子，只站在門口那兒，一只手插在他的背心的胸部裏頭，對雀脫蕊斯瞪着眼睛）

雀 這是做什麼？

克脫 （很厲害的樣子）雀脫蕊斯，你們在幹的什麼事？我必定要知道了！才肯罷休。格蕊斯又沒有去睡覺，——我剛才看見她了，還跟她說了些話呢。什麼事，到底是？

雀 克脫伯脫森，你問你自己的評戲的經驗得啦。你是一個人呀，那還看不出來嗎？

克脫（走了過來，跟他面對面）雀脫蕊斯，你可不要拿我當個傻子一樣的弄着玩，我可不是容易被人家弄着玩的。我來問你，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我不跟你鬧着玩！

雀：我不跟你鬧着玩，我來老老實實的告訴你：我就是出事的人。白利耶要嫁給我，而我要娶格蕊斯。我今天晚上到格蕊斯這兒來

同她講講情話。白利耶進得場來了。於是鈴聲響起來，換幕！格蕊斯退出了場去。你同克蕊斯入場。設計遮過彼此寒暄。於是克蕊斯同白利耶也退出場。這時只剩我們倆在這兒了。我全都告訴了你。你且好好兒的睡一覺去。明天再見。（他走了出去）

克脫（眼睛釘着他後頭看）好呀，我將要！

第二幕

第二天正午時候，在易卜生會裏的藏書室內。這藏書室是一間長式的屋子，兩邊正中各一門，是玻璃的；一扇是開向會食間的走廊那兒去的，一扇是開向那大樓梯那兒去的。屋子盡後頭的中間有一個壁爐，壁爐上面的架子非常好看。架子上面有個易卜生的半身塑像，還刻着他所編的戲劇之題目，刻得非常的好看。壁爐的兩旁都有圓形式的休息處，四週都擺滿着安息椅，上頭是窗戶，窗檻跟安息椅的中間都是一排一排的書。壁爐的前面有

一只長的睡床，緊靠着睡床有一只綠色的桌子，桌子上面放着許多雜誌，易卜生的眼睛往下瞧着這屋子，會食間的門就在他的左邊，再過去些兒，近正中，有一個可以旋轉的書架，緊靠着書架有一張安樂椅。易卜生塑像的右邊，在那門跟休息處的當間，有一個圖書館裏用的輕巧小梯子。各處都掛着『寂靜毋喧』的硬紙牌，一進這屋子就可以看得見。

克脫伯脫森坐在安樂椅中，近那旋轉的書架，讀着那『明報』拍蕊木耶（醫學博士）坐在休息處的安息椅中，在易卜生的右

旁，讀着那英國醫學雜誌。照他的職業看起來，他這人不能算得年紀大，——只不過四十歲。他的頭頂的前部都已禿了，他的那兩道弓形的眉毛，差不多連成在一起了，現出一付壞樣子來。他穿的是外套，有那時髦醫生的「床邊態度」（註：即指有一類醫生好講虛套的，在病人床前那種假裝性子很和善跟詳細診察的態度。譯者）他一舉一動非常的拘束循禮。一點兒快活和爽氣的樣子都沒有，可是也不覺得不快活，也不是存心不忠誠，而知識一方面他却有很高度的自足心。

好迷者

薛爾肥亞克坐在壁爐跟前的那個睡榻正中間，在念一本易卜生的集著，只有她的頭的背後可以在屋子的中央看得見。她是一個十八歲的姑娘，短小伶俐，穿着一套現成做好的齊整衣服，不十分長，還穿着一件紐馬克脫式的短衣，露出一個男人用的硬領子，上面結着一根輕巧的絲領帶，還有錶鏈蕩出在外邊，就好像男人的背心差不多。襯衣的胸部也是露着的。她這樣的打扮却並不減掉一分的美麗。一個僕童的聲音，一點沒有兩種香調的喚着拍崙木耶先生，漸漸從外邊

四九

近到右旁的門那兒。

好吧？——我盼望她很好。

僕童

（在外邊）拍蕊木耶先生，拍蕊木耶先

辭（轉過頭來，很怒的樣子）噓——噓——

生，拍蕊木耶先生，他走進了屋子，手中拿

噓（拍蕊木耶回過頭去，心裏很驚奇。克脫

着一只盤子，上面放着一張名片。）拍蕊木

伯脫森施力站了起來，從書架的這邊望過

去看看誰是做那聲音的人）

拍

（聲音很尖，在椅子上坐起）這兒來呀。

拍（向辭爾肥亞，不敢發怒）我求你原諒我，

克蕊坡小姐。我並不是存心要攪擾你的。

片，看了一看。好了，我就到下邊來了。那僕

辭（臉紅起來，自己申說道）你可以愛講多

童走出。拍蕊木耶站了起來，離開休息處，把

少話就講多少話，不過你自己須打量一番，

他看的書扔在椅子上。）祝你早安。克脫伯

先問問旁人們愛聽不愛聽。我所恨的是你

脫森先生（站住，把他的硬袖口拉拉出來，

那種心思，以為我在這兒是不算一回事的，

把他的衣服弄弄直。）茨蕊菲爾突夫人很

因為我只不過是一個女會員。別的沒有什

麼。請你講你的話去罷，你一點兒也沒有攪擾我。（她回過頭去朝着火，仍很用功的念她的易卜生集著。）

克脫（現出特意的自尊）一個有禮的男子對於我們倆交談幾句話是不會像你這樣的態度的，姑娘。（她不理他，他很怒的接下去說道）其實，我正要和拍蕊木耶先生說：如果他願意把他的客人請到這兒來，我却不該說一個「不」字。豈有此理！（他把他手中的報往椅子上一扔）

拍 啊，多謝；這不過是瞎糊塗。

克脫 有什麼新的醫道上的發明沒有，先生？

拍 啊，你既然來問我，我却正好可以告訴你：最近有一件新發明，這個新發明恐怕還是最爲重要的一個呢。我發明了一件東西，這樣東西我一向把他疏忽過去，却沒有看出來，就是——一種細小的管子，在那小豬的肝裏的。克蕊坡小姐當然不會怪我提她的父親的病事的，她的父親的病不準因爲這個發明而得到救星呢。我們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去找出這管子在那肝裏是有些兒什麼用處。

克脫（表示敬意，覺得他是在談「醫學」呢。）實在不錯，那末你將用什麼法子呢？

拍 唔，這很容易的，只要割掉那個管子，看

看那小豬受什麼影響。（薛爾肥亞站了起來，很吃驚的樣子）我須特製一把刀去割取那管子。在樓下等候着我的那個人已經給我帶了好幾把來了，叫我看看，如果是合式的，就要配好送往試驗室去了。我恐怕他帶這些刀具到這兒樓上來是有點兒靠不住的吧！

薛 倘若你敢做這樣的一件事，拍蕊木耶先生，我一定在聚會的時候申訴給大衆聽聽。會員當中大多數是反對割解動物的。你自己應當覺着有羞恥心才對。（她從近樓梯

那個門，兩手甩來甩去的跑了出去。）

拍 （忍耐着，可是心中悔視薛爾肥亞）這種事，我們研究科學的人現在是不管的了，克脫伯脫森反對割解動物這種行為簡直得是沒有知識，迷信，感情作用。一只小豬的性命竟被看得比全人類的性命和衛生還要緊些呢！

克脫 （很熱烈的）這並不是沒有知識，這也不是迷信，拍蕊木耶：這是深中了「易卜生主義」的毒了；我這句話是一點兒不會錯的。我今天一早晨沒有舒舒服服坐在火跟前過，那孩子牢待在壁爐跟前待了有一早

晨，沒有動過。我不能跑過去就坐在她的旁邊，她不準心裏頭要以為我坐在她的旁邊來要幹點兒什麼事呢。這却是有婦人在會裏的一件引人樂的事：她們婦人們進得這兒來，都要到火跟前去坐着，很恭敬的向着那半身塑像。我有時心裏恨起來，就想把那火叉取過來往那鼻子上抹一抹——啐啐！

拍 我說我喜歡那大的克蕊汶小姐，這小的沒有那大的好。

克脫（眼睛往上瞧着）啊！白利耶，我相信你這話一點兒都不錯，她真是妙極了——她的的確確是個婦人，沒有絲毫地方不是

一個婦人。她却沒有染着「易卜生主義」的毒！

拍 我的意思跟你的意思却是一樣的，克脫伯脫森先生。嘿，說起這個，我來問你；你的心裏以為克蕊汶小姐是跟雀脫蕊斯有了關係了嗎？

克脫 什麼，那人不是他。他牢追隨着她的左右，但是他配不上她那人，她那樣的女人是喜歡那種強壯的，有男人氣的，聲音爽朗的，胸部寬揚的男子的。

拍（情急）哦！哦！她是喜歡那種好運動的人物的，你以為是不是？

克脫 不是，不是。她喜歡的是那種科學家的
人物，恐怕是像你這樣的人。你可知道我這
話的意思嗎？——就是一個「人」。

拍 那自然我知道的，但是雀脫、葛斯是個人
呀！

克脫 不——是你沒有懂得我的意思呢。（
那僕童拿着他的盤子又來了）

僕童（仍像先前那樣，聲音不換調的喚着）

克脫伯脫森先生，克脫伯脫森先生，克脫伯

脫森先生——

克脫 這兒來。（他從那盤子裏拿出一張名
片來）請那位先生到這兒來。（僕童走了出

去）克葛來來了。他是來同我和雀脫葛斯
一塊兒用膳的。等你跟那器具店裏的人完
了事，你若是沒有什麼別的要緊事，你可以
來同我們一塊兒吃。倘若白利耶來時，我也
當請她入坐。

拍（大高其興）那我就快活極了。多謝你
呀。（他正走到樓梯的門那兒要出去，這時

克葛走進來了。）祝你早安，克葛大佐。

克葛（在門那兒）祝你早安：能得看見你，
我很快活。我是在找克脫伯脫森呢。

拍（微笑）他就在那兒呢。（他走出去了）

克脫（滿臉笑容）我很快樂看見你。你就請

進吸烟室去，或者你就坐在這兒談談，我們等着雀脫蕊斯，請隨你自己的便。若是你喜歡人多的地方的，那吸烟室總是坐滿着婦人的。我們在這兒可以各人隨各人的便，等到了大約三點鐘的時候再吸。

克蕊玢 我不喜歡看見婦人們吸烟。我還是舒舒服服的坐在這兒吧。（他在樓梯邊的一只安樂椅中坐下）

克脫（在克蕊玢左旁的一只椅子坐下）我也不喜歡看見婦人們吸烟。這會與簡直得沒有一間屋子，我可以在那裏安安靜靜的享一筒烟的福的；總有一兩個婦人進來掏

好送不

出她們的捲烟吸起來的。這真是婦人們的一個最難看的習慣，——婦人們吸烟真是不雅觀極了。

克蕊玢（長嘆）啊，時代變遷，自從我們倆都種情慕利，愛敦鄧的時候已經是不同的了。我吃了敗仗，很乖的，老朋友，是不是？

克脫（十二分稱是）是的，一點兒不錯，台。我累想着此事常使我好好兒的，不再那樣行爲了。這是實在的，我不說謊。

克蕊玢 是呀，你那時半夢想要得一個家庭，——要得一個英國式的妻和一個快活的，十分愉悅的爐邊。後來慕利稱你的心嗎？

五五

克脫（做出和慕利沒有什麼惡感的樣子）

好，很不壞。她不然還沒有那樣好呢。你知道：我是不能和她的親戚相處的，他們都是下賤的流氓，我受不了那個；而她牢跟我的母親過不去。她又不願意待在城市中；而我自然不能夠住在鄉間的，因為城中有我的事，但是我們倆在未曾分離之前却像大都人似的並沒有鬧出什麼大亂子來。

克蕊坎（驚甚）分離了！他又不能過制

的現出樂像來）啊！這就就是爐邊和家庭的結局嗎？

克脫（有點兒火）這却不是我的錯處呀，白。

（感情發動）總有一天大家都會知道我是怎樣的愛她來着。但是她是不會懂得一個真正的男子的愛情的。你可知道：她常常說她還不如是嫁給了你的好呢。

克蕊坎（聽見這話臉上現出莊嚴的樣子）

啊！啊！我看仍是她嫁給了你的好。我想你會聽見我結婚的事吧？

克脫 不錯，我們會聽見的，我們都會聽見的。

克蕊坎 啊！我不如說了出來吧——這事

人人都已知道了。我。跟我的妻結婚是完全看錢的面上的。

克脫（高興的樣子）爲什麼不看在錢的面

上台，爲什麼不看在錢的面上？你知道：我們若是沒有了錢，那我們就不能夠過活了。

克蕊坡（心裏深深的被感動）我先前一向是很喜歡她的，白，她死的以前我有個家庭。現在什麼事都不同了。白利耶是牢在這兒的。薛爾肥亞的性情却是不同於白利耶的，可是她也是牢在這兒的。

克脫（也感此情）我知道格蕊斯也是跟她們倆一樣的，她也是牢在這兒的。

克蕊坡 而她們倆這時要我也牢待在這兒。她們倆天天攪我，叫我入這個會——恐怕是要使我不再嘍哩咕嚕的緣故吧，我所要

同你商量的就是這個，你以爲我應該入這個嗎？

克脫 那只要你不覺得有什麼不贊成的地方就可以入會——

克蕊坡（發怒截住他說道）這會的成立我就根本的不贊成。不過我不贊成又有什麼用？我不贊成這會，而這會竟是已經成立了。我倒可以得些這會裏的好處哩。

克脫（安慰他）自然，我們沒法也只好這樣說啦。其實呢，這會裏却沒有像你所说的不便處。當你在你的家裏的時候，你就覺得那屋子於你更爲舒暢些，而若是你要同你的

家人們在一塊兒的，那你可以在這會裏頭跟她們一塊兒來用膳。（她們一係指白利耶與薛爾肥亞；家人們同譯者）

克蕊玢（不甚被這話引起注意）這話倒是很對的。

克脫 況且，你若是不會同她們一塊兒用膳，你也是不必的。

克蕊玢（被說得信服了）的確，很對。可是這會裏便當嗎？——不很便當吧？

克脫 哦，這會裏却不十分便當。人家對於這會的聲調也並不甚高，因為那些婦人們都是吸煙的，她們都是自己賺錢過活的，還有

其餘那樣的事；可是這會仍然是沒有什麼十分不好的地方，而便當確是便當得很。（雀脫蕊斯進來了，四週瞧了一瞧好像是在找他們呢。）

克蕊玢（站起來）你知道嗎？我心裏十分想入這會，要看看這會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雀（走到他們跟前）啊，你快入會，快快的。我希望我沒有攪擾了你們倆的談話吧？我來得太早了。

克蕊玢 沒有，沒有，很歡迎你，我的親愛的孩子。（他攙他的手）

雀 不錯。我是故意來得早些兒的，因為我有

點兒很要緊的事要跟克脫伯脫森說。

克蕊玢 是私人的事嗎？

雀 却不能夠算是私人的事。（向克脫伯脫

森）只不過是我們昨天晚上講的那件事。

克脫 啊，雀脫蕊斯，我想那是一件私人的事

——或者是應該守秘密的。

克蕊玢（很小心地退向桌子那兒）我去略

微看看那『時報』去——

雀（止阻他）嘿，這不是秘密的事，會要人人

都料想得到的。（向克脫伯脫森）格蕊斯沒

有告訴你說她要同我結婚嗎？

克脫（發怒）她曾經告訴我說你要同她結

好迷者

婚。

雀 啊，那却不是我所要的，可是格蕊斯所要

的呀，請你斟酌一下子呀。

克蕊玢（有點兒吃驚）請恕我，雀脫蕊斯：這

是私人的事。我讓你們倆在這兒談吧。（又

轉向桌子那兒要走）

雀 你且等一會兒，克蕊玢。這事你也有關係

在裏頭的。白利耶也要同我結婚。

克蕊玢（極其恨惡的口聲）是真的嗎？啊，

啲！

雀 這是實在的事情，我老實告訴你。你覺得

這事好奇怪吧？就是昨天晚上我們在那兒，

五九

而茨蕊非爾突夫人却不是沒有跟我們在
一塊兒嗎？

克蕊玆 啊，不錯。這事真使我覺得奇怪。但是
你昨天晚上已經說明過了。而真的，雀脫茲
斯，我不能不說，你那樣說法，在白利耶面前，
實在是大大的喪失了體統。

雀 那有什麼要緊。我昨天晚上說的乃是一個
個巧妙的誑。

克蕊玆和克脫 誑！

雀 你們那時不疑心吧？

克蕊玆 我一點兒也不疑心。你那時疑心嗎，
白？

克脫 當時我並不疑心。

克蕊玆 還有什麼？我不信你。我說這話却是
很抱歉的，但是你沒有忘記白利耶昨天晚
上也在的呀。她聽見你說那話怎麼不說什
麼呢？

雀 她不要說什麼。

克蕊玆 你這個話的意思是不是說我的女
兒是欺騙了我嗎？

雀 因為要顧我的臉子，所以她就不得不欺
騙你，克蕊玆。

克蕊玆（語氣很嚴厲）喂，雀脫茲斯：你說話
怎麼一點兒分寸都沒有，在我們兩位老人

家的面前？

克脫 你這話真不錯，台，你這話真不錯。我也得要問問你這句話呢。

雀 好呀，我倒有點兒頭痛起來了，對於你們的兩位女兒。但是，我想我是已經把握定了。

（克脫伯脫森很很的歎了一聲不聽下去了。）

克蕊玢 這樣說來，我真爲你的品行嘆惜，雀脫蕊斯，沒有什麼別的可說了。（他含着怒走開去了，忽然發起火來向雀脫蕊斯說道）你怎樣敢告訴我說我的女兒要同你結婚！你是什麼人，請問你，她怎樣能夠高攀

好漢者

得上你？

雀 對呀；她再也挑不出一個更壞的了。可是她說不聽又怎樣呢？我自己曾經像做她的父親似的那種樣子跟她講過——我老實告訴你，我的親愛的克蕊玢，凡是你能夠說的話，我都曾經跟她說過了。但是毫無用的，她仍是要同我結婚。而如果她不願意聽從我的話，那末她又怎樣會來聽從你的話呢？

克蕊玢 （大怒極了）克脫伯脫森你會聽見過像這樣的事嗎？

克脫 我可沒有聽見過像這樣的事，永遠也沒有聽見過！

六一

雀 唉，討厭得啦！不要做出那拘禮的一對老

爺子神氣來。這件事可不是鬧着玩兒的呀。

請你看這些信（拿出一封信跟一張信

片來）這張（舉起那張信片）是從格蕊斯

那兒寄來的，——說起這個，克脫伯脫森，我

盼望你叫她不要用信片寫；那藍顏色使得

白利耶很容易從我的字紙裏裏檢出那碎

片兒來拼成在一起的。現在請聽：『我的親

愛的李歐拿突；我隨便怎樣也不值得像昨

天晚上那樣的情景被辱沒的。你還是仍舊

愛白利耶去，而把我忘記了吧。你的忠誠的

格蕊斯·茨蕊非爾突。』

克脫（怒不可遏）該死！

雀（轉向克蕊坎，預備讀那封信）現在再來

念白利耶給我的信。（克蕊坎把臉轉到別

的地方去，不對着雀脫脫森看；預知不能受

得住的，所以把他的兩手按放在一只椅子

上，使得他的身子安穩。）『我的最親愛的人

兒：我隨便怎樣是不會相信那個可惡的婦

人能夠把你對於我的心給移轉到她的身

上去的。我這會兒把你剛認識我的時候寫

給我的信寄給你幾封，請你讀讀牠們。牠們

一定會使你追想起當你寫牠們的時候所

感的情景。你不能變得這樣的烈害竟和我

休戚不關啦。無論誰一時的把你的心弄得搖動了，你的心仍然是我的。——其餘的

我不必念出來了：反正你知道這類的的事情了——『永遠總是你所愛的白利耶。』（克

蓋墳一下子把身子坐在椅子中，拿兩只手遮住臉）你不以為她是太過分了嗎？這樣的事她寫給我一天三次。（向克脫、伯脫森）

格蓋斯是很熱誠的，這斷命的（他舉起格蓋斯的信）照常是一張藍顏色的信片！這次我不再信任那碎紙箋了。（他走到火跟前，把信扔進火裏）

克脫（雀脫蓋斯回來時，他的臂互叉着向

雀脫蓋斯）我請問你，雀脫蓋斯先生，這是不是個『新趣話』？

雀（他自己一心的儘管他自己的事却不顧別人聽了受什麼影響）哼，廢話！你以為我這樣的處境還是一件有趣兒的事嗎？你的腦袋裏都裝滿了『新趣話』。還有『新婦女』嘍，『新這個』嘍，『新那個』嘍，都跟你自己的舊腦筋攪在一起了，所以你都弄不清楚了。

克脫（發憤）你眼睛沒有睜開來看看我這老頭子，為國家在有榮譽的軍事上服務，頭髮已經變得灰白了，而你們却糊鬧着弄得

國家的末日要快到啦。

雀 (吃了一驚，向克蕊坡看着，心裏覺着他的苦惱，表出一種真正的同情心來) 我真是對不起你。來，克蕊坡，請你不要放在心上。
(克蕊坡搖搖他的頭) 我老實告訴你，我的話是沒有什麼意思的，我常常開口就說出來了。

克脫 只有一處，我可以原諒你。你對於你的行為不是完全負責任的。凡是先覺之士都是犯神經衰弱的病的，你也同他們一樣，也是犯神經衰弱的病了。

雀 (驚住) 老天呀！你說的是什麼話？

克脫 我不願意解釋給你聽。你不見得會比我更爲不知道些兒。我現在要到樓下去定

菜去了。我去定三客菜，第三客是預備給拍蕊木耶的，我已經約好了他了，可不是預備給你的。(他從會食間那兒的門走了出去)

雀 (拿他的手攔在克蕊坡的肩上) 來，克蕊坡，你有什麼話可以告訴告訴我嗎？你怎麼這半天竟不說話呀？

克蕊坡 雀脫蕊斯，一個女人是不會寫這種信給一個男子的，除非他把她引惑上了。

雀 (帶悲聲) 世事你還沒有懂透呢，大佐！
「新婦女」却不是那樣的呀！

克蕊坡 我只能夠告訴你點兒老古式的話，我的孩子；我的話就是叫你先和那些『舊婦女』割離，然後再和那些『新婦女』接交。這却是你自己對我說過的。你可以等候着我的死期吧，我的死期就要到快了。（他的頭又往下垂了。）白利耶和拍蕊木耶從樓梯那兒的門進來了。白利耶一眼瞧見了雀脫葛斯就停住她的脚步。她的臉紅漲起來，她的胸膛突起。拍蕊木耶看見大佐現出不舒服的樣子，他就急急的跑到大佐跟前，他的『牀邊態度』（註見前——譯者）畢露了出來。

雀（看見白利耶）啊，天呀！（他是逃到旋轉的書架那兒去）

拍（很抱同情的，向克蕊坡；用手把住克蕊坡手腕，起頭數他的脈息）恕我。

克蕊坡（抬起頭來看）噯（他縮回他的手，一下子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不用，拍蕊木耶，這次不是我的肝病，這次是私事，（白利耶起頭追起雀脫葛斯來了，大眾都驚駭異常，料想白利耶跟雀脫葛斯他們兩人心中一定都有不能告訴別人的隱事，雀脫葛斯先開步要跑往樓梯那兒的門去，白利耶即刻退到門那兒擋阻他的去路。雀脫葛斯急

轉回旋轉的書架那兒，兜過去就向那邊的一個門跑去。兜過旋轉書架時把旋轉書架弄得旋轉個不住。白利耶跑過來追雀脫。他剛要開門逃走時却巧克脫伯脫森從外邊進來，於是停住回頭看看，看見白利耶已經要快追着他了。他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奔入易卜生塑像的左邊那個休息處去。

克脫 祝你早安，克蕊玢小姐。（他們倆攙了攙手）你願意和我們一塊兒用膳嗎？拍蕊木耶也要同我們一塊兒來吃呢。

白 多謝你，我很願意的。（她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向休息處那兒去，假裝出一點兒也

沒有事的樣子。雀脫森斯差不多被堵住在裏頭不能出來了，他於是穿過那屏架跑到那一面的休息處去。他穿過屏架時，把那火鉗給鏽的一聲碰了下來）

克蕊玢 （他正走到了旋轉書架那兒，於是弄停了牠）你在那兒幹什麼鬼事哪，雀脫森斯？

雀 不在幹什麼呀，這屋子真要命，竟這樣的難走。

白 （恨恨）是呀。這屋子真要命，竟這樣的難走！（她剛要去守住那樓梯那兒的門。克脫伯脫森過來伸開他的手臂來邀她。）

克脫 我來攙着你一同到樓下去，好嗎？

白 不，實在不便；你知道這會裏的規矩是不准有什麼瀟灑愛婦女的舉動的。誰頂近門誰就先走。

克脫 唔，是啦，倘若你一定不要那樣，那也不必來吧，諸位先生們，我們就照易卜生的式子去用餐去，——不要分什麼男女啦。（他轉身走了出去，後邊跟着拍蕊木耶，拍蕊木耶臨出去的時候吭起他的喉嚨放出他那種最有禮的，在診室中常發的一聲笑聲。克蕊木末了一個走出去）

克蕊木 （在門那兒，口氣很嚴厲）來，白利耶。

白 （現出一種孝順的情意來）是啦，爹爹，我的親愛的，我就來了。你不要等我，我過一會兒就來。（大佐猶疑不決）我過一會兒一定會來的，爹爹。

克蕊木 （仍是很嚴厲的口氣）不要太久呀，我愛的。（他走了出去）

雀 我走啦。他往門那兒直衝過去）

白 （急追過去，捏住了他的手腕）你是不來嗎？

雀 不來。你不要捏住我的手，白利耶。（他試要脫身逃走，她捏緊着他）若是不讓我走，我就要喚求救了。

白 (責他) 李歐拿突！(他把她的手硬撒開)
啊，你待我竟這樣的粗暴起來了，親愛的！你
接到了我的信了嗎？

雀 我已經把那信燒了。(她轉過身去，心裏
非常難過。把兩只手捧着她的臉)——她
的信，我也一同給燒掉了。

白 (很快的轉回身子來) 她的信！她曾給你
信嗎？

雀 不錯——是因爲你的緣故，跟我絕離了！
白 (她的眼睛現出快活的樣子) 啊！

雀 你是快活了呀。賤東西！現在你再也不能
使我關心你了。(他回轉身就走，可是薛爾

肥亞剛從外邊回來，於是止住脚步。白利耶
走開那兒，從桌子上取了一張報紙，站着假
裝念)

薛 (爽快得很) 嘿，雀脫藍斯！你好呀？(她很
親熱的樣子夾住他的臂，同他走到屋子那
頭) 你今天早晨看見格藍斯，茨藍非爾突
沒有？(白利耶甩下報紙，走近一步去聽) 你
聽知道她在那兒可以找到的。

雀 我以後再也不能知道了，薛爾肥亞。她已
經跟我不和了。

薛 你怎麼又叫起我「薛爾肥亞」啦？我還要
告訴你幾次我在會裏是不叫做「薛爾肥

「亞」的？

雀 我忘了。請你原諒我，克蕊玢，老朋友。（拍着她的肩。）

薛 這却好些。有點兒太過分，但是這樣却好些兒。

白 不要引人笑話，難看極了。

薛 你可記住呀，白利耶，倘若你願意，我們在這兒都是會裏頭的會員，不是姊妹。我在這兒是不來跟你講什麼家庭裏的序倫的；你也不必。（她走到睡榻那兒仍在她的原處坐下。）

雀 對呀，克蕊玢，姊姊的威權是用不着的！

好迷者

白 你就是要來奚落我，你也不應該鼓勵這樣一個孩子，使她引人笑話。你還知道些什麼別的好事情嗎？

雀 （坐在桌子的邊上）你的菜要冷了，白利耶。（白利耶正要回聲怒罵時，克脫、伯脫、森從會食間的門走出來了，她於是閉住口。）

克脫 你怎樣啦，克蕊玢小姐？你的父親這時很是不舒服呢。我們都在等着你呢。

白 我剛被提起。多謝你。（她很怒的走出去經過他，薛爾肥亞回過頭來看。）

克脫 （先對着白利耶看，然後看看雀、脫、斯）犯神經衰弱的病犯得更利害起來了！

六九

（他隨着她走出）

〔薛〕跳起來跪在睡榻上，隔着睡榻的背說道：「是什麼事，雀脫蕊斯曰利耶是在稱讚於你是不是？」

〔雀〕（略回首向她說道）「不是，是妒忌格蕊斯。」

〔薛〕你真不錯，你是一個可怕的種情魔鬼。

〔雀〕（很平靜的）你以為在會裏對我這樣年紀的人，差不多可以做你的父親，是應該這樣講話的嗎？」

〔薛〕（知錯）啊，我知道你，我的小孩子。

〔雀〕那你知道我是從來沒有專專注意過無論哪個婦人的。

〔薛〕（很乖巧）你知道的李歐拿突，我是實實在在相信你這話的。我看你是不會待婦人們有什麼不一律的地方的。

〔雀〕你這話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待婦人們都是一律的好嗎？」

〔薛〕那豈不是更糟了嗎！但我的意思是說你從來沒有注意過她們只不過是婦人們：你對她們講起話來就如同對我或對隨使那個別人講話一樣。這是你的成功的祕訣。你怎麼會想不到她們那些婦人，你若是很尊敬的看着她們她們却反要覺得十分討厭的。

雀 啊，只要白利耶有你那樣的聰明就好了，
克萊。（他從桌子上跳了下來，歎一口氣
走到小梯子那兒靠着深思）

薛 她是一個很固執的人，是不是，老友？但是
你不要怕把她的心弄碎。她的那些小小悲
劇已算是演完了。只是我們在家裏的時候
才來不快活的事呢。

雀 什麼事？

薛 我說的是我們聽見說可憐的爸爸得着
了拍蕊木耶的了。

雀 拍蕊木耶的病什麼，拍蕊木耶怎麼一回
事？

薛 啊，不是拍蕊木耶所害的一種病，乃是
所發現的一種病。

雀 是肝病那樁事嗎？

薛 不錯，是的。你知道，拍蕊木耶的名聲就是
從這肝病上得來的。爸爸近來常常的身子
覺得不舒服；但是我們總以為這是一半由
於他在那次印第亞的任務上得來的，而一
半是由於他吃喝太多的緣故得來的。他那
時喝起酒來總是拿大杯子來灌下去的，我
的爹爹真那樣。醫生們永沒有找出他什麼
地方有病，直等到拍蕊木耶發現出一種很
可怕的微生物來在他的肝裏，這才知道

他的病的所在。據拍蕊木耶所說，肝裏每一方寸有四千萬這些個微生蟲呢。拍蕊木耶首先發現了這種微生蟲，他還會兒聲明說，人人須得種一樣什麼去防禦那些微生蟲，正同人人須得種牛痘一樣。但是可憐的爸爸已經太遲了，種了也是沒有用的了。他們只有一個法子使他的命延長兩年工夫，就是只許他吃幾樣菜蔬，不許吃別的，這真可憐！他們並且斷了他的酒，又不准他吃肉。

雀 你的父親照我看來，他的身子却是非常之好的。

薛 是呀，你心裏以為他的身子還要好得多

呢。但是那些微生蟲可在他的肝內吃他的血呢，吃是吃得很慢的，可是反正是在那兒吃呢，這是一定的道理。再過一年就了事。可憐的老爹爹呀！我實在不忍像這樣講他；待我好好兒的坐着。（她從睡榻上跳下來，在書架近處取了一張椅子坐下）我盼望爸爸能夠牢活着，叫拍蕊木耶不好使他的詭術。我相信他愛上了白利耶了。

雀（驀地裏跳了起來）愛上了白利耶了！好了，有了一線的希望啦！你這話是確的嗎？

薛 我想是很確的。你瞧他今天穿着一件美麗的新衣服，結着一條美麗的新領帶在會

裏說來說去是爲的什麼？——他爲什麼不去爲他的病人看病去？你瞧他跟白利耶吃完這頓之後，他的事也就完了。他吃的時候一定要求爹爹的允許的，——我來跟你打賭他一定要求爹爹的允許的，隨便你願意賭什麼。

雀 一雙手套，好不好！

薛 不要，賭烟捲吧。

雀 就算賭烟捲吧！但是她心裏怎樣？她給他

點兒什麼希望嗎？

薛 啊，她半是那個樣子的。而她那個樣子是

是能使得別的婦人得不到他了。

好運者

雀 確是。我懂了。你且聽我講講呀——我講起來是要同那哲學家講話一樣的。白利耶是跟人人都妒忌的——無論誰。若是她看見你送情給拍蕊木耶，她就要馬上把拍蕊木耶當做寶貝似的了。你可以來玩玩這把戲，克蕊坎，瞧我的面上——好不好？

薛 （站了起來）你真是太不成樣子了，李歐

拿突。要臉不要！但是因爲你我都是抱易卜生主義的人的緣故，我且把你這事記住在心上好了。不過我想若是你叫格蕊斯去做那事，那不準更爲有效力。
雀 是嗎？啤恐怕你是對的。

七三

僕童（在外邊，仍如前）拍蕊木耶先生，拍蕊

木耶先生，拍蕊木耶先生——

薛 這孩子的嗓子須得好兒練一練呢；不

然這會要去臉的。（她走到易卜生塑像的

左邊那個休息處內去。那僕童走進了屋子，

手裏攜着那英國醫學雜誌）

雀（對着僕童嘆）拍蕊木耶先生在會食間

裏哩。

僕童 多謝先生。（他正要進會食間去的時候，

薛爾肥亞叫住他）

薛 嘿，你拿那書到什麼地方去？那書是屬於

這屋子裏的。

僕童 這是拍蕊木耶先生特爲囑咐的，小姐。

這英國醫學雜誌一向總是送來了即交給

他的。

薛 什麼臉子！雀脫蕊斯；我們應該不應該照

規矩不讓他那樣？

雀 自然是不應該的。規矩，據我所知，是最沒

有用的理由能夠使人討厭你。

薛 啊，喲！易卜生！

雀（向僕童）去你的，我的孩子。拍蕊木耶先

生伸着脖子在等着你呢。

僕童（很持重的樣子）是，先生。（他急急的

走入會食間去了）

雀 這孩子在這英國是待不下去的他一點兒滑稽性都沒有。格蕊斯走進來了。她的服裝很適宜，像行業人穿的，是合她自己的心意做就的，却一點兒沒有顧到什麼時髦不時髦，但於她個人的雅緻一方面並未粗心忽略。她壁直的走了進來，像個常忙的人。

薛 (向她跑去) 你可來了？茨蕊非爾突，我的老朋友。我等候着你有一點鐘的工夫了。我的肚子現在餓極了。

格 是嗎，親愛的。向雀脫蕊斯，你收到了我的信了嗎？

好迷者

雀 收到了。我願你不要寫在那斷命的藍色信片上。

薛 (向格蕊斯) 我先去占一只桌子去，好不好？

雀 (替格蕊斯答道) 去。老朋友。

薛 不要待在這兒太久呀。(她走入會食間去)

格 怎麼？

雀 我於昨晚之後，心裏怕再見你了。那樣的情景真是再要可駭也沒有的了。你後來心裏願意再看見我嗎？

格 願意的呀。

雀 當那個時候你總恨我的吧？！哦！那真是可怕極了——簡直得是丟臉的事——鬧得

烈害呀。這倒是我的一切計畫的一個很妙的結局，我的一切計畫是要使得你快活——是要使你成一個例外，我所遇見的婦人都咒咀着我，說我使得她們愁苦得很，而你却是例外的。

格 (坐下很樂) 我一點兒都不愁苦。我却覺得很不快活，但是我是不會把心弄碎的。
雀 不：你的心是一個十分牢靠的心。每次你的心受刺激時，你總是不哭嚷的。就因此你才是那獨一無二的配嫁給我的。

格 (搖着她的頭) 現在不能了。以後永遠再也不能了。

雀 以後永遠再也不能了！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格 即是我所說的意思，李歐拿突。

雀 又來哄人了！我所愛的那些婦人們的心腸之易變却正和愛我的那些婦人們的深刻之不變性倒相等了。好啦！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格茲斯；你是忘不掉昨晚那可怕的情景了。你且想想她那句話，說我在這最近的兩天工夫以內會親過她的嘴！

格 (急站起) 這話不是確的嗎？

雀 那兒是確的！一點兒都不確，那是一句瞎話。

格 啊，我很快樂。只有這句話使我真難堪。

雀 她就是要使你難堪才說這句話來着。你真是一機伶極啦，竟留意到她這句話！我的心愛的。（他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手按緊在他的胸前。）

格 你可別忘啦呀！我們倆的事已經完了呀。

雀 啊，好呀！我的心就在你的手掌中呢。你弄碎了牠吧。把我的快活從這窗戶擲出去吧。

格 啊，李歐拿突，你的快活是真的全靠在我

的身上嗎？

雀 （很溫柔的）是完全完全靠在你的身上的。（她的臉上現出樂容來。他一看見她那個樣子，他忽然身子一震，他往後退縮，放下她的手嚷道）啊，不，不爲什麼我來對你說謊話？（他又起他的臂，聲氣很堅定的往下說道）我的快活是不靠誰的身上的，是靠在我自己的身上的。我沒有你也可以。

格 （施力振作）你就那樣好了。多謝你把真理告訴了我。現在我且把真理來告訴告訴你。

雀 （撇開他的兩臂很吃驚）不，請你不必來

告訴我。我既是一個哲學家，我的職務就是去把真理告訴給別人聽，而別人是不必來把真理告訴給我聽的。我不要聽那個，我的心要受不住那個的。

格（很平靜的）我所要告訴你的真理只不過是：我是愛你的。

雀 啊，這却不是深哲的真理呀。你喜歡告訴我幾次，你就告訴我幾次好了。（他用兩臂環抱住她）

格 是呀，李歐拿突；但是我是一個有高尙見地的婦人呀。（他小心謹慎起來，很驚異的對她瞧）我是我父親所稱的那「新婦女」。

（他把她放開，瞪着眼對她瞧）我對於你的一切的意見很是同意的。

雀（含憤）可尊敬的婦人倒是很配說這樣的話的！你應該覺得你自己羞恥才是。

格 我對於你的意見並且是很抱熱情的，雖然你自己却並不很抱熱情的；而我永遠也不嫁給一個男子，爲我所愛得太甚的。我若是嫁給了一個爲我所愛得太甚的男子，那豈不是給了他一個可怕的機會可以來利用我嗎？要是那樣，我就完全全的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內了。「新婦女」就是像那個樣子的。她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呀，「哲學家」先

生？

雀 那「哲學家」和那「人」這兩者之間的爭執是很可怕的呀，格蕊斯。但是那「哲學家」說你是對的。

格 我知道我是對的。所以我們倆是必須分離的。

雀 這倒不然。你是一定要嫁給另一個人的呀，待你嫁給了另一個人的時候我就來種情於你。（薛爾肥亞回來了）

薛 （把住那門，開着）嘿，我說的，你們快來呀。我的肚子餓極了！

雀 我的肚子也餓極了。你讓我同你一塊兒

用膳嗎？

薛 我早想着你要同我們一塊兒吃的。我已經叫好三客的菜了。（格蕊斯走了出去，薛爾肥亞隨後跟着，向雀脫蕊斯說道）你能夠從我們的桌子那兒窺得見拍蕊木耶。他在假裝着念那英國醫學雜誌呢，可是他早晚須決意冒險提那樁事的。他着急得臉都發青了。（她走出）

雀 盼望他碰好運氣能夠成功！（他隨她走出）

第三幕

仍是那間藏書室。十分鐘之後，白利耶氣憤憤的帶着悲慘的樣子來自會食間，後面跟着克蕊玢。她走到藏書室的那一頭，很心燥的，把身子倒在一只椅中。

克蕊玢（很焦急）你是怎麼一回事呀？不是今天人人都發了瘋症了嗎？你這是什麼意思？忽然之間竟離坐氣憤憤的跑了出來？我也不知道拍葛木耶是怎麼一回事，他念着他的雜誌，人家對他說話，他也不答應？（白利耶任着性子暴躁得很）來，來。（很溫柔）我的寶貝，你可以不可以告訴你的親

愛爹爹爲什麼——（很怒的）爲什麼你跟人人都說不上來呀！白利耶，你不要讓克脫伯脫森看見你這樣神氣，快快振作你自己，他就要來了，他這時正在付賬呢。

白 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啊，看他們坐在那兒一塊兒用膳，笑着，談着，拿我來開玩笑！我再候一分鐘就要叫嚷出來了——我該取一把刀子拿她殺了——我該——（克脫伯脫森走進了藏書室了，手裏拿着那袋眼罩。他把那眼罩塞入軟肩袋內，一邊向他們走來。他一走進屋子就開口說起來。）

克脫 我恐怕你這頓吃得很不舒服吧，台騰

你只檢幾塊魚吃，只喝些蘇打水，我真是難受得很。我真覺得奇怪你是怎樣過的日子呀！

白 他一向是吃那一點兒東西的，克脫伯脫森先生，我說的是實話。他是不願意人家把他當做客人似的。

克蕊 拍茲木耶在什麼地方呢？

克脫 他在念他的雜誌呢。我問他就要來嗎，他却沒有聽見我的話。真可驚奇：科學竟把他迷得這個樣子。真是聰明人難得的聰明人！

克蕊 坡（有意找錯）啊，不錯，好是好的，白，可

是在用膳的時候那個樣子是很沒有規矩的：照那個樣子弄下去，他總有一天要把他的店門給關上的。天知道，我但願能夠快快的把他科學忘掉，因為他的科學把我的運命註定了的緣故。（他很悲愁的樣子坐了下來）

克脫（很動情的）你不要想到那事啦，克蕊坡：恐怕他是弄錯了也說不定。（他長歎了一聲坐下）但是他確然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每遇見一件事總要想過兩次才相信的。（他們都坐着不做一聲，充滿了那最憂鬱的思想。忽然間拍茲木耶進來了，臉色灰

白神情極其惶亂，兩手緊捏着那英國醫學雜誌，他們都驚惶站起。他想要說話，但是咳嗽得很厲害，喉間顫動做聲說不出話來，身子也抖起來了。克脫伯脫森急忙取了他的椅子放在拍蕊木耶的身後，拍蕊木耶就倒身在椅中，這時他們都圍着他的身旁，克蕊坡在他的右肩旁邊，克脫伯脫森在他的左肩旁邊，白利耶在克蕊坡的後頭。

克蕊坡 怎麼一回事，拍蕊木耶？

白 你是病了嗎？

克脫 我希望沒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吧？

拍（很失望的樣子）再要比這個消息不好

也沒有了！真是難堪的消息呀！奪命的消息！我的病症——

克蕊坡（很快的）你是不是說我的病症呀？

拍（聲氣很利害）我是說我的病症——拍

蕊木耶的病症——我所發現的那個病症

——即是我的一生的事業！你們聽着（他用手指那英國醫學雜誌現出一種很可怕的受驚形容出來）倘若這是對的，那麼我的都是弄錯的了！我所發現的那種病症是並沒有的。（克脫伯脫森和白利耶兩人互相瞧着，不敢十分相信這好消息）

克蕊坡（力辯其非）你竟然說這個消息是

不好的消息！拍蕊木耶——

拍（很無禮的從中截斷他說道）你自然是

只想着你自己的。我不責備你：病人們都是
自私自利的。只有一個科學家才能夠領會
得我現在所感的苦痛呢。（覺得這種不公
平真是難以容忍於是愧怍着說下去道）

這是我們這個國家的那可惡的不講理的
法律之錯處。我是得不到充分的試驗的呀，
——只有三只狗和一只猴子。你試想歐羅
巴洲有那麼許多跟我同行的敵人，——他
們都火燃着似的證明說我是錯的！在法蘭
西是很自由的——文明的共和國家的法

好迷者

關西呀！有一個法蘭西人試驗過二百個猴

子來否證我的理論。另有一人犧牲三十六
個金磅——三百只狗，每只值三個法郎——

——去推翻那猴子試驗。第三個人只經一度
的試驗就證明出那兩個都是錯了，這個人，
他把一只駱駝的肝冷到零度之下六十度。
到後來有一個意大利人出來了，就是這可
惡的意大利人，他把我給弄糟了，他有政府
的允許任他買畜牲，此外還得以利用那在
意大利的最大的醫院。（狠心的決定主意）
但是我是不甘心給隨便那個意大利人制
服住的。我一定親自到意大利去。我一定要

八三

把我的病症再行發現出來的，我可以說定是有這病症的。我覺得是一定有這病症的；而如果我能夠把凡是有一個肝的畜牲一一的都試驗過，我一定會把這病症證明出來的。（他又起兩臂對着他們直喘氣）

克蕊玆（他想起了他所受的損害來了）拍
茲木耶，你是不是要我知道：你只試驗了三條狗和一只死猴子，你就硬註定我的死期嗎？——你就硬註定我的死期嗎？

拍（對於克蕊玆的淺見，只顧一己之思想，十分的不看起）是呀。我所能夠得到的就不過是那些兒。

克蕊玆 嘿！拍茲木耶，我可老實告訴你：我因為這事簡直得覺得心神都不寧。我却不願意跟你的交情上有什麼不和；可是我是真正的萬分的覺得心神不寧呀。嘿，我真倒了霉了，你可知道你所幹的事嗎？你把我的肉跟酒都斷絕已經一年工夫了——竟使得我成了社會上一個怪物了——使得我成了一個儘吃菜類，不喝一點兒酒的人了。

拍（站起）好呀，你這時却可以補吃了！（很苦的聲氣，拿那雜誌給克蕊玆看）瞧這兒！你可以自己去念去。那駱駝，是拿酒精中沒着的牛肉來喂養的，他竟吃得身子加了重

量了。你就去吃你的吧，喝你的吧！你愛吃多少，你就吃多少；你愛喝多少，你就喝多少好啦。（他自己一個人沒有扶助，仍是站立不

住，他於是從克脫伯脫森的身旁一衝一衝的走到那旋轉的書架那兒，身子靠着書架

一只手支住腦袋站在那兒，背朝着他們）

克蕊玟（發怨言）啊，不錯呀，拍蕊木耶，你嘴

裏講講是很容易的。但是我對那『人道會』

和那『素食會』這兩個會都把我舉做副會

長了——我對他們又當如何說法呀？

克脫（嘻笑）啊哈！你倒因此得着了好名聲

啦，是不是台

好運者

克蕊玟（很熱情的）我這也是不得已的緣

故才得着好名聲的呀，白誰也不能來責備

我的呀！

白（安慰他）得啦，不用提了，爹爹來，回會食

間去，去吃一塊好好兒的牛肉排去。

克蕊玟（身子一震）哦（很悲傷的）不，不我

已經是不能像先前似的吃那牛肉排了。我

的原來的性質因為牢只吃乳泡麵包的緣

故已經被弄糟了。（向拍蕊木耶）這都由於

剖解動物而來的。你去把那些馬試驗試驗，

那當然。結果是你把我制住，只叫我吃那豆

類。

拍（不高興多說話，並不動聲。）好呀，倘若你吃那些豆類吃得很好，那豈不是你自己得着益處嗎？

克蕊坡（有意尋隙）好是確是很好的，但是那可實在使我心神不寧得很。你一點兒都沒有覺得那是怎樣厲害的一件事呀——去使一個人相信，說他只能再活一年了。你真是一點兒也沒有覺得，拍蕊木耶，我是禁不住要說道句話了。我已經把我的遺囑也寫好了，那却是一點兒也用不着的；我又跟許多與我不和睦的人們重新講了和——那些人們我於平常的時候是不能受他

們的氣的。我又叫我的女兒們多跟我待會兒在家裏，我若是能夠活得日子長點兒，我就永遠也用不着那樣的叫我的女兒們待在家裏了。我用我的腦子也用得苦極了，我念書也念了不少，平時不是星期日也常常到教堂去。現在看來，這些事只是白費了光陰。我老實講一句：這真是太令人憎惡了；我倒真遠不如壯着膽子死去了的好呢，當我說我要死的那個時候。

拍（如前）恐怕你倒是那樣的好。倘若你覺得那樣有點兒心滿意足，那你的心必是虛弱極了。

克蕊玢（大慍）你可原諒我呀，拍蕊木耶，我來告訴你：我現在再也不能相信你的話了。你不能夠算是個醫生！拍蕊木耶的眼睛冒出火來；他把身子挺直起來側耳靜聽）

當你說我有病的時候我就請你診治，給了你不少的醫費呢，而我却說不上來你給了我點兒什麼益處！

拍（回轉身來，臉朝着克蕊玢，樣子很是有尊嚴。）那可叫我難以回答了，克蕊玢大佐。我把醫費還你就是了。

克蕊玢 啊，我說的却不是那錢的事呀。我是不過心想你應該知道你自己的地位。（拍

蕊木耶一下子把身子轉過去。克蕊玢不由自主的走上前去，很懊悔的嘆着道）啊，我真不應該提起那錢的事。（他把他的手伸出讓拍蕊木耶與他握手為禮）

拍（也不由自主的攙住他的手）我是不在意那個的。克蕊玢大佐，你說的話却是很對的，我的診斷是錯了；我須得負責任。

克蕊玢（握住他的手）不，你不要說那話。這却是很自然的事；我的這個肝呀足能使隨便那個醫生的診斷都弄錯。（二人攙手很久，拍蕊木耶因而覺得很難過，他於是退到易卜生塑像的左邊那個休息處去，喉中放

出一半被壓下去的一聲泣聲，將身子倒在一只安息椅中，那本英國醫學雜誌放在他的身上，他的兩手捧着他的頭，他的兩肘支在膝上）

克脫（他和白利耶，兩人都在屋子的那頭正快活得很呢）啊，我們不要再說這事了。我恭賀你，克蕊坡，希望你牢能夠活着。（克蕊坡伸出了他的手來，要和克脫伯脫森握手為禮）不！先和你的女兒挽手去。（他輕輕的提起白利耶的手，把她的手提給克蕊坡，白利耶於是大動感情飛奔至克蕊坡跟前投入他的懷中）

白 親愛的老爹爹！

克蕊坡 啊，白利耶！你是快活了嗎？你的老爹爹却能夠再多活幾年了！

白（差不多哭起來）啊，真快活！真快活極了！

（克脫伯脫森哭泣得可以聽得出聲音來了。克蕊坡大被感動。薛爾肥亞從會食間那兒的門走了進來，她一眼聽見他們三個人就立刻在門那兒站住。拍蕊木耶在那休息處却沒有被她看見。）

薛 嘿！

克蕊坡 白利耶，你去把這消息告訴她去！是我說出來，那就要引人笑話了。（他走到

那淚汪汪的克脫拍脫森跟前，用手安慰他的樣子拍他的肩）

白 呆子，你可知道嗎？爹爹是一點兒病都沒有的。拍蕊木耶先生，弄錯了。哈，親愛的！（她抓住克蕊坡的左手，灣身下去，去親他那只左手，他的右手仍擱在克脫伯脫森的肩上一呢）

薛 （很輕悔的口氣）我早就知道他是弄錯了。爹爹的病自然是只不過因為吃得太多的緣故。我常說拍蕊木耶是個蠢驢來着。（覺察得拍蕊木耶在那休息處呢，不禁一怔。克脫伯脫森克蕊坡和白利耶，三人都很

吃驚的回過頭去瞧。）

拍 （並無惡意）不要緊，克蕊坡小姐。現在全歐羅巴洲的人們都在那兒說我是一個蠢驢呢。不要緊，克蕊坡小姐。

薛 （有一點難為情）我很抱歉，拍蕊木耶先生。你須得原諒我為女兒的情意呀。

克蕊坡（氣脹）你也並沒有關什麼心呀，薛爾肥亞。

薛 我是不打算對於這事發什麼感情作用的，爹爹，你必能信我的，不然，我們可以打一個賭。（走到克蕊坡跟前）況且，我是早知道這些事都是瞎糊鬧的。（撫慰他）可憐呀，親

愛的老爹爹爲什麼你不該同人家一樣，却不能活得長久呢？（他輕拍她的臉，怒息了。

白利耶忍不住的走開了他們）來，到吸烟室裏來；讓我們來看你戒了有一年工夫的酒，你待怎樣辦法。

克蕊玆（嬉戲）你這沒有規矩的小孩子（他扭她的耳朵）我們就去，好不好，白大鬧一場之後，你來助助我的興，那真是更其好了。

克脫 我並不覺得有什麼難爲情，台，我却因此得益不少呢，（他走到桌子那兒，對那爐架上的易卜生的半身塑像揮他的拳頭）

你也能夠得益不少的，倘若你有眼睛能瞧進去，有耳朵能聽進去。

克蕊玆（被驚住）你說的是誰呀？
辭 啊，他自然是在說那老亨利呢。

克蕊玆（不懂起來）誰是亨利？

克脫（不耐煩）就是易卜生，克蕊玆，就是易卜生。（他從樓梯那兒的門走了出去，辭爾肥亞跟着他走出，當她走過那半身塑像的時候，她用手親嘴對那塑像揮手。克蕊玆不知所以然的瞪着眼睛對着她看，然後又對着那半身塑像看。他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他也就不再想下去了，只搖搖他的頭跟

着他們也走。走到近門那兒，他忽然站住，於是又走回來。

克蕊玢（輕聲的）說起這個，拍蕊木耶，你——

拍（用力提醒他自己）啊？

克蕊玢 你治我的心的時候，你沒有十分當心吧，是不是？

拍 啊，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只不過一點兒喃喃的聲音，恐怕是迴血管的門有一點兒受傷，但是那却能夠支持下去，只要你當心就是了。你可不要吸烟吸得太多呀。

克蕊玢 什麼戒的東西又多了一樣啦！這真

好健者

是，拍蕊木耶，這真是——

拍（覺得討厭，一下子站了起來）請你原諒我：我不能夠再講下去了。我——我——

白 爹爹，你現在且不要去攪擾他了。

克蕊玢 好好，我不來攪擾你了。（他走到拍蕊木耶跟前，拍蕊木耶這時正在屋子的當中不定的走來走去呢。）啊，拍蕊木耶，我可不是——一個只顧自己的人呀，你當能相信我這話：我對於你的失望是很替你覺得不快樂的。但是你須得振起你的精神去對付你的失望去的呀。而總而首之一句話，照這樣看來，現代的科學豈不是有好多弄不清楚

的地方嗎？我來講一句真情的話，你知道，這是再要殘酷也沒有了。你一定承認去抽筋剝皮的副那些駱駝和猴子是一件最可惜的事吧！我們的慈善心腸遲早須因此被摧滅哩。

拍（頭轉過來向着他）克蕊玟大佐，你於蘇丹一役得着那『肥克托利亞十字勳章』曾經刷掉了有多少駱駝，猴子跟人呀？

克蕊玟（大聲嚷起來）那是正當的打仗的事情——與剖解一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拍蕊木耶。

拍 真不錯，拿着馬隊和機關鎗去打那些赤

裸的使戟的人去，真不錯。

克蕊玟（冒起火來）我幸而沒有跟那些人一塊兒死去呀，拍蕊木耶先生。我把自己的性命都冒險過了，你可不忘記這個呀。

拍（跟克蕊玟一樣的神氣說道）而我也冒險過我的性命的呀，醫生們總是比隨便那個軍人都須冒險性命次數多些兒。

克蕊玟 那倒是真話。我却沒有想到這層。請你原諒我，拍蕊木耶，我對於你的職業永遠不再下一句批評了。但是我盼望你允許我仍舊帶着那獵狗們騎着馬往鄉間曬曬啦啦的去跑去——把我的肝照先前那個妙

法子給顫動顫動。

拍（很厲害的譏刺他）那却是不很殘酷的

嗎——帶着一羣的狗去剛一只狐狸去？

白（勸慰他們倆）啊，不要再爭辯起來了。爹

爹，你快到吸煙室去呀；克脫伯脫森先生心

裏要奇怪你在幹些兒什麼事呢。

克蕊玢 好，好，我就去了。可是，拍蕊木耶，你今

天真是不講理之極了，把行獵的樂事竟說

得那樣的殘酷——

白 噓——噓！（她把他慢慢的勸到門那兒

去。）

克蕊玢 好，好，我可走了。（他大搖大擺的走

出，白利耶在門那兒推他出去）

白（在門那兒回轉頭來，狀態很是妖冶）你

可不要這樣的失望呀，拍蕊木耶先生，振起

你的精神來呀！你對我們是頂好的，而你給

爹爹的益處是非常之多的。

拍（心裏快活起來，向她跑去）你跟我說這

話是多麼的受聽呀，克蕊玢小姐！

白 我不願意看見隨便哪個不快活。我不能

夠忍受不快活的事情。（她跑出。她跑的時候

向他秋波一轉。拍蕊木耶站住，快活到極

點。從那玻璃的門，眼睛隨着她看。正當他出

神的時候，雀脫蕊斯從那會食間的門走了

進來。雀脫蕊斯就在他的手臂上拍了一下。

拍（驚起來）喂！什麼事？

雀（有意）她真長得好好看呀，是不是，拍蕊木

耶？（羨慕的樣子對他看。）你打算怎樣去引誘她呀？

拍 我你說的是——（他對雀脫蕊斯看看。

於是醒過來又冷冷的說道）請原諒我：我

對於這一件事却並不喜歡講的。（他離開

雀脫蕊斯，沿着屋子的邊走過去，走到一只

安樂椅跟前就坐下看他的雜誌，好像是告

訴說他不願意再講下去了。）

雀（不懂得他這個暗示，於是漠然的取了

一張椅子在他旁邊坐下）拍蕊木耶，你爲

什麼不結婚呀？你知道還是要招人說話的

像你這樣職業的人却守獨身。

拍（很簡單的回答，仍舊假裝着他的雜

誌）這是我自己的事；不是你的事。

雀 那不盡然，這事不用說得是一個社會問

題。你是不是打算就要結婚嗎，是不是？

拍 我却不留心那個。

雀（驚駭）不留心那個！不要說這話呀。爲的

是什麼緣故呀？

拍（很怒的站了起來，用手拍着一塊寫着

「寂靜母喧」的硬紙）請你注意那個。（他

於是走到那近旋轉書架的那張安樂椅跟前用力坐下打定主意厲害起來。

雀（跟他走過去，心中太關切却沒有注意到他那傲慢的樣子）你真使我心裏頭覺得奇怪得了不得。你把那件事有點兒弄精了吧。你在那兒幹點兒什麼事我都知道得很透切的；而我十分的盼望他們很快樂的認你這頭親事。

拍（很怒的）不錯，你是牢在看守着我呢；因為你自己愛慕克蕊玟小姐。好呀，你去引誘她去，把她娶了去得啦。你大約是樂於聽見我是一個弄糟了的人了。

雀 你弄糟了！爲什麼？是因爲賽馬輸了的緣故嗎？

拍（很輕蔑的樣子）賽馬輸了一點兒都不是。

雀 拍蕊木耶；倘若人家所欠我的債能夠使你脫離這困難，我很願意幫助你。

拍（很驚駭的站了起來）雀脫蕊斯！我——（又疑惑起來）你是在鬧着玩嗎？

雀 你總是疑惑我鬧玩笑，這是什麼道理呀？我一生從來沒有比這次更爲嚴正過。

拍（看見雀脫蕊斯這樣的慷慨却覺得羞慚起來）那末我請你原諒我。我剛才還以

爲那消息會使你覺得快活呢。

雀 (雖然拍蕊木耶對待他很是不公平，他却毫不在意，對拍蕊木耶仍是很好) 啊，我的親愛的朋友——

拍 我知道我剛才是錯了。我真抱歉得很。(他們倆握手爲禮) 啊，你現在也可以得知這事的真情了。我想你還是從我這兒聽去的好，不要去聽會裏頭那些瞎談。我所發明的肝病已經——咳——咳——(他再也說不下去了)

雀 (替他說出) 被證實了(很悲切) 啊，哈！
葛紋的命運算完了，可憐！

拍 不是，却正相反，那肝病已經——咳——

已經被人家詰問過了。克蕊紋現在深信他自己是身體很好的了，而我跟克蕊紋一家子的交情現在已完全傷感了。

雀 誰把那事告訴他來着？

拍 自然是我告訴他來着，我從這雜誌中得到那消息就告訴他的。(他拿那雜誌給雀脫蕊斯看就放在書架上)

雀 好呀，你這人，你却做了一個送好信息的人啦！你未曾慶賀他嗎？

拍 (含慚) 慶賀他！慶賀一個人患那三百年來病理學所承認的最危險的病！

「雀 不是，不是，不是，慶賀他的命得救了。慶賀

白利耶她的父親的命得救了。跟他們說：你的發明和你的名譽若是比起那快樂看見他們一家子仍像先前那樣的快活起來，那是不值什麼的，你說：你的一生的最大的希望就在他們那家庭當中，你應該這樣說來着。看糊塗你這人——你若是對一個婦人這一點兒事都不能轉灣，那你就永遠也不用想娶妻了。」

「拍（聲氣很尊嚴）請原諒我，可是我的自尊却比克蕊小姐還要可貴些兒呢呀。我不能因為個人的利害關係却把科學上的大

事情看輕呀。（他冷淡淡的轉過身子去，走向桌子那兒去）

「雀 啊，這叫我爲難了！不存心和人洽謀那是很不好的，而你那對於科學的良心却更其是糟極了。（他走到拍蕊木耶那兒，把手臂很親熱的圍繞着他的肩，把他拉回原處，嘴裏一邊說道，）喂，瞧這兒，拍蕊木耶像你那對於科學的良心我是一點兒都沒有的。我是深恨良心這樣東西的正同我深恨意象主義的那些陷阱一樣；但是我却有點兒普通的人道心和普通的見識。（他令他仍坐在那張安樂椅中，他自己在他的前面坐下）

來，我問你：什麼是一個真正的科學的理論呀？——真正的科學的理論是不是一個真情實事的理論呀？

拍 那還須疑惑嗎？

雀 那末，譬如說吧，你關於克蕊坎的肝有了一個理論，是不是呀？

拍 我仍然相信我那理論是一個真情實事的理論，雖然現下已是被人家推倒了。

雀 而你還有一個理論就是能夠和白利耶結婚那是很快活的。

拍 大概有點兒是這樣的吧。

雀 這個理論恐怕在一年之內也要被弄翻

的。

拍 你總帶着酸氣，雀脫蕊斯。

雀 且不要管那個。那你却是真正應該挨罵了，爲什麼竟希望你的肝病的理論是對的呢？那豈不是等於希望克蕊坎不好好兒的死嗎？（拍蕊木耶聽他這話却覺得很對而心中一驚）但是去希望你那理論，關於白利耶的，是對的；那却是很受聽的而且是很近人情的呀，因爲這就是等於希望她此後永遠可以快快活活的過日子。

拍 我拿我的全靈魂來希望這個——（改口）我說的是拿我的全部的希望之機能

來希望這個。(註拍蘇木耶是醫生又是一個易卜生會的會員故改前一句而說後一句很確的妙話——譯者)

雀 那末既然這兩個理論都是一樣的屬於科學的，那你爲什麼不犧牲你自己做一個近人情的人去證實這愛聽的理論而要去證實那一個挨罵的理論呢？

拍 可是叫我又怎樣辦法呢？

雀 我來告訴你。你以爲我是跟白利耶很親愛的嗎？我確是跟白利耶很親愛的，可是你不曾聽見，我是跟隨便誰都很親愛的，所以我不計較的。況且你可以去試試你那科

學的試驗問問她倒底她愛我不愛我，她一定告訴你說她是又恨我又輕視我的。所以我是不會和她結婚的。雖然，像你，我却希望她可以很快活的跟着你，我希望這樣，我拿我的全——你叫你的靈魂是什麼來着？

拍 (忍耐不住)啊，說下去呀，說下去呀！把你說的話說完哪！

雀 (忽然之間，假裝出毫不關心的樣子，於是略不經意的站了起來)我却不知道還有些什麼可說的。若是我變做了你我應該請克茲一家子吃一頓茶點藉以慶賀大佐能免去那可怕的運命。說起這個你若

已經看完了那英國醫學雜誌，我却願意來看看他們怎樣把你的理論推翻的。

拍（也站了起來，站起來的時候身子往後退縮。）啊，那是自然可以的，只要你要看。我並不反對。（他從書架上取了那雜誌）我承認那意大利人的試驗是明明的把我的理論給推翻了。但是你可知道這是很可疑的，——極其可疑的——倒底拿畜牲來試驗是能夠證明出什麼東西來否。（他把那雜誌遞給雀脫蕊斯）

雀（把雜誌接了過來）這却不必管牠：我不打算去做什麼試驗。（他退入易卜生塑像

的右邊的那個休息處去，當他走過那小梯子，他就拿起那小梯子走到安息椅坐下，把那小梯子放得可以讓他用來攔腳。他這樣坐好之後就拿起那雜誌來。他的背朝着爐架的角。拍蕊木耶向會食間那兒的門走去，正要開門走出時他碰見格蕊斯走進來。）

格 你好呀，拍蕊木耶先生？我看見你，我很喜歡。（他們倆握手為禮）

拍 多謝你，我希望，你很好吧？

格 很好，謝謝你。你瞧着好像做事做得過度了。我們須得爲你更加留心才是，拍蕊木耶先生。

拍 你真是很善的。

格 你才是很善的呢——對你的那些病人們。你犧牲你自己。且息一會兒吧。來跟我談談——你把關於那些最近的科學的發明的事統告訴我；再告訴我，我應該念什麼可使我合時勢。但是恐怕你這時很忙吧。

拍 不不，一點兒不忙。我却很是願意跟你談談。（他們走入易卜生塑像的左邊的那個休息處去，於是坐下輕聲的談講起來，很親密的樣子）

雀 她們都是很喜歡醫生的！她們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給他聽。（白利耶回來了。他把

他的兩隻腳從小梯子上放下來於是坐起）
喂！（白利耶在屋子的近他這邊走來走去，明明的在找什麼人呢。雀脫慕斯輕輕的走到她身後。）

雀 （輕聲的）你是在找我嗎，白利耶？

白 （被駭了一大跳）啊！你真駭着了我了！

雀 噫！我來給你看一樣東西。（你瞧！他手指向休息處內的那一對指去）

白 （很妒嫉的樣子）那女人！

雀 我的那個年輕人兒在奪你的那個年輕人兒呢。

白 你這話是何用意？你敢來激起——

雀 噓——噓——噓！不要攪擾他們。（拍蕊

木耶站了起來，取下一本書來，於是又坐在

格蕊斯腳跟前的一個腳凳上）

白 他們爲什麼那樣輕輕的說話呀？

雀 因爲他們不要人家聽見他們倆說些兒

什麼話。（拍蕊木耶給格蕊斯看書中的一

張書。他們倆都對着那書很快活的笑起來）

白 他在給她看什麼呢？

雀 大概是那肝的一個圖表吧。（白利耶心

中很憎惡的哼了一聲，就向休息處走。雀脫

蕊斯抓住她的袖口。）站住；你可慎重呀，白

利耶。（她把他一推，推倒在那安樂椅上，她

自脫身就走；走到那休息處近火爐處的那
個几角那兒站住，眼睛往下對着格蕊斯和

拍蕊木耶看。）

白 （壓下怒氣不發出來）我看你好像是找

着了一本很有趣味的書似的，拍蕊木耶先

生。（他們倆抬頭往上看，嚇了一跳。）你可以

告訴我這是什麼嗎？（她很快的灣下身去，

從拍蕊木耶手中奪過那本書來，於是很快

的走到桌子那兒去看那書，同時他們倆心

中覺得很驚訝的站了起來）好呀，（她把那

書往桌子上一扔，於是急急的走出，經過雀

脫蕊斯，很輕蔑的嚷道）你這傻東西！（拍蕊

木耶，格蕊斯二人同時也從休息處出來，拍

蕊木耶手足失措，格蕊斯很鎮定的）

雀（從那安樂椅中站起，在白利耶的旁邊）

你真不懂事！她須因此把你趕出會去。

白（大驚）她不能夠——她能夠嗎？

拍 是因爲什麼事，克蕊坡小姐？

雀（急忙的答道）不因爲什麼事——這是

我的過處——傻鬧着玩玩吧了。我求你原

諒我，我求茨蕊菲爾夫人也原諒我。

格（聲氣很堅定）這怎樣會是你的過處，雀

脫蕊斯先生？拍蕊木耶先生，請你替我把辟

爾肥亞，克蕊坡找來，你能嗎？

好迷者

拍（猶豫着）可是——

格 我要你現在就去找去，若是你情願去。

拍（服從）是，當然。（他向格蕊斯鞠一躬，從

樓梯那兒的門走出）

格 你跟他一同去，雀脫蕊斯。

白 你不能把我丟在這兒讓這女人來辱沒

我，雀脫蕊斯先生。（她拉住他的手臂，好像

要跟他一同去）

格 當兩個婦人在這會裏起了爭執。這會裏

的規矩是不許當着男人的面前開談判的

——要是那男人就因他而起爭執的，那更

其是不可以的。克蕊坡小姐，我料你是不願

意破壞這規矩的吧？（白利耶恨恨的把雀

脫蕊斯的手臂放開。格蕊斯轉向雀脫蕊斯

說道）喂！走出去！

雀 是，是。（他很猥瑣的樣子隨拍蕊木耶去

了。）

格 （向白利耶，聲氣很是平靜，可是很專斷

的）好！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說？

白 （忽然的身子摔倒下來很悲慘的樣子

跪在格蕊斯的腳跟前）請你不要把他奪

去。請你千萬——請你千萬不要這樣苛刻。

把他給還我吧。你不覺得你自己所做的事

——你不知道我們先前是怎樣的快活的

——你不知道我是怎樣的愛他的。你不知

道——

格 起來！不要這樣令人笑話。若是有人進來

看見你這可笑的样子，那你真丟臉極啦。

白 我不知道我現在怎樣才好了。我也不管

我怎樣了！我是太沒有生趣了。你倒底聽聽

我的話呀！

格 你以為我是一個男子可以被你這種話

來騙倒的嗎？

白 （站起來，很悲慘的樣子對着她看）那末

你是打定主意要奪他了，是不是？

格 你那樣的對待我之後，你還想我來幫助

你叫他心向你嗎？

白 (把她那戲劇的手段變成一種稍溫柔

些的，——悲慘的樣子一變而為有理性而脾氣好起來了) 我知道我是不應該做出

像昨天晚上那種行為來的。我求你原諒

我，我現在很抱歉，那時我真是像瘋了似的。

格 你却一點兒也沒有瘋；你早已打算好要

做到怎樣的地步才止。當他在我們倆跟前

的時候，同你做出那種情景來，我心中一點

兒也不計較那些個。等到只剩下我們倆在

這屋子裏的時候，你却又裝起你那種孩子

腔調，想要什麼就要得到什麼——像一個

懷中抱着的小孩子一樣哭着要那件東西，

直等到把那件東西給了你，你才肯止住哭。

白 (很顯露的憎惡樣子) 你是從他那兒得

知的嗎？

格 我於昨天晚上跟現在從你自己那兒得

知的，當我從你這樣的人看出我們婦人們

真是不管多麼不要臉的，像小孩子似的東

西，我心中就恨極我是一個婦人！拍處木耶

先生和雀脫藜斯先生須跟你斷絕交情，把

你趕出這會去，倘若你是一個男人而在他

們跟前做出那樣的行為。可是因為你只是

一個婦人，所以他們忍耐着，見你可憐，寬恕

了你——哼，倘若你有一點點兒自尊心，他們的恩惠將使你無地可容呢。我現在才知道爲什麼雀脫蕊斯先生對於婦人是不算重的。

白 你怎樣敢說這話呀？

格 敢！我是很愛他的，而我竟拒絕了他的請求要和我結婚。

白 （心中很疑惑她這句話，可是覺得自己很有希望能夠嫁給雀脫蕊斯）你是拒絕了他了嗎？

格 不錯，是的。因爲我不願意把我自己嫁給一個已經從你和像你這樣的人學得怎樣

對待婦人的男人。我沒有他愛我也可以過日子的，可是他若是不敬重我，那我就不能過日子了；而這是因爲你的錯處，我才不能夠兩全俱得了。你把他的愛情拿去吧；希望他的愛情能夠使得你得益不淺！快跑到他跟前去，求他可憐你，求他仍舊愛你。

白 你真是一個糊說亂道的人！他在未曾瞧見你的以前就愛我了，——做夢也未嘗夢着你的以前就愛我了，你這可憐的東西。你以爲我須跪下來去求男人們叫他們跟我好嗎？這不定是你自己的經驗，你這種沒有人抬舉的東西，我却沒有那經驗的。有好多

男人們，他們情願拿他們的靈魂來換我的
一份呢。我只須抬一抬我的手指頭，他們就
會來的。

格 你抬一抬你的手指頭，看他會來不會來。

白 我真要把你殺死才甘心！我不知道我却
爲什麼不把你殺死。

格 不錯；你是要拿別人來弄得倒霉藉以解
脫你自己的困難的。這倒是可以誇口的一
件事；有好多的男人要種情於你，只要你招
引他們，——這倒是可以誇口的一件事，是
不是？

白（含怒）我想你以爲像你這樣的人倒好，

好運者

——心腸是冰冷的，嘴舌毒如蛇。謝謝老天，
我却是一個有心腸的人；這就是爲什麼你
能夠欺負我却不能欺負你的緣故。而你
簡直是一個沒有膽量的人。你竟毫不爭鬧
的就把他讓了給我了。

格 是呀；我讓你去爭鬧去。我希望你成功呀。

（她很輕蔑的樣子轉身向別地方去，而正
要走向會食間那兒的門去的時候，薛爾肥
亞從那一邊的門進來了，後邊跟着克脫伯
脫森和克蕊坡，他們二人都向白利耶這兒
走來，薛爾肥亞則跑到格蕊斯那兒去。）

薛 我來到這兒了，那忠誠的拍蕊木耶叫我

來的。他好像告訴我說把這兩位家長也帶來的。好的：他們都來到這兒了。是什麼吵鬧的事情？

格（很平靜的）沒有什麼，親愛的。沒有吵鬧的事情。

白（忽然發起嬌來，身子震搖着摔倒似的，撐開着她的兩臂向克蕊坡。）爹爹！

克蕊坡（把她摟在懷中）我的寶貝心肝呀！是什麼事呀！

白（一邊哭着，一邊說道）她要把我趕出會去，我們都要丟臉了。她能夠趕我出會嗎，爹爹？

克蕊坡 啊，這個會裏頭的規矩實在是離奇得很，我却摸不清楚。（向格蕊斯）我可以問一句話嗎，茨蕊非爾突夫人？你對於我的女兒的品行是不是有點兒要申斥的地方嗎？

格 是的，克蕊坡大佐。我將要到委員部去申斥給他們聽聽去。

白 我早知道你總有一天要鬧得太過分的，

白利耶。（克蕊坡弄得沒有法子了，對着克脫伯脫森看）

克脫 你不要對着我看，台在這會裏頭一個父親的勢力是一點兒沒有用的。

克蕊坡 那末我可以問：你是因為什麼緣故

要申斥呢，茨蕊菲爾突夫人？

格 只因爲克蕊坡小姐是純粹的一個有婦人氣的婦人，就因爲這層緣故，她不合做會員的資格。

白 這話是不對的。我不是一個有婦人氣的婦人。我入會的時候是有人保證的，正同你入會的時候也有人保證的一樣。

格 是雀脫蓋斯先生保證你的，我想，由於你自己的請求。我來叫他做一個見證，證明你剛才在他的跟前和拍森木耶先生的跟前你的澈頭澈尾的婦人氣的行爲。

克蕊坡 克脫伯脫森，他們是在鬧着玩呢，還

是我是在做夢呢？

克脫（很可怖的樣子）這是真的，白。你是醒着呢。

薛 （拉着克蕊坡的左臂，很親熱的摟着他的左臂）親愛的老李波，范惠音克爾（李波，范惠音克爾在山谷中一睡睡了二十多年工夫，醒轉來時竟成了一個很老很老的老頭子了——見歐文之割紀，林譯拊掌錄——

——譯者）

克蕊坡 好，茨蕊菲爾突夫人，我就通只能說這句話了：我希望你成功辦妥你的申斥的事；而白利耶可以快快的看見這最暴厲的

制度的結局吧。(薛爾肥亞仍拌着他鬧着，

對着他笑。雀脫茲斯回來了)

雀 (在門那兒)我可以進來嗎?

薛 (放開克茲坎)是呀!人家要你來做見證

人呢。(雀脫茲斯進來了)是一件關於婦人

氣性的糟案子

格 (略避他們衆人，另有含意的樣子向雀

脫茲斯說道)你明白啦?(白利耶對他們很

妒嫉的樣子看着，她離開她父親稍走近雀

脫茲斯去。格茲斯大聲的往下說道)在委

員部前我希望你來幫助我一臂。

白 你若是有一點兒男人氣概，你就來幫助

我。

雀 我若是幫助你，我可就要被人家說我是

一個有男人氣的男人而被逐出這會去了。

況且，我自己却是在委員部裏頭的;我不能

夠做審判人的，也不能夠做見證人的。(向

格茲斯)你須得叫拍茲木耶做見證人;他

曾全都看見的。

格 拍茲木耶先生在什麼地方?

雀 剛回家去啦。

白 (自己忽然也打定主意，心想拍茲木耶

總不會不幫助自己的)拍茲木耶先生住

在賽肥以爾街幾號門牌內?

雀 九十九號。(白利耶從樓梯那兒的門很快的走出。他們衆人都很驚訝。雀脫蕊斯跟着她向門那兒走去，走到門那兒的時候，那門正碰回來向他的臉，他只好眼睛瞪着從玻璃窗看着她去了。薛爾肥亞跑向格蕊斯那兒去)

薛 格蕊斯，你去跟她去。不要讓她先碰見拍蕊木耶。她要去把她那最傷心的事情——她受的那些苦情，去告訴他去了——她要

去把他弄得完完全全的袒護她了。

克蕊玢 (暴跳起來) 薛爾肥亞！你說你的姊姊，竟這樣的說法呀，小姐？(格蕊斯緊握薛

好迷者

爾肥亞的手，安慰安慰她。格蕊斯於是很平靜的坐了下來。薛爾肥亞則在格蕊斯的椅子後頭站停，身子靠在椅子背上，看守着他們三個男人間的接續下去的談話。我老實的告訴你，茨蕊菲爾突夫人拍蕊木耶先生剛才已經約好我大家都去同他一塊兒吃下午的茶點去；而如果我的女兒是到他家裏去了，那末她只不過是乘他那約會的機會以脫身此處的一個十分爲難的情境吧了。我們現在都要到那兒去了。來，薛爾肥亞。(他轉身就走，後邊跟着克脫伯脫森)

雀 (驚惶起來) 站住！(他來到克蕊玢和克

一一一

脫伯脫森二人(的當間)有什麼可忙的?你
能夠給他些兒工夫嗎?

克蕊坡 工夫做什麼用?

雀 (他急得連話都說得很不聰明的了) 唉，
可以得一會兒的休息呀，你知道——他那
樣職業的人是很忙很忙的他一天到晚一
會兒工夫都沒有閒空的。

克蕊坡 但是白利耶在他那兒哩。

雀 啊，那不要緊：她是只不過一個人也讓她
得一個機會，可以把她的事情告訴他。我既
是委員部裏的一個部員，我想這樣倒是很
公平的。你可講理呀，克蕊坡：給他半點鐘工

夫。

克脫 (很嚴厲的樣子)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雀脫蕊斯?

雀 沒有什麼別的意思，我老實告訴你。只不
過替可憐的拍蕊木耶設想想吧了。

克脫 你有意在內。克蕊坡：我堅勸：他們立
刻就走的好。(他抓住那門的柄)

雀 (諂媚的樣子) 不要就走，不要就走。(他
把他的手勸攔的樣子放在克蕊坡的臂上，
往下說道) 克蕊坡，你用完膳之後就去趕
路，那是有害於你的肝的。

克脫 他的肝已經是治好了的了。走，克蕊坡。

(他把門開開)

雀 (抓住克脫伯脫森的袖子) 克脫伯脫森,

你是瘋了。拍蕊木耶要向白利耶提議和她結婚哩。我們須給他些工夫，他是不會，像你跟我似的在三分鐘工夫之內就提到那件事的一個人。(轉向克蕊坡)你可知道嗎？

——這件事將使我免脫我們在今天早晨所講的那件困難的事情哩——你跟我。克脫伯脫森三個人。你記得嗎？

克蕊坡 喂，雀脫蕊斯：那件事是可以當着衆人的面說出來的嗎？該死的，你有羞恥心沒有？

克脫 他是一點兒羞恥心也沒有的。

雀 (轉向克脫伯脫森) 這話講得不對——

你可不要太不善意待我呀，克脫伯脫森。你來幫助幫助我。我的將來的幸福，她的將來的幸福，茨蕊菲爾突夫人的將來的幸福，還有克蕊坡的將來的幸福，人人的將來的幸福都靠我們去到賽肥以爾街那兒，找見白利耶變做拍蕊木耶的已經定好了婚的新娘子這件事上頭。只要你們給他工夫，他一定要向白利耶求婚的。你知道你是一個很心善的，很講得通的人，又是一個乖巧得很的聰明的人，克脫伯脫森，一切你的糊塗

地方都不計。請你代我說一句話。

克蕊玢 我却很願意讓克脫伯脫森來決斷這件事，我也不疑惑什麼關於他的決斷是怎樣的。（克脫伯脫森很小心的把門關上，又回到屋中來，現出在想一件很重要的事的神氣。）

克脫 我現在要講一句有世界眼光的人的話：就是不負什麼道德的責任的。

克蕊玢 很對，白那自然。

克脫 所以，雖然我對於雀脫基斯的意見沒有一點兒同情，但是我想我們等候個——十分來鐘工夫——那也沒有什麼要緊。（

他於是坐下）

雀（快活了）啊，若是有什麼困難的情形，要待解決的，克脫伯脫森，你是最能幹的了。

克蕊玢（大大的失所望）啊，倘若這就是你的決斷，我也無法只好守我的約聽你的話就是了。我想還是坐下舒服舒服的好。（他也坐了下來，自己覺得等候一會兒工夫再到拍蕊木耶那兒去也不錯。）

雀（急躁不安）我不能夠坐定下來；我的精神這會兒真不安極了。事情是因為白利耶把我弄得真是神經亂極了，我簡直得自己也說不出怎樣來了。直等到我知道她的決

斷。茨茲菲爾突夫人常能告訴我近來的日子是怎樣的。白利耶確是一個最有決心的婦人，你當能知道。

克茲坎（跳了起來）啊，我來賭我的命！賭我的名譽跟良心！這可真是的！我這時立刻就要去了。來，薛爾肥亞。克脫伯脫森！我望你用你的明見看明這事的就裏。來同我們一塊兒立刻到拍茲木耶的家裏去。（他挺着身子走向門那兒去）

雀（失望得很）克茲坎：你在戲弄你的女兒的將來的快活呢。我只求你再候五分鐘。

克茲坎 五秒鐘我也不候了，先生。啊，真羞

恥，雀脫茲斯（他走了出去）

克脫（向雀脫茲斯，當他走向門那兒去，經過雀脫茲斯的身旁的時候）笨貨（他跟着

克茲坎走出）

薛 活該，你這木頭人（她跟着克脫伯脫森走出）

雀 啊，這些硬頭皮的老頭子（對格茲斯）我們現在沒有什麼事可以做啦，只好跟他們一塊兒去吧。我們只有使那大佐走得愈慢愈好這條法子。所以我想我就要離開你去了。

格（站了起來）你去好了。拍茲木耶也曾約

我來着，當我們在那邊講話的時候。（按：那邊，即指休息處。此句後應加「以頭點示休息處」或「以手舉示休息處」似為明瞭——

——譯者）

雀（驚異）你的意思不是說：你是要去的吧？

格 我大概是要去的。你想我會讓那婦人以爲我是怕去碰見她嗎？（雀脫繭斯一下子倒在椅中，長歎一聲）走呀！你不要這樣優：若是你再遲一會兒，你就要趕不上那大佐了。

雀 爲什麼我被生下來呀！我真可算做一個不幸的孩子了（他很失望的站了起來）好，

若是你一定要去，你就去（他撐開他的一只臂要攙她，她就湊上去）說起這個，我那時離開你之後，發現點兒什麼事？

格 我給了她一個教訓，關於她的品行的；這教訓她須到死也不會忘記。

雀（很贊成）這是很對的，我的親愛的。（他把他的臂一溜，溜到她的腰際。）親一個嘴，——來安慰安慰我。

格（很欣喜的樣子把她的臉湊上去）沒有出息的孩子！他親她一個嘴）好走了。（他們一同走出）

第四幕

拍茲木耶的屋子裏的一間休息室，在賽肥

以爾街。那暗淡得很可敬的家具是可以說得很合時的。跟拍茲木耶的外套和一雙硬袖口一樣。從正面的那些窗戶看進這屋子，瞧見那門在對面的牆近左手方面的屋角那兒。另有一個門，一個很輕巧的，開關起來一點兒沒有聲響的間隔另一間屋子的門，上面蒙着綠色的粗呢，是在右手方面的牆盡後頭；這門是引導入拍茲木耶診治室的。壁爐是在左邊，靠壁爐最近的一個屋角那兒橫放着一個高

好述者

背的睡榻和那牆正成一個九十度角。在右邊呢，那牆跟前放着一個書架，在那綠色的呢門前邊離得很遠的，呢門那邊是一內室，試行解剖所用的器具都備，門的上頭的牆上掛着一張茲勃茲脫解剖學學院的照片。在前面，靠右一點兒是一張用茶點的桌子。

拍茲木耶坐在一只環背的椅子中，這椅子的腳底那兒裝有小輪子；他在斟茶呢。白利耶在他過面坐着，她的背朝向火。他正在興高采烈的，她却垂頭喪氣的。

拍
(把他剛斟滿的杯子遞給她)來，喝一杯！

燒茶是我以為我自己很能幹的有限幾樣東西中的一樣。用餅嗎？

白 不用，謝謝你。我不喜歡吃甜的東西。（她把茶杯按下，嚐也不嚐）

拍 這茶怎麼，是不好嗎？

白 不是，這茶是很好的。

拍 我恐怕我是一個不會招待客人的人。其原因是，我是太專於我的職業了。我只在醫業中是顯名的。我差不多希望你有點兒什麼不可以鬧着玩兒的事發生；那樣你才可以使我施展我的學問和同情呢。照現在這樣，我能夠僅僅羨慕你而覺得快樂有你在

這兒。

白（很刻薄的口氣）——而愛護我，說好聽的事情給我聽！我覺得很奇怪：你不就給我一盆的牛奶喝嗎！

拍（驚訝）為什麼給你一盆的牛奶喝嗎呀？

白 因為我看你把我當做十分像是一個布

歐西牙的貴重的貓似的。

拍（要極力辯白的樣子）克蕊坡小姐——（即止住他的話）啊，你不用來辯白。我是慣於受那種待遇的！就是這類的情誼，我好像是總心想着要的。（諷刺的口氣）愈真不知道：那是怎樣的令人喜歡呢！

拍 我的親愛的克蕊玢小姐，這句話你說得太氣憤了！你這樣的人在路上走的時候，那

路上的人一看見就愛你的，這可以不必說，還有——我在會裏頭，我只要看看那些男人們的臉，我就可以知道倒底你曾經不多工夫以內待在這屋子裏沒有。

白（身子退縮得很厲害）啊，我很極他們臉上那種臉色啦。你可知道：自從我生下來之後，我却永遠未曾有過一個人關心我的？

拍 這話却是不確的，克蕊玢小姐。如果這話是說你的父親確是那樣的，或者是說雀脫蕊斯是那樣的，雀脫蕊斯愛你像瘋了似

的雖然你對於他却是很嫌惡的，我敢說我是很關心你的。

白（驚起來）誰告訴你說雀脫蕊斯是愛我的？

拍 怎麼，他自己告訴我的呀。

白（深刻的，尖銳的定案）他在這世界上僅僅關心一個人；而這一個人就是他自身。他的全部性情中沒有一處不是自私自利的，他一刻鐘也不拿真心來待——（嗚咽一聲塞住她的喉嚨；她很動情的樣子站了起來，哭道）你們男人們統通是相像的，沒有一個男人不是這樣的。就說我的父親吧，他

只不過把我當做一件玩物似的。（她走到

火爐跟前站着，她的背朝向他）

拍（很謙卑的跟着她）我不敢擔承你這話：

我實在不敢。

白（叱他）那末爲什麼你跟雀脫蕊斯談論

我，在我的背後？

拍 我們所講的話沒有一句是屈辱你的。在

我的跟前，沒有一個人敢那樣的。我們講了

些最切我們的心事情。

白 他的心啊！上帝呀，他的心！（她坐下在

那睡榻上而把她的臉藏起來。）

拍（很悲慘的）我恐怕你仍然是很愛他的

吧，克蕊坡小姐？

白（把頭一下子抬了起來）若是他說那句

話，他却是在說瞎話呢。若是你聽見我說是

關心他的，你不要相信那話，那是瞎造的謠

言。

拍（很快的跑向她跟前）克蕊坡小姐，那

末是不是可以讓我行事啦？

白（覺得這談話沒有興致了，對着火注視

着看）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拍（很焦躁的）你應該看得出我的意思來

的。否認你跟雀脫蕊斯的關係之謠言，不要

拿幾句話來否認——拿幾句話來否認，那

是不行的——只要你來做我的妻，那就可
以否認那謠言了。（很誠懇的）你信我這話：
我是不單單因為你的美容纔心裏頭愛你
的！（曰利耶欣喜起來，很快的朝上向他看
看）我認識好多別的好看的婦人呢。我愛
你的緣故是因為你的心腸非常之好，因為
你的忠誠，因為你的純粹的真性，（曰利耶
站了起來，向他注視着，氣也喘不過來的心
中有一個新的希望）又因為你的天所厚
賜的品格——你這天所厚賜的品格却只
被發展了一半兒，原因是：那些在你的左右
的人們從來沒有懂得你是具有何等樣的

品格的人。

曰（對着他眼不轉睛的看着，可是自己却
不免漸漸的變得一種帶譏諷的懷疑樣子）
你把我這些好處都真正的瞧出來了嗎？

拍 我覺得是那樣的。我是孤獨的在這世界
上的；而我需你來做我的夥伴兒，曰利耶。這
就是怎樣我預先知道你也。是孤獨的在這
世界上的。

曰（裝出像做戲似的那種動情的樣子）你
這句話却說得對啦。我的確是孤獨的在這
世界上的。

拍（很膽小的樣子走近她的身旁）我有了

你，我就不是孤獨的了。而你——你有了我？

白 你！（她急走開了些兒不讓他碰着，躲避到那用茶點的棹子那兒）不，不。我不能把我自己——（她說不下去了，覺得很煩惱；

很不心定的樣子往她的四週圍看）啊，我不知道怎樣才好啦，你不能希望我做到那個地步。（她坐了下來）

拍 我對你的信心却是比你對你自己的信心還要深些呢。你的天資却是比你心中所認的那樣的豐美還要豐美些呢。

白 （很疑惑的）你真正的相信我是一個淺陋的，妒嫉的，惡鬼似的脾氣的東西嗎？他

們那些人都復造我是一個那樣的東西！

拍 我已經整備好來把我的快活交在你的手掌之中了。這句話可以證明我的心目中的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白 不錯；我相信你是真正的關心我的。（他急急的走近她身旁；她的感情猛然的變了，面舉起她的手來一邊站起身子來好像要打他似的，嚷着道）不，不，不。我不能夠。這是不可以的。（她向門那兒走去）

拍 （很仔細的釘住她看）是不是雀脫蕊斯？
白 （站住，回過她的身子來）啊，你竟想那個呀！（她走了回來）你聽我跟你說。若是我說

一聲，允許你啦，你可答應我不再來招我呀？

——讓我得些兒工夫想想透我們的新的關係之意。

拍 我最誠心的答應你啦。我隨便怎樣也不來逼迫你的。

白 那末——那末——（允許你啦）我允許你啦（他歡悅得很的正要叫嚷出來，她不要他那樣）好啦，不用再說啦。讓我們把這忘記了吧。（她仍舊在棹子旁邊坐下）給我再斟上點茶兒。（他急急趕向他的老位子那兒去，當他走過她的時候，她把他的手攔在他的臂上，她說道）你好好的待我呀，寶

好迷者

西；我需你好好的待我，我覺得真苦極了。

拍 （快樂極了）你叫我寶西啦！極極啦！（雀脫蕊斯跟克蕊坎進來。拍蕊木耶急跑上去迎他們，快活得很。）很欣喜看見你到我家裏來，克蕊坎大佐。很欣喜看見你到我家裏來，雀脫蕊斯。請坐。（那大佐在那睡榻的一頭坐下）其餘的人在哪兒呢？

雀 薛爾肥亞把克脫伯脫森拉走到伯林頓拱路去買些兒牛奶方塊糖去了。他喜歡哄她吃那牛奶方塊糖。他心裏頭以為這是一種婦人的嗜好。再者，他自己也是很喜歡吃牛奶方塊糖的。他們就要到這兒了。（他一

1111

一步一步的走到那內室那兒假裝去細看那
葛勃蕊脫照片，借此他可以離開白利耶愈
遠愈好。

克蕊坡 不錯；而雀脫蕊斯牢攪着跟我說從

柯昂克街到賽肥以爾街有一條近道兒在

康杜以脫街裏頭一處地方。拍蕊木耶，你可

會聽見過這種糊說瞎料的話嗎？後來他說

我的衣服是有點兒舊了，他要我進波爾衣

服店去定製一件新的。拍蕊木耶，你看我的

衣服是舊了嗎？

拍 我看你的衣服不舊。

克蕊坡 我也以為我的衣服不舊。後來他又

要和我辯論起埃及戰事來。我們不然該早
到一刻鐘工夫，就因為他那瞎糊攪纏到遲
了。

雀 （仍在靜觀默察的看那葛勃蕊脫照片）

我會盡我的力設法把他拌住不讓他來攪

你，拍蕊木耶。

拍 （很感激的）你來得正是時候。克蕊坡大

佐，我有點兒很要緊的事要對你說說。

克蕊坡 （大驚的跳了起來）是祕密的事，拍

蕊木耶，我知道這一定是祕密的事。

雀 （很驚奇）自然是祕密事啦。我正要請你

到我的診治室中去哩；那兒一個人也沒有。

克蕊坎小姐，請你原諒我，我不在這兒的時候，雀脫蕊斯可以招待招待你。（他領着克蕊坎向那綠色的呢門那兒走去）

雀（咳呆了）喂，我說，你還是等其餘的人來了再說，好不好？

拍（歡躍）不必再遲一會兒了，我的最好的朋友。（他扭雀脫蕊斯的手）來，大佐，你來。

克蕊坎 遵命，拍蕊木耶，遵命。（克蕊坎跟拍蕊木耶走進診治室中去。白利耶轉過頭來，很輕蔑的瞪着雀脫蕊斯。他的神經都亂了：他的臉色一霎時完全變了樣了。她忽然的站了起來。他駭了一跳，於是急急的走到那

桌子和書架的當間來。她走到桌子後頭那邊來，他即躲到桌子的前邊來，正對着她。）

雀（發急）不要這樣，白利耶。你可不要濫用你的機會呀！我這時已經是在你的勢力範圍之內了。這一次你且忍耐點兒，不要做出一齣戲來呀。

白（很輕蔑的）你以為我是耍來碰你嗎？

雀 不。你自然是不要來碰我的。（她在她的一邊往前走近桌子來。他在她的一邊往後退。她十分看不起的样子對着他瞧，忽然搖搖擺擺的走到睡榻那兒去，很端莊的坐了下來。他這時被放脫了。於是就長歎一聲，倒

在拍葛木耶的椅子中)

白 到這兒來。我有點兒事要對你說。

雀 叫我到你那兒來嗎？(他把他坐的椅子

推近一點兒向她)

白 到這兒來，我說。我可不來對你這麼半遠的叫嚷呀。你是怕我嗎？

雀 我真怕極你啦。(他把那椅子慢慢的移向睡榻的盡頭那兒去，心裏頭非常的疑懼。)

白 (心中已經想過一番的有意的屈辱)那個婦人曾告訴你說她已經把你讓給了我，而不再想來打她的勝仗了嗎？

雀 (誘服的樣子向她很輕的說道)顯給人

家看看：你也能夠瞧她那樣犧牲的。你把我丟棄了吧。

白 犧牲！你還以為我尋死的一定要嫁給你嗎，是不是？

雀 我恐怕你的心思是不大正當的吧，白利耶。

白 你這下流東西！

雀 (歎一口氣)我承認我這個人不是一個過於君子人的人，即是一個不及君子人的人，白利耶。你有一次曾給我機會使我自己懷疑起來，我因此得着了好多益處。

白 確是的。我可從來沒有跟你說過那話呀。

如果你的行爲不能夠像一個君子人的行爲一樣，那末你還是仍舊去跟那已經丟棄了你的那個婦人做伴兒去的好——要是那種冷血的，沒有勇氣的東西能夠稱爲一個婦人（她很端莊的站了起來：他駭得把他坐的椅子連同他身子一推推到桌子那兒去。）我現在可知道你了，李歐拿突，雀脫，葛斯，我真把你看得透而又透了，你的假情假義，你的卑賤的毒心腸，你的殘忍，你的虛榮，——我統通都看透了。你所想要得着的已經被一個更配得上我的人贏去了。

雀（跳了起來，走近她身旁，很急切的樣子

好迷者

喘着氣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說明出來呀！你已經答——

白 我已經和拍蕊木耶訂了婚啦。

雀（大悅）啊，我的心肝兒白利耶！（他想要去摟抱她）

白（退縮——他抓住她的兩手握著不放）你敢！你是瘋了嗎？你是要我叫拍蕊木耶先生來嗎？

雀 你把人人都叫來，我的親愛的——你在倫敦的人統通都叫來。我以後再也不會野蠻的——來抵禦我自己——來使你害怕我。我真是極其的盼望着這個日子哩！你

現在可知道了：我不要你來嫁給我，我也不

要你來愛我：讓拍蕊木耶去享受這些個吧。

我只要觀望着你的快活而心中毫不存什

麼別的心的感着你的快活，（嘴親她的左

手）我的親愛的白利耶，（嘴親她的右手）

我的好看的白利耶。（她強脫了她的兩手，

舉起她的兩手來，好像是要打他似的，如同

昨天晚上她在克脫伯脫森的家裏一樣。）

現在你來駭我是沒有用了：我不怕你那兩

隻手——世界上最可愛的這一隻手呀。

白 你怎麼竟有臉一下子又變得像這個樣

子呀？你屈辱我也屈辱得夠啦，把我弄得苦

也苦極啦！

雀 不要管那個，最親愛的：你從來未曾知道

我的苦衷你永遠也不會知道我的苦衷了。

我們的那個會解剖的朋友終究做出一個

很滿意的試驗出來了。（我們的那個會解

剖的朋友）係指「拍蕊木耶」試驗即指

求婚事——譯者）

白（很情急的）你這個人纔是會解剖的人

呢——你這個解剖的人遠比他那個解剖

的人更爲狠心，更爲放恣。（此句意義見後

自明——譯者）

雀 不錯，可是就因此我纔從我的試驗中學

得比他多得多哩！而那些受我解剖的人們也跟我一樣的學着很多的益處。就在這層事上頭，我的道德的高尚性纔可以看得出呢。

白（又坐下在那睡榻上，很傷心的打趣說道）好啦，你不用拿我再來試驗了。你若是要找一個受解剖的人，你可以找你的格蕊斯去。

雀（責備她的樣子，在她旁邊坐下）而你竟迫我去向她求婚以躲避你！假如她已經答應了我，我現在應該在什麼地位啦？

白我現在在什麼地位呀？——我想，我現在

好讀者

是已經答應了拍蕊木耶，要和他結婚了。

雀 但是我也須把格蕊斯弄得很快活的，若是我娶了她。（白利耶冷笑）可是，現在我又想到這一層，你也須把拍蕊木耶弄得很快活的。而，却是如果你不答應他，他須極其的失望。可憐的鬼呀！

白（她的脾氣一時又發作起來）他比你好多！

雀（很謙卑的）我承認你這話，我的親愛的。
白（很憤激的）不要叫我你的親愛的。你說我也須把他弄得很快活；請問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是配不上他嗎？

一二九

雀（現出自己也說不定的樣子）啊，那可就要看你說「配得上」是什麼意思了。

白（很急切的）你若是先前會打定主意要把我弄得配得上你，那你倒可以辦得到的。你那時候，有一種勢力，可以要我怎樣我就怎樣。我呢，那時候，像是一個孩子似的在你的掌中；這個你自己也知道的。

雀（嘻嘻的默認）是的，我的親愛的。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無論何時你生起妒嫉心來而哭着大鬧起來，我却總能夠把你弄得快快活活的完事，只要我牢候着你而很吃力的牢安慰着你就行。等到你，那時候，已經把你

的脾氣發夠了，而把你所妒嫉的那個人罵得各樣說不出口的話都罵了出來，而又把我辱罵起來，經兩個鐘頭的工夫，滿心稱意了，於是起了反動了；而你到末了竟平靜下來，變得有一種可以安慰的快悅之情感，這情感就使得你覺着自己是有天上的仙女那樣的好而慈善呢。啊，嗚嗚，你的這一種好處我領教了；碰着你發脾氣的時候，你不舉心裏頭以為我是在引你的內在的溫柔性出來呢；可是我心裏以為你是在引我的內在的溫柔性出來呢，你於是盡量的享受起來，享受得竟超過了你所應該享受的那分

兒。

白 照你這樣說來，那末，我簡直得一點兒好的地方都沒有了。我是一個極其低賤的沒有價值的婦人。這話是不是？

雀 若是人家，照你批評別人的樣子，來批評你，那末人家一定批評你是一個低賤的，沒有價值的婦人的。從平常的見地看來，對於你却沒有一句話可以說的，白利耶——一句話也沒有。所以我就得去想出些別種的見地來袒護我的自尊心。當我記起我曾經怎樣的愛你來着。啊，我從你那兒却學得好多從別地方學不到的事情——從你那兒，

好幾者

而你，却不能從我這兒學得一件事去。我把你當做一個傻子似的弄着玩；而你却因而賜給了我許多智慧；我把你的心都弄碎了；而你却賜給了我許多快樂；我曾使得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婦人氣概竟咀咒起來，而你却使得我的男人氣概顯露了出來。啊，我的白利耶呀，我希望你永遠永遠享幸福！（現出真正的情緒來，他拿起她的手來。又要用嘴去親她的手）

白 （急強脫了她的手，很嫌惡的樣子）啊，請你不要再講這些難受的刺人的話了。

雀 （笑着訴於天）她說：這些話都是難受

的刺人的話好好，好，我以後再也不跟你講那些話了，我的頂親愛的。這不過是說：你是一個很美的婦人而我們都是很愛你的。

白 請你不要說這話：我恨這話的。這話好像是在說我是只不過一個畜牲。

雀 嘿！一只好玩的畜牲却是一件很希罕的東西呀！我們且不要看輕那些畜牲呀，白利耶。

白 你的心目中確以為我就是這個樣子。

雀 喂，白利耶：你是不盼望我來羨慕你，因為你的道德的緣故嗎？（她轉向他，對他恨恨的看。他很害怕的跳了起來，倒退走開她那

兒，她站了起來跟他上前去，很慢的，很專心的。）

白 （徐徐的說道）我已經看見你被那個下賤的東西大大的迷昏了，那個下賤的東西是一點兒道德都沒有的。

雀 （往後退着說道）你走開點兒，白利耶。不要忘記你和拍蕊木耶二人的新的關係呀。

白 （在屋子的中央，追上了他）不要管拍蕊木耶：這是我的事（她抓住了他的衣服的外領在她兩手中，而對着他眼不轉睛的看。）啊，只要那些人們——你跟他們，講得很好聽，很是伶俐的人們——只要——他

們能夠知道你像我知道你一樣！有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很奇怪，爲什麼牢留心着你。

雀（對着她現出快樂的樣子）只不過有時候嗎？

白 你這欺心的人！你這詐騙的人！你這可憐

的小偶像！（他的臉上現出快活的樣子）啊！

（她一半像大怒的樣子，一半像很柔情的

樣子發作起來，她把他的身子搖動着，對他

咆哮着像一個母老虎對她的小老虎咆哮

一樣。拍蕊木耶和克蕊玟正在這時候從那

診治室裏出來了，他們倆看見白利耶和雀

脫蕊斯兩人的神情都吃了一驚。）

克蕊玟（大嚷道，極其的受窘）白利耶！（白

利耶放開了雀脫蕊斯，但是她却在她的原

處很輕侮的樣子，這時他們倆走上前來，克

蕊玟在她的左邊，拍蕊木耶在她的右邊。）

拍 是什麼事呀？

雀 沒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你不久就要嚐

這個滋味了，拍蕊木耶。

克蕊玟 這真是的，白利耶，這樣子的行爲却

是太出乎平常了。這個對於拍蕊木耶是很

不妙的。

白（冷冷的說道）倘若拍蕊木耶先生不願

意，他可以解散我們倆的婚約。（向拍蕊木

耶)請你不要猶疑不決。

拍 (很疑惑的,很情急的對她看着)你願意

我解散嗎?

雀 (大驚)瞎說!你可不要這樣心急的從事

呀!這是我的不是。我把克蕊小姐給弄惱了,——我屈辱了她了。不要再提這些事了,

不要把萬事就這樣弄糟呀。

克蕊 這真是再要煩惱也沒有的了。我不能夠相信你屈辱了白利耶這句話,雀脫蕊斯。我相信你把她弄惱了——你把隨便誰都會給弄惱的:我可以賭咒說你是把隨便誰都會給弄惱的——可是,屈辱!——你說

屈辱是什麼意思?

拍 (很情急的)克蕊小姐:我用十分的禮

儀和誠心請求你跟我坦坦白白的。你和雀脫蕊斯二人當間的關係是些什麼?

白 你去問他去。(她走往壁爐那兒去,背朝向他們)

雀 那自然:我來懺悔。我心裏頭很是愛克蕊小姐的——我心裏頭一向總是愛她來着;所以我自從那時認識她之後,我就拿我的求婚的話來迫她;可是,牢是沒有用:她是極其的看不起我的。剛才一會兒工夫以前我看見了我的情敵的快樂的情景,我就禁

不住說了一套難聽的刺戟的話；而她——
噢，她那時就略微的搖動了我一下子，正如
你們看見的那個樣子。

拍（很俠義的樣子）我將永遠不忘記你會
幫助我把她弄到手，雀脫蕊斯。（白利耶很
快的把她的頭轉過來，她的臉上現出一股
怒氣。）

雀 噫！啊！天呀，請你不要提這事了。

克蕊坡 這些話却和你今天早晨告訴克脫
伯脫森跟我的那些話大不相同了。請你原
諒我說這句話：我說你剛才所說的那些話
聽起來好像是近於真情似的。喂：你先前是

在欺弄我們，是不是？

雀 你問白利耶吧。（拍蕊木耶和克蕊坡都
轉向白利耶。雀脫蕊斯很固執的樣子不動，
直對着他的前面看。）

白 他那些話是很確的。他曾經種情於我來
着；他曾經迫我來着；而我是極其的看不起
他的。

克蕊坡 不要計較這個了，白利耶：這是很不
好的。一個男人當沉入情海之中的時候，他
自己也管束不了自己的。（向雀脫蕊斯）你
且聽我跟你講，雀脫蕊斯。當我是一個年輕
小伙子的時候，克脫伯脫森跟我兩個人都

愛上了那同一個婦人了。她寧願嫁給克脫伯脫森。我那時真是驚愕得萬分；我哪能說一句反對的話呀！但是我知道我的責任；我就照我的責任做了。我就把她讓給了克脫伯脫森了，而希望他能夠快快活活的。當我們倆相隔好多年之後於這一次碰見了，他在今天早晨曾告訴我，說他因為那莊事體至今是很敬重我，很贊成我這個人的。而我是很信他那話的，而覺得倒很好過。（很重的聲音說道）霍脫茲斯：拍茲木耶跟你今天所處的地位正和克脫伯脫森跟我在三十五年前七月中的一個晚上所處的地

位一模一樣。我聽你怎樣擔當這件事情？

白（氣憤憤的說道）他怎樣擔當這件事情，哼！這可真是的，爹爹，你這話却說得太過了。若是克脫伯脫森夫人那時候不願意要你，那你倒可以把她讓給人家自己落得很慷慨的去。做一件有道德的事，這正同寶西那時不准你喝酒你就成爲一個完全戒絕酒的人而做下了一件有道德的事一樣。但是他不能算有道德對我。我已經拒絕了他了；而如果他不同意這樣他可以——他可以

霍 我可以勉強忍之。真的，克茲坎：你信我這

話呀。我一定勉強忍之。（他垂頭喪氣的走開去，把他的兩手放在他的衣袋內。身子靠住那書架。）

克蕊玢（惱起來）白利耶！你竟不敬重的對待我了呀。我並不是要訴我冤；可是你剛才所說的那一套話真是說得我太不體面了。

白（忽然哭泣起來，將身子倒在那只大椅子中）這世界上還有什麼人可憐我——

不以爲我是極其下賤的嗎？（克蕊玢和拍蕊木耶兩人都很驚惶的趕到她那兒去）

克蕊玢（懊悔）我的寶貝兒；我一點兒也沒有說你是——

白 是不是我一定要受兩個男人們的買賣商議的——從這一個人賣到那一個人，像那市場中的一個奴隸一樣，而我自己却不能夠說一句話來剖白我自己？

克蕊玢 但是，我的愛兒呀，——

白 啊，走開，你們全都走開。讓我一個人坐在这兒吧。我——啊啞——（她加力的哭得動情起來）

拍（責備克蕊玢）你把她損得太厉害了，克蕊玢大佐——真太厉害了。

克蕊玢 但是我並沒有存心呀；我沒有說過什麼呀。雀脫蕊斯：我是太嚴了嗎？

雀 你忘記了女兒們也是要革她們老人家的命的嗎，克蕊玟？而你必然不會這樣盛氣

凌人的對待隨便哪個已長大成人的婦人的，若是那婦人不是你自己的女兒。

克蕊玟 你這話的意思是不要我對待我的女兒像我對待隨便哪個別的女孩子一樣嗎？

拍 我應該說是必當如此的，克蕊玟大佐。

克蕊玟 啊，把我占辱了，若是我那樣。這真是的！

拍 若是你這樣說法，我就沒有什麼再可說的了。（他走到屋子的那邊去帶着怒惱的

嚴尊樣子。他走到書架那兒站住。背靠着那書架在雀脫蕊斯旁邊。）

白（嗚咽一聲）爹爹。

克蕊玟（惕惕然轉向她）噯，我的愛兒呀。

白（眼淚汪汪的舉眼朝上對他看，用嘴親他的手）不要管他們。你不是存心的，爹爹，是不是？

克蕊玟 不錯，不錯，我是一點沒有存心的，我的寶貝呀。得啦，不要哭泣。

拍（向雀脫蕊斯說，眼睛向白利耶看着，現出很樂意的樣子）她是多麼的好看呀！

雀（舉起他的兩只手往上）啊，謝謝，上天佑

你，拍蕊木耶！（他離開了那書架，於是坐在那睡榻的盡頭那兒去，離火半遠的那一頭兒。同時薛爾肥亞來了）

薛（對着白利耶深思細看）又哭起來啦！好呀，你真是一個有婦人氣的人！

克蕊坡 不要來攪擾你的姊姊，薛爾肥亞。你知道她是忍受不住的。

薛 我是爲她的好處說的，爹爹。這世界上的人們不能夠全都會知道她是我們家裏的那位嬰兒似的人的。

白 你就要吃耳刮子快啦呀，混蛋！

克蕊坡 噯，噯，我的親愛的孩子們呀，這可

真是的！白利耶：在茨蕊菲爾突夫人未來到這兒之前，你把你的眼淚擦擦乾，放好你的手絹兒。她跟白一塊兒來。

白（站了起來）那個婦人又來啦！

薛 又要鬧了！你放恣吧，白利耶！

克蕊坡 閉住你的嘴，薛爾肥亞。（他很威風的向白利耶說道）噯，瞧這兒，白利耶。

雀 好呀！老爺子們發起雷霆之怒來啦！

克蕊坡 請你不要說話，雀脫蕊斯。（不容爭議的向白利耶說道）我們要試一個男人的或是一個婦人的品行，我們只要看他們在爭吵之時是怎樣的行爲就可以試得出

來了。若是在事情很順當的時候，那誰都能够脾氣很好的。好，你今天在那邪道的會裏頭說過你不是一個有婦人氣的婦人。很好，我且不管那個。可是，如若等到茨蕊菲爾突夫人進了這屋子，你仍是不做出一個太太的樣子出來，那，你須得做出一個紳士的樣子出來；而我既是很心疼愛你的，我也就不得不置你於度外而把你當做已經是死了，我這樣待你完全是待你像我的兒子一樣。

拍（規諫）克蕊坡大佐——

克蕊坡（即截住他）不要做傻子，拍蕊木耶。

白（眼淚汪汪的求恕）我覺得，爹爹——

克蕊坡 不要撒嬌。我現在不是像你的爹爹對你講話呢，我現在是像你的指揮官對你講話呢。

薛 好呀，抬出那塊老「肥克托利亞」十字勳章「來啦！」克蕊坡恨恨的朝她看；她就奔到雀脫蕊斯的後邊去，忽而坐在那睡榻中，雀脫蕊斯和薛爾肥亞二人的肩却巧相連，臉朝向兩對面。克脫伯脫森跟格蕊斯二人來到了，格蕊斯在門的近處站停，她的父親則走向克蕊坡和拍蕊木耶等一塊兒去）

克蕊坡 啊，白，你來到這兒啦。喂，拍蕊木耶：你

把那事告訴他們。

拍 茨蕊菲爾突夫人——克脫伯脫森——

請允許我把我的未婚妻介紹給你們。

克脫 (走上前來攙拍葛木耶的手) 恭賀你

呀! (拍葛木耶走向格蕊斯那兒去和她攙

手) 克蕊坡小姐, 你當收領我的慶賀, 還有

格蕊斯的慶賀, 你當一樣的收領的, 我盼望。

克蕊坡 她當收領, 白。(命令式的口氣) 噯, 白

利耶。(白利耶慢慢的站起)

克脫 噯, 格蕊斯。(他領她到白利耶的右旁,

於是自己去站在壁爐跟前的毡上, 背朝向

火, 對他們倆看着。克蕊坡却在那邊看守着)

好迷者

格 (聲音很輕的向白利耶一個人說道) 你

現在竟已顯明給他看, 你沒有他也行的! 現

在我把我所說的話統通收轉回來, 你可否

跟我攙挽手嗎? (白利耶很痛苦的样子把

手遞過去, 她的臉朝着別地方) 他們以為

這是一個很快活的結局, 白利耶——這些

男人們——我們的主意者! (她們倆手拉

着手站着, 不做聲)

薛 (背靠後橫在睡榻上, 暗暗的對雀脫蕊

斯說道) 是不是她已經真正的甩開你了?

(他點頭稱是。她很疑惑的樣子對他看, 又

接下去說道) 我心想你甩開了她了。

克脫 喂，拍葛木耶，你可記住不要受雀脫茲。
斯來調笑你定婚的事呀。他自己現在也和你的情狀一樣。他已經和格茲斯訂好了婚約了。

白 (把格茲斯的手放開，氣也喘不上來，恨恨的說，可是不大暴烈) 又來了！

依 (急急的站起) 不要駭。這事都已完了。

薛 (很怒的站起) 什麼！你把格茲斯也甩開了嗎？真不要臉！(她走到屋子的那一邊去，大怒不息)

雀 (跟在她後面，把他的手安慰她的樣子放在她的肩上) 她不要我，我的老朋友——

——這話就是說(轉向其餘的人們)除非茨非爾突夫人重新又改變了她的意志。

格 我沒有重新改變我的意志；我希望我們以後仍舊做很好的朋友吧；可是沒有什麼再能夠引誘我來嫁給你。(她在壁爐的近旁取了一張椅子坐下，十分安逸的樣子)
白 啊！(她覺得安慰了，於是坐下，歎了一口氣)

薛 (安慰雀脫茲斯) 可憐的老李歐拿突呀。

雀 不錯：這就是好速者的運命了。我就免不得要一生一世的好速下去了。沒有家務事可說了，沒有家庭之樂可言了，也不會有小

孩子們了，我不會跟克脫伯脫森有什麼關係了！沒有一個人要嫁給我了——除非你，

薛爾肥亞——好不好？

薛 我才不懂得這些事呢，雀脫茲斯。

雀（向他們大眾）你們瞧！

克茲坎（插入雀脫茲斯和薛爾肥亞的當

間說道）喂，我說你真不應該拿這些事情

來說笑話的；賭我的生命，賭我的靈魂，我說

你不應該的，雀脫茲斯。

克脫（在那壁爐前的毯上站着說道）他碰

着神聖的事情他就只會拿牠們來說笑話。

這是「新派」的人。謝謝老天，我們都屬於

「老派」的，台！

雀 克脫伯脫森：不要這樣用象形說話。

克脫（大怒起來）象形這是易卜生主義的

一個罪狀。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雀「老派」這個象形，我却從來沒有聽見過！

你自己不要以為你代表那「老派」呀！這世

界上是從來沒有什麼「老派」的！

克茲坎 我在這一層簡直得反對你，我贊成

！當我在年輕的時候，關起牌來總不會偷

牌的，所以我更其不會做出像你現在的那

樣行為來的。我屬於「老派」的。

雀 你的年紀漸漸老了，克茲坎；而你却要藉

年紀老而捏出你的老牌子來了——這是你的老脾氣。

克蕊玢 喂，我說的，雀脫蕊斯；我盼望我沒有得罪你，（要講和的心使他叫嚷出來）唔，恐怕我剛才不應該說那「偷牌」的一句話吧？我收回那句話。（他把他的右手遞給雀脫蕊斯）

雀（取了克蕊玢的右手）沒有得罪我，我的親愛的克蕊玢；一點兒也沒有得罪我。我却並沒有意思要發什麼性子。但是（往四週看看其餘的人是否在聽他的話，然後暗暗的向克蕊玢說道）只要為我設想設想！

——眼看着一個情敵快快活活的！——

克蕊玢（很響的聲音，很堅決的口氣說道）雀脫蕊斯：你須得做出像一個男子的樣子來呀。你的責任是明明的在你面前。（向克脫伯脫森）我這話是對的嗎，白？

克脫（很堅硬的說道）你這話是對的，白！

克蕊玢（向雀脫蕊斯）你趕快跑去，慶賀白利耶。做出受過教育的紳士樣子去慶賀她去。臉上要帶着笑的呀！

雀 大佐：我就去。我的身上的筋肉，一根也不讓牠洩露出我心中的難過來。

克蕊玢 白利耶，雀脫蕊斯還未曾慶賀過你

呢。他現在來慶賀你啦。白利耶站了起來，

把眼睛很凶的瞪着雀脫蕊斯）

雀

（當雀脫蕊斯剛要往前去的時候，她在

雀脫蕊斯的後邊很快的輕聲說道）留神

呀！她預備好要打你呢。我知道她。（雀脫蕊

斯站住，向白利耶很小心的看着，打量打量

情景。他跟白利耶二人眼不轉睛的互相注

視着有片刻工夫。格蕊斯輕輕的站了起來，

於是走近白利耶）

雀（略微回轉過去向傑爾肥亞輕聲說道）

我去碰碰運氣看。（他就很不疑惑的走到

白利耶跟前去）白利耶（他恭恭敬敬的伸

出他的右手給她）

白（精力已竭，任她自己去握他的手）你是

不錯的。我是一個沒有價值的婦人。

雀（得意的樣子，嘻嘻的辯說道）啊，爲什麼？

白 因爲我沒有那樣的勇氣來殺你。

格（把她接在手臂中，當她往他的那面摔

下去的時候，差不多暈了過去）啊，不要

做一個好速者當中的英雄。（雀脫蕊斯很

樂的樣子，也不一點兒覺得難過，直笑着搖

他的頭。其餘的人們對着白利耶很可憐的

看，而竟有一點害怕，覺得這一次是頭一次

碰見一個很烈害的悲痛。）（全劇終）

原书空白页

鰥夫之室

第一幕

(一九一八年八月間，一個美麗的下午，來因河畔染末更地方，有一旅館的酒園園開一門，下臨流向蚌埠的來因河水。園在右邊，旅館在左邊。園傍附有一木建小屋，亦有一門，題曰會食堂。一侍者在那裏侍候。)

(一對英國的遊歷者，從旅館內走出來。年少的叫做亨寶，儲冷柜，約二十四歲；身肥，額闊，髮黑，且剪得很短，帶着輕佻的醫學生

的形狀，坦白，急躁，微有孩子氣。那一個叫做偉廉伯柯肯，年紀較大——或者過了四十，還作興有五十——是個憔悴的，蒼老的，貧髮的斯文人；忠實，暴躁，他一付無情的眼珠構造得很可笑。)

柯 (在旅館門口，傲然向侍者叫道) 給我們送兩杯啤酒來。(侍者去取啤酒。柯肯走進花園。) 我們已經估得這旅館內景緻最好的地方了。亨寶，感謝我的機變。明日早晨我們將要離開此地，往孟司和佛蘭霍梯去。佛蘭霍梯地方有個貴族的私宅裏面，藏着一尊很雅致的婦人影像。還有一所動物園。第

二天再遊盧染柏，那裏有世界刑具最完備的收集所。

儲 對呵！您去看火車表，您去麼？（他取出一張報紙，放在桌上。）

柯 （跨過身子來坐下）吧！這桌子上滿了的灰塵。這些外國人很沒有清潔的習慣。

儲 （高興）不要管他；這是不相干的，老談友。高興些，畢來，高興些。您自己要快樂點。（他把柯肯推坐在椅子上，自己對着柯肯坐下；取出他的煙管，咕噪咕噪地唱起來。）

瀉出來因的酒，讓他長流。

好似一條自由的，有界線的河——

柯 （發怒）亨寶，您還記得您是個文雅人，不是個亨白，特得假期日的商人，總要做點普通的儀式。在倫敦的地方您會如此的舉動嗎？

儲 呵，腐敗極了！我出外邊來是爲娛樂我自己。假如您剛纔完畢四年醫學校的功課，經過一回試驗，又在醫院過了些時，您也是如此的。（他又唱起來。）

柯 （立起來）您出來遊歷，若不像個文雅人，您就一個人去遊歷罷。這樣實在弄得英國人在大陸上不受歡迎。對着鄉下人還不要緊，但是自蚌埠上船的人皆是英國人。這一

下午不知他們怎樣的打量我們，我已經是不高興得很。你看看我們的形狀罷。

儲 我們的形狀有什麼壞處？

柯 便衣，我親愛的人，便衣。在船上穿着一件小便衣是很平常的；但是在這旅館裏，有些人一定要更衣進膳的；您除了那羅夫克短衫外沒有別的，您若不從形狀上面去表示，他們那裏知道您是個尊貴的人哩。

儲 呸！船上的人是地球上的廢物——美國人和各種的人。他們可以自己吊死，畢來。我不討這些麻煩。（他燃着一枝火柴吸起煙來。）

柯 在廣衆中不要叫我做畢來，儲冷柜。我的名字叫柯肯。我決信他們是些重要的人物。您自己很注意那父親奇特的形狀。

儲 （立刻變成嚴肅的樣子）什麼話，那些人嗎？（他拋了火柴，放下煙管。）

柯 （得意的隨着他的勝利）這裏，亨贊，這裏；在這旅館裏。我在廳堂中看見那位父親的傘。

儲 （着實害羞）我想我應當改變一點，但是多了行李，實在不便當；並且（忽然起身）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去擦洗一回。（他轉身要進旅館，看見幾個人來到河邊門口，又愕然

停止。呵！他們在這裏。

（一婦人同一斯文人走進園裏來，後面跟着一個脚夫，拿着一些店裏買來的輕零物件，並不是大件行李。他們顯然是父女。斯文人年紀有五十歲，高大，保養得很好，舉止端正。他的果斷專恣的形狀，森嚴的容止和強硬如鷹的鼻，堅決修整的口，給他一種尊貴的精神。他穿着一件上面有絲紋的灰色單外套，戴着一頂白色帽子；一副望遠鏡掛在新的皮箱上。他乃是個自尊的人，待僕人很嚴厲，但無論何人，容易親近。他的女兒的裝飾和調養都很好，

是個純正心靈的少婦。雖似夫人的形狀，仍是他父親的女兒；雖稍形活動沉毅，仍不減其嫺雅動人的態度。）

柯（趕快的執着儲冷柜的手，時儲冷柜正注視無覺）醒來，亨賈，靈變些，靈變些！（他同他向着旅館散步。侍者拿啤酒出來。）開納爾，那是我們的桌子。您懂得法國話嗎？

侍者 是的，先生。可以的，先生。

斯文人（向脚夫）把那些東西放在那桌上。
（脚夫不懂。）

侍者（插入）這幾位先生正用着這張桌子哩。

斯文人（莊嚴的）你應當先告訴我。（向着

柯肯現出憤怒的退讓。）我悔不該有這個

錯誤，先生。

柯 不要客氣，我親愛的先生：不要客氣，我請

您就坐在這裏。

斯文人（冷然的把背向柯肯）多謝您。（對

着脚夫。）把這些物件放在那張桌子上罷。

（脚夫等到這斯文人指向門邊的桌子上，並

且盛氣的敲擊桌子，纔動手去拿。）

脚夫 先生，東西都在這裏。（他放下物件。）

斯文人（拿出滿手的錢）侍者。

侍者（惶恐的）是的，先生。

斯文人 兩個人的茶，送來這裏。

侍者 是的，先生。（他走進旅館。）

（斯文人在他滿手的錢內，挑選小錢，給與脚夫，脚夫卑謙受下，走出門去，不敢爭說。他的

女兒坐下來，打開一包相片。斯文人拿出一

本指南書；爲他自己拿一把椅子，未坐下，先

猙獰的相着柯肯，好像等着他讓位的樣子。

柯肯毫不羞赦，重復坐在那張桌子上，形容

謙讓，叫着儲冷柜。儲冷柜不定的掠看背後

景色。）

柯 儲冷柜，我的親愛朋友：快來喝您的啤酒。

（他飲。）

儲 (樂得利用這個飾辭，走回來坐下) 多謝

您，柯肖。(他也飲。)

柯 還有一事，亨寶，我常常想問您。落得爾夫

人是您母親的姐妹，還是您父親的姐妹呢？

(這一句話立刻打人那斯文人的耳朵中，他覺得很有趣味起來。)

儲 自然是我母親的。您爲什麼想到這裏？

柯 不爲什麼。我不過偶爾想着罷了。她將要

希望您結婚的，亨寶。一個醫生應當要結親

的。

儲 這事與她有什麼關係？

柯 很多的哩，我親愛的孩子。他希望在倫敦

社會裏，推揚您的妻子哪。

儲 好腐敗呀！

柯 唉，您的年紀小，我親愛的孩子；您不知道

這些事情的重要——表面上是懶怠的，陳

俗的小事情，實際上是貴族政體的胚胎樞

紐。(侍者拿着茶食轉來，送到這斯文人的

桌子上。柯肖起來向這斯文人說話。) 我親

愛的先生，恕我和您談話；但是我總覺得您

喜歡這張桌子，我們可以聽您的便罷。

斯文人 (慫恿的) 多謝您。布蘭希，倘若您喜

歡那張桌子，這位先生是很仁慈的，他肯讓

給我們。

布 呵，謝謝！這到沒有什麼分別。

斯文人（向着柯肯）我相信我們是同伴遊歷的人，先生。

柯 是旅行的同伴，還是同國的人。噫，我們若不到異鄉來，很不覺得我們自己的語言的美麗。您一定有同樣的感觸吧？

斯文人（稍微迷亂）哼！在理想上看起來，很作興有的。實際上，英文的聲響弄得我思家。我在外邊的時候，不喜歡思家。這不是一個人出來遊歷的真正目的。（他看着儲冷柜）我想這位先生也是和我們同伴遊歷的。

柯（好像司儀的人）這是我的尊貴的朋友，

儲冷柜醫生。（斯文人和儲冷柜都立起來。）

儲冷柜，我親愛的朋友，讓我介紹您——（他想着這斯文人，等他通名。）

斯文人 讓我和您握手，儲冷柜醫生。我叫做沙沱力顯司。我叨光和落得爾夫人相識。我相信她是您一位近親。布蘭帝。（她起視）這是儲冷柜醫生。（他們鞠躬。）

儲 或者我應當給您介紹我的朋友柯肯，沙沱力顯司先生。他是偉廉伯，柯肯先生。（柯肯深深的鞠一個躬。沙沱力顯司莊嚴的受着。這時候侍者拿着茶壺，熱水等回轉來。）

沙（向侍者）再要兩個杯子來。

侍者 是的，先生。（他走進旅館。）

布 您要糖麼，柯肯先生。

柯 多謝您。（向沙陀力顯司。）這真是太仁愛了。亨齊，移轉您椅子來。

沙 您是歡迎得很多的。（儲冷柜移他的椅子到茶桌邊；他們圍繞着桌子坐下。侍者再送來兩個杯子。）

侍者 在六點半鐘會食哪，先生們，還要什麼？

沙 不要。您可以去。（侍者走去。）

柯 （很隨和的）您打算在此地作長時間的就閒麼，沙陀力顯司姑娘？

布 我們想到羅冷色克去。那個地方也如此

地一樣的好麼？

柯 亨齊，把指南書給我。多謝您。（他翻閱附章，找出羅冷色克來。）

布 要糖麼，儲冷柜醫生？

儲 謝謝。（她送給他杯子，含情的相着他有些時候。他趕快的往地下看去，帶恐懼的樣子瞧着沙陀力顯司。沙陀力顯司早在那裏吃麵包和牛酪油。）

柯 羅冷色克似是個極有趣味的地方哩。

（他讀着。）『這個地方算是這河上最美麗，最常遊的埠岸之一。周圍環繞着無數的田莊和可愛的花園，從來因河下流，沿森林的

傾斜面，直抵此村的後面，大半皆爲富商所有。

布 那好似是開化的，安樂的地方哪。我主張我們到那裏去。

沙 很像我們色畢頓地方，我的親愛的。

布 很像的。

柯 您在這河的下流，有一個地方嗎？我嫉忌您哩。

沙 沒有；我不過在色畢頓買了一所陳設好了的茅房，爲消夏之用。我住在伯得扶里。我是個教區執事，必定要住在教區之內的。

布 再來一杯，柯肯先生。

譯夫之案

柯 多謝您，不要了。（向沙沱力顯司）我想您已經遊遍了這小小地方。此處除却那亞婆凌里士教堂以外，沒有多大可觀的。

沙 （不高興）什麼？

柯 亞婆凌里士教堂。

沙 好一個奇怪的教堂的名字。我一定要說，他很有大陸上的意味。

柯 噫，是的，是的，那。那就是我們鄰人有時不足的地方，沙沱力顯司先生：興趣——興趣是他們偶然的缺憾。但是這個所在，他們沒有可責備的。河是從教堂得名的，不是教堂從河得名的。

九

沙（好似柯肯的話是個解說的證據，但不作爲完全可以解說。）我聽着很喜歡。這是個有名的教堂麼？

柯 指南書上說是的。

沙（肅敬的。）呵，既是這樣，我願意去看看。

柯（讀着。）「一八三九年爲已死的，科朗來教堂著名的建築家次活拿所建造的，經費是華藤柏司等恆伯爵所供給的。」

沙（很感動的樣子）我們必定要去看他，柯肯先生。我不意科朗來教堂的建築家是這樣近代的人物。

布 我們不要討麻煩，再去看什麼教堂，父親。

教堂都是一樣的，我討厭得他們要死。

沙 我親愛的，倘若您以爲長久的，耗費的旅行，去看那有些可看的地方，是有意義的，我們就去，不要看這個罷。

布 不是這個下午，父親。

沙 我親愛的，我願意您看盡所有的東西。這是您的教育的一部分。

布（帶着憤怒的嘆氣，站起來）呵，我的教育！很好，很好，我想我一定要完畢他。您來麼，儲冷拒醫生（佯笑）那脚亨力士教堂必定可以爽樂您的心意的。

柯（擱着身子，隱隱的笑起來）唉，絕妙的，絕

妙的，真是很好的。（正色的。）但是，沙沱力顯
司姑娘，您曉得此地的脚亨力士教堂——

有好幾個——實在不差似亞婆凌里的麼？

沙 （滿含意義的，取出他的望遠鏡向門口

望去）有許多真實的話說成戲謔，柯肯先
生。

柯 怎麼樣的真實！怎麼樣的真實！（他們一

同出去，沉沉的默算。布蘭希不跟上他們。看
着他們走得不見了，站在儲冷柜面前，相着

他，現出一種曖昧的笑，他向她一個半含羞
半藏匿的冷笑。）

布 您竟然已經做了這件事哪。

儲 是，最少柯肯先生已經做了。我告訴了您：
他將要擺布這個。有些地方，他頗似蠢驢；然
而他有很多的機變。

布 （不屑的樣子）機變！那不是機變；那是好

問。好問的人常常有許多的方法去和生人
交談。在船上您自己何以不同我父親談話
呢？您向我接談，也是不用介紹的。

儲 我無甚特別的事情向他說話。

布 我想您不覺得那樣是誤會了我。

儲 呵，我真不覺得。並且您父親是很容易
捉摸的。現在我自然知道了他，我曉得他很
爽快；但是那時候您得首先要知道他是

怎樣的意思，您是嗎？

動一根眉毛，倘若您沒有給我一個引線。

布（不耐煩的）人人都怕我父親；我真不知道什麼緣故。（她再坐下去，略略現出不快樂的樣子。）

布 我不過問一個破臺的名字，其中沒有一點不合婦道的所在。

樂的樣子。）

儲 自然沒有。爲什麼您會有呢？（又重新和

儲（柔和的）但是現在是很對的了；不是嗎？

布（輕輕的，鬼祕的，看着他）是的嗎？

（他接近着她坐下。）

布（忽然羞恥起來）我——我以爲是的嗎？

布（嚴厲的）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應當知道。

儲（忽然羞恥起來）我——我以爲是的。還

那天在船上您沒有權利和我說話。您以爲我是單獨一個人的，因爲（憤激）我沒有母親同着我。

布（帶沉鬱的感觸）倘若您想去看，不要讓

親同着我。

布（帶沉鬱的感觸）倘若您想去看，不要讓

儲（爭辯）呵，我說聽罷那是您要和我說話。

儲 您來麼？

我自然樂得有這個機會；我敢說我不會移

儲 您來麼？

布 不來。(她轉過臉，帶怒走開。)

儲 (受驚)我說：您不是觸怒了，您是嗎？(她

回顧他一刻兒，眼膜間現出咒怨的模樣。)

布 蘭希。(她立即聳立起來；用力太過，把他

撻倒。)我叫您的名字，求您饒恕；但是我——

(她現出和緩的形狀，改正剛才的過失。他感

情激發，回應着她。)您是不介意的，您是麼？

我覺得無論如何，您定不會的。看看這裏。我

不知道您將要怎樣領受這個，他定然好似

太唐突了；但是這個情形容不得不——實

在是我全沒有一點機變。(他手舞足蹈，愈

進愈激，顧不得她是怎樣的關切。)倘若這

是柯肯——

布 (不耐煩)柯肯嗎？

儲 (恐慌)不是的，不是柯肯。我實在的告訴

您：雖然我不過要說他——

布 說他立刻就要同我的爺爺回來。

儲 (迷亂)是的：現在他們決要回來了。我希

望我不會阻留了您。

布 我想您是阻留了我，因為您有些事情要

說。

儲 (全不感動)沒有一點。最少沒有很特別

的。就是說：我恐怕您不以爲這是很特別的。

別的時候，或者——

布 什麼別的時候？您怎樣知道今後我們還

可以相會呢？（失望的樣子）現在告訴我罷。

我要您現在告訴我哩。

儲 那末，我想：倘若我們能夠打定我們的心

意，要——或者不要——最少——（他神

經錯亂，失却說話的能力。）

布 （絕望的拋棄他）我却不以爲您打定了

您的心意，會有什麼大危險，儲冷柜醫生。

儲 （口吃）我不過想——（他停住，很可憐

的相着她。她遲疑一會，然後放她的手在他

手裏，帶着可數的衝動。他把她抱在手裏，放

出一個寬慰的叫聲。）親愛的布蘭希，我想

我不應當說這個。我相信：倘若您沒有幫助

我成就這個，我會站在這裏，整天的說不出

話來。

布 （想要逃開他）我沒有幫助您成就這個。

儲 （舉起她來）我自然不是說：您故意的幫

助我。那不過是無心的罷了。

布 （仍然有點憂慮）但是您沒有說過什麼

哪，

儲 我還能夠再說什麼呢？（他再吻她。）

布 （爲這一個吻所感動，但是仍爭持她的辯

旨）但是，亨費——

儲 （喜歡她叫他的名字）是的。

布 我們要到什麼時候纔結婚呢？

儲 在我們所遇着的第一個教堂內：亞婆凌

里士教堂也好，倘若您願意。

布 不行，要鄭重的。這件事是要認真的，亨寶：您不要把他當作好頑的。

儲 （忽然回顧河邊的門，趕速的放開她）呀！他們回到這裏來了。

布 呵，魔——（此字爲旅館內鈴聲阻住。侍

者來在台階上搖鈴。柯肯同沙沱力顯司由

河邊的門走回來。）

侍者 食堂還有二十分鐘哪，太太們和先生

們。（他走進旅館去。）

沙 （嚴厲的）我指望您跟隨我們去哩，布蘭

希。

布 是的，爸爸。我們剛要起身的。

沙 我們身上略略有點灰塵：我們在這會食堂上，要使人家不討厭纔好。我想您最好同

我們來，我的孩子。來罷。（他把他的手伸給

布蘭希。他的嚴厲的樣子，弄得他們很恐懼。

布蘭希冷靜握着他的手，同他走進旅館。柯

肯也對着沙沱力顯司現出一樣的莊嚴，他

帶着裁判官的威風打量儲冷。）

柯 （申斥儲冷）不對，我親愛的孩子。不對，

真不對，從沒有看見過。我爲您害羞哩——

我一生都沒有如此的害羞過。您已經侵犯了那沒有保護的女孩子哪。

儲 (暴烈的) 柯肯呀!

柯 (堅決的) 她的父親似是一個完全的文雅人。我幸得和他認識。我介紹您和他認識。我讓他相信; 他可以留下他的女兒, 完全信託您照看。那知我們回來的時候, 看見您做些什麼? ——她父親看見什麼? 儲冷柜呀, 儲冷柜呀! 不對的, 我親愛的孩子, 不對, 真不對的。不好的意味, 亨費, 不好的模樣!

儲 糊說, 沒有什麼可看的。

柯 沒有什麼可看的! 她, 一個清潔的婦人, 家

世最高的少婦, 確實的抱在您的懷裏哪! 您倒說沒有什麼可看的。侍者還重重的搖鈴, 叫您注意他回來了哩。(教訓他更加嚴厲。)
您沒有主義嗎, 儲冷柜? 您沒有宗教的信仰嗎? 您不曉得社會的習俗嗎? 您確實的吻了

儲 您沒有看見我吻她。

柯 我們不但看見了, 還聽見了哩。那來因河水也的確的回應着這種聲音。不要狡辯, 儲冷柜。

儲 糊說, 我親愛的舉來。您——

柯 您又是這樣的。不要用那卑下的儲名罷。

如果您每次都叫我做畢來，那末，那位尊貴的，富足的遊歷同伴對待我的恭敬，便不能保持了。我的名字叫做偉廉：偉廉，伯柯。

儲 呵，麻煩極了！不要生氣，老談友。爲些小事您都要棄絕我，那有什麼用處呢？我不知不覺的叫您做畢來：這個名字也有點與您相稱。

柯（強抑）您沒有美的感觸，儲，冷，櫃——沒有機變。我從來不曾向人說過；但是我恐怕沒有法子把您做成一個真實的文雅人。（沙，沱，力，顯，司來在旅館門前。）我的朋友，沙，沱，力，顯，司來了，必定是來請您解釋您的舉

動。倘若他帶了一根馬鞭子來，我看着我真不驚怪的。我不願意加入這一幕苦劇。

儲 不要走哪。這個時候我不願意獨自一個人會見他。

柯（搖頭）文雅些，亨，賈，文，雅些！好的意味！還要有機變！（他走開。儲，冷，櫃走向園門，想向對面的方向逃去。）

沙（沒有神彩的）儲，冷，櫃，醫生。

儲（停止，轉過來）呵，是您嗎，沙，沱，力，顯，司先生？您看這教堂如何？

（沙，沱，力，顯，司指着一個坐位。不說一句話。儲，冷，櫃，因他自己的神經昏亂，又看見沙，沱，力）

顯司的模樣，半睡的懶懶坐下。

沙（他自己也坐下）您已經和我的女兒談話了，儲冷柜醫生。

儲（想飾為安適的樣子）是的：我們有過一度談話了——實在是閒談——當着您和柯肯在教堂的時候。您與柯肯投合麼，沙陀力顯司先生？我常常以為他具有很奇特的機變。

沙（不願這個趨避）我剛才和我的女兒談了幾句，儲冷柜醫生。我覺見她有一種感觸，好似您們之間有些協定樣的。此事在我做父親的人——沒有母親的女兒的父親——

不得不立刻詢問。我的女兒或者已經孟浪的作為您是認真的了。並且——

儲 但是——

沙 停一會，倘若您不介意。我自己也曾經過少年時代。——或者比您從我現在的模樣所猜想的，還要少些。自然我是指品性而言。倘若您不是認真的——

儲（坦白的）但是我完全是認真的。我要娶您的女兒，沙陀力顯司先生。我希望您反對。

沙（從一個攫取勝利的念頭，降抑下來，以納儲冷柜的請求；仍然着想在落得爾夫人的

關係)還談不到那麼遠。我可以說您的提

議似是光榮的,正大的,並且我個人也滿意。

儲 (爽快的驚異)那末,我猜想我們可以當作這件事已經決定了。您真好極了。

沙 且慢,儲冷柜醫生,且慢,如此的一件事不能憑空的決定。

儲 不是憑空的。自然還有居室,物件。但是我們自己可以當作決定了,不可以嗎?

沙 哼,您再沒有什麼可說的嗎?

儲 不過——沒有:我不知道我有什麼說得,除却說我戀愛之外。

沙 (阻住)譬如關於您家庭的事。您不預料

他們有什麼反對嗎?

儲 呵,他們與這件事沒有一點關係的。

沙 (親懇的)饒恕我,先生:他們與這件事很有關係。(儲冷柜羞愧起來)我斷不肯把我的女兒接近一種社會,在那裏面,她所受的待遇,全不考量她的學問和家世。(此時他稍微不能自持,並且好似儲冷柜誤會了他,重複申說)——我說她的家世——和她的尊榮。

儲 (迷亂)自然不會的。但是您為什麼想到我的家庭將來會不喜歡布蘭希呢?我的父親是幼子;我自己要自謀職業及一切等事;

所以我的家庭並不希望我去維持他們，他們也知道我不能維持他們。可是他們要維持我，常常詢問我。

沙 那是與我不相干的，先生。大凡家庭如不滿意新來的人，他們總不會歡迎她。

儲 但是我告訴您，我的家庭沒有一點勢利的習氣。布蘭希是個好婦人；對他們定是很好的。

沙（感動了）我喜歡您這樣的想。（他送給他的手。儲冷柅握着，很驚訝的。）我自己也這樣想。（她緊握着儲冷柅的手，很感謝的，隨隨放開。）儲冷柅醫生，您既然舉動文雅，

對於我，定沒有什麼抱怨的事情。經濟上將來必無困難；您需要多少，我供給多少；一切我可以擔保。然在我的一方面，也要有個擔保：您的家庭將來會平等待遇我的女兒。

儲 擔保！

沙 是的，一個合理的擔保。我希望您寫信給您的親族，敘明您的心意。並且您既打量我女兒在最好的社會裏面，能夠合宜，這一層也加上去。您若能夠給我看見幾封您家庭裏主要份子寫來的書信，用很親切的辭語慶賀您，我就滿意了。還有什麼說得呢？

儲（很慌亂，又很感激）實在再沒有了。您真

是很好的。多謝您。您既要這樣，我就寫信給我的家裏人。但是我告訴您，您將見他們對於這件事是頂快樂的。我一定要他們回信。

沙 多謝您。在這時期內，我要求您不要把這件事當作決定了。

儲 呵！不要把這——我明白了。您指布蘭希和——

沙 我指您和沙沱力顯司姑娘，當一些時以前，我打斷您的談話的時候，您和她明明白白的把這件事當作決定了。設若發生困難，夫婦——您看我直說夫婦——拆開，我一定不許布蘭希以爲她曾經應允一男子，去

——（儲冷炬點首，表示同情）真要如此的。我可以信任您，離開一個頗遠的距離，並且允許我阻止您們的交接嗎？這事於我們都很有益的。

儲 一定的，您既然喜歡這樣。（他們因即握手。）

沙 （站起來）我想您說過了，今日您要寫信

儲 （急切的）我現時就寫，在我未離開此地之先——立刻。

沙 那末，我就離開您罷。（他遲延一會。這一度談話弄得他不自然，進退維谷，末後努力

的鎮靜他自己。當他走出去的時候，他端莊的說道。我們彼此了解，我是快樂的。（他走入旅館，柯肯擔心的探望，從樹叢中走進來。）

儲（驚喜）舉來，老談友。您剛好來給我一點恩惠。我要您草一封信稿，給我抄寫。

柯 我是您的朋友，同您出來遊歷，儲冷柜。我不是您的秘書。

儲 您就替朋友寫一封罷。這封信寫給我姑母馬尼亞，關於布爾希同我的事。去告訴她，您是知道的。

柯 告訴她關於布爾希同您的事，告訴她您

的舉動，陷害您，我的朋友，並且忘記我是寫給一位貴婦嗎？永遠不寫的！

儲 糊說，舉來。不要假作不知道的，我們定親了——定親了，我的孩子，您看怎麼樣呢？我的信定要今晚寄去。您得要告訴我，要說些什麼話纔對的。來，老談友。（諂媚他，求他坐在一張桌子旁邊。）這裏有一枝鉛筆。您有一點——呵，這裏這個還可用；就寫在這地圖的後面罷。（他在他的指南書上撕下地圖，擺在桌上，圖面向下。柯肯拿着鉛筆，預備去寫。）那就對了。無限的感謝，老談友。寫起來。（憂慮的樣子。）但要注意如何措辭哩，柯

肯。

柯（放下鉛筆來）倘若您懷疑我沒有能力，不配和對落得爾夫人寫信，表示很適宜的

儲（和解他）很對的，老朋友，很對的：沒有一

個生在世上的人，能夠做得這件事，有您一半的好。我不過要解釋。沙沱力顯司有點掛

慮，恐怕我家裏人將來會壓制布蘭希。除非他們寄信來請我們，慶賀我們，他纔會滿足的。其實我家裏人決不致如此的。所以您只要照這樣寫上去，求我的姑母馬尼亞亞回一封，說她是喜歡的，還要請我們——布蘭

希和我，您知道——同她一塊兒住。您知道我的意思是說什麼。就用閒談的口氣告訴她關於這件事一切的事情；並且——

柯（打斷他的話頭）設使您用閒談的口氣，告訴我關於這件事一切的事情，我敢說我能夠用適宜的文辭，傳達於落得爾夫人，沙沱力顯司是怎樣的呢？

儲（驚退）我不知道：我不曾詰問。這一種的問題不甚好對着一個男子發出來——最少如他一樣的。您想您能夠寫這封信，把這些事情全地拋却嗎？我真不願意去詰問他。柯 我能夠拋却，若是您願意，再沒有比這更

容易的事。但是您若以為落得爾夫人也會置而不問，我却與您的意見不同。作與我是錯誤了；無疑的，我是錯誤。我大約常常有錯，我是相信的；但是我的意見是如此的。

儲（很疑惑的）呵，可惡得很！我怎樣做纔好呢？您不能夠說他是一個文雅人嗎？這於我們沒有什麼傷礙。您若說他是很富足的，布蘭希不過是一個孩子，馬尼亞姑母必定很滿意的。

柯 亨寶儲冷柜，到什麼時候您纔會有點知識呢？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舉動要負點責任哪。亨寶舉動要負點責任哪。

儲 胡說！不要講道德！

柯 我不是講道德，儲冷柜。最少我不是道德家。『有道德，但不是道德家』這一句說話，我應該用着了。倘若您要取您妻子的錢，您的家庭可以全不問這錢從何而來的嗎？又與您沒有關係——您，亨寶（儲冷柜懊喪得很，精神恍惚的扭着手指，望着柯首。柯首拋下鉛筆，假作漠不相關的樣子，望後一靠。）自然這件事與我沒有關係；我不過提出一個意見。憑我所知道的，沙沱力顯司作與是個遇老的盜賊。（沙沱力顯司和布蘭希將要進門，從旅館內走來。）

儲 噢！他們來了。您既是我的好的老談友，請
前把這封信寫完了罷。我很感謝您。

柯 (不耐煩) 離開我，離開我！您在這裏擾亂
我。(他揮開儲冷柜，動手去寫。)

儲 (卑謙的感謝的) 是的，老談友。無限的感
謝。

(這時候布蘭希已經離開她的父親，向河邊
散步。沙沱力顯司拿着指南書在手裏，來到
園內，傍着柯肯坐下去讀。儲冷柜對他說話。
) 我帶布蘭希進去用膳，我希望您會不介
意的，先生。

沙 可以的，儲冷柜醫生。請您這樣辦吧。(他

和藹的叫儲冷柜去接布蘭希。儲冷柜穿過
園門，趕快的去追她。時來因河上太陽方將
落下，紅光滿布。柯肯草文困苦，斜歪頭面，看
見沙沱力顯司望着他，無所措手足。)

沙 我希望我不會打擾了您，柯肯先生。

柯 全沒有打擾。我們的朋友儲冷柜信託我
做一件艱難的，有趣的事。因為我是他家庭
裏的一個朋友，他請我寫信給他們，說那與
您有關係的一件事情。

沙 實在的，柯肯先生。真的這一封信更找不
到更好的手筆來寫。

柯 (現出謙讓的模樣) 那就說得太過了。我

親愛的先生太過了。但是您可曉得儲冷柜的人品嗎？一個絕妙的人，沙沱力顯司先生，一個卓越的青年。像這樣的家庭通信，可真的要些才能，要些機變；機變又是儲冷柜的缺點。他的心術很好，可惜沒有機變——什麼都沒有。凡事依賴方法；此事全憑落得爾夫人主持。關於此點您可以信託我能。我了解婦人的性質。

沙 任她怎樣的對待這件事——並且我和別的人一樣，柯肯先生，不管他人高興怎樣的對待我——我相信：當我們回轉英國的時候，您最少有時會來我家裏坐坐，我是很

快樂的。

柯（樂極了）我親愛的先生！您的談吐真有英國文士的真精神呀。

沙 沒有一點。您是常常領受歡迎的。但是我恐怕我打擾了您寫信的工夫。請您寫罷。我將離開您，讓您一個人在此。（他假作起身，又停住再說。）除非我實在能夠幫助您一點——例如把未曾告訴您的關鍵，弄個明白；再或我可誇大點說，因為我年紀多了，憑着我的經驗，給您最好的措辭的方法。（柯肯聽着稍微有點驚異。沙沱力顯司硬相着他，坦白的，故意的往下去說。）我將要常常

喜歡儘我的力量，用種種方法，幫助儲冷柜的朋友。

柯 我親愛的先生：您真好極了。儲冷柜和我剛才同在一塊兒商量過；總有一二個地方我們不大清楚（沉疑的）但是我不允許亨實來問您。我指點他：爲着意味上的關係，要等您自願的告訴他一些必要的事情，這信纔可寫得更有趣味。

沙 哼！我可以問問您，您已經說了些什麼話嗎？

柯 「我親愛的馬尼亞姑娘。」這就是儲冷柜的親愛的馬尼亞姑娘，我的朋友落得爾夫

人。您知道我不過是起一封信稿，給儲冷柜抄去。

沙 很不錯。您將要往下再寫呢；還是我提出一二個字，來幫助儲呢？

柯 您所提出的，定是最有價值的，我親愛的先生，最受歡迎的。

沙 我想開頭大概應當是這樣：「在我的朋友，柯肖先生，溯遊來因河的時候——」

柯（默誦，當他寫着）無限的價值，無限的價值，正該如此的。「——我的朋友，柯肖先生，溯遊來因河——」

沙 「我認識了」——或者您可說「偶遇」或

「會得，假使您以為那樣更與您朋友的文筆相宜些。我們不要太拘形式。」

柯「偶遇」呵，不好：太隨便了，沙沱力顯司先生，太隨便了。我寧可說：「幸得見識於」

沙（急忙的）決不可：這個要讓落得爾夫人自己去裁度的。就用我所說的罷。「我認識了一個青年女子，她的父親是——」（他遲疑不說。）

柯（寫着）『認識了一個青年女子，她的父親是——』——說吧？

沙 您最好說：「一位文雅人」

柯（驚怪）自然是的。

沙（忽然感動起來）自然不是的，先生。（柯肯驚跳起來，疑惑的相着他。沙沱力顯司稍稍鎖定他自己，臉帶羞態）「哼！——一位頗富足的，又有身分的文雅人——」

柯（寫到後頭幾個字，以一種冷的新音調回應他。）「——又有身分」

沙「這些全是為他自己經營的。」（柯肯滿身高興起來，注視着他，不寫。）您已經寫了麼？

柯（顯然一種思慮的，鼓勇的態度）呵，實在的。真是如此，真是如此。（他寫。）「——全是為他自己。」恰是如此。再來，沙沱力顯司先

生，再來。說得很明白。

沙——這少婦將承受她父親的廣大的財產。將來結婚，定然裝點得很闊氣。她的教育很耗費了些錢，凡可得到的，無不完備了；她的環境都表現得最嚴格的精美。她實無一點不超出——」

柯（攔阻）恕我說話；您不以爲這樣敘述這位少婦，文意上稍微太過了嗎？我提出這個意見來，全是意味上的關係。

沙（厭惡）或者您是對的。我自然不是指定確切的字句。

柯 自然不是的；自然不是的。

廣大之室

沙——不過我要求對於我女兒的——家

世沒有謬誤的觀念。至於我自己——

柯 呵，這個是足夠的，只要說到您的職業，或經營，或——（他停住，二人彼此注視。）

沙（很直白的）我的進款，先生，是從倫敦一個廣大的產業的租金得來的。落得爾夫人就是地主首領之一；儲冷柅醫生經營典押，倘若我沒有弄錯，他的收入全出在這裏頭。柯肯先生，實在我都知道儲冷柅醫生的地位和事業，我並且早就想親自和他相識哩。

柯（又阿諛起來，但仍好詰問）好一個顯著的關係！這產業在那一方，您曾說過嗎？

二九

沙 在倫敦，先生。管理上佔去我許多時間，差不多平常的文雅人還幹不下來。（他起身，拿出一個名片盒子。）其餘的事就憑着您的明察罷。（他留下一個名片在桌上。）那是在色畢頓的住處。倘若不幸將來不成功，僅給布蘭希一個失望，柯肯先生，作與她今後不會見您了。倘若一切事發見出來，都合我們的希望，儲冷醫生的最要好的朋友，就是我們最要好的朋友。

柯（站起來，很相信的對着沙）力顯司，筆和紙還在手裏，信託我罷，沙！力顯司先生。這封信已經在這裏完畢了。（指着他的腦）

五分鐘後，就要在那裏完畢了。（他指着紙，並點首加重這句話的意思。他在園中四處散步，當他寫的時候，且時時輕擊前額，現出很費思想的樣子。）

沙（看了一下他的錶，由園門叫道）布蘭希。

布（在遠處回答）什麼？

沙（到時候了，我親愛的。）（他走進食堂）

布（走近）來。（她由園門回來，儲冷跟着她。）

儲（當布蘭希走向食堂的時候，低聲說）布蘭希，停住——一刻。（她停住。您父親在旁邊的時候，我們定要小心。在我未得到我家

裏人的話以前，仔是什麼事都不能當作決定了的。這一層我不得不應許他。

布 (納悶) 呵，我知道了。您的家庭也許不贊成我；那末我們這件事就算全然拆開了。他們差不多一定是不贊成我的。

儲 (憂慮的) 不要說那樣話，布蘭希：這好似您是不關心的。我希望您當作這件事已經決定了。您知道您是尙未定過親的。

布 (誠實的) 不是的，我定過；爸爸也爲我定過。但是我爲您放棄了我的定約。我猜想我不如您的正直。假如這件事不作爲已經決定了，那就無論有沒有家庭，有沒有定約，讓

我們此地此時拆開了罷。

儲 (爲感情所昏迷) 布蘭希，以我最神聖的榮譽，無論有沒有家庭，有沒有定約，(侍者又來在食堂門首，盡力的振鈴。) 可惡的聲音！

柯 (手揮信稿，走近他們) 完畢了，親愛的孩子，完畢了。趕班去，不要誤了時刻。完畢了，我的孩子；完畢了。(沙沱力顯司回來)

沙 您肯帶着布蘭希進去嗎，儲冷柜醫生？儲冷柜帶着布蘭希進食堂去。這信已經完畢了嗎，柯肯先生？

柯 (帶着著作家的驕傲，把信稿送給沙沱力

顯司（去看罷，沙沱力顯司看着信，肅然點頭，表示完全的贊成。）

沙（送轉信稿）多謝您，柯肯先生。看您的文筆，快要成一位文豪了。

柯（當他們同着走進去的時侯）全不像的，全不像的。一點小機變，沙沱力顯司先生，稍微有點世界的知識，稍微有點婦人的經驗

——（他們走入小屋內）

第二幕

(在色畢頓地方，一形勢秀麗的別墅中的書室內；九月間一個天晴的上午，沙沱力顯司正勞形書案。案上紛呈貿易的信件。火爐緊緊近他背後，爲的是夏天已經裝飾好了。布蘭希穿着華麗的單外衣，坐在桌子與窗隔之間，讀「這個皇后」門開在當中，繪得如同所有的木工一樣，深黑色的影子裏面，間着紅色，還添上黃銅的裝飾品，彫刻的柱子及三角領。牆上盡嵌着書架，裝製華豔的書擺在上面，好像泥磚。一架書房裏的梯子放在角上。)

饑夫之室

沙 布蘭希。

布 是的，爸爸。

沙 我這裏有些新聞。

布 什麼新聞。

沙 我說是您的新聞——來自儲冷櫃的。

布 (裝作不注意的樣子) 真的嗎？

沙 「真的嗎！」這就是您所有要向我說的話

嗎？呵，很好。(他重理他的事情。安靜。)

布 他家裏人說些什麼，爸爸？

沙 他家裏人哪！我不知道。(仍是忙碌的。又

停住。)

布 他說了什麼？

沙 他！他不曾說什麼。（他從容的摺起一封信，並找信封子。）他樂意來告訴他的結果——我放在那裏——呵，在這裏。不錯，他樂意親身來告訴這個結果。

布 （跳起來）呵，爸爸！他什麼時候來呢？

沙 倘若他從車站走來，大概在半點鐘內可到。倘若他坐車來，那就無論何時都可到的。

布 （趕向門口）呵！

沙 布蘭希。

布 是的，爸爸。

沙 他未和我說話以前，您自然不可會他。

布 （假作正經的樣子）自然不會的，爸爸。我

不致有這樣的想頭。

沙 那就是了。（當她走開的時候，她父親伸出他的手，帶着如父親的感觸說話。）我親愛的孩子。（她回轉來吻他。門上一聲敲擊）進來。（力克斯士走進來，拿着一個黑色提箱。他是一個襤褸的，貧寒的人；面目污垢，鬚粗短，頭禿赤。從他的口和眼來裁度，很像靈敏的，細長的，強項的人類獵犬一樣的東西；在沙范力顯司面前，他現出很可憐的懼怯，卑屈。他對布蘭希說「早安，姑娘。」她隨便的，輕鄙的領了一下。）

力 早安，先生。

沙 (尖刻, 傲慢) 早安。

力 (在他的箱子裏面, 取出一小錢袋) 今天早上沒有多少, 先生。我剛才榮幸得很, 認識了儲冷柜醫生, 先生。

沙 (停寫, 看着他, 不高興) 真的嗎?

力 真的, 先生。儲冷柜醫生向我問路, 給我從車站上坐車來此。

沙 那末, 他在那裏呢?

力 我在走廊下離開他同他的朋友的, 先生。

我想他正和沙沱力顯司姑娘說話哩。

沙 哼! 您說他的朋友是誰?

力 有一位柯肯先生同着他來, 先生。

沙 我曉得您已經同他說了話, 唉?

力 是的, 先生, 當我們同一塊兒坐車的時候。

沙 (嚴刻的) 爲什麼您不坐九點鐘的火車來?

力 我原來想——

沙 現在無濟於事了, 所以不要管您原來想些什麼。但是不要再遺誤我的事情了。聖基爾的產業又有什麼麻煩嗎?

力 衛生監督又爲耳落濱路十三號抱怨。他

說他將要向教區議會起訴。

沙 您曾告訴過他, 我在教區議會裏面嗎?

力 告訴過了, 先生。

沙 他又說了什麼話呢？

力 他說他想的如此；否則您不敢這樣放肆的破壞法律。我不過告訴您他所說的話。

沙 您曉得他的名字嗎？

力 曉得，先生。司皮克孟。

沙 把他記在下次康健委員會議的日記上。我將要教訓司皮克孟先生，使他知道教區議會會員的責任。

力 (懷疑的樣子) 教區委員議會不能夠傷礙他，先生。他是隸屬於地方政府衙門的。

沙 我問了您那個嗎？讓我看看這簿子。(力克期士取出租簿，送給沙陀力顯司；然後把所

要登記的寫在棹上的日記上面；當租簿被查閱的時候，他守望着沙陀力顯司，現出疑懼的樣子。沙陀力顯司皺眉蹙額的站起來。

力 (一鎊四先令修整十三號。這是什麼意思？) 先生，這是第三層樓的梯級。將有傾倒下來的危險；除三個完好的梯級外，破壞得沒有什麼了，並且沒有釘子。我想最好蓋上幾塊板子。

沙 板子！着火的木頭，先生，着火的木頭。那怕就是一根棍子也會燒着的。您耗費了我二十四先令，爲他們添上着火的木頭。

力 那裏應當是石頭的梯級，先生，纔可以經

得長久的時間。牧司說——

沙 什麼？誰說？

力 牧司先生，就是這牧司。我並沒有對他說多少的話；但是您若還知道他爲着這個梯級，如何的煩躁我——

沙 我是個英國人，不耐煩牧司來干涉我的事體。（他忽然望着力克期士。）現在要小心些，力克期士先生，這是今年的第三次，您給我一張修整費多過一鎊的單子。我已經屢次的警告您，說這些租賃的房屋不能當作極西邊的宅第一樣。我違警告過您，不要同着異鄉人談論我的事情。您偏要不顧我的

心意。您被攆斥了。

力 （憂慘）呵，先生，不要說那個話。

沙 （兇猛的）您被攆斥了。

力 好的，沙沱力顯司先生，好堅硬，真是堅硬。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爲您勒索那些可憐的，貧苦的鬼物，更比我多一點的，或是比我花費得少一點的。若不是很做不下去的工作，我總是污穢着我的手去做的。到現在您還要攆斥我——

沙 （威嚇的攔住着他）您說污穢您的手，是什麼意思？倘若我發見您有一點法規條文以外的行爲，我定要親手責罰您。保持您手

清潔的方法，是要得到您的僱主的信任。您下次和人家做事情，將要很相信這一句話。

侍女（開門）儲冷柜醫生和柯肯先生來了。

（柯肯和儲冷柜進來：儲冷柜穿得像時節日的裝飾，神氣飛揚；柯肯很自滿足的樣子。）

沙 您近來起居怎樣，儲冷柜醫生？早安，柯肯

先生。我很喜歡看着您們來這裏。力克期士先生，您把您的賬簿和錢放在這椅子上；我將要考查他們，並且立刻就同您決定。（力克期士退至椅子傍邊，起手清理賬簿，髮鬱得很。）

儲（斜視一下力克期士）我希望我們不會

妨礙您們的事。

沙 沒有一點妨礙。請坐下。我恐怕我要您們等候了。

儲（坐在布蘭希的椅子上）全沒有等候。我們剛纔走進來。（他取一小包的信，動手打開。）

柯（走向靠近窗子的一把椅子，但坐下之先，又停住，遇閱賞覽）您在這裏，有這些書籍，必定是快樂的，沙沱力顯司先生。一種藏書室的空氣。

沙（重行坐在他的椅子上）我並不會看這些書。這是爲着布蘭希有時興來，去讀着覓

快樂的，我挑選這一所房子，因為他是建築在沙礫之上的。這裏的死亡平均率是很低的。

儲（得意揚揚）我有許多的信給您看哪。我家裏的人都高興我快要定親。馬尼亞姑娘要布蘭希在她的房子裏結婚。（他送給沙沱力顯司一封信。）

沙 馬尼亞姑娘？

柯 就是落得爾夫人，我親愛的先生，他是指落得爾夫人。您說話多帶一點機變哪，我親愛的朋友。

儲 自然是落得爾夫人。姑丈亨齊——

柯 亨齊儲冷拒勸爵是他的教父，我親愛的先生，他的教父。

儲 正是如此。他在他那個時候，是一個少見的，最可愛的人。他把聖竹流的房子送給我們住幾個月，倘若我們樂意在那裏渡我們的密月。（他又送給沙沱力顯司一封信。）這所房子，沒有人能夠住在裏面。您是知道的；但她送給我們也是一件美事。您不是如此想嗎？

沙（聽見這些稱呼，假裝出一種震聲）無疑的。這些人似乎很喜歡的，儲冷拒醫生。

儲 是的，他們不是的嗎？馬尼亞姑母的舉動

實在是很慈善。倘若您看到後面的附白，您

將要知道她竟然認識我的信是柯肯寫的。

(冷笑)這封信是他替我寫的。

沙 (望一望柯肯)真的嗎？柯肯先生顯然是

寫得很好的。

柯 (回望他一下)不要說客氣話。

儲 (大樂)那末，現在您怎樣說，沙沱力顯司

先生？我們可以作這件事已經決定了嗎？

沙 十分的決定了。(他站起，伸出他的手來。

儲冷柜更加感激，也立起來，用力握他的手，

找不着言辭表示他的感情。)

柯 (來在他們中間)讓我祝賀您們二個人。

(他同時與他們二個人握手。)

沙 先生們，現在我有句話向我的女兒說。儲

冷柜醫生，我希望您將要不會嫉忌我的快

樂，把這件新聞向她道破。自我會見您之後，

我已經挫抑她好幾次了。您將許我十分鐘

的工夫嗎？

柯 (起一種友誼的抗議的感觸)我親愛的

先生，您能夠要求嗎？

儲 一定的。

沙 多謝您。(他走進去。)

儲 (又冷笑)他那裏有什麼新聞，向她道破，

可憐的老孩子；所有的信她預先看過了。

柯 我一定要說您的舉動太不正直了，亨賓已經通過秘密的消息了。

力 (鬼譎的) 先生們——

儲 (回轉頭來：他們已經忘記了他在這裏)

柯 噫！

力 (很卑恭的來在他們中間，又現出死命的憂愁和急遽) 請您們聽罷，先生們。(向儲冷拒) 您，先生，我特別的要向着說話。您將肯向主人爲我乞一句情麼？他剛才已經開除我了；我有四個孩子要我撫養。當這「喜慶日子」先生，您說一句就可以令他再行收用我。

儲 (爲難的樣子) 您是知道的，力克期十先生，我不能夠干涉這件事。自然我是很不過意的。

柯 您一定的不能干涉。要去干涉定是最討情惡的。

力 呀，先生們，您們是年輕的；不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失了業，是怎樣的苦楚。你們幫助一個貧苦的人，於您們有什麼傷礙？只要聽聽我的境遇，先生。我不過——

儲 (感動了；但取一種高尚的辭調，不道一句歉。以免除幫助他的困難) 不要說，我寧可不聽。恕我明白向您說：我想沙沱力顯司

先生並不是個急躁，尖刻的人。我常常見他很公平，很寬厚，我還相信他裁度境遇，比我更好。

柯（懷疑的）我想您應當聽聽他的境遇，亨賽。這不會有什麼傷礙的。無論如何，聽聽這個境遇罷。

力 不要緊，先生：這是沒有用處的。當我聽說那個人是寬厚的，公平的——好的，不要緊。

儲（嚴厲的）倘若您要我替您說點事情，力克期士先生，您就不應當說沙沱力顯司先生的壞話。

力 我說過一句反對他的話嗎，先生？我讓您

的朋友去判斷：我說了一句沒有？

柯 對的，對的。很對的。亨賽，要公平一點。

力 聽我的話，先生們。就在新雇來的人收第一個禮拜的房租的時候。他將要知道他損失了一個什麼樣的人。倘若您和您的孩子們參與這個財產，儲冷柜醫生，您自己也會分辨得出來。沒有一個人能夠勒索得出來的錢，我已經取來了。不料這就是我所得到的報酬呀，看看這裏，先生們！看看那掉上的錢袋。我沒有從那裏取下一個辨士，去買些麵包，給一個饑餓的，哭着要吃的小孩子吃。我爲他取得這些錢——對着他們勒索，發

怒，慟嚇我——薩罷先生們，我是很適宜於這種事業的。現在錢在這裏；雖然我想着我自己的小孩子們依賴着我，爲着要滿足他，我不去分取，我因爲一個梯級破壞了，傷了三個婦人，若讓他再過些時候，他將要犯那殺人之罪，纔耗費他的二十四先令去修補。他竟然因此把我開除了；一句話都不由他分說。就是我願意拿出我自己的錢來賠補他，也是不聽的——唉，倘若您肯爲我說一句話，我還願意如此辦理。

儲（驚異）您拿出了那應該用以撫養飢餓的孩子們的錢嗎！真是罪有應得！倘若我是

那些孩子中之一個的父親，我還要給您一個比開除更要不好的東西。倘若您真有這樣的事情，我定不肯說一個字來救您的靈魂。沙沱力顯司先生是很對的。

力（注視着他；憂愁到極處的時候，由驚駭變成輕鄙的戲弄）只要聽聽這個話！您是一個不識不知的少年士子呵。您以爲他開除我，爲的是我太惡了嗎？全然不是的：這是我爲我不大很惡哩。我從沒有聽見過他說一句滿足的話；就是把他們活的剝了皮，他也不會滿足的。我不是說他是倫敦地方最惡的地主，他也不能夠比別的人更惡一點。但

是在我從來所共事的地主中，他又不比那最惡的好一點。雖然我說這樣的話，我還比他從來所保的收賬人中最好的，更好一點。

我勒索得多，在他的產業上面耗費得少，這種的情形，無論那個知道這種產業很清楚的人，都不會不相信的。我知道我的才幹，儲冷柜醫生：倘若沒有別的人爲我說話，我將要爲我自己分辯。

柯 那一種的產業呢？房屋嗎？

力 租賃的房屋呵！以一間或半間——唉，或者一間的四分之一——租給人家，論禮拜計算。這種付錢的方法，您是想不到的，先生。

沒有什麼事像他的。他是照地面的立方尺計算，所以論房間的租金，比較公園巷宅第的租金還要多。

儲 我希望沙陀力顯司先生沒有許多這一類的產業，縱然這種的產業可以多弄些錢。

力 他沒有一點別的產業，先生；並且他在這裏頭還顯出一些心計。他每逢刮削得幾百鎊，他就用來收買陳舊的房屋——這種房屋，您若看見，必定要掩着您的鼻子。這種房屋，有的在聖基耳路，有的在馬爾勒邦，有的在柏斯勒克林。您只要看看他自己所過的生活，就曉得他這裏頭的好處。他喜歡他自

已住在死亡平均率低的，又有沙礫土的地方，他就做到了。您同我到耳落溪路去看看，我將要指示您一種的土地，一種的死亡平均率，——我一定會指示的！我並且要告訴您：這就是我，致令這種產業給他這多的錢。讓他自己去收取房租，定不會像這樣的！

儲 您以為所有他的產業——所有他的錢財——盡從這類的東西得來的嗎？

力 其中每一個辨士都是的，先生。（儲冷柜，氣倒了，不得不坐下來。）

柯（很感動的望着他）唉，我親愛的朋友，愛錢就是萬惡之源哪。

力 是的，先生。我們都想把樹木長我們自己園裏哩。

柯（憎惡的）力克斯士先生，我不會向您說話。我固然不願嚴厲的對付您。但要和一個收租金的人說話，也覺得有些不高興。

力 收租金的事情並不比傍的事情壞一點。我有我的孩子們倚望着我。

柯 真的，我贊成這一句話。我們的朋友沙沱力顯司也是這樣的。他對待他女兒的愛情，就是他一個贖罪的地方——一個贖罪的地方，一定是的。

力 她是一個有運氣的女兒，先生。許多別的

女兒已經拋棄在街上，去滿足他疼她的愛情。這就是所謂的貿易，先生，您知道了。求您罷，先生！我想您的朋友將肯爲我說一句話，現在他知道了我沒有錯處。

儲（含怒的站起來）我不願意。自始至終，這是一件可鄙的事情。您既然同幹這件事，您稱不能得更好的運氣。我好似醫院的院外病人，已經把這件事完全看清楚了。我每逢想到這樣的事情不能阻止，就要血滾。

力（他破開他慘悶的憂愁）呀，不錯的，先生。但是您娶了布蘭希姑娘，您將要加入，我看都是一樣的。（兇猛的）我們誰是更壞的，我

願意知道。我弄些錢來，支持一個家庭，撫養我的孩子們；您把他花費了，還要歸罪於我。我是更壞的呢，還是您是更壞的呢？

柯 這是一個向着文雅人談話的，最不合宜的詰問哪，力！克斯！先生！一個大革命的感

觸哪！

力 或者是如此的。但是耳落滾路不是一個訓練容止的學校。您到那裏去收集一個或兩個禮拜的租錢——我很歡迎您到我的地位去，倘若是我自己不能保住——聽見了一些直率的言語，您也是如此的。

柯（帶着威嚴）您曉得您是向誰說話麼，我

的好人？

力（漠視的）我很曉得我是向誰說話。我還顧忌您什麼？就是一千個您這樣的，我也不顧忌的。我是貧苦的：憑這樣，就很可能把我當作一個鄙漢。全不爲我考慮一點——不過是爲我說了一句話，得不到一點東西罷了（忽然大聲辯論冷拒）不過一句話，先生。這一個不會耗費一點什麼？（沙陀力顯司來在門首，他們沒有看見。）給貧苦的人表一些同情罷。

儲 從您自己所承認的看來，我恐怕您也沒有好多的同情。

蘇夫之室

力（又放肆起來）無論如何，比您的尊貴的岳父多有一點。我——（沙陀力顯司的無情的聲音，抖然打入，使他啞然若喪。）

沙 您明日十點鐘以前來此，力克斯士先生，完結我們的事情。今天我不再麻煩您了。（力克斯士驚嚇得很，走出去，如死一般的安靜。沙陀力顯司呆呆的停了一會，接着說）他是——或者寧可說，他從前是——我的一個代理人。因爲他屢次的違背我的吩咐，我已經無奈何把他開除了。（儲冷拒不說話，沙陀力顯司解釋他的困難，現出一種諛諛的鎮靜的態度。但是這種的態度，無論如

四七

何，與他是不相像的；並且立刻就幾乎忍不住要作戰慄聲。）布蘭希立即就會下來的，

亨寶。（儲冷柜退縮）——我想我現在定要

叫您做亨寶。您願意到花園裏去散一回步嗎，柯肯先生？我們在這裏慶賀我們的花哩。

柯 絕妙的，我親愛的先生，絕妙的。這裏的生活竟是一個短歌——一個完美的短歌。我們剛才正談論着。

沙 （機密的）亨寶可以跟着布蘭希。她立刻就會下來。

儲 （急忙的）不行，我現在不能見她。

沙 （按住他）真的嗎？哈！哈！（這是他們初次

聽見他的笑，嚇得儲冷柜牙齒相磨擦。柯肯望後退，但是立刻就鎮靜了。）

柯 哈哈！哈哈！——

儲 但是您們不知道。

沙 呵，我想我們知道的，我想我們知道的。唉，

柯肯先生！哈哈！

柯 我應當想我們知道的。哈哈！哈哈！

（他們同一塊兒出去，對着他笑。儲冷柜頰然倒在一把椅子上，神經震亂。布蘭希來在門口，她看見他獨自一個人在裏面，臉上很高興。她躡足偷至他的椅子後面，把雙手掩他的眼珠。一驚視呼叫問，他跳起來，奪離着）

她而去。

布 (着驚) 亨賈呀!

儲 (勉強致禮) 我求您的饒恕。我剛才正想

着——您不坐下嗎?

布 (懷疑的相着他) 這件事有什麼問題嗎?

(她靠着寫字的棹子, 慢慢的坐下。他坐柯

背的椅子上。)

儲 沒有, 沒有。

布 我希望爸爸沒有什麼不融洽的地方。

儲 沒有; 自從我和他交接以來, 我很少同他

說話。(他站起來, 拿着他的椅子安置在她

傍邊, 這樣弄得她稍微快樂一點。她帶着最

得意的笑看着他, 一種悲傷的情狀離開他

去。他拿着她的手, 很感動的吻着, 然後很操

切的看着她的眼珠, 且說。) 布蘭希, 您愛金

錢嗎?

布 (快樂的) 很愛的。您將要給我一些嗎?

儲 (畏縮) 不要把他當作一個笑話; 我是正

經說的。您曉得我們將來是很貧窮的嗎?

布 就是這個弄得您好像有神經病的樣子

嗎?

儲 (解辯) 我的親愛的, 這不是一件可頑的

事情。您曉得我一年只有七百鎊過生活嗎?

布 好可怕呵!

儲 布蘭希，這的確是正經話。我實告您，這是正經話。

布 倘若我自己沒有一點，這個真要我經理家事，感受困難。但爸爸已經允許了，在我結婚的時候，我將要比從前更富足。

儲 我們必定要靠這七百鎊，盡力去經營。我想我們應當自己支給自己。

布 我的意思正是如此，亨費。倘若我把您的七百鎊吃去了一半，我將要致令您增加一倍的貧困；但是我不願意這樣，我還要致令您有現在兩倍的富足。（他搖頭。）爸爸現出了什麼爲難的樣子嗎？

儲 （嘆一口氣立起來，把他椅子放到原來的地方去。）沒有，全沒有。（他懷爽的坐下。當布蘭希再說話的時候，她的腦上和聲音都露出要發皮氣的樣子。）

布 亨費，您很不屑得我父親的錢嗎？

儲 是的，布蘭希。我很不屑。

布 （停過一會）這就於我不大好，亨費。

儲 您一定要寬恕我，布蘭希。我——我不能夠解釋。總之，這是自然而然的。

布 您知道我也有不屑的地方嗎？

儲 那是沒有意思的話。沒有人能夠責備您爲金錢而結婚。

布 倘若我做了，沒有人會說我的壞話，就是您也是一樣的。（她站起來，不停的四處走。）

我們委實不能過一年七百鎊的生活，亨費；並且您叫我這樣做，不過是爲着恐怕人家談論，我却不以爲您是很公平的。

儲 並不單是爲那個，布，陶希。

布 那末，還有什麼別的呢？

儲 沒有什麼。我——

布 （走到他的背後，當她灣在他身上，兩手放在他的肩背上的時候，盡力的嬉戲，向他說話。）自然沒有什麼。現在不要這樣悻悻了，亨費；要好一點，並且聽我的話；我曉得怎

樣的去處理這件事。您很不屑負欠於我，我也很不屑負欠於您。您一年有七百鎊；那末，起初我也一年只向爸爸要七百鎊；後來我們可以償還。現在，亨費，您曉得您不能有一句反對的話了。

儲 這是不能夠的。

布 不能夠的！

儲 是的，不能夠的。我已經打定了主意，不向您的父親要一個錢。

布 但是他是把錢給我，不是給您。

儲 這是一樣的事情。（現出很感動的樣子。）我很愛您，我看不出什麼區別。（他隨便的

把他的手舉起來，她也隨便的，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肩背上。他們兩個人都勉力的互相和解。

布 這句話說得很好聽的，亨齊；但是我確信必定有些事情我應當曉得的。爸爸有什麼不融洽的地方嗎？

儲 沒有；他已經是很慈愛——最少對待我的。這不是爲那個。這是您猜不着的，布蘭希。這個徒然使您苦痛——或者觸怒您。我自然不是說：我們常常靠着一年七百鎊過生活。我要誠心去幹我的職業，把我的手指磨折得只有骨頭，都是願意的。

布 （仍然在他的肩背上，舞弄他的手指）但我不願意您的手指磨折得只有骨頭哩，亨齊。您必定要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趕快拿開他的手；她發怒，臉上漲紅，她呼叫的聲音再不像婦人的。）我惱恨秘密的事；我不願意人家把我當作一個小孩子看待。

儲 （爲她音調所煩擾）沒有什麼可告訴的。我不喜歡領受您父親的恩惠，就是了。布 當着一點鐘以前，您在走廊中會見我，把所有的信給我看的時候，您沒有什麼反對。您的家庭也不反對。您現在反對麼？

儲 (誠懇的)我實在不反對。這不過是爲着金錢的問題。

布 (懇求, 她的聲音和緩, 幽雅, 這是末一次的) 亨實, 這樣的防堵是無用的。爸爸將永久不許我完全依賴着您, 我自己也不喜歡這種思想。倘若您把這種事情, 稍微向他說一說, 您就會拆開這場親事了。

儲 (固執的) 這個我無法救濟。

布 (發怒, 顯現白色) 您無法救濟!——呵, 我纔明白了。我願意解除您的困難。您可以向爸爸說我拆開了這場親事; 那末, 您再沒有什麼困難了。

儲 (驚退) 您是什麼意思, 布蘭希觸怒了您嗎?

布 觸怒了! 您怎樣膽敢詰問我?

儲 膽敢!

布 您有多大的膽力, 敢承認那時候在來因河上和我嬉戲! 今日您爲什麼到這裏來? 您爲什麼寫信給您的家裏人?

儲 那末, 布蘭希, 您若是將要發皮氣——

布 這個沒有回答的。您依賴您的家庭, 助您解除您的定約; 他們並不反對; 他們實在樂意把您擡出。您既不肯卑鄙的離開, 又不肯勇敢的實告。您以爲您能夠激怒我, 使我破

填定約；這好像一個男子想把婦人放在錯過的一方面。既然如此，您有您的方法；我解放您。我願意您寧可睜開您的眼珠，把誠實的殘忍對待我——打擊我——無論用什麼手段，總比這樣的拋開我好一點。

儲 拋開！倘若我曉得您能夠像這樣的對我翻臉，我永久不會和您說過話了。我很願意以後再不和您說話罷。

布 您將要不能夠——永久不能夠。我將要注意那個。（走向門去）

儲 （着驚）您去做什麼？

布 去取您的書信——您的欺騙的書信，和

您的禮物——您的可恨的禮物，拿來給還您。我很喜歡這件事完全拆開了；並且倘若——（當她把她的手放在門上時，沙沱力顯司在外面打開門來。沙沱力顯司進來，隨後關着門。）

沙 （嚴厲阻住她）安靜些，布爾希。您又忘其所以了；全房子都聽見您的聲音。什麼事情？

布 （怒得不管人家聽見沒有）您寧可問問他。他對於錢財的事有些要寬恕的地方。

沙 寬恕！爲着什麼要寬恕？

布 爲着拋開我。

儲 （暴躁的）我敢說我永遠不會——

布（更暴躁的攔阻他）您拋開我了，您拋開我了。您正沒有做別的事——（儲冷柜再三否認，她再三證實；所以他們兩個人都怒很很的說結了。）

沙（吵鬧得失望了）安靜。（更莊嚴一點）安靜。（他們服從着，他堅決的說）布蘭希，您必定要約束您的皮氣；我不願意有這種重三復四的吵鬧，被這些僕人聽見了。儲冷柜醫生，您自己回答我的話。您最好離開我們。（他打開門，叫道）柯肯先生，您肯來這裏和我們談談麼？

柯（在花室裏）來的，我親愛的先生，來的。

（他來在門口。）

布 我相信我不願意站在這裏。我希望當我再來的時候，您是獨自一個人在這裏。（一個含糊的嘆聲發自儲冷柜。她走出去，憤怒的經過柯肯身邊。柯肯看着她，驚異；又懷疑的看着這兩個人。沙沱力顯司猛怒的用力關門，轉來對着儲冷柜。）

沙（挑釁的樣子）先生——

儲（更帶着挑釁的樣子攔住他）咳，先生？

柯（插在他們中間）和緩些；親愛的孩子，和緩些。溫柔些，亨賢，溫柔些。

沙（約束他自己）倘若您有事向我說，儲冷

柯醫生，我將忍耐的聽您的話。您說完後，您得讓我說我這一方面的話。

儲（羞）我求您的饒恕。自然我得讓您說。是的，您說罷。

沙 我可以說您已經拒絕履行您和我女兒的定約嗎？

儲 自然不是；您的女兒已經拒絕履行她和我的定約。但若這就是您所要說的話，這場親事就算拆開了。

沙 儲冷柯醫生，我對您是坦白的。我知道布蘭希皮情躁暴。這是她的高傲性質和生成勇敢的一部分，比多數的男子還要強些，我

實在告訴您。您定要預備忍受，若是這次的吵鬧不過是爲着布蘭希的皮氣，您可以相信我，不到明日，就沒有事了。但是從您剛才所說看來，我知道您於錢財上有些困難。

儲（重新又激動）沙沱力顯司姑娘實在造成了這種困難。倘若她沒有告訴我一些事情，我不會如此的介意。她表示她不以我所顧慮的爲然。（絞折他的手指）

柯（撫慰的）親愛的孩子——

儲 塞住您的口，畢來。要弄得一個男子以爲他從不曾看見過一個婦人，真是夠受的了。您聽聽，沙沱力顯司先生？我向她提出一件

事情，盡力說得很文雅，很斟酌，沒有說一點我的理由，僅僅請她滿足的靠着我的小小進款過生活；她就和我翻臉，好像我的舉動如一個野蠻人類的一樣。

沙 靠着您的進款過生活嗎！不可能的。我的女兒習慣了現在的境地。我不會明明白白的擔任設備一切嗎？我的女兒不會告訴您，我允許了這樣的做嗎？

儲 是的，一切我都知道了，我還很感激您；但是除布爾希自身外，我寧可不向您取一點東西。

沙 從前您爲什麼不這樣說呢？

儲 不要管爲什麼。讓我們放開這件事情罷。

沙 不要管！但是這個有點關係，先生。我必定要有一個回答。您爲什麼從前不這樣說？

儲 從前我不曉得。

沙 (激怒了) 那末，在締結這樣一種很鄭重的定約以前，您應當先要了解了自己的心理。(他飛跑開去，穿過這個房子，又回來。)

儲 (很傷痛了) 我應當先要了解了！柯肯，這是合理的嗎？(柯肯現出一種裁判官的研究的氣象；但不說一句話。儲冷極再向沙陀力顯司說話，這次恭敬的態度顯然減少了。)

我如何能夠了解什麼？您沒有告訴我。

沙 您是和我開頑笑，先生。您說您從前不會了解您自己的心理哪。

儲 我不會說一句這種的話。我是說我從前不知道您的錢是從何而來的。

沙 那不是真的，先生。我——

柯 和緩些，我親愛的先生。和緩些，亨齊，我親愛的孩子。形狀上更要溫柔些。

儲 那末，就讓他說起罷。他這種模樣的攻擊我，是什麼意思？

沙 柯肯先生，您可以爲我分辨。關於此點，我說得很明白的。我說：我是個自立的人，其中沒有什麼可羞的。

儲 您全不像這種的人。今天早上，聽見您的

用人——力克斯士，或者無論他的可惡的名字是什麼——所說的話，我纔知道您的財產，是一點一點的從那些苦命的，肉體和靈魂很難得保持在一塊兒的生物身上，弄得來的——是用勒索，恫嚇，驅逐，以及一切惡棍，霸王的行爲弄得來的。

沙（暴怒的）先生！（他們彼此恫嚇，互相爭辯。）

柯（和軟的）租房子是要付租錢的，親愛的孩子。這是不可避免的，亨齊，這是不可避免的。（儲冷拒虛弄的轉開去。沙吃力顯司望着他，

回想了一會；然後回復他從前坦白的，莊嚴的態度，審慎的向儲冷柜說話；但又輕他年輕無識。）

沙 我恐怕，儲冷柜醫生，您於世事上面太生疏了；我很悔我一時忘記了。我可以請您暫緩下您的裁判，等到我們對於您的感情觀念——倘若您恕我這樣的說——有了一點沉靜的討論，纔來下嗎？（他取一把椅子，並且把儲冷柜的椅子並排的移在他的右邊。）

柯 放得很好，我親愛的先生。來，亨費；坐下，且聽着；要安靜的，仔細的討論這件事情。不要

執拗哪。

儲 我不反對坐下聽，但是我不曉得怎樣能把黑的變成白的；並且我很不耐煩人家翻臉向我，好像我有錯過一樣。（他坐下。柯背換着他的肘腕坐在右邊。他們組成一個會議。）

沙 我猜想，儲冷柜醫生，您不是一個講社會主義的，或者相類似的人。

儲 一定不是的。我是個保守者——最少我應當贊成保守的，反對別派的人。倘若我曾經過了選舉的麻煩。

柯 真是忠厚的，亨費，您真是忠厚的！

沙 我很喜歡，我們是這樣完全表同情的。我自然是個保守者，不是個狹小的、武斷的人；我希望真正的進步，全沒有一點阻礙，但仍然是個完全的保守者。至於力克期士哩，我用不着多說，只要知道今日早上我開除他不用，爲的是缺少信用。無論講友誼也好，不講友誼也好，您不要信他的供證。若說到我的事業，不過是設備房屋，適合於很窮苦人的小經濟；這些窮苦的人，和別的人一樣，也要有房屋爲他們蔽風雨。您想我能夠不收一點租金，保得住那些房屋嗎？

儲 是的，那全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要點在：您

把那種的房屋租給他們，收他們的租錢呢？人必定要些地方安身；否則寧可投入牢獄。您所取得的利益，是把不適宜於犬類的房屋叫他們住着付錢。爲什麼您不建築正當的房屋，收取公平的房租呢？

沙 （憐他無知識）我的年少的朋友，這些窮苦的人不曉得怎樣的居住正當的房屋；在一個禮拜內他們就會毀壞了。您不信我，就自己試試看。欄杆哪，釘子哪，水桶蓋子哪，灰穴蓋子哪，拋失了，您都得拿自己的錢去修補；並且不到三天他們又拋失了——燒了，先生，每一根木棍子都燒了。我並不齊備這

些可憐的人：他們需要火，且又沒有別的法子取火。但是當着我一間房子每禮拜難得收到他們四先令六辨士——倫敦公認的平價——的時候，我實在不能夠一鎊一鎊的耗費去修補，修補了又給他們抽折。先生們，人在窮苦的時候，無論您是怎樣的對他們表同情，您不能夠幫助他們的。幫助他們，長久下來，害處還多於好處。我寧願積蓄我的錢，可以為無家的人再添設些房屋，且可為布蘭希儲備一點。（他看着他們。他們是安靜的；儲冷拒不相信，但以言談默之；柯肯很迷亂。沙沱力顯詞灣着眼眉；坐在椅子上

蹲向前方，好像要捲起他自己，預備一跳的樣子。他帶着深切的表示，向儲冷拒說）現在，儲冷拒醫生，我可以問一問您的收入又是從何而來的嗎？

儲（抖擻的）從利息得來的——不是從房租得來的。其中我沒有一點不乾淨的地方。我是從典押上取利息的。

沙（強硬的）不錯的：把我的產業作典押。用幾句我們自家的話來說罷，當我勒索，恫嚇並且追迫着這些貧苦人來交付他們的租錢的時候，我若不從他們所交給我的錢中，先付給您的七百鎊，我一個辨士都不敢動

用的。力克斯士爲我所辦的事情，就是我爲您所辦的事情。他和我一樣，都是過手人；您可是僱主。那租住我的房屋的人，都是窮苦的，我得冒些危險；您就藉此苛責我百分之七的可駭的，過分的利息，使我又不得不向那賃租人盡量的追勒。儲冷柜醫生，我經營我們的產業，遇事勤勉，預先籌思，並沒有什麼卑下的手段；您反任意的輕侮我，毫不遲疑一下子。

柯（很舒暢的）可欽獎的，我親愛的先生，很好的。我自然而然的覺得儲冷柜所說的話全是沒有經驗的糊說。讓我們放下這件事

罷，我親愛的孩子：您一參與正經事體，就把您自己弄成了一隻驢子。我告訴了您，這是不可避免的。

儲（昏迷）您是說我像您一樣的歹麼？
柯 羞恥呵！亨實，羞恥呵！沒有一點意味！要成一個文雅人。求寬恕哪。

沙 恕我，柯肯先生（向儲冷柜）倘若您所說您像我一樣的歹那一句話的意思，是指您也和我一樣的無力量，變更社會的情狀，那您就不幸的十分對了。（儲冷柜不立即回答。他注視沙沓力顯司；然後垂下頭去，呆呆的凝視着地板，兩手緊握，放在兩膝間；他的

道德上的饑餓，恰好一幅生動的夢覺圖。柯肯憐愛他，走近前來，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背上去鼓勵他。

柯（和緩的）來，亨齊，來，把您自己鼓勵起來。您要向沙沱力顯司先生道一句歉。

儲（仍然是呆呆的，慢慢的解開他的手指；把兩手放在膝蓋上，拾直他的身子；用力扯直嵌肩；當他轉向着沙沱力顯司的時候，勉力掩蔽他的昏迷，表示沉思的樣子。）住在玻璃房子內的人，沒有權利去拋擲石頭。但是您若不指點我，我現在不知道我的房子是玻璃的。我求您饒恕。（他伸出他的手。）

沙 不要再說，亨齊；您的感覺使您有信用。我實在告訴您，我自己也是和您一樣的感覺。凡是有心肝之人，總以為事物的改進，是做得到的。然而不幸這是不行的。

儲（稍微解慰）我猜想不是如此的。

柯 這個用不着有一點懷疑，我親愛的先生；用不着有一點懷疑。人口的增加就是這根本的原因。

沙（向儲冷拒）我相信我已經解開了您的疑竇。您無須反對布蘭希分受我的財產，正如我無須反對她分受您的。

儲（沉悶的思索）好似是如此的。好似我們

都是一樣的情形。我希望您寬恕我喧嚷了這一場。

沙 不要再說一個字。我實在感謝您，因為您不會把狐疑的原因向布蘭希說明。我佩服您這個亨費。或者將來還是不給她知道的好。

儲 (操慮的)但是現在我定要說明。您看見了她是什麼樣的忿怒哪。

沙 您寧可把這事交給我。(他看看他的錶，去搖鈴。)吃中飯的時候差近要到了。您們預備着吃中飯，我可以去看看布蘭希。我希望所得的結果，我們都是十分滿足的。(侍

女應鈴而至，他帶着習慣的專斷，向她說話。)告訴布蘭希姑娘，說我要見她。

侍女 (她的顯顯然的沉下去) 是的先生。(她勉強轉身走去。)

沙 (再想一下)停住。(她停住)向布蘭希道我的愛情。我是單獨一個人在這裏。倘若她不怕，我願意看她一會。

侍女 (寬慰了)是的先生。(她走開。)

沙 我指引您的房子，亨費。我希望您在這裏頭，不久就全然像在家裏一樣。柯肯先生，在這裏您也不要客氣。趕布蘭希未來以前，我們去罷。(他向門口引着路。)

柯（欣然跟着他）我們的小小討論增進了

我好大的食量。

儲（不快樂）我可是吃不下了。（沙沱力顯

司爲他們開門，他們走出去。當他跟着他們的時候，侍女又來了。她是一個啜泣的，感動的小生物，差近要流淚的樣子。）

沙 布蘭希姑娘來了嗎？

侍女 是的，先生。我想是來了，先生。

沙 在她未來之前，您在這裏等候。告訴她我一刻就會回來。

侍女 是的，先生。（她進房子裏去。當她經過

沙沱力顯司身邊的時候，他猜疑的相着她。

他把門半掩着，跟隨着她。）

沙（把聲音放低）您有什麼事情？

侍女（啜泣）沒有，先生。

沙（同樣的聲音，稍帶惘嚇）有客在這裏的時候，您要小心您的舉動。您聽見了嗎？

侍女 聽見了，先生。（沙沱力顯司走出去。）

沙（在外面）恕我：我有一句話向僕人說。

（聽見儲冷柜回答他：『不要緊。』柯肯回答他：『不要這樣說，我親愛的先生。』他們嗡嗡的聲音漸次不聽見了。侍女啊啞的拭乾她的眼淚，走向一個書架子，從抽屜內拿出幾張褐色的紙及一個弦線的球。她把這些東

西放在棹上；忽又潑泣的顫震。布蘭希走進來，手中拿着一只珠寶箱子。她的形狀像一個強毅的，決絕的婦人，在感情極盛的時候。侍女帶着卑下人的傷感和身體的震懼看着她。

布（四週回顧）我父親在那裏？

侍女（戰慄的安靜她自己）他留下了話，說他立刻就會回來，姑娘。我相信他不會很久的。紙和線這裏都預備了，姑娘。（她把紙展開放在棹上。）我可以替您做這一分嗎，姑娘？

布 不要，您管您自己的事。（她把箱子內的

物件，盡倒在褐色紙上。其中有一捲的信和一些珠寶。她從手指上摘下一個戒指，怒癱在這一堆物件上，怒氣太盛，致令這個戒指滾落在地氈上。侍女溜溜的把這戒指檢起來，放在棹上，重新又咽哽，又拭淚。）您哭什麼？

侍女（悲傷的）您這樣殘忍的向我說話，布蘭希姑娘；我還是這樣愛您的。我確信沒有別的人肯站在這裏，並且耐受些我不得不耐受的氣。

布 那末，您就走。我不需用您。您聽見了麼？走。

侍女（現出可憐的樣子跪下去）呵，布蘭希

姑娘，我不走。不要叫我離開您去；不要——

布（帶着兇猛的厭惡）唉！我看見您就討厭。

（侍女痛及心肝，苦苦的哭。）不要哭。那二位先生去了嗎？

侍女（哭泣）呵，我怎樣能告訴您這樣一件事，布蘭希姑娘；我——

布（捉着她的頭髮和咽喉）停住這種聲音，我告訴您，除非您要我殺死您。

侍女（駭辨，哀求，但不敢出大聲）讓我去，布蘭希姑娘。您曉得您將要受憂悶的；您常常是憂悶的。記記前次我的頭割得怎樣可怕哪。

布（憤激）回答我；您願嗎？他們已經走了嗎？

侍女 力克斯士已經走了，似是可怕——

（當布蘭希狠狠的緊捉着她的時候，她窒塞的哭着奪開去。）

布 我問您的是力克斯士嗎？您這個野獸。您知道我是問誰；您故意的這樣說。

侍女（喘一口氣）他們等着用午餐。

布（注視着她的颧）他？

侍女（帶着一個表同情的點首，低聲說）是的，姑娘。（布蘭希緩緩的放開她；緊握拳頭沉下腦去，直直的站着。侍女看出她的感觸移轉了，猜想再沒有凶暴的舉動，不安慰的

坐在她的腳跟下。盡力整理她的頭髮和帽子，還微微的咽噎着，悲傷着涕泣。）現在您弄得我的手震動起來，我恐怕在午餐椅子上，弄得盤碟內的東西都會叮噠作響，人人都會注意我。您真太壞了，布——姑娘。（沙沱力顯司在外面咳嗽。）

布（趕緊的）噁起來。（侍女趕快的起來，盡力做作端正的樣子，走向門口出去，中間走從沙沱力顯司身邊過；他嚴酷的斜視她一下，走向布蘭希。侍女輕輕的隨後關門。）

沙（傷悼的）我的親愛的，您不能夠稍微挫折您的皮氣嗎？

布（仍帶着一點餘怒，喘氣）我不能夠。我不願意。我盡力而為罷了。真是關顧我的人，不會因我的皮氣拋棄我。除却這個女孩子外，我從沒有對那個僕人使過皮氣；並且將來同我們住得着的，只有這一個。

沙 但是，我親愛的，要知道我們立刻就要去同我們的客吃中飯哪。我下來告訴您，我已經對儲冷柜解開了那點小困難。那不過是力克期士弄出來的一點惡劇。儲冷柜是個年少的獸子，但是現在明白了。

布 我不願嫁一個獸子。

沙 那末您要過了三十歲纔嫁丈夫，布蘭希。

您不要希望太高了，我的孩子。您將要比您的丈夫更富足；並且，我想，還要聰明。這樣我更喜歡。

布（捉着他的手）爸爸。

沙 是的，我親愛的。

布 關於這場婚事，還是我喜歡怎樣，就怎樣的做呢；或者還是必定要隨您的心意做呢？

沙（爲難的樣子）布蘭希——

布 爺爺，您定要回答我。

沙（失却自主力，悲慘的爲她傷感）現在並且常常您喜歡怎樣就怎樣的做，我心愛的孩子。我只願意照我自己心愛的人所喜歡的去做。

布 那末，我就不嫁他。他對我反復無常。他

爲我們配不上；他羞與我們爲伍；他膽敢反對受您的恩惠——好似他負欠您一點東西，就不自然的；但是金錢又必竟誘惑了他。（她突然把她的手圍抱他的頸）爸爸，我不願意嫁人；我只願意同您住着，常常要像我們已往的快樂。想到嫁人，我就厭恨。我不願他，我不肯離開您。（儲冷柜與柯肯走進；但除她自己的聲音外，她無所聽見，並沒有看見他們。）只要離開他去；允許我，您將遺開他去，留着我在這裏，過向來一樣的日子。

子——（看見儲冷柜）呵！（她把她的廳藏在她父親懷裏。）

儲（激動）我希望我們沒有打擾了您們。

沙（可怖的）儲冷柜醫生，我的女兒已經改變她的心意了。

儲（昏亂）我可以知道——

柯（現出酸醋態度，搶着說）我想，亨費，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除却到別的地方去找中飯吃，沒有別的法子。

儲 但是，沙沱力顯司先生，您已經說明了嗎？

沙（直看儲冷柜的廳）我已經說明了，先生。再會。（儲冷柜忿怒極了，向前走進一步。布蘭希離開她的父親，倒在一把椅子上。沙沱力顯司站在他原來的地方，不稍移動。）

儲（發氣轉開去）跟來，柯首。

柯 一定的，亨費。一定的。（儲冷柜盛怒而去。侍女手抬着一個盤碟，叮嚀作響，從外面走過。）您已經很尖刻的挫折了我，先生。再會。（他跟着儲冷柜。）

第三幕

(在伯得扶地方，沙沓力顯司家的休息室內；冬天的夜晚，爐火燒着，帷幔放下，燈光已點好。沙沓力顯司與布蘭希坐在火爐近處，默靜無言。侍女正送咖啡進來，放在置於他們中間的一張小棹子上。在室之當中，放着一張大棹子。從這張棹子向兩個廳子看去，有一架鋼琴，一隻歐洲的鴿鴉擺在右邊，上面還有布蘭希的照片，用畫架子裝着。門有二：一在左邊，在火爐前面一點，從此入書室；一近右邊廳子的角上，從此入接待室。布蘭希手中拿着手工籃

子，正在編織。沙沓力顯司更靠近一點火爐，看一張新聞紙。侍女走出去。)

布 沙
布蘭希，我的愛。

布 是的。

沙 今天爲我們出遊海外的事情，我和醫生談了好一會。

布 (不耐煩)我身子很好，我不願到外邊去。我一想到大陸，就惱恨不了。您爲什麼爲着我的身子這樣的麻煩我？

沙 這不是爲着您的身子，布蘭希，是爲我自己的。

布 (站起來)您的！(她憂慮的走向他。)呵，爸

爸，我希望沒有什麼妨礙您的事情？

做看護者。

沙 將來會有——必定有的，布蘭希，並且還要在您未成老婦人之前。

布 但是現在沒有什麼事情？

沙 我親愛的，醫生說我需要變遷，遊歷，激刺

布 激刺！您需要激刺哪！（她快樂着發笑，在他腳下的氈子上坐下。）爸爸，您對着別的

人如此的聰明，為什麼對着我就不有一點聰明？您以為我看清楚您要帶我出外的小小計劃嗎？因為我不願意做病廢的人，讓您做看護者，所以我要您做病廢的人，讓

沙 好的，布蘭希，倘若您是健全的，沒有什麼在您的靈魂上掠劫，我必定忍受着病痛，讓

布 我想：您是獎勵固執的，您還誇做您自己的固執哩。

沙 糊說，我的親愛的，糊說。我常常是謙讓的。

我可以指出許多的溫和的人，做得如我一樣的好，或者比我們更快樂一點。倘若您不過是爲着固執，要反對——

布 我不是反對。我不知道您何所指。（她想起來走開。）

沙（捉着她的手，按着她跪下）呵，我的孩子，您不要和我鬧，好似我是個生人。您觸怒我，因爲——

布（猛力掙脫，站了起來說）倘若您說這個，爸爸，我寧願自殺。這不是真的。倘若他今天晚上跪在這裏，我毫不能忍耐，隨即就要走出屋子外去。（她奮激的走出去。沙吃力顯

司很煩惱的樣子，再轉向火爐，重重的嘆了一口氣。）

沙（憐憫的注射着火焰）倘若我和她鬧穿了，便要好幾個月沒有安靜日子過了。我只好和我的書記與僕人們住着。倘若我現在讓步，我須得常常讓步。是的！我愛莫能助了。我生平只顧我自己的路；但是那場苦役總有個結果的日子。她是年少；這件事讓她去罷。（侍女走進來。）

侍女 先生，力克斯士先生很要見您。爲着重要的事情——您的事情，他告訴我說。

沙 力克斯士先生！您是指那常常爲我的事

來這裏的嗎？

侍女 是的，先生。但是，先生，您真的很難認識他了。

沙 (皺眉) 哼！飢餓了，我猜想是來乞食麼？

侍女 (很不承認這種觀念) 呵——不是的，先生。全然是個文雅人，先生！皮的外衣，先生！走進來很文雅，鬚子都刮了，並且乾淨！我相信他碰着好運氣了，先生。

沙 噫！引他上來罷。

(力克期士原在門口等着，立刻走進來。他的形狀上的變遷，直是炫耀奪目。他穿着晚衣，加上全身毛格子的外套，那毛備有老虎

身上的各種顏色。他的汗衫用一個單獨的金剛石鈕子緊扣在胸前。他的帽子是絲的，放射黑光；一根美麗的金鍊掛在凸起來的嵌肩上，好像一個花園；他已經剷掉鬚子，蓄上鬚子，鬚子末端塗上蠟，且尖脫。當沙陀力顯司默然注視他的時候，他微笑的站着，讓人家驚嘆，自己覺得很得意的樣子。侍女忽然看見這種的情景，也很高興；她喜揚揚的走出去，滿帶着新聞給廚下人聽。力克期士向沙陀力顯司傲然的點一點首，穩站住他的地位。)

沙 (奮起精神——含有敵意) 好麼？

力 十分的好，沙沱力顯司，感謝您。

沙 我不是問您的健康，先生，我想您和我都是明白的。您有什麼事體？

力 倘若我忍受我不願意忍受的禮貌，我到處能夠找着事體，沙沱力顯司。現在您和我是人對人。前此金錢是我的主人，不是您，您不要那樣想。現在我是獨立的，對於金錢——

沙 （決絕的走向門口，打開着門）那末，您可以出我的屋子外去獨立罷。我這裏用不着這個。

力 （寬和的）來，沙沱力顯司，不要倔強。我來這裏，如一個朋友樣的。把錢放在您的袋子

裏。您用不着告訴我：您不貪金錢。噯？

沙 （遲疑，末了關着門，謹慎的說道）多少錢？

力 （得勝的樣子，走向布蘭希的椅子，脫下外套）唉！您說本色話了，沙沱力顯司。現在您要請我坐下，使我舒服舒服吧？

沙 （從門口走過來）我要把您倒的拋下樓去，您這個地獄裏的流氓。

力 （全沒有一點激動的樣子，把他的外套掛在布蘭希的椅子背上，同時又從一個袋子裏取出一枝烟卷）您和我很像一對的好朋友，您無論說什麼壞話，我都受得，沙沱力顯司。抽一枝烟卷嗎？

沙 這裏不許抽煙；這是我女兒的房子。但是坐下，坐下。（他們坐下。）

力 自我上次見您之後，我稍微充裕一點。

沙 這個我看出來了。

力 這個半要感謝您，您是知道的。您覺怪這個嗎？

沙 這個於我沒有關係的。

力 沙沱力顯司，您所以這樣想；因為在我爲您收取租金的時期中，您從不想到我是怎樣過活的。但是我也爲我自己，在耳落濱路弄得了一些哩。

沙 我常常是這樣想的。您這來是要還償我

嗎？

力 假如我還償您，您不會要的，沙沱力顯司。這不是金錢哪；這是知識——關於勞働階級居住的大公衆問題上的知識哩。您不知道有一個帝國委員會管理這件事嗎？

沙 呵，我明白了。您已經供出證據了。

力 供出證據了嗎？這不是我。這於我有什麼好處哪。徒然使我受損失；又於職業問題無關。我不會供出證據來。但是我告訴您，我所幹的事情。我瞞着這件事，只取悅了一二個人——這一二個人，看見他們的名字在藍皮書（註：指英國議院的報告錄）上，說是有

一所像病穴樣的房子，就會傷動感情的。他們的委員爲這件事和我很要好，他把他的名字寫在我的一張單子上作爲是——唉，

不相干的。這纔給了我一個起手；這個起手是我素來所想得。我已經得到了一本這委員會的第一次報告，在我外套的袋子裏。（他站起來，去拿外套，從一個袋子裏取出一本藍皮書。）我找出這一頁來告訴您；我想您願意看他。（他把書雙的反疊轉來，現出指定的地方，送給沙陀力顯司。）

沙 這是敲詐的鬼計，唉？（他不看這書，把他放在棹上，還用他的拳頭重重的捶擊一下。）

我不願我的名字登在這本書上，我的朋友不會看他；我不是個國務員，更不是個議院的候補人。用這種調兒敲不到我什麼。

力（着氣）敲詐呵，沙陀力顯司先生，您以爲我會洩漏一句關於以往的事嗎？攻擊老夥伴！那不是力克斯士所行的事。並且他們早已完全知道您了。當着您和我爲那梯級爭鬧的時候，牧師在那裏查驗一下午，實在是他弄出了這場紛擾——您記得嗎？——關於那被傷的婦人。他沒有一點文雅的那教的精神，竭力把這件事做得很壞。我無論如何，都不願意有那牧師的性質。呵，不願意；那

不是我的思想裏面有的東西。

沙 來，您的思想裏面有什麼東西說出來。

力 (帶着激怒的熟思，神祕的望着他笑。) 自

我們分離之後，您從沒有用過幾百鎊的修補費，您用過嗎？(沙沱力顯司不耐煩，做出

一種恐嚇的舉動。) 不要對我肆威。我認識

一個地主，這個人的兇狠，您在倫敦不容易

找見的。他佔有一條偏僻的巷子，依着勸告，

把他所有一半的房子修成頭等房，那一半

他就租給一個新辦的公司。叫着北太晤凍

羊肉貯積公司，那裏我有幾個股分——發

起人的股分。您想想那個結果是怎樣的呢？

沙 破產，我猜想。

力 破產！全然不是的。賠償哩，沙沱力顯司先

生，賠償哩。您明白那個麼？

沙 賠償什麼？

力 造幣局爲擴充計，需要這塊土地，連那公

司都得賣給他，那些房子都賠償了。不管他

們怎樣的祕密，總有幾個人預先知道，這是

您曉得的。

沙 (有趣味，但是小心) 好呵？

力 您所要向我說的話盡在此嗎，沙沱力顯

司先生？「好呵！」好像我是別人門口的一隻

狗，假使我訪聞得要開一條新街，要把耳落

濱路的房子拆倒，要把柏開場移向前方，一尺土地值三十鎊——您除了（模倣）「好呵？」之外，定然不說別的話嗎？（沙沱力顯司遲疑，看着他大大的狐疑。力克期士站起，又禁住他自己。）唉，看看我的進步哪，沙沱力顯司先生。看這個錶鍊！看我所得來公司的徽章！您想這些都是我閉口得來的嗎？不是的：是放開我兩隻耳朵，兩個眼睛得來的。（布蘭希走進來，侍女跟在後面；侍女拿着一個碟盤，上面收來了一些茶杯。沙沱力顯司見他們進來，好不耐煩，指揮力克期士向書室的門去。）

沙 唉！我們必定要在書室談談這個。那裏的火大，您還可以抽煙。布蘭希，這是我們一位老朋友。

力 並且還是我的一位仁愛的朋友。我希望您很好，沙沱力顯司姑娘。

布 呵，您是力克期士先生！我很難認識您了。我覺得您的模樣稍微改變了，姑娘。

布 （急忙的）我永遠是一個樣子的。力克期士太太和孩子——好麼？

沙 （等不及的樣子）我們有事情要討論，布蘭希。隨後您可以向力克期士先生談談。來罷。（沙沱力顯司和力克期士走入書室裏。

布蘭希奇怪她父親的匆忙，探望了他們一會。後來看見力克斯士的外套在她的椅子上，她拿起來，有趣的看那毛皮。

侍女 呵，我們是好看的，不是嗎，布蘭希姑娘？

我想力克斯士先生定得着了一個遺產。（信任的樣子。）我不知道他有什麼事情，來求主人，布蘭希姑娘！他帶這本大書來給他。（她指給布蘭希那本藍皮書。）

布 （引起了她的怪異的興趣）讓我看。（她拿着這本書去看。）這裏頭有些關於爹爹的事情。（她坐下來，起首去讀。）

侍女 （擡起茶棹子，把他放開。）他似乎更少

年得多了，布蘭希姑娘，他不是嗎？當我看見他把鬚鬚剃去了的時候，我忍不住笑起來。若是您不看慣了，這個實在是無意味得很。（布蘭希不答她。）您還沒有吃完您的咖啡，姑娘。我想我可以拿開去（沒有回答。）呵，您把力克斯士先生的書讀得有趣味了，姑娘。（布蘭希跳起來，侍女相着她的臉，立即拿着碟盤，提起脚尖，跑出房子外去。）

布 這就是他所以不肯受錢的原故哪。（她要把這本書完全撕掉了，但是做不到；所以她猛力把他拋入火爐內，又只拋在火爐的圍子上。）呵，倘若一個女孩子能夠沒有父

親，沒有家庭，正和我沒有母親一樣！牧師——
——野獸！在倫敦地方，最壞的破爛房屋的地主，『破爛房屋的地主』呵！（她把雙手掩蓋着她的臉，顫震的沉倒在那放着外套的椅子上。書室的門開起來。）

力（在書室內）您只要等候五分鐘；我將要捉着他。（布蘭希急從他的籃子內找出一點手工繡繡着。力克期士走回來，向沙沱力顯司說話，沙沱力顯司跟在他後面。）他住在高瓦街的角度上，並且我的住房也在那裏。請您起來，布蘭希姑娘。（輕輕抽起他的外套。）

布（站起來）我求您原恕，我希望我不會把他弄壞了。

力（豪爽的，當他穿上這外套。）現在我歡迎您再弄壞一下，布蘭希姑娘。不要對我說再會，姑娘，我立刻又會回來的——我，還有一個或兩個朋友。再會，沙沱力顯司。我不會去久了的。（他走出去。沙沱力顯司覓找這本藍皮書。）

布 我以為我們同力克期士絕交了。

沙 我想現在還不能夠十分的棄絕他。他留下了一本書在這裏給我，一本大的書，用藍紙裝着。這侍女已經把他拋開了嗎？（他

看見這書在火爐的圈子上；他相着布蘭希，並說）您已經看過了嗎？

布 不會看。是的。（發怒）沒有！我不會看他。他

於我有什麼相干？（沙泄力顯司拾起這本書，拂去灰塵，然後坐下安靜的去讀。上下流覽了幾行，他點首表示同情，好像在那裏他確實找見他所希望的東西。）

沙 布蘭希，議院裏的先生們寫了如此一本的書，還不知道實際上的事情，真是怪異的事。一個人讀了這本書，也許會以我們——您和我——為世界上最強勁的，最尖刻的，最沒有仁心的。

布 這不是確實的嗎——我指關於那房屋的情形？

沙 （安靜的）呵，十分的確實的。

布 那末，這不是我們的過錯嗎？

沙 我的親愛的，倘若我們把這房屋蓋造得好些，租價就要漲得很高，這些貧苦的人將要不能付給，將要拋棄在街上沒有屋住。

布 那就不如趕出他們，租給有名望的人。我們為什麼把房子租給這種苦命人住，弄得自己搥臉呢？

沙 （睜開眼睛）那個似乎對他們刻毒了一點。我的孩子，不是的嗎！

布 呵，我惱恨這貧苦的人。最少我惱恨那些污穢的，沉醉的，無禮貌的人，過豬一樣的生活。倘若他們必定要人周濟，讓別的人去照顧他們。在那本惡濁的書上，寫得我們如此之壞。您怎樣能夠希望有一個人以為我們是好的呢？

沙 （冷靜的，還帶點思慮的）我曉得我已經把您做成了一個真正的貴婦，布蘭希。

布 （挑激的）您爲那個着愁嗎？

沙 不着愁，我的親愛的；自然不着愁。但是，布蘭希，您知道我的母親是一個很貧苦的婦人，並且她的貧苦還不是她自己的過錯嗎？

布 我猜想不是的；但是我們現在所要交結的人不知道那個哩。況且那也不是我的過錯；所以我看不出爲什麼要使我爲那個受苦。

沙 （觸怒）誰使您爲那個受苦呢，姑娘？您的祖母在洗衣房裏，每天作十三點的苦工；若還一個禮拜得到了十五個先令，就以爲自己富足了。若不是她爲我掙持，您現在應當是怎麼樣的呢？

布 （發怒）我想與其抬舉我到現在的樣子，不如降落到她的地位。您願意我們爲祖母的原故，去住在那處皮書上所描寫的地方

嗎？我惱恨這種的事情：我不願意知道這種的事情。我愛您，因為您撫養我到了更好的地位。（她離開他，半面斜向一邊去）倘若您不會做到，我定要惱恨您的。

沙（退讓）我的孩子，我想您既長大了，自然是那麼樣的想法。這是太太們對於事物的觀念。我們不要爭鬧，我的女孩子。您將要不致於再受什麼痛苦。我已經決意改造我們的產業，招來一班很新的租戶。那個樣子！您還不滿是嗎？我不過正在等候地主落得爾夫人的同意。

布 落得爾夫人！

沙 是的。但是我希望這典押者分承危險的責任。

布 這典押者！您是說——（她不能夠說完這句話；沙吃力顯司為她說完。）

沙 亨寶儲冷拒。是的。布蘭希，記着：倘若他願意加入我這個計畫，我將要和他做朋友。

布 並且請他來這房子裏嗎？

沙 只為貿易上的事情。您若不願意，您不用着會他。

布（氣倒）他什麼時候來呢？

沙 很快的。力克斯士已去找他轉來。

布（悲慘）那末在幾分鐘內，他就會來這裏

的！我怎樣好呢？

沙 我勸您接待他，好像前此沒有一點事情；

然後您出去，讓我們辦我們的事情。您是不

怕見他的？

布 怕不怕的，一定不怕的。但是——（力克

期士的聲音在外面。）他們來了。不要說我

在這裏，爸爸。（她衝進書室裏去。）力克期士

同着儲冷柜和柯肯進來。柯肯慨然和沙沱

力顯司握手。儲冷柜粗糙，沉冷，還顯然帶着

不堪失望的樣子。他隨便的，忿怒的鞠躬，力

克期士興揚揚的談話，把他們大家的困難

掩飾過去；等到他們都圍着一張大桌子坐

下了纔停住。儲冷柜最近火爐；柯肯最近洋
琴；其他兩個在他們中間；力克期士在柯肯
的次一位。）

力 我們在這裏，圍繞着聖波爾。都是朋友。您

記得柯肯先生：現在他以朋友的關係，爲我

做點小事情，幫助我辦理通信——我們叫

作文牘。我沒有文學的辭調，這是真的；所以

柯肯先生仁愛的修飾我信中的辭調，並且

草就計書，廣告等件。您沒有做嗎，柯肯？

您做了。爲什麼您不應當做呢？他今晚幫助

我們勸告他的老朋友儲冷柜醫生關於剛

才我們談論的事。

柯 (嚴肅) 力克斯士先生, 不要勉強勸他。我看這是一件當然的事體。亨寶, 我說這是您的義務——您的義務——把那些可惡的房屋修成相當的, 可住的。既是個科學家, 您就應當為公眾完備衛生上各種設施。講到義務的問題, 沒有要朋友勸告的餘地, 就是最老的朋友也是一樣。

沙 (向儲冷柜) 我確覺得, 如柯肯先生所說的, 這是我們的義務。這種義務是我們對於最可憐的住戶應當注意的, 或者我好久忽過了。

力 毫沒有一點疑竇的, 先生們, 這是一種的

義務。遇着貿易上的問題, 誰都不比我尖刻些; 但是義務另是一種事情。

儲 是的, 四月前我就看見是我的義務, 現在還是一樣。我只為他太多了錢。

柯 羞恥, 亨寶, 羞恥, 羞恥哪!

儲 呵, 住口, 您是個獸子。(柯肯跳起來。力克斯士抓住他的外套止住他。)

力 站穩着, 站穩着, 文贈先生。儲冷柜先生不過戲言罷了。

柯 我定要他把那一句話收回。他已經叫我做獸子了。

儲 (有愠色的) 如此, 您就是一個獸子。

柯 那末您就是一個討厭的獸子。先生！

儲 全不錯。現在我們算了罷。（柯肯鼻子裏

吸一吸氣坐下。）我是說我們不要再說這

一類的糊話。如我所知道的，耳落濱路要拆

下來，改修斯屈得的新街路，這一條地現在

要賠償。

力 （嘻笑）是如此的，儲冷柜醫生。就是這樣

的。

儲 （繼續說）照此看來，好似地方越惡濁，您

越多得些租金；地方越潔淨，您又可更多得

些賠償。所以我們要拋却惡濁的，弄些潔淨

的來。

沙 我不願意這種樣子的說法；但是——

柯 真是不錯的，沙沱力顯司先生，真是不錯

的。這種情形不能夠說得更壞一點的意味，

或者更少一點的機變。

力 噓，噓！

沙 那樣我也與您稍微有點出入，柯肯先生。

儲冷柜醫生把這種情形說得很坦白，好似

是一個貿易中人。對於一個社會上的人，我

取寡婦的見解。我們生在一個進步的時代，

人道的觀念天天進步，我們不能不顧及。但

是實際上的結論我是和他一樣的。在現在

情形之下，若要求多的賠償，我很覺得不公

道。

力

自然不可要求；就使您要求，您也得不到。您看看，這事好像是如此的，儲冷柜醫生。這教區會議握有法權，必定要指出那些破壞的產業，對老亨賈惡作劇，倘若他們高興，還要掠奪這房屋的買賣。在先前的時候，就沒有什麼事，因為教區會議的委員常常是我們自己。沒有一個人知道一點選舉的事情；我們常常得有十個人進去一間房子裏，互相選舉，做我們所願意的事。到現在已不行了；並且節短來說，您與沙沓力顯司就適當其衝。我對您的勸告是趁着現在機會，跳了

出來罷。在吉利白市尾上的那一連房子上頭耗費幾個錢——把他足夠的弄得好像一所模樣房屋；還把那別一連的房屋公道租給我，存積在北太晤士凍羊肉公司內。二年之內就會拆倒下來，修一條南北大道。連修改費在內，您可得兩倍現價的賠償。您若讓這些事情照常過去，您難免受罰，負罪。不要多久的工夫，或者房屋也要拆下來。現在是您的時機。

柯

聽哪，聽哪！聽哪，聽哪！從貿易上的眼光來說，真可佩服。我知道把道德觀念來責您是無用的，儲冷柜；但是您應當覺得力克期士

先生所說的話的勢力。

儲 但是您爲什麼要和我去做？這事於我有什麼相干？我不過是一個典押者。

沙 在這賠償費裏頭有些危險，儲冷柜醫生。

那州議會作興更改這新街的路線。若是真要更改，修改房屋所費的錢，就算虛擲了！——乾淨的虛擲了。實在還不光是虛擲罷了；因爲這新的房屋，作興幾年不能發租，或是只能租半數；您可是仍要照常指望您的百分之七的利息。

儲 一個人總得要過生活哪。

柯 我不以爲那是必須的。

儲 住口，舉來；否則，說幾句您知道的話。沙沓

力顯司先生，倘若我能够供給這個，我應當很喜歡的和您同來擔當；但是我力不能及；所以這件事就此終止。

力 那末，我只能說您是個很愚蠢的青年。

柯 我告訴了您什麼話，亨費？

儲 我看不出這事於您有什麼相關，力克期

士先生。

力 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人人都可以有他的意見。（柯肯叫道：「聽哪，聽哪！」）唉，您對那些窮苦人的感情在那裏，儲冷柜醫生？記着：當我第一次把他們的情形告訴您的時候，

您心中是怎樣的感動。什麼！您要變硬心腸嗎？

儲 不是的，這不會的。您不能夠用這樣的方法來壓倒我。以前您向我證明了，說是爲我們那些破壞店房發生感動，是沒有用的；現在您轉到仁愛的機變，要我把我的資本加入您的投機的事業內，也是無益的。我已經有了我的教訓；我還要保守我現在的收入。我有這個收入，不過稍微夠用罷了。

沙 儲冷柜醫生，您怎麼樣的決定，實在於我無關。我可以隨便到別處借出錢來，付開您去。您既不願意冒危險，您可把您的一萬鎊

投入國債內，每年拋掉七百鎊不要，去受二百五十鎊。（儲冷柜完全被折服了，注視着他們，無所措手足。柯肯打破這個沉寂。）

柯 這就是貪吝的結果，亨賓受一下打擊，您的收入就去了三分之二。我還要說：您罪有應得呵。

儲 那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不明白：倘若您能夠對我這樣做，爲什麼許久以前不做呢？

沙 因爲我或者要去借一樣利率的借款，我就得不到一點；同時您的損失也在四百鎊以上——是您一件很要緊的事體。我沒有和您失交情的意思；就是現在，若不是力克

柯士先生所說的情形，緊迫着我，仍然喜歡保存這個典押。還有一層，儲冷柜醫生，我希望幾時我們的利益，由比友誼還要密切的關係，可以連合起來。

力（躍起來，快慰的。）對了！現在機密洩漏了。原諒我，儲冷柜醫生。原諒我，沙沱力顯司先生。原恕我的坦白。爲什麼儲冷柜醫生不和布蘭希姑娘結婚，把全盤的事情，照那樣的決定下去呢？（感覺。力克期士得意的坐下來。）

柯 您忘記了，力克期士先生：這位少年夫人的意味，須得要考究的，她決切的拒絕了他。

儲 呵！或者您以爲她衝撞了您。

柯 我不是這樣說，儲冷柜。沒有一個文雅人會提出這樣一件事。您有一個頑固的心理，儲冷柜，一個頑固的心理。

儲 好的，柯肯：我已經告訴了您，我對於您的意見。

柯（兇悍的站起來）我也已經告訴了您，我對於您的意見。倘若您願意我重說。我即刻可以重說。

力 呵，文贖先生。您和我既是結過婚的人，凡涉及青年婦人的事，我們不在其內。我知道布蘭希姑娘：她對於世事，和她父親的眼光

一樣。把這件事向她說明，她將要同儲冷柜醫生和好起來。若不耗費什麼，我們爲什麼不可在事務上面使些離奇呢？我們都有我們的感情：我們不是純淨的計算盤。

沙（激怒）您以爲，力克期士，我的女兒可以把來當作在您與這些先生們中，錢財貿易的一部分嗎？

力 呵，沙沱力顯司，不要說出話來，好像世界上只有您一個人是父親。我也有一個女兒；我對於那件事的感覺，也和您的一樣的好。除却爲布蘭希姑娘的與儲冷柜醫生的利益之外，我沒有說什麼。

柯 力克期士說得粗魯了，沙沱力顯司先生；但是他的性質很純粹，他所說的話也是正對事體。倘若沙沱力顯司姑娘真能夠顧念亨賓，我很願意加入這一場定約裏面。

儲 爲什麼，這於您有什麼關係？

力 從容些，儲冷柜醫生，從容些。我們要徵求您的意見。倘若布蘭希姑娘同意，您仍會與她結婚嗎？

儲（稍停）我不知道我會。（沙沱力顯司憤怒的站起來。）

力 從容一刻，沙沱力顯司先生。（向儲冷柜）來，儲冷柜醫生；您說您不知道您會。但是您

知道您不會嗎？那就是我們所要聽得的。

儲（含怒）我不願意把沙沱力顯司姑娘和我的關係做成交易的一部分。（他起來離

開棹子）

力（站起來）那就夠了。一個文雅人要如此說的。（諷示）現在您不介意我和柯肯與僱主進入這書房內去，商量把房子租給北太晤士凍羊肉公司的事情麼？

儲呵，我不介意。我要回家。這裏沒有別的話說了。

力不要，不要去。只要一分鐘，我和柯肯就會回來。您回家。您等候我們，您不願意嗎？這

裏有一個好人兒！

儲好的，倘若您要我等，我就等着。

力（喜形於色）我不知道您會等的嗎？

沙（在書室門口，向着柯肯）您先行，先生。

（柯肯恭敬的鞠躬，走進書室）

力（在門口，斜對着沙沱力顯司）您從不曾有過像我這一樣的經紀人，沙沱力顯司。（他嘻笑的走進書室，沙沱力顯司跟着他）

（儲冷極獨自一個人留在這裏，小心的望四周朝看，又聽了一會。走到洋琴邊，摺住兩手斜靠着，注視布蘭希的照片。布蘭希自己即刻來在書室門口。她看見他站的

姿勢，輕輕的關上門，隱隱來到他後邊，專注的看守他。他從斜倚的態度立起來，又從畫架內取出照片，兩手伸出，把照片舉在前面，然後再迴顧一下，看看有沒有人看守他。他找見布蘭希挨近着他，立刻拋下照片，注視着她，心神全然飛散了。

（喧罵的）好嗎？您回轉這裏來了。您竟有這般的賤骨再進這房子裏來。（他臉上發紅，退後一步。她慘刻的跟着他。）您必定是很缺乏靈魂的生物！您爲什麼不去呢？（他發紅又畏縮，忿然躍起，向棹上取帽子；但是他拿着帽子轉到門口的時候，她小心阻

住他的路，致令他不得不停住。）我不要您停住。（有一會的工夫，他們站着，顧對顧，很相接近。她激刺，怒罵，半挑戰，半歡迎的引他前進。這些情狀都從那不裝掩的，動物性激動的羞紅中表現出來。一閃電間，他覺得所有的兇暴都是戀愛——覺得她是向他表情的。他的眼珠光亮起來；口角上現出一種狡黠的表示；但又嚴重的裝作漠然的樣子，直轉過來，走到他的椅子傍邊，摺着手坐下。她跟着他走過來。）但是我忘却了；您曉得這裏有些錢得。力克斯士告訴了您。您不是淡漠的，獨立的，連我父親的東西您也不願意

受一點的嗎！（於每句之末，她等着看他受了如何的處罰。）我猜想您將要解勸我，說您來這裏，是爲一件大仁愛的事體——修改那些房子，去友愛這貧苦的人們，唉！（儲冷柜保持他的態度，沒有表示。）是的。當我父親要您做這件事，力克期士已經發明一些方法，可以把這件事做得有利益的時候，您纔肯來的。呵，我知道我的父親了；我也知道您了。並且爲着那個原故，您再來這裏——走進您自己被拒絕，被揮出的房子來。（儲冷柜的臉黯淡起來；她看見，她的眼珠放出光芒。）哈！您記着了那個哪。您知道這是

真的您不能夠否認他。（她坐下，她覺得有點可憐他，聲音和軟一點。）唉，讓我告訴您罷。您傷害了一個可憐的人，一個很可憐的人，亨賓。（他聽着叫亨賓，把摺的手打開來，微微一笑，臉上現出一種預先的勝利。）並且您也是一個文雅人——受了這樣高的教育——帶着如此顯耀的關係——您的錢財又來得如此的奇特！我奇怪您。我真的奇怪您。我相您的家庭縱沒有給您一點別的東西，最少也給了您自尊的感覺。或者您以爲您現在像是很尊貴的，唉（沒有回答。）我可以告訴您罷。您不像是尊貴的；您好像

最可笑的——像一個最愚蠢不過的人——您不曉得說些什麼話，您還不曉得做些什麼事。究竟我實在不知道別的人能夠說些什麼來辨護這種的行爲。（他直看着前方，皺緊他的嘴唇，好似呼嘯的樣子。這樣使她惱躁，她變出假裝的禮貌。）我恐怕我阻礙了您，儲冷拒醫生。（她站起來。）我不再打擾您。您似乎很安適的，我用不着求您原恕。我離開您去，讓您一個人在這裏罷。（她假裝要向門口去，但是並不移動。且轉過身來，走在他的椅子的後面。）亨齊，他不回轉來。她走近一步。）亨齊，我要您回答我一個問

題。（誠懇的俯曲在他身上。）看着我，您的胸（沒有回答。）您聽見了嗎？（把她的手放在他肩膀上。）看着我——我——的——胸。（他仍然直看着前方。她忽然跪在他旁邊，把她的胸靠着他的右肩，兩手夾住他的胸，用力扭轉過來對着她。）亨齊，剛才您以為您獨自一個人在這裏的時候，您拿着我的照片做什麼？（他臉上扭曲，勉力想不笑。她揮兩手圍繞着他，並且狂喜的抱住他，當他用很柔和的聲音再說話的時候。）您如何膽敢摸動一點屬於我的東西呢？（書室的門打開來，聽見裏面的聲音。）

儲 我聽見有人來了。（她一跳，仍然坐在椅子上，又盡力把椅子望後退開。柯肯，力克期

士與沙陀力顯司從書室內走出來。沙陀力顯司與力克期士走向儲冷柜。柯肯帶着他的最鎮定的態度，走見布蘭希。）

柯 您好麼，沙陀力顯司姑娘？一陣和風，把這個奇怪的孩子吹轉來了，咳？

布 很好，柯肯先生。我很喜歡看見您。（她把她的手伸向他，他慨然的吻着。）

力 （在儲冷柜的左邊，低着聲音）有什麼新

聞給我們聽麼，儲冷柜醫生？

儲 （向沙陀力顯司，在他的右邊）我將加入，無論有沒有賠償。（他與沙陀力顯司握手。侍女剛見於門口。）

布 晚餐預備辦了，爸爸。

柯 請罷。

（全場退下：布蘭希倚着柯肯的手；力克期士帶着滑稽的神氣，一手牽着沙陀力顯司，一手牽着儲冷柜。）